

三剑会璧，威力焕然不同，百招不到，那怪物对立由一派攻势急攻，霎时半守自卫，被迫全力施为。

花无秋一见局势稳定，即为“金龙吐纳”收回身，暗暗忖道：“我应该保留几分神秘以待将来了。”

他明知那老怪自己已练到非功力置死之境，于是仅袖手旁观。

当地全被剑气笼罩，三十丈内已不见人影，花无秋估计非万招难见胜负，同时看出这场打斗没有一面能占绝对优势。

当一夜又告过去的时候，忽见岗上如飞奔来两条人影！

花无秋一见大惊，他看出那是仇飞夫妇，而却单少了一个龙斐，心知有变，翻身迎上，大声叫道：“大哥，有事吗？”

兰小英竟挂着两行眼泪抢先道：“秋儿，我们上了独啸天的诡计了，龙弟被擒啦！”

花无秋大惊变色，蹬足道：“是怎么一回事，谁看到他被擒的？”

仇飞仙叹声道：“我们在城年确实傻到独啸天的藏身之地了，但不敢出手，因为怕打草惊蛇，让他逃走，于是只守着等你回来，谁知那老贼早已发现我们三人，竟施展使人猜测不出的诡计！”

花无秋焦急道：“大哥请讲，他如何施展诡计？”

仇飞仙道：“他竟将民家两个大闺女点穴，脱得一丝不挂，由另外两人背起来往城外跑，这一来，我不得不使你的嫂嫂去抢救，同时他又派出三个高手出来和我纠缠，剩下一个竟单独向南方逃走，因之龙弟便单身追了。”

花无秋道：“这也不一定被擒呀？”

兰小英一咽声接道：“这是事后听得你在城中兄弟亲眼看到说出来的，那兄弟说，当时他们也有五个在暗中追中追去，但在南城外发现独啸天这次竟带来大批人物，他们就被阻在城墙上，另有十七个连同独啸天本人将龙弟团团围住，同进还听到龙弟被擒的尖叫之声！”

花无秋急急道：“大哥请和嫂嫂随我去追，这边还早，非三日无法结束。”说完仍朝岗上翻过去，猛往南方急冲。

仇飞仙和妻子拼命追赶，急顺道：“这边剑气笼罩，是什么在打斗？”

花无秋道：“是当年三神联手，合力拼斗老怪物！”

晨曦由东边升起，浓雾更显朦胧，当花无秋等追出六十余里时，实在正南一座高山上溜出一条小小的人影，谁料那竟是龙斐，他不知道花无秋已追去，此际反朝朝灵宝城内急赶哩，无疑他竟逃出了敌人的毒手。

当城门刚开的时候，他已首先步入，岂知竟迎面遇着一个青年向他招手。

他机灵的走近，低声道：“大哥，你是自立帮的嘛？”

那青年欣然点头道：“少侠，你没有被擒？”

龙斐示意叫他向城里走，轻声道：“几乎中计了，幸好居然有人在暗中助我脱险啦。”

青年道：“仇大侠夫妇昨夜出城去了，我想是找帮主来救少侠的，但一

直没有回来。”

龙斐道：“我饿啦，必须吃点东西再去找。”

青年忽又道：“现在城中又来了一批异人，刚自西门进入的！”

龙斐道：“是什么样的？”

青年道：“是两个骑两匹普通马，据城头大哥说，那是两位非常人物！”

龙斐急急道：“你快带我去看看，他们落脚在什么地方？”

青年道：“少侠勿急，我们有人盯着的，先吃了点心再讲。”

二人到一处摊位上随便吃了一顿，帐尚未算，那青年立对龙斐道：“有人来了”，说着丢下几文钱，站起身不向由北街行来的人招手道：“陈老四，点儿怎样了？”

那人不识龙斐，似有不便开口之势！

青年走近他说了几句，接着那人就向龙斐走来轻声道：“少侠，点由北门出城了！”

龙斐陡然道：“二位不必去，我就此告辞了！”

青年急急道：“少侠要不要多带几个人去了？”

龙斐摇摇道：“对方敌友不明，我去也不过是盯一盯罢了。”

拱手一别，单身追出北门，不半里，确见有两匹马上坐的是女子，仗着人小，暗暗接近。

接近山区时，那两个女子竟双双跳下马来，这时龙斐也看得很清楚，但也使他暗暗一惊，居然惊于二女的美色，看呆了！

他不知谈斗评足那一套，只感觉：“仇大嫂已够美了，嗨，比起这个大的来差远啦！”

“喂！小鬼！说替谁作眼线，快走，否则我要剥你的皮！”

龙斐一惊清醒，立感进退两难，不得已，心想：“我只装傻了！”

幸好，接着那十八九岁的女郎轻叱道：“绿芬，不要吓他！”

原来那小的名叫绿芬，只见她一面策马入林，一面撇嘴道：“小姐，你看他人小鬼大，功夫不差哩，一定是人家派来的奸细啊！”

龙斐这才弄清楚她们是主婢关系，于是不动也不理，仍旧瞪眼看着。

那黄衣女郎轻声笑道：“别多功了，你在他这么大的时候能出门就不错了，还说奸细！”

说着，她竟向龙斐踱了过来，一面行，一面还含着微笑，和声问道：“小弟，你来作什么？”

龙斐怀着…肚子鬼胎，心中宜噤咕，不答话不行，逃更不可，全身得劲似的答道：“我……”忽然他听到前面山里似有人拼得甚激烈，灵机一动：“我来打打架！”

黄衣女郎轻笑道：“原来如此啊！”她是放了疑心，这时已到龙斐身前，又笑道：“你的师父是谁？看得出，你的内功根深啊！”

龙斐看出情况稳定多了，心头一宽，随口道：“我没有师傅，只有一个

祖母和一个哥哥！”

黄衣女郎不加追问，显对江湖人物不甚了解，接着遭：“你的胆子真不小，竟敢离开祖母和哥哥到这里来冒险，那里的打斗不似普通人啊！快回去。”

龙斐难得向她接近，既已成功，怎肯放手，灵机又动，摇头道：“我回家还有几千里！我是偷着逃出来的！”

黄衣女郎早已看出他是顽皮的孩子，闻言更加深信，轻笑道：“你这两句话可能是真的，但你凭什么本领吃饭呢，出来多久了？”

龙斐道：“一年多了，你放心，我不会枪人家，亿人家的！”

黄衣女郎笑道：“那也不要太固执，人家抢得手的我们可以再抢过来，人家忆到手的我们亦可自他手里偷过来，还有，那贪官污吏，为富不仁之流，我们不但要抢，要偷，还要还要多抢，多偷，甚至还要他的命！”

龙斐哈哈笑道：“这样说来，姐姐是‘盗中盗’，‘贼中贼’了，姐姐家中一定发了大败啦？”

黄衣女郎道：“我虽没有动过手，但我家里金银珠宝确是这样来的！”

龙斐暗忖道：“原来你家里的人只知道白饱私囊，我却与你们不同，我将得到手的都送给穷人。”

青衣女郎放马回来了，即对黄衣女郎道：“小姐别和他说闲话了，这一阵怎的听不到声音啦，莫非打斗结束了。”

黄衣女郎急对龙斐说：“你既然是一个流浪的孩子，不知敢不敢跟我走？”

龙斐正要冒险探她虚实，闻言假装犹豫，迟问道：“姐姐要往那儿？”

黄衣女郎道：“你愿意就不要问，日子长了你一切都会知道，不愿意我们就走了。”

龙斐道：“好玩的话，我跟你多玩玩，否则我会不辞而别啊！”

黄衣女郎笑道：“这个自然，那就走罢。”青衣女郎看他一眼，又哼一声，大有瞧他不起的味儿，转头对黄衣女郎道：“小姐，马呢？”

黄衣女郎摆手道：“不要了！”

龙斐跟着行出，暗忖道：“两匹马随便就不要了，可想她们真是富家之人！”

原来他们听到的打斗之声，竟是三剑斗老怪的声音，及至翻过那座山岗，谁料真个连人影都没有了！

青衣女郎噫声道：“怪事！‘金蜈天君’没有将三剑压倒？”

黄衣女郎轻笑一声道：“三剑联手，天下无人能胜，奸贼只想害死老爷就可唯我独尊了？那是白日作梦，这一场已够暂觉了。”

龙斐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也不知“三剑”是哪三剑，只静静的跟在后面。“小姐，既然知道老贼在外大收爪牙，不如向武林提出警告比较有效。”

黄衣女郎摇头道：“他收的都是邪物，有骨气的他一个也别想收到，是邪物的不讲还好，一讲反而促使其早投靠老奸贼。”

表衣女郎道：“我们的对策虽然甚妙，难道老贼就不知道我们发帖子？”

黄衣女郎道：“当然瞒不过他，也许正中他之意哩！”

表衣郎愕然道：“这是为什么？”

黄衣女郎冷笑他可趁机会一网打尽呀！”

青衣女郎郑重道：“这样岂不叫江湖武林说我们送其入虎口？”

黄衣女郎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也许藉着这一场大会，使武林来次正邪大决斗，正胜则江湖肱，邪胜则江湖乱，将来如何，谁也预料不到的。”

龙斐判断已有两大势力在暗中展开空前凶杀了，于是希望能探出实情。

“现在我们朝哪里走？”

黄衣女郎道：“先顺茶林谷，等候各路消息，看看帖子发出了多少再作决定。”

龙斐曾在花无秋口中听到黄帖的事情，这下他才搞清楚面前的黄衣女郎竟是那辆黄黑色马车中的神秘人物，于是更不愿放弃探索了。

他跟着二女向岗下走去，心暗猜着茶林谷的方位，甚至就在近处。

岂知他一连跟了四天，有时连晚上都不休息，但仍尚未到地方。好在黄衣女郎对他照顾周到，吃的喝的都是非常丰富，一举一动对他爱护备至。第五天中午，他们已在一座深山的岭上，青衣女郎向着龙斐道：“小鬼，要加劲，茶林谷虽快到了，但还有七八座峰哩！”

龙斐暗笑道：“你骄个屁，内功剑术你或许比我强，轻功难道我还怕你，不过我不愿露出来罢了，嗨嗨，总有一天我叫你好看。”

青衣女郎见他不开口，轻声笑道：“不要听她的，我们只翻过对面那座峰就到了。”

龙斐道：“那儿还有很多人吗？”

黄衣女郎说：“出去大约有百多个，现在可能只有十几个，不要紧，你不要和他们打招呼。”龙斐点点头，暗忖道：“她们的势力真不小！”翻过一座峰之后，俯察即见有个幽秘的深谷，中间没有房屋，他不知那么多人住在什么地方。忽然，耳听谷中响起一声清啸，接着自谷中冲下来两条人影。青衣女郎一见，笑对黄衣女郎道：“小姐！依云和弄月两个回来了！”

黄衣女郎道：“她们不应回来这么快，莫非出了事情啦！”

须臾之间，下面掠过两个少女，其中一个迎上黄衣女郎道：“小姐回来了！”

黄衣女郎皱眉问道：“你们为何就回来了？”

两个少女抢着道：“我们出事了，马车被毁于临境，神驭庞大叔遭了暗算，漠奴和海仆为替我们而负了重伤，小姐，我们连敌人是什么样都没有看见，你得替庞大叔报仇。”

黄衣女郎面色大变，良久才叹声道：“难道敌人连一点迹象都没有吗？唉，总之没有别的人马！”

青衣女郎怔怔的道：“小姐，你猜是谁？难道是老奸贼的

手下？”黄衣女郎摆手下谷，点点头道，“我们这面五人的力量，除了老贼的人马，武林没有一举成功的人物。”忽又向迎来的二女道：“庞空遭暗袭也许不能看到敌人，漠奴和海仆又是怎么回事？”那名叫弄月的气急道：“那也是遭了阴功所伤，因为我们的车马是穿过一处丛林大道之故啊！”那名叫依云的突然接口道：“对了，小姐，还有一件事情我感觉奇怪！那是……”黄衣女郎急急打断她的话道：“你感到敌人没有继续追袭杀尽？”弄月道：“是呀！因为我们还没走完那片丛林啊！”黄衣女郎也有点疑问，面对依云道：“你当发觉什么？”依云道：“好似那暗袭的东西竟遭闻声而到的秘密人物截住了，假设没有这个原因，最低限度，漠奴和海仆是逃不脱的。”

这是她们已走到一处高崖下，龙斐竟随她们走进一个洞口！耳听她们谈话，心中胡思乱想。

黄衣女郎似在揣测那在洞中拦截相助的人物，从此就未再开口。

当龙斐发现洞内光线充足，宽广异常之际，突见地面一下出来二十几个男女老少前来相迎，间时人声噪杂，问答纷纷。

不久工夫，里面更形宽大，洞顶竟有数处大裂隙，阳光自隙中射下，洞中愈显明朗，龙斐发现洞壁竟有石窟数十，居然形成一间间的石室一般。

黄衣女郎立三个大洞室之前，四顾众人道：“你们要当心，此处已不是隐秘之地，四处要多加明暗哨卡，提防敌人跟踪而到，如有发现，必须看清来人才许动手。”

众人齐声答应，经一个老者带领离去，当地只剩下弄月、依云、青衣女郎和龙斐等人，他们都随着黄衣女郎上入洞室之内。

里面没有什么布置，一切简陋至极，除了竹床四张之外，连坐的都只有几块大石。

黄衣女郎一面招呼龙斐坐下，一面对青衣女郎道：“绿芬，到了晚上时，接帖人名都在上面。”

弄月顺手递过一本册子道：“各路都有回报，请帖已发到一百九十张了，接帖人名都在上面。”

黄衣女郎接过一着，立即眉头皱起道：“他们发得太糟了！竟连‘红花派’也发出，还有北天竺儿僧及其门徒也在其内，这且算了，怎会约独啸天，殳芥子，殳美琪呢？”

弄月道：“据漠奴说‘无影豹’殳芥子和‘粉红蛇’殳美琪兄妹是自己请求赴会的。”

黄衣女郎摇摇头，没有作声，面显不愉之色。

过了不久，突见一个老者立在门口大声道：“禀小姐，谷中来了客人！”

老者面色沉重，显出事不寻常！黄衣女郎忽然起立，问道：“来的是什么人？”

老者道：“为首的是‘雷池派’六王，其次是‘百宝妖姬’蒲柳枝，“吸

髓狐’高位，‘毒龙丹’哈呼，‘木精’拔杜，金光洞主高原，‘九天孙’一共二十个。”

龙斐闻言大惊，因为他多半都见过，露面必不利；黄衣女郎突然哼了一声道：“此地又不是赴会之所，他们寻来作甚……”一沉声只见她对老者道：“你老先去，只说我亲身出迎，同时在两间大洞室待客。”

老者道：“小姐，老朽恐防有变，现已暗传岛主，已将谷内布置妥当了。”

黄衣女郎点头道：“应该如此，只怕人手不够。”

老者道：“我们的人刚才恰好回来十九个，就是小姐不动手，也可招待他们了。”

黄衣女郎慰然道：“那就够了，你老去罢。”

回头对绿芬道：“你与弄月、依云随我出去会客，莫忘随身宝剑！”

说罢：笑对龙斐道：“小兄，你是客人，请在此洞不要出

去。”说罢，黄衣女郎带着三个婢女姗姗而去，洞室内仅仅只有龙斐一个人，好在他早已看出洞室还有另一个出口，猜想是通往领洞的门户。

等了一会，不见有人回转，心急不耐，起身就向他认为门户的洞口走去。

出他意料之外，预想不远的门户竟走了很久且愈走愈向上。

约略估计，足有四五十丈高了。这才看到一线阳光侧面射来！转一个弯，身在一个悬崖的凹处，外面挂了藤萝，原来阳光是由藤萝隙里透进，于是知道这是从来没有走过的。

耳听得下面升起，他料定那是主客的交谈之声，但不知说是什么。

悄悄的，伸出双手，轻轻的分开藤萝，用一只眼睛向下面望去。只见黄衣女郎对面确实有老者所说的那批人物，但这时已停止交谈，且朝一个大洞室里走去。

他看到主客双方都进去之后，这才缩回头，准备仍旧走下去，但突听顶头上有人传声喝道：“好小子，你的胆子竟比天还大！居然敢独闯龙潭虎穴！”

龙斐吓得猛地一跳，脸也变了色，伸手就掏那只赤蝙蝠！”

“咳！你小子不要动，是佛爷！”

这才被龙斐听清楚，抬头一看，原来是无人头陀紧紧反贴在石头上，不由深深的吁了一口长气，轻声道：“老大师，你真是吓死人不偿命的，噫，你是如何进来的？”

无人头陀轻轻吁声道：“轻声点，贫僧比你早到一刻！”说完飘然落地，又道：“当心，马上就有一场凶斗，千万别闯进浑水里去。”

龙斐以为是刚才那批人有什么阴谋行动，悚然道：“那我得通知黄衣姐姐提防呀，我看她实在不坏。”

无人头陀知道他会错了意见，警告道：“小子，绝对不是六王带来的那批人物，敌人还在谷外未发动哩，六王带来的那批人物恐怕还没有向谷攻击的力量。”

龙斐啊声道：“那一定是黄衣姐姐的真正大对手了，他叫什么‘金蜈天

君’！可惜我还没有搞清楚。”

龙斐不再问了，知道另外两个老道人都到！立即道：“老太师，我还是回下面去罢，有机会就向黄衣姐通通消息。”

和尚点点头，临走嘱咐道：“那黄衣女还是个神秘人物，你也不可深信她是好人，总之谨慎为是。”

龙斐应声下洞，急急回到原地。

刚到洞室，忽见那绿芬向他一撇嘴道：“小鬼，你乱跑什么？想开溜嘛吗？”

龙斐瞟了她一眼，冷冷道：“你神气什么？我要走就走，干吗要开溜？”

针锋相对，只气得绿芬尖声道：“小鬼，你想讨打了？”

龙斐冷笑道：“难道我还怕你？”

绿芬真不敢动，原因是怕小姐，气得就朝外在走，回头啐声道：“哼，小姐还示意我来照顾你！想不到你狗咬吕洞宾！”

龙斐气她是有计划的，一见时机成熟，扮人鬼脸道：“别尽往自己的脸上擦粉，我看你泥菩萨过江，自身还难保哩！”

绿芬闻言一怔瞪眼道：“小鬼，你说什么？”

龙斐一指刚才来处道：“我在那儿发现此谷外峰来了大批敌人啦，目前你们都被困住了，神气吧？有本事等会打敌人罢，我要看你能打过几人。”

绿芬不信，但又不能不有怀疑，急急走出洞去。

龙斐猜想她是向小姐报信去了，冷笑道：“你敢不上我的大当！”

突然自洞口传来数声厉啸，霎时山鸣谷应，完全显出大祸之势，龙斐料知敌人已大批发动，立向洞外奔去。

啸声仍旧为怕传出，这时才知道由谷外四周响的的！相反谷中竟是静悄悄的，显示黄衣女郎这边竟非常沉着。

龙斐暗暗忖道：“黄衣姐姐的人马之强，由此可见并不简单。”

突然自头顶来了一声紧急传音道：“小子，你还不快退回洞，六王等人就要由洞室内出来了，你亮相就糟了。”

一言提提醒，只吓得他扭头急审，刚进洞内，突出一个老道迎面而立！

“老道长，刚才是你老传音嘛？”龙斐认出他是‘贯天教主’，因之并不惊讶。

“哈哈？”老道轻轻而笑，点头道：“快随我来！”

龙斐知道要上那小洞里面去，因此不问，紧紧随行。

这次走得快，瞬息就到，举目一看，发现除了无人头陀外，居然还有“透地法师”在内！

无人头陀见他笑道：“小子，这个杂毛你认得嘛？”

龙斐上前见过礼，恭声道：“我早就认得老法师了。”

“透地法师”哈哈轻笑道：“小施主，这秃驴口里无象牙，你不要和他说话！”龙斐闻言想笑，但又不敢笑出声来，暗忖道：“这三块货的名气虽

大，但没有一个似真正的出家人！”

忽听“贯无教主”郑重道：“你们快看，六王等二十个人都出来了，人人面带沉重之情，看他们这次站在哪一边。”

三人闻言，一齐挤着伸头偷看，接着耳听“透地法师”冷冷道：“这些东西力量也不小，可能他会袖手旁观！”

话未完，突见档面冲起五条人影，竟如电掣般直扑而到！

无人头陀急急道：“‘金蜈天君’亲率四位高手来闯了。”

在五条人影落地之霎，那黄衣女郎亦带着三婢和那老者同时到场，双方相对，形势紧张，反将六王等人冷落在一边。

五人一现，确是那个没有左耳的老魔带着四个未在江湖露面的醉恶老家伙。

“侄女想得到老夫会出现吧？”老怪物突然发出阴沉奸险的难听之声，他竟叫黄衣女郎“侄女”！真使人摸不着头脑。

黄衣女郎亦沉着面色道：“叔叔在外，大事挑拨人才，江湖轰动，侄女有耳不闻！”

老怪物阴阴笑道：“老夫招集人才，为的是咱们海家声威，重建海家，横扫武林之基！但不知侄女传帖天下，邀请武林赴天堂万剑大会的目的是什么？”

黄衣女郎正色道：“父亲要挑选一根基深厚，剑术超群之士，授以海家吴天三式，接掌海家掌门。”

老怪物闻言大怒道：“大哥虽残废，难道为弟的就不能接掌继承？”

黄衣女冷笑道：“父亲遭人阴谋暗算，请问叔叔至今找到仇人没有？三十年来，敷衍还不够嘛？”

老怪物嘿嘿笑道：“原来大哥已不相信自己的亲兄弟了！如此说来，我倒要等待那根基深厚，剑术超群的大英雄出现了。”

言中之意，他已打消当前的打斗，而另存什么阴谋啦。事虽未明，但人人都能听得出来。

言罢，突然转身，而对六王大笑道：“诸位先到此，早为老夫侄女座上佳宾，莫非都存了作我海家掌门之心了，好好，老夫欢迎之至，改日见了。”

“了”字一落，挥手向爪牙，大声道：“我们走！”

六王之首抢出叫道：“海老，你不……”

老怪不等他下文出口，大声打断道：“不什么，走着瞧！警告你们，今后要将照子放亮点！”

随着“点”字出口，五人冲空而起，又如闪电般飞去！

六王等人面不改色，齐向黄衣女郎拱手道：“海小姐，一切事情如前所议，采纳与否我们不能勉强。”

黄衣女郎正色答道：“诸位所提条件，我不能自作主张，那要等请示家父才能定夺。”

六王似话不投机，敷衍几句就告辞而去，于是一场莫大的风波竟出人意料之外的烟消云散。

这时无人头陀对龙斐道：“我们已摸清对方不少事情了，你快回去，设法向黄衣女郎告别。”

龙斐道：“我哥哥在那里？”

“贯天教主”将头望着“透地法师”道：“冒牌货，你看到嘛？”

龙斐暗叹道：“这三块老货大概都没有见过。”

不让和尚开口，急急道：“算了，我自己去找。”

他急急走回洞室，但见里面依旧空空，心想人家还没有回来，于是立向洞口走出，举目一看，只见黄衣女郎正在召集三十个老人在问。

那老者一指背后众人道：“他们只闻到啸声，相信贼党来势不小，但尚无一处动手。”

黄衣女郎冷笑道：“那决不是虚张声势，原因是老贼临时改变企图了，但各位仍须提防。”众人同声应诺，便向四面分散，各守原地而去。

当龙斐走近她的身边时，突然她拔身一冲，娇声叱道：“三位是什么人！”

龙斐开始一惊，以为她要向自己下手，这时才知道她是发觉无人头陀等三人形迹了。

三婢跟踪尾随，瞬息追出后谷，龙斐本想继续跟她们几天，打算探出她们的天堂岛去处，这下恐怕黄衣女郎怀疑他与三老的关系，于是亦假迫不舍，准备开溜。

上了后谷悬崖，忽见一个中年人迎上道：“小侠也要去追敌吗？”

他认识了那黄衣女郎的手下，假笑道：“我也去看看。”

那人道：“小姐是偏向西北去的，少侠不要追错方向。”

龙斐拱手应是，一钻进树林，暗笑道：“我蒙指点迷途了。”

他本想是偏西北去的，这一下直奔向正南，时已近晚，料知己无人发现他的行踪了。

人小轻功高，走起来真只有点点黑影而已，他一口气奔下了数十里，但见前途仍旧没有看到一点灯光，知道距离有人家的地方还远。

一程接着一程的急奔，他也不知走了多远，直到深夜，居然被他看见一点火光，心中一喜，猛向火光冲去，心想那一定是农家。

距离相当远，但在却算不了一回事，可是，他愈接近火光竟愈走慢了，甚至忽然立定，喃喃道：“不对呀，那不是火光呀！”

相差尚有半里，他发现那红红的火光居然有异，不敢冒失，掩形前进。

半晌，他更看得清楚了，那点耀光竟是亮在一座奇高的峰顶，居然流动的，而且快得异常，盘旋，宜窜，竟作出各种不同的方式，因为范围不大，所以远处分辨不出是动是静。

龙斐这时已到达峰下，耳中突听峰顶发出一种古怪之声，听来不由他毛骨悚然。

上不到半峰，他突然停步，冲口叫出：“怪物！那是怪物！”

心中虽怕，但也好奇，仍旧又往上登，看准地形，拔身就朝着—株参天的巨松上掠去。

皓月当空，峰顶明朗，只见最高处有七堆巨石，嶙峋，仰卧，如怪兽蹲伏，突见光在一堆石上倏地一顿，翼那间原形毕露，这又使龙斐暗吃—惊，悚然自言道：“—条独目怪蛇！”

那条确是古怪无比，长不过七尺，大得略粗于手臂，全身如姜黄，头如鹤首，顶生独目，闪闪发着焰，它—顿又舞动，同进异鸣！不知何名料必奇毒无伦！

龙斐愈看愈觉害怕，伸手往怀里—摸，暗暗探出赤蝠，同时也将短剑握在左手，谨慎的看准蛇头，待机而动。

蛇舞动得太快，他恐怕赤蝠无功，几次欲放又停，真叫他犹豫不决。

这要呆持—个多时辰，他决心要等蛇停下再下手，在距离上只有十六七丈远，这点他有把握。

谁料事不偶然，蛇目引来了龙斐不算，这时居然又有两条人影由峰脚上来了，观其轻功，甚至还是两个武林高手。

龙斐似已察觉，立将全身人叶浓处，紧张注视。

黑影到达半峰，突开其惊叫道：“帮主，那不是火光。”

前行的闻声—顿，猛刹双足，沉声道：“娄兄轻声点，你看出来了？”

这两个人的声音—出，龙斐吓了一跳，暗骇道：“独啸天和娄乙，他们窜到这里来了！”

想还未了，忽听娄乙郑重道：“峰顶似是一只怪物！”

独啸天显出不高兴的声音道：“娄兄似被那小子吓昏了，连个蠢物都怕起来了！”

声音—落，他居然首先向峰顶冲登！但尚没有龙斐—半近，只见他刚刚看清楚，突又猛然下退，甚至还发出骇叫之声道：“娄兄快停，是条‘独目飞钵’！”

听他惊恐之声，龙斐已知那怪蛇不寻常，不由更加紧张起来。

娄乙显得比他更怕，颤声道：“帮主，快请准备七星雷，该物飞速如电，其毒无比，中者天下毫无解药。”

独啸天沉声道：“七星雷管什么用，哪怕将这座峰炸毁了，要想伤—片

鳞都不可能的哩！”

娄乙闻言吓了一跳，疑问道：“它已就青色了？”

独啸天郑重道：“青色水到三千年，七星雷岂能无功，你去看看，它是否已达到了不能再变的黄色了。”

娄乙鼓起勇气道：“帮主，这恐怕是那小子的死期到了，能将这条蛇目得到，那怕那花小子功力再高，他也必死在帮主的手下。”

独啸天阴声长笑，得意的道：“问题就是难杀这条蛇了！”

那一阵对话听到龙斐的耳，不同焦急莫名，暗暗发誓道：“这条蛇目如果真是我哥哥的克星，那我虽拚死也不让你们得到手中。”

耳听娄乙兴奋的道：“帮主确知这蛇已成气候了？”

独啸天肯定道：“凭它的颜色，和飞的速度，足证超过五千年了。”

娄乙毅然道：“帮主，这蛇既已成气候，属下想到制之法啦。”

独啸天点头道：“娄兄想到用活人之血去醉它？”

“正是！”娄乙装出博古通今的姿态得意的挺挺胸，接着道：“帮主请在此看守‘独目飞铊’，让属下擒个人来！”

独啸天摇头道：“来不及了，此峰四周数十里没有人屋，加之月已向西斜了，娄兄就算找到人来，只怕此蛇已不知去向啦！”

娄乙豁然道：“那怎么办，此蛇一年一舞，机会难逢，岂不睁眼去良机？”

独啸天道：“本座有一最简捷之法，不知娄兄同意否？”

娄乙喜极道：“属下那有不同意见之理，帮主请说。”

独啸天突然一指点出，顿将娄乙点翻倒地，哈哈笑道：“娄兄既然同意，那只有借娄兄身体一用了！”

这种出人意料的手段，简直将藏在暗中的龙斐都看得心惊肉跳，何况其身受的娄乙本人，这时他已躺在地下浑身发抖，但口难言，只听他颤声道：“帮主你怎能拿属下开玩笑？”

独啸天阴声笑道：“当然，本座怎会拿娄兄开玩笑，当前之事除了娄兄之外另无急救之法，而本座除了这一个机会，恐无扬眉吐气之时了，近来娄兄知道，本座已被那花小子追得毫无容身之地啦，娄兄随本座四十年之久，可说是忠心耿耿，如本座取得蛇目，今后必横扫武林无敌手，相信到时亦瞑目九泉了！”

娄乙命在倾间，这时再也不相信他的狗肺了，咬牙恨道：“独啸天，你这灭绍人性的东西，我娄乙今晚才知道以往瞎了眼！”

“嘿嘿！”独啸天阴声笑道：“娄兄，本座待你不薄，怎能出此怨言？不过，本座还是不怪你，始终你是助我成功的好帮手！”

他说完，俯身提起娄乙，又笑道：“可惜娄兄近来消瘦多了，只怕血液不甚充沛哩！”

娄乙已魂飞魄散，怎么也说不出话了，眼看着蛇光已渐渐接近，全身竟抖得波浪一般！

独啸天刚刚走近峰顶，那蛇竟有灵性，猛将飞舞的速度一停，口中立发“哇哇”怪鸣。

独啸天尚距十丈之远，他再也敢前进，双手一举，急将娄乙掷出！可怜那一生奸险的老贼竟连惨叫的知觉都没有了。

怪蛇一见人影飞到，又是哇叫一声，腾身一绕，顿将娄乙困住在地！似鹤的蛇头，龙如利剑一般“嚓”声插入娄乙腹中，谁料竟连头带颈都没入口内。

独啸天陡然发出开心的大笑道：“娄兄，你真能忍受痛苦，于吗一声不响啊，哈哈！”

这时，龙斐竟紧张得心要往口里跳，他只等独啸天挖取蛇目就准备拼命了，左手短剑，紧紧握得流汗了。

为时甚久，这才看到独啸天一步一步向怪蛇接近。

距离只三尺，那老贼猛地一站，左手伸出一把抱住蛇颈，右手如电，火速拨出长剑！等蛇头拉出时，他剑尖宜向蛇目插去！

龙斐一见大急，腾身发起，大喝道：“老贼看……”

看字刚出，右手随着身体扬起！

“龙斐住手！”

他赤蝠未发，耳后峰后有人急声喝止！原来那竟是花无秋的声音！

龙斐闻声人声，不禁欢声道：“哥哥快动手，蛇目不能让他取去，否则对你大不利！”

一条影如电，笔直飞到他的头顶，肩头一紧，竟被那人影摄落地地！同时耳听花无秋又道：“让他取罢！”

独啸天闻声心跳，胡乱挖出蛇目，翻身就逃，真如漏网之鱼，丧家之犬。

龙斐被摄在龙斐手中乱掐乱跳，大叫道：“快追啊！他将来不得了呀！”

花无秋不但不迫，反而提起他就朝背道而窜，边走边道：“龙斐他走不了的。顶多到达峰下就会死的！”

“那是什么原因？”

花无秋已奔到相反一面峰下，这才将他松手放下解释道：“论时间，我和独啸天二同时到达顶峰，因为发现那怪蛇之故，及没有向他们下手，后来听到他们的谈话后，我也存心让他们得到蛇目之囊再同时夺宝杀人，谁料就在独啸天点倒娄乙之际，我耳中却听到惠明大师向我传音，她老人家叫我不可妄动，说那‘独自飞钵’是雌而不是雄的，雌的没有丹的，只有毒，雄的有丹而且更毒，说他们二人际非不动手，动手都得中毒死亡。”

龙斐：然道：“原来如此，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知会中毒死亡呢？”

花无秋道：“他们只知‘独目飞钵’有丹可练成奇功，却不知有雌雄之分。”

龙斐道：“那我们为什么朝相反的方面逃走？追去看看不嘛？”

花无秋郑重道：“那太危险，独啸天在发觉中毒之下，他岂不向我们拚

命的，那种毒只要闻到一点气味都可置人于死地的。”

龙斐道：“现在我们可以去了吗？”

花无秋摇头道：“此时他已尸骨无存了，一旦误中余毒可不划算了，总之他是死定了。”

龙斐道：“现在我们向哪里去？”

花无秋道：“追六王！”

龙斐跟着奔出，同时将那没有左耳的老怪和黄衣女郎之事详细说了，并把六王等二十人也在场的事情告之。

花无秋笑道：“你知道的还太少了，我已查出那‘天堂岛’而且不在海中哩。”

龙斐大异道：“是岛不在海中？”

花无秋道：“在从来无人去过的大沙漠中，那地方有两块绿洲，两洲之间有一百丈宽的绝沙，那沙即名无渡河，人行其少，九死一生！而洲的四周只有四条沙路，从前武林称为四天门，除四天门可通绿洲之外，那就非练到‘驾气千里’之境才能进入绿洲了。”

龙斐大惊道：“那我们如何去赴会？”

花无秋道：“武林人物对此不服气，明知是死路也会去走的。”

龙斐点头道：“去是非去不可的，好在那里有内乱。”

花无秋道：“问题就两洲不能错走，走到黄衣女郎那面顶多有场剑斗比赛，只有参加的才危险，不参加的人在洲内没有问题，从有寻仇之事，也得会后出洲才有事情，假设走错了一面，冒失闯入没有左耳的才能怪那里，那就危险极了，一切暗斗，明斗，偷袭都会在那洲上发生，加之才能怪的力量雄厚无比，去的人谁也不敢保证生还。”

龙斐问道：“那没有左耳朵的老怪听说是那黄衣女郎的叔叔？”

花无秋笑道：“还有个没有右耳朵的哩，天下事就有这么巧，他们是两亲兄弟，而且是武林最秘密，最厉害的人物，他们姓海，听惠明大师说，他们的祖先曾仗着一套‘昊来剑法’竟霸占要盟主近一百五十年，因为中间有一代没有人才继起，于是隐迹江湖，一直到这两个缺耳的成人后才渐渐复与，但是，他们祖传‘昊天剑法’已不完整了，仅仅只练成三式，其余的竟不知遗失到哪里去了。”

他停了一下又道：“那没有右耳的老头就是‘两谷老人’，是无人头陀所说的那个最厉害的老人，也就是黄衣女的养父，因为这对兄弟没有结婚，他们都没有亲生后代继承人。”

龙斐道：“听说那黄衣女的父亲已成残废了。”

花无秋道：“那是遭人暗算之故，据惠明大师想，很可能是他弟弟暗害的。”

龙斐道：“对哟，听那黄衣女的口气，对此事早已怀疑啦！”

花无秋道：“因之双方都出来明争暗斗了，一方就施展高手段收集党羽，

一方则散发黄帖召集剑会。”

两兄弟一直奔走到天亮，地势渐近平原，龙斐问道：“我们已到达什么地方了？”

花无秋道：“前面就是黄河，我们沿河面而上，进潼关吃午饭，然后过河西赶路，务必在四日后赶到甘肃六盘山。”

龙斐不问可知，他料定六王等人已朝六盘山去了，于是提起那辆马车的事来道：“哥哥还记得那辆黑马车嘛？”

花无秋道：“记得，车中坐就是那位黄衣女！”

龙斐道：“那辆马车已毁啦！”

花无秋道：“那驾者已死在缺左耳手中，甚至那漠奴和海仆两大汉还负了重伤！”

花无秋惊奇道：“哥哥也知道了！”

花无秋道：“没有我，那两个婢女都得遭殃！”

龙斐豁然道：“在暗中拦截老怪的原来就是哥哥，可惜那黄衣女尚在迷惑哩！”

走着说着，不知时已近中午，但他们已接近潼关了，未几进了城，找到一家酒棧，随即大吃一顿，当酒菜到尾声时，龙斐忽然看到满楼座位的最后一桌有两个可疑人物，于是暗暗向花无秋丢眼色。

花无秋轻声道：“你不认识他们吗？那就是黄衣女的手下。”

龙斐道：“只认识几个，但这两人未见过。”

花无秋道：“你看这面一桌四个，他们是缺耳老怪的人物，酒后定有场打斗，但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吃完就走。”

谁料他们还未动身，而这面四人已下楼会帐去了，花无秋向他递个眼色，也跟着下楼，会完酒帐，轻声对龙斐道：“他们如果也过河，就得收拾他们。”

事也凑巧，那四人不但也过河，而且是与他们同一渡船。

龙斐估计他们的年龄都有四五十了，但没有一个不是讨厌的家伙，船上的有多半是普通人，花无秋暗示不可动手。

过了河时，路人行入更加往来不断，这又不是好下手的时机，这情形，花无秋准备放弃了。

过江的时间不短，走不了几十里又是下午了，龙斐不断向背后看看，原来他们已超过那四前面了。

鬼使神差，他发现那四居然也跟着走上一条路来，轻声向花无秋道：“现在可以了吧？”

花无秋笑道：“无须我们动手！他们的对手前后都有，我俩也被夹在中间哩。”

龙斐再回头，确见远远的跟着酒楼下另外两人，不禁轻笑道：“前面没有呀？”

花无秋道：“转过前面弯道去了，看势双方还不致马上动手，不要露相，

最迟不超过夜半就会打起来的。”

龙斐笑道：“我看这四个怪汉动力不弱，黄衣女的手下不知如何？”

天黑了，花无秋将在酒楼另外买的烤鸡，由纸包中拿出，撕出一半给龙斐笑声道：“我们不落店了，这就是我们的晚餐。”

龙斐接过去笑道：“到半夜吃什么？”到时候再说罢，也许在死人身上能找到干粮！”尤斐暗暗惊讶他对事物的精细打算，竟对这种小事情都在事先有了计划。

前面是一起伏的地形，道路由一座山下面绕过去的，花无秋看看行人已逐步稀少，于是轻声对龙斐道：“我看快点隐起来，双方可能要在这里干了。”

说完向土山上一闪，瞬眼隐入杂林之内。龙斐紧紧的跟着，由杂林中穿过去，须臾到达山顶上，居然能将附近一目了然。

花无秋急指道：“龙斐快看，我们去路早有三个人埋伏在道旁了，合上后面有五个了。”

龙斐眼看这四个讨厌的家伙已通过土山，相隔埋伏之人已不到一箭之地了，突见那三人一齐冲出，其中一人大喝道：“来的可是二房手下乌合之众！”

四人看到毫不动容，闻声仍往前进，为首的发出冷笑之厉吼道：“好大狗胆，原来大房竟公开叫阵了！你们报上名来。”

原来双方都认识，全凭见面喝叱才搞清楚，在这时候，后面两人亦如飞追上，但却偷偷的准备暗袭。

那上耳目甚灵，忽有两个猛地回身，迫使后面两人无法藏形，势逼所致，三方面都拔出家伙，一凑就火拚起来。

五人一面作两端夹攻，四人一面立成靠背作战，大家不再开口，闷声猛扑，声势居然激烈异常。

花无秋带着龙斐悄悄地接近下去，轻声道：“从这两方的力量看来，天堂岛的人竟是无一弱者！”

不到一刻，五人一面忽又自东北角上赶到三人，一看竟是两女一男。

龙斐认为是依云弄月到了，细心一看，喃喃道：“那两个中年妇人！”

花无秋急以龙斐道：“那四人要走了，我们到半途截住收拾他们。”

龙斐道：“不知他们向哪方走？同时我们不能耽误时间呀。”

花无秋道：“我猜想他们必从这条原路前进，甚至料定他有重要事情在身。”

不出所料，那四人不等对方的增援接近，同时发出一声大喊四把剑挥了四股光网，齐向西面三人猛冲，势不可挡，一下就冲出缺口，拼命拔腿狂奔。

花无秋看准地势，带着龙斐急操小路，运足轻功，长身掠去。

一口气奔出了五里地，在月光下又看到大出现在眼前，但花无秋突然一停，伸手将龙斐拉住道：“慢点！”

花无秋道：“你有什么感觉？”

龙斐闻言一怔，既而惊叫道：“荡妇草香，乾坤魔就在附近，哥哥随我

来，千万勿放他走掉！”

花无秋摄住不放，沉声道：“恐防有诈，刚才四人莫非是引我来的，也许我们恰巧中了预谋。”

龙斐道：“我们偷偷去找如何？我能察出他藏身之地。”

花无秋考虑一会，决然道：“只有这样做了，但仍是冒险。”

龙斐抢身带路，小心前进，专择有遮蔽之处掩进。

花无秋见他走的方向仍在去的一面，轻声道：“龙斐你凭什么把握？”

龙斐道：“我练了‘魔影幻形’克制诀，他的荡妇草香自然引着我，这个我本来要告诉哥哥，可惜要须静坐三个月。”

话未住口，他忽然发现谷口闪电般奔出一个人，竟是朝着大道上而来，灵机一动，立将龙斐带到近路边一处竹林中藏起，轻声道：“出来探看动静的人，我要将他生擒！”

花无秋料事如神，那条如飞的人影刚刚奔上道旁的高坡，突闻他沉声喝道：“甘龙，有动静没有？”

忽自一条沟中钻出两人，其一抢到黑影身前道：“稟西堂主，属下尚未发现四位香主回来。”

那人沉着声音道：“此地暗卡不设了，你们火速迎上去，四香主莫非遭敌挡住了。”

那人连声答了几个“是”字，回头招呼同伴，双双纵上大道如风般向花无秋这端奔来。

花无秋暗暗一拉龙斐道：“不要动，放他们二人过去。”

龙斐轻声道：“这前面一个竟是独啸天的大儿子，哥哥为何不将他收拾了？”

花无秋摇摇头，手指那被称为西堂主的道：“那人功力高深莫测，我们一动手，他必发现无疑，我们不可因小失大，甘龙迟早都走不掉的。”

说话之间，那两人一闪即过了竹林，花无秋轻哼一声道：“想不到甘龙竟投了老怪，难道你就能逃生？”

龙斐道：“时间不短了，那四人因尚生逃来？”

花无秋道：“可能已被黄衣女的手下人追上困住了，我看那后到的两女一男功力更高。”

突然间，那被称为西堂主的黑影陡地大喝一声，长身直向花无秋这方扑来，身法如电，相距足有丈，居然脚不落地。

龙斐一见大急，探手就待掏出赤蝠迎敌！举步欲冲。

花无秋伸手将他按住，轻喝道：“沉着点，他不是发现我们！”

这一按，只按得龙斐愕然一怔，回头望着他出神，两双小眼睛滴溜溜直转不停，简直莫名其妙。

花无秋指指背后，悄声道：“我们后面来了三个高手！”

所谓西堂主的第二声喝叱已到竹林梢上，同时也听到背后有喝叱，龙斐

这才暗叫惭愧，但他希望出去看一看实情。

花无秋侧着耳朵，半晌才道：“那回音是四王孙，这可能是双方棋逢对手啦。”

龙斐听出声音相隔不远，于是挣脱花无秋的手掌，拔身腾上竹梢，举目眺望。

竹林不大，十几丈就是一座土岗横挡，这时岗上一面立着三人，隐约可辨，那是一老两少，老者左手是四王孙，右面是个少女，龙斐一见诧异道：“那是武圣老儿和他女儿步青云姐姐嘛！”

这时花无秋也已露出半身于竹梢，他看到被你称为西堂主的与老者对立约五丈之远，当他看到四王孙不时向步青云看个不停时，心中无由产生一种说不出的味道，面色深沉。

耳听步老儿发出沉重的声音道：“瀚海鹏！苍莺谷是老夫追查叛徒的必经之路，你凭什么不许老夫通行？”

原来那西堂主字号叫瀚海鹏，只听他嘿嘿笑遭：“步见，敝令主有令交代，此地既已放卡，任何人都不许借道行。”

只见他指着四王孙又道：“刚才这位兄台出言无礼，不知是步兄什么人？”

四王孙猛地踏出一步冷笑道：“你还配问，今晚这条谷道我们是必须通行，谁敢阻挡就拿功夫来看。”

西堂主瀚海鹏似单独不愿动手，也许被武圣的声威怕惧，只听他嘿嘿笑道：“兄台是初次出道，不知武林深浅，动不动就逞血气之勇，好罢，要通行即刻就来，在下于谷中侯驾！”

说完翻退回谷，甚至发出冷笑之声。

步老儿显然是怕损及声誉，面对四王孙道：“瀚海鹏甚高，在三十年前闯下字号即退隐未见，不料他今晚在此出现，甚至已当了海家的西天门正堂主，此人不可轻视，我们得谨慎入谷，看看‘金蜈天君’要在此地拦截什么人物？观其阵势，居然调动了大批高手。”

忽听步青云叫道：“爹，莫大量是拦截‘四极女’啊！”

步老儿看了女儿一眼，又看看四王孙，和声答道：“海女的势力虽不及其叔叔，但‘金蜈天君’尚还不致亲自督阵，同时未到全面火拼的时候。”

步青云轻轻的嗯了一声，似在偏着螭首思索。

四王孙向她朗声笑道：“小姐，何必多用脑筋，总不致是截我们，就算拦截我们他又敢怎么样？”

步青云道：“王孙猜猜看，武林中除了我们之外，还有谁竟能使老魔大动干戈，亲自出马，难道是那些番僧？”

四王孙想了一想，接口道：“可能是某人，番僧的动态我已查清，目前尚距此地很远，同时得悉‘金蜈天君’已与番僧们取得妥协，将来在万剑大会时，老魔不致向彼等动手。”

步老儿接口道：“王孙所谓某人，莫大量是指姓花的青年而言？”

步青云抢口哼声道：“爹，你将姓花的抬举太高了，‘金蜈天君’不会把他看得如爹一样严重。”

步老儿叹声道：“青儿，你不要把事情过于忽略，姓花的将无人头陀慑伏得五体投地，这是你大姑亲自在场所见。”

步青云哼的声道：“他能打胜那无人头陀，确能胜过‘金蜈天君’吗？”

步老儿摆摆手道：“青儿不要任性，姓花的在你姑母眼中，是不会看错的，不久的将来，姑姑说他必定成为武林第一高手！不说啦，我们照旧进谷罢。”

步青云似是怨气难消，抢步上前，冷笑道：“我永远也不崇拜那种无情浪子，任性小人。”

四王孙急急追上，关心地道：“小姐，我们已与瀚海鹏言语不合，当心人谷遭袭。”

他与步青云走走个并排儿，处处表现出某种暗示。步老头走在他们身后，猜想他心中亦有某种心情。

须臾之间去了甚远，花无秋显得不太自然，良久才挥手道：““龙斐我们掩身跟上去。”

小家伙不知为什么，但听出他声音含有火气，还以为他要进谷硬拼哩，心里一紧，寸步不离，问道：“我们去帮助武圣？”

花无秋不答言，遥遥尾随而进，渐渐接近谷口。

近谷口已无路径，穿过树林，地势渐渐低沉，但前面仍无半点动静，然面花无秋的察觉里，却听出两侧竟暗伏不少人物，于是一拉龙斐传音道：“尽量掩蔽，敌人只发现前面三人。”

所经之处，全是崎岖复杂之地，视力所及，不出五尺，一切全凭双耳来察觉动静，然而花无秋的察觉动静，花无秋带着龙斐仗着高深轻功的悄悄通行。

看看已深入半里，忽听四王孙怒喝道：“什么人？出来，不要鬼鬼祟祟的。”

花无秋看出前面有块大空地，突见前面树林中步出一人冷冷笑道：“本堂主在此，何须鬼鬼祟祟形藏！”

四王孙探手出剑，如电刺出，大怒道：“你真敢阻本王孙去路？”

出来的就是瀚海鹏，不等他挥剑，侧身，跨步，出剑，一气呵成，立即抢攻。

武圣步老儿带着女儿立身于四丈之外，沉静如恒，充分表现一派经过大风大浪的风度。

步青云则靠近其父身边，环顾四周树林，神情并不轻松。

双方接触即各显奇能，剑光交织得铿铿锵锵，发出阵阵异声！

龙斐看得非常神往，轻声道：“哥哥，你没有看错！那瀚海鹏真能与四

王孙打成平手！ ”

花无秋点头道：“ 双方尚只运八成功力，惟剑术各有所长，似这种对手！恐怕要打斗三天三晚尚难分出胜负哩，好在对方并不以多胜，否则这里必遭四面围困。 ”

四王孙渐将剑式加紧，精神剑愈斗愈奋，显然是因为步青云频频向他注意的关系。

瀚海鹏虽属中年人物，但观其气势，毫无一点真力不继之象，抢攻之势猛烈无比。

花无秋心胸确是与众不同，虽然看出四王孙对步青云异常亲密，且内心早已难受，但眼看对方已到生死关头，居然暗向龙斐道：“ 龙斐在此勿动，我要准备出手助四王孙脱险了。 ”

龙斐诧异道：“ 他还未显败势呢！ ”

花无秋道：“ 看当前形势，双方很可能不采缠斗，而走极端，结果必两败俱伤，到了那时，对方人多势众，一旦抢救，四王孙在伤后无力自保之下，势必在混乱中送命！ ”

事实上亦必如此，一经点要要紧，龙斐连连点头，轻声道：“ 我们能冲得出去吗？ ”

花无秋道：“ 不要怕，到时专找弱点冲突，惟千万不可逞能，脱身绝无问题。 ”

他说完向空地接近，这时仅距步家父女只有七丈之地了。

四周的形势异常严重，在动静上可以察出，敌人已由四方八面围困上来了，如无特殊变化，一场压倒之势是必然降临的。

突然空地那里出现了一人，花无秋触目一紧，他看出那是“ 金蜈天君 ” 亲身露面了。

思忖之间，忽听武圣朗声笑道：“ 海兄亲自出马督阵了。 ”

老怪看了打斗的二人一眼，之后阴声道：“ 步兄久违了，请问这位少年是谁？居然替步兄打先锋！ ”

步老头哈哈笑道：“ 这青年本与步某毫无瓜葛之亲，目前出手并非逞血气之勇，而是因此路不通。 ”

老怪嘿嘿笑道：“ 步兄岂可说此路不通，海某设卡在先，这是武林规矩，步兄岂不是明知故犯，，存心向海某示威？ ”

步老头亦沉声道：“ 设卡占山，是江湖宵小行为，即武林略略成名之士不愿为，海兄因何不惜毁誉之论啊？ ”

老怪显已忿怒，仰面阴笑道：“ 当年海某兄弟归隐，三剑不出，以致造成武林仰尊雷池声威，而公送步兄以武圣隆号，莫非因之而养成步兄盛气凌人？ ”

步老儿严声问道：“ 海兄今晚之举，莫非就因步某这点虚誉发动海家二房全部人马，想使步某丢人露丑吗？ ”

老怪昂然大怒，阴声嘿嘿道：“久仰步兄神功盖世，海某机会难得，请教步兄几手绝技亦无可！”

步老关突将袍袖一拂，大步踏出道：“步某几种浅招，能受海兄指点，那是求之不得！”

双方愈说愈僵，眼看一场大战势所难免，花无秋突然冲出，朗声笑道：“步前辈千万勿替黑锅，此地之卡，相信有人固然而设！”

他这一出声露相，霎时引起明暗双方一阵哗然，步老头立即停止行动，回头哈哈笑道：“少侠何来得如此之巧，莫非是出来替老朽遮羞嘛？”

花无秋大步接近斗场，朗声道：“前辈出此言，晚辈来意是因为有人想露几手功夫闯万儿，同时也是晚辈想向那人领教几手三脚猫！”

这时步青云情绪最古怪，她见花无秋替父亲接下强敌而安慰，同时她知道父亲决非老怪的对手，然而，她看到花无秋的骄傲而气愤，因为花无秋自出面来，就没有向她看一眼，对女孩子而言，那是最难接受的轻视。再者，她看到花无秋面对强敌种视若无睹的勇气实在佩服，更爱他对敌人的言词犀利，潇洒自如。总之，她心中此际如打翻了一只五味瓶，简直分不出酸咸苦辣甜！

最古怪的是那位老怪物，这时不声不响，牛眼大睁，居然瞪着花无秋连瞬都不瞬，一直缓到花无秋把话说完，向他大摇大摆的走近，才嘿嘿笑道：“小子，你就是近来江湖略有微名的花无秋吧？”

花无秋这时已到 he 身前三丈之处，作出傲气凌人的姿态来哈哈笑道：“难得，难得，虽说微名，确实不易，因为在下的武功既非得自祖先的阴庇承继，亦非向人屈膝求传造成，完全自力更生，象这样独爬练的武功打下的天下，那怕是毫末之得也得值得我自己骄傲的！”

这篇故意自居、自傲、自毫之语，与其说是对老怪而发，宁说是讽刺整个武林，因为象他这种既无家传，又无师自通的成就，在整个武林是太少了，就是武圣听来亦无法辩驳，也只好无言忍受。

老怪阴沉的哼了一声道：“小子，可惜你锋芒太露，为寿不永！”

花无秋大笑道：“老怪物，你想在今晚就要惩罚在下嘛？”

这种视敌如无的态度，立即逗得老怪几乎怒不可遏，大吼一声，“西堂主住手，你先将这小子收拾！”

打得激烈无比的瀚海鹏闻声急闪，一晃退出，但已气喘如牛，汗出如雨！

四王孙自闻花无秋现身之后，他早已不想再斗，此际见敌撒手，随亦向武圣身边行去，同样是呼吸急促。

花无秋揣测老怪是想叫手下打头阵，他自己好一旁察看，不禁哈哈笑道：“老怪物，你知道武林中最没出息，最差劲的是什么样的人？”

拳掌立现，刀剑待举的当儿，他突然提出这毫不关痛的问题来，真使老怪物有点啼笑皆非，因之又逗到他嘿嘿阴笑，不得不答道：“那是一些不知高低，不知自量，毫无实学，滥竽充数，鱼目混珠的东西罢了！”

花无秋大笑摇头道：“否，否，否！阁下所提这一套，那是一些半流下流的武林货色而已，可见阁下空混了几十年，竟对江湖观察不明，认识不清，实可惜也，真所谓有‘德’，不怕年少，无‘德’空长百岁了，告诉你，那些真正没有出息，最差劲的家伙就是看起来道貌岸然，干起来藏头缩尾，既不明，又不磊落，遇险则让别人打先锋，逢则软抢身在前，说话来起气吞河狱，作起事来如数沙粒，这是则真正的完全下流人物。”

一串连风带骂，以小欺老，尽情戏耍的言语，不要说是老怪，就算修养到家的人物也受不了的，老怪竟气得浑身发抖，立将原意打消，扬掌猛劈而出！

花无秋如电闪开，哈哈笑道：“老怪物，慢来，慢来，这种毛手毛脚的打法毫无意思，咱们不打便罢，要打就得打出一个名堂来！”

老怪大吼再劈，怒喝道：“对你小子能打出什么名堂？”

花无秋觉出他的内劲强大而无伦，连闪三招，身法更速，哈哈笑道：“老怪物，你不要大意失荆州，在我替你着想，还是发动四周林内的手下人一齐动手比较有把握，否则等你自己打输了，丢人后再发动那已救不了你的声音啦！”

这句话听到步老头耳中，不自禁对四王孙叹声道：“此子非常人也，将来武林无人能及，四王孙，他一出场就是计，不要说是毫无修养的‘金蜈天君’，就是老朽也非上其大当不可，尤其是刚才这一激，他不惟替你解脱重重围困，同时也替我们在预开脱身之路了，你看‘金蜈天君’非上其当不可！”

言犹未停，只见‘金蜈天君’攻得更紧，大吼道：“老夫不亲手杀你，焉能出胸中之气，小子，还不招架，老夫决不用一个手下人出场，否则当众自打耳光。”

花无秋大笑道：“此一时，彼一时，吃亏充硬汉的当然不少，不过你老怪在区区的眼里绝无那种骨气。”

“金蜈天君”不惟自认能将花无秋收拾，同时还存心压服步老头，只见他手仍不停，大声喝道：“西堂主听命！”

瀚海鹏一震应道：“属下在！”

老怪道：“你与北堂主快传老夫令符，火速将内外两堂弟子全部撤走！”

瀚海鹏不敢插言，大声应是，扭身奔进树林，未几，忽听四野发出连续不断的撤走啸声！

花无秋闻声心喜，得意笑道：“老怪物，我们改天再打如何，俗话说得好，山不转路转，河不动水动，咱们将来碰头的日子多哩！”

“金蜈天君”更加怒道：“小子，你说了半天，原来还是不敢动手？”

花无秋笑道：“因为在下有急事去办，没有闲功夫与你穷纠缠。”

“金蜈天君”嘿嘿笑道：“小子，不管你什么理由，今晚你就休想活命，告诉你，老夫要收拾你比收拾任何人都重要。清楚吗？否则老夫今晚不会设卡在此，同时也不会派出大批人马去盯你。”

花无秋大笑道：“承蒙如此看重，那真是受宠如惊了，不过，咱们今晚恐难分出胜负奈何？”

“金蜈天君”忽然停手厉声道：“你小子还能支持到天亮？”他看出花无秋一连闪出他二十余招而不紧张，因之感到愕然。

花无秋正色道：“说真的，你我双方谁都不能仗本身功力要对手的命，除非两败俱伤。”

“金蜈天君”相信他只能多支持一点时间，但绝不相信打成平手之事，闻言阴声笑道：“小子，老夫替你估计高一点，东山日出时，也许你能一息尚存吧。”

花无秋大笑道：“我们先试三样功力如何？也许你老怪物比较之下就能知道与我的家当谁高谁低了，否则人是不会服气的？”

这处办法最现实，“金蜈天君”马上接口道：“小子，你说了半天话，只这几句能得老夫完全相信，说说看，如何试法？”

花无秋笑道：“可见咱们的友情渐渐接近了，其实我没有一句话不是诚实可靠的……”

“金蜈天君”大，立即打断他继续往下说，嘿嘿笑道：“谁与你小子有友情？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别甜言蜜语，油腔滑调，快说如何比试法。”

花无秋毫无火气，指着场中两棵碗粗的松树道：“我们一样一样的来比，你看这两棵松树的大小如何？”

“金蜈天君”大笑道：“老夫看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一点不错，这样小的一棵树，打断不须两成力，拔出顶多三成力，就算运真火炼化成又有何奇？”

他一连提出三种试法，听在武圣老头耳中亦有同感，轻声对四王孙道：“除非他另有别出心裁的试法，否则真不算为稀奇？”

耳听花无秋朗声笑道：“假设我拔身冲空三十丈高，紧接又猛向下扑，及至离树顶一尺之高刹住下坠，伸两指夹住一根松针叶，运真力将整棵松树拔出土外，请问这算是庸浅之试吗？”

他一句句清晰提出，听乾双字不漏，霎时将在场之人立即震动，武圣自问无此神通，四王孙，步青云简直不敢相信，“金蜈天君”则面色凝重似在考虑他本身功能。

当此之际，突闻林内响起三声哄然大笑，紧接走出三个人，其一笑罢大声向同伴问道：“秃驴，冲起下降毫不稀奇，奇在猛刹悬停的结骨腿上，那是凭真气玄化之功才能喝到，一丝取巧不得的，何况加上悬空拔树！还只准伸两指夹住一根松针哩，秃驴，你能悬空提起十斤我野道士即朝你叩头！”

突然业的竟的“无人头陀”“透地法师”，“贯天教主”三个假出家人，和尚闻言，只见他大摇其问道：“雉毛，我们三人合起来也许办得到，你那棵响辊叩啦。”

花无秋眼看一人向他走近，不禁喜极大笑道：“三位前辈也想参加我与

老怪物之战嘛？”

“贯天教主”和“透地法师”对前嫌已尽释，同声哈哈笑道：“少施主抬举了，贫道等是来听候差遣的，那是和尚的推荐，不知施主收不收留下来？”

花无秋闻言大喜，拱手道：“二位道长言重了，晚辈何德何能？”

武圣闻言一震，暗对四王孙郑重道：“武林为神人的当年三剑，讵料竟释同心服了这花姓少年，简直有点使人不敢相信，也许正派要受之福。”

这时的“金蜈天君”满面严肃之极，他表情虽然怯意，然其已知自己处于不利之境，只见一步一步走近两棵松树之前厉声道：“小子咱们同时或由你先试？”

花无秋向着三人假出家人拱手笑道：“三位，戏法要开始了，请在此地欣赏罢，如有不到之处，还望指教、见谅、勿忘办妥。”

三个出家人同声大笑道：“一定精彩！”

花无秋再朝步老头一方拱手，之后才朝两颗松树行去，朗声对“金蜈天君”笑道：“假设阁下没有把握的话，那还是让区区先试，因为两棵树相差过近，同时难免有藉他人力量取巧的嫌疑。”

“金蜈天君”这下却听出他相激的话来，嘿嘿阴笑道：“先后有何区别，问题在能与不能，老夫就显点功夫给场开开眼界何防。”

说完，双袖向地一抖，全身笔直冲起，足有三十丈高，一翻身如殒星，将极树顶一尺，超能悬空不坠而停！

只见他卷袖伸手，两手叉开，夹住一根松针，徐徐向上提拔。

松枝不动，树干应手上升，俄而一拔土！他顺势掷在一边，但落地已面色苍白。

旁观者齐感大惊，愕然发怔。

“老怪物。，行是行，可惜仍旧取了巧！”

“金蜈天君”闻言冷声道：“只要你小子能够照样作！”

花无秋笑道：“那你就看我的！”

声落人起，不抖袖，不蹬腿，如烟云，缓缓上升，纯与老怪不同，及至升到三十丈高，急翻身，猛下扑，口中竟还出笑道：“老怪物，看我的仰卧浮云之式，反掌剪板之功！”

只见他附扎离树一尺刹住，真的平躺不坠，右手反伸，出指夹住一根松针，又大声道：“树儿起来！”

树干急升，树根突破地面，裂土发出“噗噗”之声。

当全树快要尽出之际，猛闻老怪大吼一声，双掌齐推，竟以全力朝花无秋偷袭！

花无秋未防及此，他已将整个真气运到拨树之上，那还有余力应敌，眼看就要被……

“海怪无耻……”突然发出三声同时怒吼，三个出家人六拳齐举，如风

一拨猛扎奔救！

但已不及，骤闻“蓬”的一声大震，花无秋硬被打得如断线风筝一般，高高的飞起，飘飘的远翎，转眼不知去向！

两道一僧触目大惊，六拳出后，无暇对敌，三条人影追着花无秋飞去的方向，立即拼命抢去。

步老头眼看“金蜈天君”得手后也已翻身急审，霎时人影俱无，不禁长叹息一声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花无秋本为机智超人之士，谁料功亏一，竟遭了‘金蜈天君’的暗算！”

四王孙亦叹道：“希望他不致死亡，否则武林损失莫及了，但不知花无秋因何说那老贼取了巧？”

步老头道：“四王请看那棵树的树根就知道了‘金蜈天君’似怕自己的动力没有把握，因之在拨树之际，暗将真气先毁树根，以便树干容易脱离土壤，而花无秋则连全部根拔出，两相比较，当然是‘金蜈天君’败在弄巧反拙了，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才引起他歹毒的手段施袭。”

四王孙急急走近两树一看，确见“金蜈天君”所拔的那株松树根竟如经火烧一般焦黑，大小根全部被烧毁无存，而花无秋那株连细根都在上面，不禁暗佩服步老头目光如神！

看罢转身，但突听武圣在大声叫道：“青儿，青儿，你在哪里？”

四王孙亦感愕然，他也不知步青云何时不见了。

步老头向他招手道：“四王孙快来，青儿一定发觉什么追去了，唉，这丫头为什么不通知我就单独去吗？真是可恼。”

四王孙随着他一路寻去，当地立即显得异常冷寂，惟时已天明。

忽然间，又自树林中出现一条小小的人影，原来龙斐仍未离开，听他喃喃自语道：“哥哥这一下却把人骗多，居然武圣被搞糊涂哩！他为什么忘了他后宫心法啊。”原他想到雷池派的后宫心法是不怕挨打，因之他心中一点也不感恐惧，只见他仍向西而行。

他判断不错，花无秋真的没有受到任何伤损，惟因“金蜈天君”那一掌运出毕生之劲出手的，因一时措手不及，被打得飞过了一座山才纳回真气，当他借势落到一处崖上时，两道一僧恰好已赶到了。

三个出家人触目发现他仍旧神气焕发，不禁骇然惊诧！

花无秋一见，哈哈笑道：“那老虎得势就溜了吗？三位担心追来，以为晚辈必定粉身碎骨了吧？”

两道一僧闻声惊醒，同时哈哈笑道：“原来施主是练有雷池派后宫秘法，同时还练过三关了！”

花无秋怔怔道：“晚辈确是练有后宫心法，但不知还有几关之事？”

“贯天教主”解释道：“施主有所不知，后宫秘法共分三关，练过三关之人，他可挨受高过本身一倍功力之打击而不损坏，过此则仍旧受不住的，然而练过二关的却差得远，他能遭受同等功力之人一掌，因为步老头自己还

只练到二关，试问他不认为施主已死而何？”

花无秋欲然笑道：“原来后宫秘法还有个奥秘啊，这样说，晚辈这次侥幸脱险了！”

“无人头陀”道：“施主今后可放手与那海老怪动手！”

花无秋急急道：“三位前辈，晚辈还有小兄弟在那谷中藏着，我得去找他西进。”

二道一僧同时拔起道：“同时再追那老怪物干一场，先杀他个下马威，免得他目中无人。”

四人同时飞去后，忽在崖下出现一少女，只见她泪眼未干，但又微微露出笑容，詎料竟是步青云！

不问可知，她虽然恨得花无秋要死，但见花无秋被老怪物打飞之下，她一定心痛寻来，是以眼泪汪汪，此际一见花无秋无恙，怎能不使她悲后大喜。

谷中已无半个人影，花无秋一到，见情难免太急，于是几三人出家人招手道：“我弟弟必定向西走了。”

正当四人要走之际，无人头陀突然反身扑去，叱声“施主也不自量了，居然敢潜伏偷听！”

灾不显得和尚特别细心，恰好是他所立之近于林边，只见他扑进林内一看，詎料大大不然，触目竟发现躺着一个受了重伤的中年在呻吟！

花无秋和两道同时跟上，一见是声道：“这是独啸天的长子！”

无人头陀叹声道：“没有挽救了，五脏太糜烂啦，他到此地可能是在咱们赶到之前。”

花无私俯身一探，点点头道：“没有呼吸了。”说着将死尸拖到一处窟窿里，推出一掌，立即将死尸扫土埋了，之后，才领着三个出家人继续西进。

当阳光高升上头顶时，花无秋仍然未发现龙斐的身影。

“贯天教主”看出他满面急躁之色，于是提议道：“施主，咱们分成四路前进如何，也许小施主走的不是这条路。”

他们连饭都顾不得吃了，就此分道前追。

事情异常严重，竟一连三天都没消息，这时他们已进入六盘山中，四个人分而复合，齐集于一处领上。

三个出家人见愁眉不展，和尚劝道：“恩主，小施主也许尚在后面未到啊！”

花无秋摇头道：“我弟弟的轻功不下于三位前辈，除了不能驭气之外，在地面一晚可走四百余里，加之他性情急躁，于途于事不会缀行。目前已近六王会议之地，也许他已落在敌人手里，因为六王已知他的底细。”

“贯天教主”道：“那咱们就向六王窝里闯去，还怕他们不交出来？”

无人头陀摇头道：“那不行，如真落在对方手里，恐怕逼出事情来，要去还是暗暗摸去好。”

花无秋道：“目前不知六王的确实地点，现在分作两路搜寻如何？”

三个出家商量一阵，结果“无人头陀”和“透地法师”向左边高峰纵去，花无秋和“贯天教主”奔右侧森林。

两路分开不到十里，一旦有事，随由一方发出啸声都可听到。

经过两个时辰，在僧道合伙的一路已察觉有了动静，“无人头陀”急急通知“透地法师”道：“雉毛老道，前面似有三个点子？”

老道察出那三人功力甚高，点点头道：“秃驴，咱们抄过去，看看是什么货色？但勿乱动手，少施主的熟人太多了，搞错了就糟啦！”

和尚轻声笑道：“雉毛老道，人归正了，放出的屁是香的，你进步啦！”他说完骂完就走，生怕老道冒火。

双方一抄，没有两里路就追上了，但走近一看，和尚哈哈笑道：“原来是三位老施主！”

他立在一处岩石上，看见那三人竟是乐天翁，行不正司寇新，坐不端宰父明三老。

乐天翁抬头一见是他，同时又见来了一个道人，似是心中有所悟，轻轻道：“僧、道二人同行，莫非都被花小子收服了？”说罢拱手道：“大师傅，那位可是大法师？”

和尚哈哈笑道：“不打紧。杂毛老道归正了！”

三老同时向僧、道二人走近，宰父明郑重道：“大师和法师来得正好，花小子的义弟不知因何落了单，他竟一个人闯进敌人窝里去了，那小子冒失成性，此去危险重重，很可能替花小子招来莫大困难。”

和尚大惊道：“那就糟了，贫僧和杂毛老道，正因为小施主而找来的。”他将四日前所发生事情详细说出，接道：“恩公现和贯天老道就在右侧里，但此际却不能发声，予请三位施主纵斜道迎过去通知。”

三老听说花无秋已与“金蜈天君”交过手人人都觉惊喜莫名，同声答应，拱手而去。

“透地法师”目送三老去后，急对和尚道：“秃驴咱们卖力的时候到了，加点劲，一直摸上去罢。”

和尚道：“不见得一下摸得准，假设摸对了，遇上六王怎么办？”

他的意思遇上必难免动手，动手那能不杀人，于是就会和武圣结下麻烦。”

“透地法师”当然领会他的意思，沉吟一会决然道：“步老头方面管不了这么多，问题是那个尼姑，这样罢，先礼后兵，六王如不识相，我就不客气了。”

和尚一拍胸脯道：“这样罢！”

计议一定，双双扑出，半明半暗，向前猛冲。

经过十几座峰领，二人来到峭壁之下，时当夕阳卸山之际，和尚突然发现一具血淋淋的尸体躺草丛之内，骇然道：“雉毛道，快看，那儿有个不吃飯的！”

道士行了过去，发现尸体死还不久，伤在咽喉！一震叫道：“秃驴快过来，小施主去还未远，这是他杀的！”

和尚低头一看，假装念佛道：“阿弥陀佛，确是赤蝠伤痛，他真有种！”

二人火速循迹急追，未及半里，又见一沟内死了两人，居然又是同样伤势！和尚见一条死尸身旁搁着一把长剑，拾起一看，递给道人笑道：“确是雷池派的，剑把还刻着那三个招牌哩！”

道士忽指着远处水中道：“噫，秃驴，那里还有你一个同行哩，嗨嗨，番僧已与六王勾搭上了。”

和尚道：“老雉毛，异域九僧如果都到了，嗨嗨，你我就不太轻松啦，当心点，防备栽筋斗！”

道士冷笑道：“老秃头，现在不似当年傻，打不赢知道走！”

和尚怪冷笑道：“走？你雉毛拿什么脸去见花施主？”

走完那条深沟，忽见当前黑暗沉沉，道士沉声道：“秃驴，这林内恐有古怪，左、右、前三面都是奇峰，这莫非就是盘山脉中的‘销魂谷’吧？”

和尚道：“老杂毛，你的猜想一点不错，正面峰下有‘亡魂洞’，左侧峰上是‘亡魂洞’，右面面下峰是‘孤魂洞’，三个洞虽然在这谷的三个方向，但里面折盘旋是想通相连的，我和尚在当年曾追过双猴子进洞，结果没有追到还不算，居然被困在洞中七个月才摸了出来，后来那双猴子却被惠明尼姑收去了。”

道士笑道：“那是活该，谁叫你野和尚存邪念！”

僧道一面开玩笑，一面朝森林里直闯！渐渐深入中心。

和尚忽然叫了一声，在前面前面不知为何乱蹦乱跳挣扎不停，同时，道士却又发觉他右后面似有了异声，但听传声叱：“秃驴别动，有名堂了？”

和尚似已顾不暴露形藏，急叫道：“杂毛快来，佛爷我被‘捆仙绳’缠住了！”

“捆仙绳？”道士闻言一怔，他重复一句，似还未搞清楚。

原来和尚是被一条粗仅拇指，长有二丈的铁线毒蛇给困住了，铁线蛇在武林称它为“捆仙绳”，原因是蛇被坚韧无比，非宝刀宝剑无法伤它，因之在武林中认为一宝，得之者可练作奇鞭用，且蛇头最毒，见血封喉。

道士走了上去，一见豁然，轻声笑道：“秃驴，这是什么时机，你还在作小孩游戏？发出真气震断就得了。”

原来和尚被蛇由双腿捆到腰部，以及于颈，一圈加一圈的如捆芦柴，仅仅只剩着右手在外握着蛇头道：“雉毛，佛爷还不舍得毁掉它，等会有用途时你知道好处了，你握住蛇尾，我握蛇头，咱们运用真气将它脏六肺炼化。”

道士不知他有何用，依照他的话，握住蛇尾。

须臾之间，蛇死松脱，和尚吁口气道：“这玩意真厉害，如是通常武林人物非被它咬死不可！”

当卷起蛇皮之际，道士突然翻身扑出……

“道长，是我。”一个老人的声音起后方。

紧接着听出“透出法师”歉然道：“原来是三位老施主。”

和尚急急回身一看，只见乐天翁三老，不由讶异问道：“三位老施主没会着龙少施主？”

乐天翁道：“花小子和贯天道长未会着，但知己向这‘销魂谷’而来。”

司寇看到和尚手中那卷蛇皮，不禁问道：“大师拿来何用？这种蛇此谷多得无数。”

和尚道：“此谷被武林取名‘销魂’二字，老施主可知由何而来？”

司寇新道：“真正原因不知，一般传言就是此谷藏有异常恐怖之故，似这种在他处难得一见的奇蛇，而此谷多得无数，可能亦其中原因之一了。”

和尚道：“这种蛇在武林高手眼里平淡无奇，那只有普通武林人物才视为畏惧之物，但已称上此谷恐怖的成份。”

宰父明深知这面前一僧一道阅历遍天下，笑问道：“大师为武林多广闻之士，请说此谷最恐怖折因如何。”

和尚看看道士笑道：“雉毛，难道你也不知？”

老道哼声骂道：“谁象你贼秃驴生有贼眼睛，尖耳朵，狗腿子。”

和尚笑道：“差劲，差劲，此谷在武林虽说很神秘，但在七百年前就武林高人发现了，其恐怖有三，一为‘三魂洞’，二为‘六盘神’……”

和尚认真道：“佛爷一生不胡说乱道，所谓‘六盘神’，就是六盘山脉中两个真正的‘山精’，在知道的武林人来说，它起码也有数千年的气候了，此物又名‘木客’，其为害人类的本领有高低，那是看它成精的年数而定其厉害的程度，亦等于江湖武林人物的武功一样，普通山精只能为害普通武林人物，这两个山精已能变化无常。”

乐天翁道：“山精以阿雨金山的最闻名于武林，那并不稀奇，普通高手亦能对付，似人，相猝、鹰爪，力大无穷，翻山越岭，其快如风，老朽碰过两次。”

和尚道：“那只是最年幼的山精罢了，谈不上气候，为害不大，且不能变化。”

宰父明笑道：“大师是拿这蛇皮作为对付山精之用？”

和尚摇头道：“六盘神见了这种蛇时，那等于小孩子见了糖果一样，贫僧是拿来对付三魂洞中另外一种名叫‘睛袭钉’的小厉害东西，那东西至今无人看见什么毒物，但却判断是种不得似织花针一样的东西，它能随着人的呼吸钻进鼻孔里直通脑际，使人在一个时辰内脑髓枯竭而死，加脑髓里又不能用真火去锻炼，因此凡进洞之除了控制呼吸之外无法可防的。”

道士愕然道：“好在你秃驴事先提及，否则尝不误事？”

“误事倒不致，凡去之人，到了洞口就会见到石壁上十二字为‘暗袭针害人于无形，人者当心’，惟未指出控制呼吸的办法而已。”

趁着黑夜，五个老人仍往森林里面悄悄深入，但他们仍旧未探出六王的

会址是否在这谷内。

谷地广大，森林与奇石参差，只在最深处有块数亩大的平地，那地方空无一树，坦荡无阻，这时在空地上奔腾着各种各样的猛犬，如疯如狂。

实地距众老不到二十丈，他们都被犬蹄踏起尘土所笼罩，声势有增无已，简直不知何时才能停止。

“透地法师”忽然发现犬群中似有数点人影在飞腾跳跃，不禁诧然对众人道：“我们快冲进犬群，那是花少施主和贯天教主遭犬群困住了！”

和尚笑道：“犬群怎能困得住少施主，莫非其中有名堂，那个小黑影可能小施主。”

大家腾身拔起，如五丈弓箭，笔直朝犬群里去。

临近一看，不由使他们这种武林奇人亦感觉全身悚然，触目所及，竟全虎豹和狼群，张牙舞爪，此声震耳，似都在找人而噬，奇的是都不互相击攻。

五人身法如电，落足都是犬背，但一点又起，其速无论，使那些猛犬扑噬不及，也许连人影都没有看清。

无数个起落，花无秋已发现他们的身形，立即如风迎来，一见面，只听他在声招呼道：“诸位前辈这时才来，我们发现一件奇事了！”

乐天翁看到大家一起一落谈话不便立即招手道：“花小子，快到树林内去，这里不是谈话之处。”

众人闻言，翻身回转，花无秋则向背后朗声叫道：“龙斐快请贯天道长停止，我们到树林里去。”和尚追着花无秋问道：“小施主在哪里被找到？”

花无秋道：“他就在这谷中，听他说，他曾看到六王和大批番僧进到中间那个洞府去了，后来又看到了高原九天孙和红花派一帮人。”

乐天翁奇奇怪怪的问道：“冷风没有控制住九个侄儿？”

花无秋道：“我也对此不解，不过……”

他还未说完，忽听龙斐奔到接口道：“阿哥，我还没有告诉你，冷老头随着六王，一块进去了，他后面跟着迦罗利和沙沙保，照这样看，九天孙也许是冷老头故意派进去的。”

乐天翁笑道：“你小子干啥不进去？”

龙斐道：“老头子，你认为我不敢嘛？我是发现这谷中有双金色小羊才没进去的。”

和尚闻言跳起道：“你们这在追逐那双金羊？！”

贯天道长已赶到，接口道：“秃驴，阿雨金山那双神秘金羊为何到此谷？”

和尚道：“原来此谷猛犬是因抓金羊而成群出动的，我和尚以为是武林人物引的哩。”

花无秋道：“这双羊看来不似真羊，好象是什么东西化身，它在成千成万的猛犬之内，居然安然无事，闪避纵跃，我也拿它毫无办法，不知是何东西？”

和尚面对乐天翁等三老笑道：“三位老施主，参天化婴，首乌化兔，不

知什么东西能化金羊出现呢？”

和尚笑道：“没有人想得到，那是二只小小的金锤，柄长三寸，锤大不过鸭卵，贫僧和贯天杂道将其困于天山，二人连去数掌才发现它的原形，可惜其一滚下天河去了。”

花无秋道：“这宝物尚未被外人知道，我们设法将其捉到才行，目前虽不知用途，但也不能让外人得去。”

和尚道：“此际是无法得手，这许多的猛犬作其屏障，纵有通天之能，也必须将群犬杀尽才有希望。”

贯天道长道：“那我们只有派人看住了？”

和尚道：“这没有用，还是先进洞去办了正事再说罢。”

花无秋指着贯天教住向和尚道：“听道长说，这儿有三大神秘洞府，里面危险重重？”

和尚点头道：“其他危险倒还有法避免，只有洞中迷道交错，至今尚无一个武林全部弄清，听说连数百年前的赤幅魔兄弟也不敢深入奥区。”

宰父明叹道：“大师所说一点不错，家师当年就是进入洞里探秘而一去不回。”

花无秋道：“六王能在里面秘密集会，难道我们就进去不得？”

和尚道：“去是非去不可的，我们分开为上，怕就怕六王想藉此洞困住我们。”

花无秋笑道：“我们就抱定探洞的心情也无不可！”

众人决定后，绕着林梢，由和尚带路先进孤魂洞，在未到达之前，花无秋向龙斐道：“你就留在森林里不要去了，一面留心那双金羊，一面看还有什么人出进，但不可现身。”

龙斐闻言倒是非常高兴，因为他对那双金羊已暗存得手之心！于是连连应可，目送他们如飞而去。

大概守了一顿饭久，他看到犬群任旧那样汹涌一般，简直就没有散去的迹象，他相信那双金关仍虽未曾离去，因这使他放心不少。

当他转过头去时，突见谷口树梢冲来四条人影，渐近之后，出现竟是武圣步老头带着女儿，步青云后面是好久没有露过面的乌风客柴公公，以及他的老伴‘暴雨女’柴姥姥，他心想：“这两老是武圣的忠心人物，居然一同来了。”

他藏在树叶里，没有露面打招呼，四人过去后，竟走的是左面，他判断那是奔向游魂洞。

紧接着，他看到武圣后面追上一条黑影，认出是四王孙，距离相当近，好在武圣等被犬群所引，似在立观，因之很快就被追上了，同时还听到四王孙叫了一声道：“步老，这犬群怎么样了？”

武圣见他追近，不答反问：“四王孙探得消息如何？”

四王孙一面注视犬群，一面答道：“花无秋确实未死，据传言，他连伤

都没有伤着，竟还赶在我们前面来了，此际一定已经入洞。”

步老头已想到什么，只听他长叹道：“后宫心法已被他练到三关了！……”

龙斐听得清晰，只见他们足足看了半个时辰才仍往左侧前进。

时间过得很快，花无秋一去毫无消息，然而谷也没有人出来，龙斐抬头看到东边已露出曙光了，他实在已没有耐性啦，于是一跃纵出树丛，似想沿林梢到处跑跑。

詎料他刚刚现身，忽见眼前人影一晃，顿使他大吃一惊。

对方似防他冒失，不等他有所动作就走开了。

“小施主，还认得老尼嘛？”

龙斐啊声叫道：“是老师太！”

来的竟是惠明大师，只见慈眉深锁，闪进龙斐身前点头道：“小施主为何一人在此？”

龙斐知道这老尼姑神通广大，直言道：“老师太，是我哥哥要在此的，他们进洞去了。”

惠明大师叹声道：“贫尼仍旧来迟了！”

龙斐听了她语气不对，接口道：“老师太有事嘛？”

惠明大师点头道：“事情虽不十分严重，但贫尼如果早到，也许会阻止花施主冒陷身之险了、既然已至此，贫尼亦必须另有打算了。”

龙斐道：“洞中有什么危险？去的人多着哩。”

惠明大师道：“小施主所见的那些人进去了。”

龙斐道：“雷池六王、红花派、十几个老番僧，最后还有步老头前辈一批，其他……总之去的人太多了。”

惠明大师焦急道：“雷池叛徒害人不浅。他们竟想与天下武林同归于尽了！”

龙斐太急道：“老师太，你老可肯说清楚一点，洞中到底有何危险？”

惠明大师道：“小施主，其中危险谣言难尽，总之都会陷身其中难出，贫尼不耽误时间了，小施主请仍在这儿守着，但要有耐性，也许要守上几十天才能看到有人出来。”

惠明大师不等龙斐再问，大袖一挥，身似腾云，她竟超越兽群上空飞去。

龙斐从来没有看到她这样慌张过，同时也没有见她这样粗心过，如此多的兽群她也不察问一下，居然失去了已往的安详，于是，龙斐料到洞内的危险不同寻常了。

阳光升起来了，兽群这时更加混乱，但似失去什么而四处奔窜！龙斐一见，立即有所悟，暗叫道：“不好，金羊不在兽群里面了！”

心里一慌，腾身冲起，箭一般扑向兽群，他也跟着无数猛兽乱找一通。

兽背是他的落足点，身如跳蚤，起落如飞，找遍了四方，金羊确已不见，继而随头渐散的兽群，又向金谷森林里乱钻，整整一天就在焦急、奔驰中渡过。

夜色惊觉了他醒悟，知道一天的时间已过去了，同时发现自己乱闯到一座齐云的高崖下，不禁诧然怔住了，于是独个喃喃自语，不知他在喃喃什么，抬起头来，他似有所发现，面上显出愕然的冲口叫道：“‘孤魂洞’！啊，我怎的到了‘孤魂洞’下哩！”

在离地面有二十几丈高的壁上，突出一个如怒狮张口的恐怖怪洞，黑漆漆的大得如座拱门的，门上横刻着四个大字为“孤魂古洞”，低头又见前面壁上刻着一行碗口大的警语，那是说洞内的“暗袭钉”能置武林高手于死地的事情。

龙斐已得花无秋的分咐，他不敢违命，于是信步顺着崖壁走去。

十二

当夜色愈来愈显黑暗时，他快步走出半里地了，所经之处，尽为崎岖险峻之地，估计又快到另一个古怪洞口了。

可是，他再走数丈已没有路了，举目所及，全为荆棘乱石所阻，龙斐正待拔身纵起，突然头顶有声哈哈大笑道：“冷兄何必多疑？‘金蜈天君’志在夺取掌门之权，消灭其长兄一家势力而已，他对武林之尊毫无所企图，我们此去协助其成功，目的在使其将来不致与我们作对。”

龙斐藏在崖下荆棘的之内，闻言大惊，暗忖道：“这是前官三王之首的声音，他是在与灵骨派令主冷风说话，难道他们已开完会了？”

他偷偷的抬头窥探，触目更觉大震，只见崖上纷纷飘飘落一大群，认出有红花派的人物，有十几个老番僧，还有冷风带着沙沙保，迦罗利，以及九天孙，六王在最后，但在六王后面又有三个老男女，他认得那是“毒龙丹”哈呼，“百宝妖姬”蒲柳枝，“吸髓狐”高位等。

群豪纷纷落地，恰好就在龙斐藏身不远，耳听冷风哈哈笑道：“阎木兄料事如神，相信不致出错，惟怕花小子和三剑受困不久而赶上天堂大会哩，加上贵令主和惠明老尼，将来一旦站在一条路上，这问题只怕……”

龙斐听出他故意把问题不作结论，心想冷风仍旧未曾变心，仍然站在花无秋一面，因之暗暗高兴。

阎木峰为六王之首，现已掌握雷池派全部势力，说话已显得非常猖狂，闻言豪声大笑道：“冷兄可知‘蚀无地心’对于内功愈高武林人物，其吸力愈大，愈毁愈更厉害嘛？在下假借与各位在此开会之计，实存一网打尽之心，现在妙策已售，居然连惠明那位老尼姑都被吸了下去，嘿嘿，不出一日，凡被吸去之人，无不身化灰烬而后已，冷兄还担心他们有人出来嘛？”

这一篇骇人至极之词，不由听得龙斐全身发抖，竟连定力极深的冷风亦惨然变色，好在时当黑夜，否则冷风非露出马脚不可！

忽然只见一个老番僧接口道：“贫僧对中土虽说每年必至，但中土奥区不胜枚举，未识者在所难免，尤其这三个奇洞莫测其玄，本疑深入一探，自经施主劝阻，揣想施主已早探悉其险？”

阎木傲然道：“大师不问，在下倒未想及应向同道公开其秘了，实不相瞒，在下对此洞之奥本无所悉，惟在三年前无意中得到一张古图，该图的出处就是在下领诸暗茂的那个秘密的洞之内，图上对此洞注释得非常详尽，图由九百年前一位奇人所绘，而那位奇人又即为牺牲者之一，不过，他凭着其逃出地心，支撑到那秘洞之内绘成该图后死亡。”

他停了一下，环视在场者傲笑又道：“据该图所示，此洞真是玄到峰顶，险到极处，如各位要看，等天堂会后，在下必奉请各位到敝派公开展示。”

冷风对某点尚存疑心，谨慎问道：“阎兄可以肯定被诱之人必陷身其中无疑呢？”

这个问题正合不少人的心理，因之大家都将目光注定在六王之首的面上。

阎木得意的豪笑道：“诸位可知在下领着所藏之处何名？”

冷风看看众人都在摇头，抢先道：“阎兄请说罢，相信除你之外没有知道！”

这句话显然有些抬举之意，只听阎木忘形大笑道：“该处名称虽俗，但却恰到好处，就叫‘鬼门关’！凡经过该处之人，无一个不被‘蚀元地心’引去而不自知的！诸位察觉最后一个即为惠明老尼吧？”

众人默默点头，尤其是冷风暗忖道：“这家伙好阴险，他如早对我提及，那我就暗通消息给花少侠了。”

另一个番僧提议道：“为防万一有变化，大家不防在此留守一句，相信对会期没有耽误？”

阎木环视众人一眼，见无异议，于是道：“化生大师既然老成持重，守一句自然可以。”

当他话落未竟，突见他猛一转身，扬掌就朝龙斐藏处劈去，同时阴笑道：“谁敢在此偷听？”

龙斐一见大急，全身向后猛退，他竟忘了背后皆为荆棘！

“轰”的一声，龙斐背后一空，竟连掌风余劲打落到一个深洞之内，幸喜他的后宫心法已有初成，身上并未受到伤损。

在他心定之霎，耳听头顶传下一声冷笑道：“这东西逃得快，居然没有影子了？”

忽听另外一个疑问道：“大哥，这人可能被你打下这深洞里去了！要不要下去查查？”

“桑弘兄，何必费事，我们准备在此留守十天，他就不死也逃不出我们手掌。”

这是冷风的声音，无疑他是料到暗藏之人必属花无秋一方人物啦，因之他抢着出言劝阻。

桑弘是中宫三王老三，只见，他探头向深洞下视半晌才道：“冷兄说得对，他纵不被打死，也得饿毙在洞中，量他没有狗胆从这个洞口逃走。”

龙斐在下面暗暗吁口气，抬头一望，估计洞深足有二三丈，跳上不难，逃走自知无望，好在没有人下来，暂时使他安全一会，于是再打量洞底形势。

洞口成长方形，宽不过一丈，长有五六丈，笔直到底四面都是岩石，而且光滑异常，犹如人工所为，乍看疑为一座古墓穴。

环视四周，龙斐发现在长形的正面有条平行隧道，足可容两人挺身排行，他想既不能向上逃脱，不如探索那隧道有无出路，于是小心前进。

他不知走了多少时候，直到感觉肚里饿得捱不住了，这才想到决非一日之久啦。

上行又平行，此后他再不管高低和时间，惟觉头脑有点晕沉，但始终就

不想退回，迷迷糊糊地咬牙前行。

外面的时光已过了四天，洞里面没有一点察觉，龙斐已不是走的姿态了，他是在寸一寸的爬。

在第五天的早晨，也是他再也爬不动的关头，忽然一阵莫名明其妙的暖风送进他的鼻子，顿使他如神志陡然清醒，将眼一睁，发现他自己立在一处珠圆的石窑之中，光线不知从何而来，但不是白色，他只觉得如入黄金世界！

久而久之，他忽然惊叫一声：“啊，金锤！”

原来他看脚下有柄小小的金锤，锤不过鸭卵，而且有条数寸长的把柄，目前通明的黄光，完全是锤上发出的！

抬出那只小锤，细察细看，陡见锤上显出三个古文，好在他还能得知，冲念出！

“霹雳挝！”一念上升，猛又欢跳大叫道：“这是那只金羊的原形！”

高兴一过，他忽又叹声道：“可惜我不知道用途，得到又有奈何？”

紧接着，一阵饥腑雷鸣，他坐下喃喃道：“我可能会饿死了！”休息一会，他又慢慢起立：“坐守待毙，不若死中求生！”他自言自语，手持“霹雳挝”鼓其余力，又往前行。

但是再走十丈，前途再无法去路，挡在他眼前的是道石壁。

绝望终于使他勇气丧尽，面对石壁，寸步难移！

人到生命绝望的时候，他往往会回忆自己的过去一切，龙斐自然亦有这种现象，他想到老祖母，想祖母对他的教训，现在他再不能见到老祖母了。

“我不能死！我要回头与他们拼！”他突然跳起来大吼一声，“拼”字出口，右手一挥，“霹雳挝”呼的朝石壁猛攻！

“轰隆”一声，石壁全空，他整个身体被小锤带着，竟如脱弦之箭，一去不知多远，又是“噗通”一声，只摔得他头晕眼花。

头晕心里明，不加思索，他已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晃晃脑袋，只乐得跳起大叫道：“宝锤，宝锤！”

那石壁足有三丈厚，居然被一只小小的锤儿打个数尺大窟窿甚至余劲所及，竟还带着龙斐飞出百丈之外，一摔摔在另一处崖下。

突然，他听到头顶传来一阵人声，同时还有一个特别大惊叫道：“噫，响声是在这儿发生，诸位请看，这儿有个新洞！”

龙斐闻言大惊，暗叫道：“不好，响声引来群魔了！”

他没有胆量仗宝锤独挡群魔，立即掩身急窜！一口气奔过好几个重山。

好在又是夜晚来临，他这才放下一颗心，同时他实被饿得不能再饿了。

身前似有流水之声，事实告诉他，再行几丈就是河流了，有河必有鱼，他忽又高兴起来，饥饿迫使他不能不向河中找条生鱼吃。

经过一番拼命的挣扎，总算他有超人的毅力，居然被他在河中抓到一条数两重的小鱼。

生吞活嚼，血流满颊，这时的小龙斐简直变成野人。

五脏六腑一旦获得接济，饿神渐渐失去威风，龙斐混在水里泡了一阵，于是跳上岸再向前行。

在天亮后，他又抓住一只野兔，但没有火种，仍然去皮生吞。

直到行到中午，这才发现有了人家，之后对饮食再无问题，可是他忘了自己一路向哪里去，去有什么目的？简直有点懵懵懂懂。

盲人似的走了二十几天，此际他已走入一座城中，别的不想，对于吃的却反应灵敏，好的是花无秋交给他的还的银子，因此他挺胸阔步去找馆子。

“哈哈！这儿还有一个小东西，‘斩草不除根，明年又发生！’留他不得！”

龙斐猛听背后甚熟，急回头，触目不由一怔，暗忖道：“‘毒龙丹’哈呼，还有冷风！”

只见冷风向他使了一个眼色，很明显，那是叫他不要怕！紧接着却冷风向“毒龙丹”哈呼笑道：“哈兄，城中耳目众多，还有……”

“毒龙丹”哈呼不让他往下说，立即插口道：“这小子会逃掉！”

龙斐已有冷风暗示在先，回身冷笑道：“二位认为你小爷好欺负吗？”

“毒龙丹”不管行人惊注停步，大声笑道：“好小子莫非有两个，竟敢充硬汉？”

龙斐早已想仗“霹雳挝”冒险一试，但又怕露得过早，如无冷风在场，也许拔腿就逃啦，现在当众下不了台，立即接口道：“老野人，咱们到城外去！”

冷风巴不得他早说这句话，抢行假叱道：“小子，你敢逃走？”

龙斐昂然挺胸“有何不敢，走！”

“走”字出口，放腿奔往西门！同时已运出轻功。

“毒龙丹”哈呼怕他开溜，如风追在后面，竟连冷风也都不顾了。

冷风暗暗一面追，一面回头后看，似在防备什么人发现。

跑出西门不半里地就是山区，龙斐直往树林多地势高的地形猛冲，他也有了醒悟，料走后面还有大批魔头。

不料他刚冲进一片树林，突闻背后轰然发出一声大震，势如晴天起了一个霹雳，不由一愕，急急回头一探。

触目只见“毒龙丹”尸横在地，同时看到冷风如电奔来！耳听他促声叫道：“孩子勿停，继续前进，马上就有大批人物追来了。”

龙斐脚还未动，右臂已被提升飞跑，不禁问道：“你老将他袭杀了！”

他早有觉悟，这句话岂不可不多余，冷风点头道：“令兄对老朽以非常的眼光看待，老朽也以不平凡的毅力回头，此人就算没有威胁你，老朽迟早要他生命，孩子，你为何在此地露面？”

龙斐立将销魂谷所悉一切向他告诉道：“晚辈是一直逃到这里的。”他仍旧不肯将得到“霹雳挝”的事尽吐。

冷兄豁然道：“你已知令兄遇险了！”

龙斐道：“不过，我想哥哥的生命还不致绝望。”

冷风道：“老朽也只有抱这种非常渺茫的希望了。”

龙斐问道：“六王等都向这面来了？”

冷风道：“重阳节日已近，天堂岛剑会眼看来临了，你已听到六王之首的谈话了。”

龙斐大急道：“你老为何也去呢？”

冷风道：“此去助‘金蜈天君’暗助‘函谷老人’。孩子，现在你出现，老朽更加非去不可了，同时还要带你去！”

龙斐惊讶道：“我能露面吗？去有何用？”

冷风道：“老朽将你改头换面，孩子，假设令兄真个不幸，难道你不想报仇？”

龙斐跳起来道：“前辈何出此言？”

冷风郑重道：“你既要报仇，请问拿什么本领报？”

龙斐被问住了，面色变得惨然！

冷风安慰道：“不要急，老朽刚才想过了，假设令兄真个不幸，当今武林只有‘函谷老人’了，要想报仇，除了向‘函谷老人’学绝艺，否则是没有希望的。”

龙斐道：“函谷老人已被废了呀！”

冷风道：“老朽带你去是求他救你，并非要求他亲自出马。”

龙斐想到那个喜欢他的黄衣女郎，同时已知她是“函谷老人”的女儿，此去一定大有希望，于是点点头道：“只怕这次剑会变成‘金蜈天君’的阴谋大屠杀！”

冷风道：“函谷老人一方并薄弱，加上老朽侄十人，以及迦、沙两位，也许不致败得太惨，但是，孩子，我们只有这样作

他说着猛一回头，面上立显阴沉，紧接着对龙斐道：“孩子快藏起，有人追到了！”

龙斐猛向一条沟中扑去，传音问道：“前辈，多少人？”

冷风传音道：“前面只有一人，也许后面不少，如破其发现你在老朽身边的那一切都完了。”

龙斐道：“那哈呼的死尸解释？”

冷风道：“这个不要紧，老朽在下手时已留有计策。”

最后一句话刚停，冷风已发现追来了“木精”拨杜，同时还听他大声叫道：“冷风，哈老毒是谁杀的？”

冷风假装乍闻回身！暗忖道：“不好，这家伙口气不对，他一见面就怀疑了。”

秋风吹起满天黄叶，清月洒下一地银霜，这正是肃杀声声遍原野的初夜。

拨杜似察出冷风怀有杀机，相距不家二十余丈，他就身不由主的停止接近，张口又叫道：“冷兄……”

他的下文没有出口，忽被冷风沉声打断道：“拔兄，你莫非是怀疑我姓冷的？”

冷风在说话之际，一幌身，那电接近十几丈，硬迫对方身前，简直快到极点！

拔杜自知不是冷风的手，一见大震，但已失去退避之机，立即神气收敛，狡猾的笑道：“冷兄不要误会，咱们相交已有数十年的感情，小弟弟不过是问问而已！”

论心计，冷风岂是上当之人，闻言淡然笑道：“拔兄既不偿怀，那就请随在下找那个下手之人如何？”

冷风怕他背后之人追到，因之虚邀实迫，存心先离开当地再下手。

拔杜心里雪亮，知随行必凶多吉少，然而又不敢即刻翻脸，因他知道冷风手段狠毒无比，于是只希望背后快点出现六王。

冷风何等经验，一见对方犹豫，又淡淡的损他一句道：“拔兄，你认为我们不能将下手之人找出吗？可惜六王来得太慢了。”

出言愈显平淡，拔杜愈感不安，立即道：“冷兄，小弟决无他意，但不知向什么方位去找？”

“我们的路线不变！”冷风将手一指正西，意思是叫他带路。

拔杜再也不敢拖延，因他已看出他冷风有点不耐烦了，同时又看冷风让开正面，于是道：“跟着老朽就是。”

龙斐已看出冷风不在当地下手的原因，那是怕惊动一大批劲敌，闻音后顺着深沟跟进。

拔杜走过数丈后即运出轻功，他不是想凭轻功脱身，而是迎合冷风赶快脱离当地的意思，免得冷风提前下手，同时亦想假装他并非确定冷风是杀哈呼之人，其实他真正的希望寄托在前面，希望前面有河流或险峻的转变之处。

冷风只看出他有点心意，却未料到其仍存逃走的企图的，因为拔杜不论在哪一方面的功夫都不如他，料他是逃不掉的。

龙斐却不然，他在暗中一见拔愈走愈快，直觉上感到有逃走之心了，因之立即放弃跟踪之计抢先超出，自侧面暗暗监视。

冷风竟与龙斐相反，他只要拔杜是得快，甚至还故意后十几丈，这就叫做大意失荆州，几乎铸成大错。

在逐次加快之下，不到半响工夫，拔杜已奔驰了五十余里，这时龙斐竟比他超出了一箭之地，同时还立在一处高地之上，他一眼目的地到有条河流，不禁大急，立即提前扑了下去。

拔杜始终没有发现龙斐，他登上高地就敏感的看到下面有大河，立显大喜，猛回头，朝着尚距甚远的冷风厉声笑道：“冷风，你杀死哈呼的手法只有我知道，现在又想杀我灭口，对不起，我姓拔的少陪了。”

冷风听他口气不对，立知有变，急往高地猛扑。

登上高地一看，不禁喝道：“拔杜站住！”抖手发出一根细如发丝的长

绳，绳端飞起一只长爪，形似雉脚，同时两臂齐张，自胁下鼓出两张形似蝙蝠的翅膀，他竟连绝音江湖的看家功夫都全抖出；可见其急到了什么程度。

距离已不只百丈，飞爪鞭长已莫及，加之拔杜已拚命赶到河边，哪怕冷风再快亦徒唤奈何。

“噗通”一声，拔杜全钻进水里，仅仅呼吸之差，冷风眼看无能为力，自知追下河去也是白费气力，因之立在岸长声叹道：“我为何想不及此？”

河水激湍，滔滔奔流，突然自浪涛里涌出一条水柱，隐隐似藏着一个人在里面。

冷风一见大喜，腾身扑去，大喝道：“拔杜，你还想逃吗？”

他认为拔杜尚未离开，这一扑之势，又急又猛，冲进水柱就将那人影捞住！

奇怪，那人影虽是拔杜，但他感到对方毫无反抗，捞起反身急窜，回到岸上一看，不料他竟愕然叫道：“是谁杀死他的？”

拔杜的喉间有一道刀口，连血水都没半点流出，这使他惊疑莫名。

忽然自河岸下纵出龙斐来，显出疲劳的向冷风叫道：“老前辈，他是晚辈杀的，我快脱力了！”

冷风闻言更惊，顺手将尸体掷到河里，上前将他扶住道：“你是用赤幅刺死他的？”

龙斐缓缓坐到地上，点头道：“就近搏斗，我的功力太差，好在他想将我生擒带走，否则我必遇害。”

冷风一面查看他是否负伤，一面夸奖道：“孩子，这件事情如果被武林人物知道，足可使你的名字传遇迤了，真亏你有这种勇气！”

龙斐道：“老前辈，不要夸了，晚辈得哥哥传授雷池后宫秘法，现在已能抗拒较强的压力了，伤是没有负，我只感到疲乏而已。”

冷风爱惜道：“这就好了，否则老朽再无脸见你哥哥，同时老朽也惭愧极了。”

休息一会，龙斐跳了起来，伸个懒腰笑道：“不要耽搁久了，提防有人追。”

冷风怕他休息不够，顺手抱起道：“孩子，老朽背你一段路，对河就是量泰城，他们追到无事了，不过，老朽进城就要替你易容。”

龙斐也是疲乏过甚了，因之不说什么，让他背着迈了河。

进城已是深夜，冷风穿城而过，他并不在城中找宿处，轻对龙斐道：“西门外有个好去处，咱们今晚到长城上过夜去，那儿有个五佛寺。”

出城不到十五里，忽见立着七位大汉，龙斐看出竟是冷风灵骨派的人物，人人项上都逞着一串骨头。

七个人一见冷风，一致躬身相迎，为首的快步数步恭声道：“令主，这儿有封信！”

冷风先不拆信，沉声道：“本座有命，从此不许带骨骼，人人改邪归正。”

递信之人立即将项上骨骼取下，同时吩咐随从一律去掉。

冷风这才拆信展看，略一过目，皱眉道：“这封无名信是那儿来的？你们又因何知道本座要从此处经过？”

那人道：“属下等奉了大公子段千丁之命赴戈壁先进天堂岛，途经五佛寺时遇上一个不知名的黑面青年，他说令主必在今晚经过此地，并请将这封信呈令主亲看。”

冷风挥手道：“你们继续快进，但勿与各路兄弟脱了连络。”

七人去后，他将背上龙斐放下道：“孩子，有人警告我们前途当心了！”

他将这信纸递给龙斐地目，又道：“这人是谁？显出恐吓之言！”

龙斐见信上写着：“祁连山谨慎提防！”

简简单单六个字，龙斐怀疑道：“除了六王番僧，以及红花派那些人，此处还有谁对我们不利？”

冷风领着仍往前走，相了一会道：“也许就是这批人对老朽起了疑心！”

不出四里，冷风指着前面道：“长城到了，孩子，你到城墙上去，让老朽到五佛寺找点吃的来。”

龙斐独自奔出，回头道：“那批人不会向这条路上来吗？”

冷风道：“老朽将他们的路线别开了。”

城墙上非常荒芜，树和荆棘丛生，但显出古人的精神伟大与工程的惊人，龙斐登临一望，但见四野茫茫，北面黄沙千里，南面奇峰绵延。

五佛寺的方向在东北角上，龙斐估计有四五里地，他想冷风去食物不会马上回来，于是准备坐下来等候……

屁股还没接近石头，突然他觉出背后来了两条人影，回身惊注，不由大大的吃了一惊！

“嘿嘿！”在前面的黑影发现冷笑出声！在后面却是一妖骚妇人！

龙斐伸手一探，暗道：“原来是‘吸髓狐’高位，和‘百宝妖姬’蒲柳枝！”他准备以赤蝠冒险，但却摸到了那只小金锤，同时取得后退的有利位置。

“吸髓狐”回头向着蒲柳枝怪笑道：“好人，你可识得这小子的来头吗？哈哈，他就是花小子的弟弟。”

妖妇冷哼一声，抢身上前道：“死鬼，提防他背后有靠山，还不快下手！”

高位大笑道：“花小子只怕已回老家，除了这孩子还有谁？……”

说到中途，他陡一停，同样抢出叫道：“他为何单独呆在这儿？”

龙斐恐防“霹雳挝”不宜远打，藏在背后，紧紧的让对方走近。

妖妇闻言一停，侧首骂道：“老东西，你是活见鬼？他一人难道不能在这儿出现？”

高位郑重道：“你哪里知道？这小子就是‘天雀剑’龙老鬼的孙子。”

妖妇冷笑道：“就让他们全出来又怎样，难道他们躲了几十年就能了不起？”

龙斐听出这两人口气不对，冷笑接口道：“我父母原来就是你们害死的？”

原来他还不知仇人是谁，这一问本存试探之心，不料高位嘿嘿笑道：“好小子，凭你还想报仇吗？相反的老夫倒要斩草除根了！”

龙斐假装向后退避，同时希望拖到冷风回来。

高位哪会将他当回事，近在五尺之内他还不肯下手，看其神情，似想先折磨龙斐一番后生擒。

龙斐这时的脑筋动个不停，他怕自己一击不中而落入敌手，又怕成功时必惊走那个女人。

高位这时嘿嘿笑道：“小子，那个姓花的难道没传你一点功夫？嘿嘿，竟吓得象兔子一样，站住，和老夫拚两下！”

龙斐将牙一咬，连运全身功夫，大喝一声，扑出就是一锤挥出！

高位没料到他的功力竟已有惊人的成就，眼睛一花，就觉得他到身前，然而他并不当心自己的空门暴露，双手一张，居然想将龙斐擒住。

事实未容高位有一发之机，陡然一声巨响升起，霹雳掙的威力竟将他们打得血肉横飞，也许他的惨叫被盖住了，因之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妖妇一见，简直被惊得三魂出窍，全身发抖，尖叫一声，拨头就逃！

龙斐已被霹雳掙带得如断了线的风筝，嗤声射出，方向居然一妖妇成了直线，同时竟超过她的头顶。

龙斐已有了一次经验，这次并不慌张，一觉劲尽，提气一沉，恰好挡住妖妇去路，机不可失，回头又是一锤。

妖妇措手不及，又一在一声巨响中打得全身粉碎！

龙斐始终掌握不住那只小锤，这次却被带得飘出了城墙。

他一举手连连消灭了几个强敌，同时还是他杀父害母的仇人，这种轻而易举的成就，简直使他乐坏了！

两声巨响并未将冷风引来，相反的他发现四面赶来了五条快速的黑影，因为他刚纵到城墙上，于是一惊又往下退，料知那是敌人，无暇再等，拔腿就逃。

慌慌张张的，他顺着城墙猛窜，一口气奔出了二十余里，回头一看，侥幸还没看到一个追来之敌。

略停一下，抬头望天空，发现自己走对了方向，于是仍旧向前猛冲。

快天亮了，他又翻了城墙，不料一抬头，恰好撞上那里也翻上一人，这种巧遇，几乎将他吓得立足不住！

那人亦大震，但很快就出声道：“孩子，你居然跑回来了！”

龙斐拍拍胸口道：“原来是老前辈！”

事也凑巧，来的竟是冷风，只见他环视四下一眼道：“孩子，快吃东西，敌人大概还没到！”

龙斐由他手中接过一包吃的，打开只见是一块很大的烧牛排，知是西北

民间常用食物，边吃边问道：“前辈你何以久久未回，晚辈几乎遇险了！”

冷风道：“老朽遇上六王也在五佛寺，本来不想再找食物了，后来闻到两声巨响。同时引去六王，老朽趁机入镇，等找到食物回来时，发现那城墙上竟都是敌人，因之不愿与他们见面，同时料到你必脱身了，惟不知那声巨响是何原因？”

龙斐暗忖道：“这只宝锤除了见到哥哥才说实话，否则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讲。”装着猛吃牛排，含糊的嗯了一声。

冷风哪能想得到其中奥妙，只判断龙斐是见了敌人早溜走了，眼看他狼吞虎咽，遂也不再问他是否亦听到响声。

龙斐将牛排啃完后，摸摸肚皮道：“老前辈，可以走了，趁天还未大亮，早点脱出对方的困境要紧。”

冷风点点头，指着左侧一处排山峰道：“孩子，咱们为了掩蔽，还是走山路好！”

龙斐一跃扑下城墙，回头道：“前辈，我如果走错，你老要说一声。”

趁着晨光。二人奔进了崎岖的山径，此后一连数天没有发生事情。

第四日，二人正在找野果当午餐，冷风似已发觉有点动静，他抛掉手中两个犁子，很快奔近龙斐道：“孩子，快进前面山谷去！”

龙斐一惊问道：“什么人？”

冷风道：“看不清，左侧山峰上有衣襟带风声！”

龙斐一面走一面道：“今天的风并不小，也许……”

冷风打断他的话道：“快点，老朽不致听错，同时还听出人数不少！”

其实龙斐走得并不慢，甚至已奔进谷内，又问道：“祁连山还有多远？”

冷风道：“现已进入祁连山脉了……”

“了”字未完，他伸手将龙斐按住，同时递给他一颗丸药，急声道：“孩子快吃下，有人追来了。”

龙斐知道他给的是易容丸，接过急吞！

一霎时龙斐变成勾鼻凹眼，甚至连头发都变成血红色，简直就不像是个中原人物。

冷风一见吁口气道：“孩子，只要你不露破绽，相信再无第三者认出你的本来面目。”

话没说过多久，忽听背后响起一声佛号！

龙斐恰好是正面，急急传音冷风道：“前辈，来的是番鸠摩！”

冷风假装闻声回头，一见哈哈笑道：“大师落单了！”

鸠摩合十一礼：“施主，大家都分开了。”

冷风已想到他们分开的原因，装着不知，假意愕然道：“为何要分开？”

见问冷冷的道：“施主要知途中出了事情？哈哈呼施主，拔杜施主，以及蒲、高二位施主已不幸遇害了，大家正在追寻下手之人。”

冷风故作惊骇道：“这是谁？不知有无线索”他一半是假惊，但还有一

半是真惊，因为他没有料到蒲柳枝和高位也遭杀害了。

鸠摩道：“人尚没查出，但料定是由朝这个方向来了！”

冷风本疑探问蒲、高二人死因，但见番僧又在注意龙斐，随即转过话题笑道：“大师可认此子来历？”

鸠摩摇摇头，走近龙斐道：“施主从何收得这罗刹孩子？”

冷风闻言一怔，确没想到龙斐变得真像个罗刹孩子，不禁暗暗好笑，立即哈哈两声道：“可惜在下给他穿了一身汉人衣服，请问大师，此子根基尚可琢磨成器否？”

鸠摩点头道：“施主眼光高明，此子似有了武林根底！”

冷风大笑道：“得大师过奖，在下倒想带他去见识见识大场合，好在他还深知汉语。”

鸠摩合十道：“施主请贫僧须在附近搜查一会。”

冷风急急道：“大师何必多此一举，附近已经在下查过了。”

鸠摩眼睛连转数转，不知是在动什么念头，沉吟片刻才同意道：“施主一路搜查而来，莫非是为了那两声巨响？或者是发现拔杜施主的尸体飘浮在河中？”

他单单不提哈呼的死因，这话说来成份不轻，冷风不由暗暗不安，立即道：“拔杜之死，惟那声巨响却遥遥得闻，惜未回头查看。”

他不能承认看到拔杜尸休，否则就形成前后之言的矛盾，于是已看出鸠摩在故意找他的毛病。

鸠摩忽然冷声道：“那施主在附近查些什么？”

冷风哈哈笑道：“大师似对冷某盘诘口供？”

鸠摩自知言重。立即合十道：“施主见谅，贫僧也是为同道不幸。”

冷风笑道：“大师没有错，告诉大师，在下早在两天前就发现一个功力奇高，非常神秘之人向这方来了，因之一路追查不舍。”冷风何等精明，几句谎话扯到恰到好处。

这几句话毫无破绽，于是立使鸠摩大惊道：“施主所见之人，不知是何形象？”

冷风反问道：“大师也有所见吗？”

鸠摩道：“贫僧虽无所见，但却有个原因，据家师这次提出一件武林之谜，猜想那两声巨震就是那谜底的第三次出现了。”

冷风忽然亦显郑重道：“令师所说，莫非认定那两声巨震就是‘霹雳挝’，至今仍为武林八大疑索之一，销魂谷绝壁之顶那块崖壁之事，家师认为蒲、高死因完全相同。”

冷风亦觉非常严重，提出两点道：“大师对此认为是人还是非人为的？”

鸠摩道：“据家师说，是人为的没有疑问，而且是一神秘人凭着那‘霹雳挝’向武林暗下毒手，惟不知那‘霹雳挝’有否遗传，那就不知该神秘人物有多大的年龄了，如果是曾经遗传，寻思目前之人的年龄并不太大。”

冷风点头道：“令师分析很对，在下也有同感，现在咱们必须沿途当心了。”

于是三人一同前进，却将龙斐搞得不敢插嘴，同时也暗笑不已。

在路上，冷风闷闷不语，他在想那个暗中警告之一，忖道：“难道他就是神秘的‘霹雳挝’？”

想到这里他的表情忽然有点兴奋，又忖道：“他一定是个正派人物，也许知道我已改邪归正，否则他能杀蒲、高二人而不杀我，甚至还向我告警，这样看来，此去我就不必当心他这一面了。”

鸠摩同样在思索，但没有冷风轻松，因此之故，也许将他对冷风的怀疑冲淡不少。

行到中午，鸠摩忽又提议分道前进，原因在这半日里他没看到一个同伴。

冷风早已存了杀他之心，但是他怕暗中还有人跟着，因之一路从未显出形迹，这时知道劝不住，笑道：“大师要分开，那就请便罢。”

鸠摩合十告别道：“施主，再见时只怕要在天堂岛啦。”

冷风假意点点头，拱手目送，让他背影消失于一座林内后，急急对龙斐道：“孩子，无毒不丈夫，我们要削弱敌人之势力，那只有各个击破下手，你仍向前行，老朽盯他的一段，看到有利地形就收拾他。”

龙斐道：“你老跟去太冒险，一旦有他同党发现，那就因小失大了，还是由晚辈去，总之我不采取明斗，有机会就给人一双赤蝠。”

冷风急急摇头道：“这些番僧有独门武功，全身只有一个弱点，除非功力高他一倍之人，否则无法伤及其内部。”

龙斐道：“你老放心，下不得手时我不会轻举妄动的，不过你老须指定一处地方会面。”

冷风想到那赤蝠只要破皮就可得手，假设鸠摩不事先运功，也许真有几分希望，考虑至再，于是郑重道：“孩子，这番僧如果对我们有怀疑的话，现在不能让你去冒险了，好，你小心行事去罢，不管事情成不成，你如发现正西有一白顶奇峰时，那就是祁连山主峰，但你不可单独前去，须在接近该峰处停止，老朽先到时更好，如果未到，你就在那儿等候老朽。”

龙斐毅然道：“谨遵前辈吩咐，我去了。”

冷风有他的另一重要打算，趁此行动无疑之下，他直朝祁连山奔去，存心先摸摸有什么人在那儿施展阴谋。

在他决心独闯祁连山的时间，龙斐已追出了四五里，遥遥的已盯住鸠摩背影。当他追进一座森林时，忽然发现鸠摩竟与另一番僧不期而遇，龙斐立即起疑，他不相信那是巧遇，忖道：“他们似有约定，这一下可糟了，除非收拾两个，否则就只好办了。”

灵机来了，他突然向林内冲去，故意弄出树枝折断之声。

两番僧似在谈话，闻声立即惊停，二人同时猛扑而出。

两个僧人越进越觉有异都感到莫测高深，居然不敢分开，甚至连逼近也

有点犹豫不前。

龙斐一再引诱，这时反而有点急躁，他生怕再有几个番僧出现就更加麻烦，同时他知道这番僧之一的鸠摩练有“波罗宝刀”，那是他不敢露面的唯一障碍。

突然听鸠摩大喝道：“过去，他已没有退路了！”

龙斐闻声大震，回头一看，发现背后是座绝壁高崖，这一惊不得了，他几乎手脚失措。

火速再退，他企图顺着崖壁逃走，但耳听两僧已如风接近。

天无绝人之路，他忽然发现近身后有个不到一人高的大黑洞，看势深不可测，未计洞中是否有危险，立即向内钻进。

两僧瞬息而到，一见没有人影，都给怔在当地。

良久，鸠摩大声道：“有洞！另一番僧不开口也不征求同伴意见，右掌当胸，左掌让后，大步就朝洞口冲入，仅仅只将左手向后一招。

可惜那洞口没有他高，被迫使他低低头。

龙斐早已钻进数丈，同时也有了新的策略，及至一处突然出现宽阔之地，立即藏身不动。

那个番僧一路向里冲，因为没有动静，他胆子也就大了，不顾一切，加速进迫，似存了非将敌人擒住不可之心。

鸠摩似怕他有失，在后面大声喝道：“多罗师弟，提防暗袭！”

原来那是番僧名叫多罗，这时他已到了那宽阔之地，那是龙斐存心将他放过去的，因为他怕鸠摩闻警退走。

耳听得鸠摩步履接近，龙斐一闪截住，右手挥处，“霹雳挝”如电攻出！

近身下手，丝毫不差，“轰隆”一声震，真如天崩地塌，鸠摩的上半节竟被打得如泥浆般射散。

龙斐经洞壁阻挡，这次没带飞走，他仅遭右壁一撞倒地。

多罗不知发生什么大事，他神智几乎被巨震得晕沉沉！

龙斐翻身站起，横身挡住出路，仍然不作一声。

多罗似已清醒，只听他大喊道：“鸠摩师兄，鸠摩师兄！”

连喊两声不见答应，多罗就知出了祸事，这番僧有勇无谋，他竟吓得朝向深处串！

这正是龙斐求之不得机会，听得确切，“霹雳挝”第二次又发威力。

在一声同样的大震之后，多罗僧全身被轰得寸肉无存。

龙斐不顾不自己头晕眼花，一个劲就向洞口冲出，如风隐入森林，他料定有人闻声追来。

进了森林，仍旧不敢稍停，看清方向，掩着身形，急急朝祁连山奔去。

其实他是空紧张，洞内的响声在外面听到并不大，稍远一点根本就察不出方向，他走了几十里还没动静。

黄昏后，他走到一条不小的镇上，摸摸衣袋，面上暴出微笑，那是证明

还有钱，迫不及待，走进一家酒店即大吃大喝。

食还未饱，忽然看见三个老者走进店门，恰巧又向他桌旁落坐。

他虽然是易过容的人，但他仍感惴惴不安，原因是他认得三老即为红花派的老辈高手。

伙计很快替那桌送酒菜，忽听居中的放低声音道：“老二，我看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大哥为什么要卷入这个旋涡？”

龙斐本想快点溜走，这时却又耐性不动了，他欲听对方的谈话。

三个老头儿怎料到身旁这个看不起眼的孩子是个人物，说话毫不当心，在上首的老者喝了一口酒，慢吞吞的沉声道：“祁连山我们可藉故不到，天堂岛却要看事情发展如何而定，总之这两点我们倒不在乎，最重要的还是销魂谷，一旦那个姓花的不死，今后就不堪设想。”

居中的老者长叹一声道：“中原武林辈出奇人，本派要插进来永远无望，大哥如不糊涂，他应该早就袖手旁观才是。”

沉闷一会，龙斐知无可闻，趁伙计从身边经过，立即算帐出店。

走出镇后，喃喃道：“原来在祁连山捣鬼的就是六王等人，听口气，红花派似不肯出力，我得赶去通知冷前辈。”

择小道向西，长身纵起，拼命并奔。

一夜之间，他竟运轻功奔了两百余里，当东方快要发白的时后，他已走上一条山岭。

突然在前面冲起一条人影，如电落到龙斐身前大声道：“孩子快停！”

冷风道：“六王与大批天堂岛人干上了，咱们快走别路！”

龙斐道：“晚辈已得消息，六王准备在祁连山向前辈下手！”

冷风道：“一点不错，但被天堂岛人给破坏了！”

龙斐跟着他偏南急奔，又将在那镇上得之言详细说出道：“红花派似不愿与六王合作，今后可能采貌合神离之势。”

冷风笑道：“武林中变化无穷，此一时彼一时，目前很难确定。”

他停了一下又笑道：“比方说，六王准备在祁连山向老朽叔侄下手，然而他们却遭天堂岛人于半途破坏了。”

龙斐道：“令侄九天孙现在那里？”

冷风道：“他们已奉老朽指示，在未过祁连山之前早已绕道而去了。”

忽然，他瞪眼问道：“孩子，鸠摩怎样了？”

龙斐笑道：“那番僧太大意，大概不合活了！”

冷风骇然道：“孩子，你真将他收拾了？”

龙斐道：“仗前辈威风，总算不负所望。”

冷风何等精明，虽不知他如何杀的，但料龙斐有神秘之处，笑笑道：“孩子，你真是后生可畏。”

一连五天，他们已进入沙漠，龙斐恐防没有吃喝，走近冷风道：“老前辈，前途有吃喝吗？”

冷风笑道：“再走一百余里，前面有绿洲，到了那儿再找不迟。”

不出三十里，忽见黄尘沙漠中出现一行长长的驼队，冷风急催道：“孩子，快点跟上去，保你有顿好的吃。”

龙斐道：“他们走方向与我们相同吗？”

“老朽猜想他们也经过绿洲。”

阵急迫，终于赶上了，冷风似知那行驼队是什么部落的，追上即用哈萨克语与一个老人交谈。

只听那老者哈哈笑道：“老客官，你对本族语言流利极了！吃的有，可惜风沙太大了，缓风息了再拿出来奉敬。”

老人的汉语更流利，说完非常得意。

忽然自驼队后奔来一骑快马，马上坐着一个枯瘦如柴的青年，一见冷风就哈哈大笑道：“前辈接到在下那封信吗？”

冷风闻言一震，拱手道：“阁下贵姓大名？承蒙指示，感激不尽。”

青年大笑道：“在下姓田字秋收！前辈何必太客气，可惜六王妙计落空了。”

冷风察出瘦青年竟是个神莫测之士，居然连六王遭遇天堂岛人围攻之事也知道了，由于谨慎冷笑道：“阁下是这驼队中人吗？”

瘦青年摇头笑道：“在下与前辈一样同属求食之人。”

龙斐听出那人的声音是假装之情，插嘴问道：“大哥欲往什么地方贵干？”

那人似嫌坐骑不便，一蹄下马，哈哈笑道：“凡是走这条路的人物不是作生意，就是人天堂岛，龙小弟认为对吗？”

冷风闻言大惊，暗暗忖道：“此人到底有何神通，他竟一切了如指掌，连孩子易容都满不过他，甚至他还叫出孩子的真姓！”

瘦青年没有注意冷风，忽又向龙斐道：“小弟弟，武林阴诈百出，人天堂岛不可随便露出真功夫，同时也不慌张，轻露功夫遭人忌，慌张就会丢掉不少好东西，罗，这是鸠摩身上搜来的，这么好的‘波罗宝刀’你怎能不敢就走呢？快拿去！就是你的胜利品。”

这田秋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使冷风惊骇至极，他竟怔怔的如痴如呆！

龙斐更不用说，他在人家手中接过东西竟还忘了说声谢谢。

哈萨克老人更感糊涂，听不出他们的打什么谜，好在大家还没忘了走路。

驼队相当长，走了一日一夜才赶到绿洲，哈萨老人专为三个客人设置一个帐幕，及送了很多饮食。

龙斐是第一次经历沙漠，他感觉非常新鲜有趣。

冷风在饮食过后向田秋入笑问道：“

阁下可知天堂岛落座大戈壁什么方位？”

田秋收哈哈笑道：“听说要通过‘地狱门’，再走一日奇险万状的流沙

区域才能看到天堂岛，不过在下连‘地狱门’在哪里亦不知道。”

冷风叹道：“后日即为重阳节，如此看来他们赶到了。”

田秋收指着外面笑道：“老人来了，我们问问他看如何，他是戈壁中打滚长大的。”

恰好哈萨克老人走了进来，闻言惊讶道：“三位说什么？要去地狱门？！”

冷风拱手道：“老哥能否指点一二？”

老人叹声道：“地狱门三字在边疆年青一代是无人知道的，但年老的人听了莫不谈虎变色，敝族在数十年前出了几位大英雄，就是为了探险地狱门而一去不回了。”

田秋收问道：“你可知该地落地什么方向？”

老人道：“诸位决心要去，明日可由此州西南角上直走，如速度快，可在日落时赶得到，那儿天生一座大石，直立在一片小小的绿洲上，高有二余丈，宽五丈有余，上面刻着‘地狱门’，因为那巨石背后就是正西方。”

田秋收哈哈笑道：“这刻字之人真故作惊人之语，他怎知过了地狱门还有天堂岛！”

老人点头道：“天堂岛之名在大漠中也有传闻，但就因这个诱惑才害死不知多少英雄好汉。”

说罢告退，过了一会，差人送来了几双水袋，一大包食物，似替三人准备明日起程的。

大约快到四更之际，田秋收忽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轻轻将正在打坐中冷风摇醒急急道：“前辈，要不要看热闹？”

冷风睁开眼睛笑道：“绿洲又来了不少客人？”

田秋收笑道：“龙蛇广集，高手如云，看势就是‘厌世’之流了，明天果真热闹，只怕要挤倒地狱门！同赴天堂岛了。”

龙斐被惊醒，跳起来问道：

“大哥，你看到哪几批？会马上干起来？”

田秋收道：“零零碎碎的我没有记，整批我看到十六批，不过到了这里是不会动手的。”

冷风惊讶道：“哪能有这么多？”

田秋收笑道：“为了夺取天下剑王之尊，牛鬼蛇鬼也不肯放弃。”

龙斐道：“大哥请说说，到底是些什么人？”

田秋收指着帐后道：“后面有中原九大门派，这不能不算九大批，左面是开东派共三大批，右面为六王一批，番憎一批，红花派一批，我们帐幕正面则是三山五岳那些零零碎碎的，估计人数足有一千出头。”

冷风叹声道：“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中原九派居然也来趟这浑水。”

正说着，忽见哈萨克老人慌张进来道：诸位贵客，今晚怎么了！”

冷风安慰道：“老哥不要怕，像发现来了大群异客吗？不要紧，他们都是赴地狱门的！对贵族毫无影响，也许只消耗你们一点食物而已。”

老人吁口气道：“谢谢贵客，食物不要紧。”说完退出。

龙斐再向田秋收问道：“正邪两方为何在今晚无人动手？”

田秋收笑道：“江湖人都有两张脸，一张用于暗处，那怕他再奸诈、阴险，及坏得不能再坏的小人，如果在目前这种场合，他是不会将用在暗处那一张脸拿出来的，因为他不承认自己是坏人。”

冷风闻言大笑道：“青年人，你不怕那些伪君子听了咬牙切齿吗？”

田秋收笑道：“在下正如前辈之言，遭人怀恨日子多着哩，不过我行动非常小心，每逢冷僻地区，黑暗就角落就特别提神。”

龙斐轻轻向冷风道：“老前辈，我们出去遛一趟如何？”

冷风点头道：“这片绿洲相当大，看看各路人马的实力也不错，不过我们尽量避免交谈。”

田秋收笑道：“我还有正面未曾仔细查过，看看到底有那些出色人物。”

三人同时出帐，一个走正面，一个走右面，分开悄悄而去。

绿洲上也有密密的树林，高高的岩石，时当九月，还能看到遍地花草，是沙漠中最奥密，最宝贵的地方，在牧民族眼中是天堂。

冷风带龙斐刚刚走进树林中，迎面遇上一番僧和一个老人，双方一见，同时一震。

“哈哈，阎兄和神岛大师也到了。”冷风抢先大笑招呼。

原来是雷池“定武士”阎木和神岛金佛二人。

阎木以大笑掩饰阴谋！番僧则合十假装巧遇，二人同时迎上。

龙斐不由自主的将手探进衣底，紧紧的握住“霹雳挝”。

冷风也不揭穿对方阴谋，仅大声笑道：“重阳节转眼就到，不知二位布置没有？”

番僧合十道：“‘金蜈天君’已派有迎客使者，险些连我们在半途就被卷入旋涡了。”

冷风似有所悟，追问道：“在什么地点？”

阎木道：“祁山以东，后经我们解释是去赴剑会的彼方才肯罢手。”

冷风豁然大悟，拱手道：“事情既已经过去，那也就算了，听说天下群豪已广集此处，咱们分开去探探如何？”

双方都有芥蒂在心，都想早点分开，冷风说完说走。

龙斐跟在后面，恰好看到阎木神岛金佛递了一个眼色，不禁一震。

走出十余丈后，立即向冷风道：“老前辈，阎木可能是捣鬼！”

冷风立住道：“你发现什么疑问？”

龙斐道：“你老转背之际，阎木竟不防我，似对番僧有什么暗示。”

冷风点头道：“当心就是，谅他们不敢惹动整个力量，除了暗袭一途而已。”

龙斐道：“也许他们另外有什么阴谋？”

冷风想了想，忽然看看方向，立即道：“孩子，快跟老朽来，他们真另

有阴谋！”

龙斐见他直奔西南角上，不禁暗道：“那是通往地狱门的方向，他老人家想到什么严重问题啦？”

冷风走得虽快，但却避免暴露身形，顿饭不久，看地形似已到了绿洲边缘，树木渐渐稀少，但处处都是高高的沙堆。

冷风伸手拉住龙斐，轻声道：“我们就在沙堆堤后藏着，相信能看了一点苗头。”

龙斐疑问道：“看什么苗头？”

冷风道：“老朽判断六王和番僧不敢在这从我地方之区施展偷袭，否则哪能不惊动天下武林，因为偷袭是小人举动，他们岂肯轻易丢脸，而且会引起大乱，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就只有在这必经之地另施什么歹毒手脚了。”

守到将近四更，突见两侧闪出四条人影，一直往前面沙漠中冲去，同时还后来的两人隐到五丈之处的另堆沙坎背后。

冷风沉吟一下，意欲追去又怕沙堆后面二人发现，不追去又难查出敌人的阴谋，显出进退两难之势。

龙斐知道冷风遇困难，悄悄建议道：“前辈，先看看这两人在作什么如何？”

冷风尚未同意，忽听那沙堆后传出一个人的声音道：“回去罢，没有人追去了。”

声音一落，未几看到那两人同时跳了出来，居然直朝冷风面前走来。

冷风一见大急，顺手将龙斐一带，立即转到沙堆另一方面。

刚刚伏下，又听一人在笑声道：“鲁老三，想不到大头儿现在这样胆小，派人出动还要在此监视。”

声音已到近前，只闻另外一人沉声道：“老五，这不能怪大头胆小，假使有人跟去，整个计策就完了。”

那被称为老五的忽然停止不动了，耳听他不屑似的语气道：“移动目标算得什么大事，这都是那老秃驴出的歪主意。”

冷风似已听出什么严重之事，居然急得不断移动，幸好，那两人又走了。

未几，冷风急封龙斐道：“孩子，我们快回去。”

龙斐道：“你老为何不将这两人收拾了，最低限度也要逼出即供？”

冷风道：“动不得，六王明天不见这两人回去，可能第二阴谋接着第一。”

龙斐诧异道：“刚才之人是雷池派的？”

冷风道：“老朽不会看错，少说话，快点回去，我们带好饮食即刻动身。”

龙斐边行边问道：“去追那四个人？”

冷风道：“不惟要追去，而且一个都不能让他们活着，否则不知要害死多少人。”

龙斐闻言大惊，他猜想一定有大事发生，无暇再问，紧紧跟着往回奔。

回到帐幕时，忽见那个哈萨克老人迎出道：“二位回来了，老朽等了半

个时辰啦。”

冷风急问道：“老哥有事吗？”

老人道：“田先生有事去了，他说不回来啦，明天请两位不必等他。”

冷风无暇思索田秋收不回来的原因，急急道：

“老哥，我们也要走了，承蒙招待，他日相逢，必当厚报。”

老人见惯了出门人说走就走，由是也不挽留，立即走出帐幕，替二人搬出东西，和气的道：“祝福两位此去平安！”

龙斐急急接过水袋和粮包，冷风不再客气，拱手道：“老哥，此去如能回头两人一定有期。”

他不让龙斐负担重量，顺手捞过，带着就跑。

天亮前更加黑暗，这时他也顾不了有人发现，拚命朝着西角上狂奔，仅仅只照顾着龙斐，恐怕他跟不上，如果只有他一个，相信他会仗羽翼冲空飞去。

恰在天亮时，突然觉出北面一股黄尘滚滚而来，真有昏天黑地之势！

冷风一风，不由大惊，伸手将龙斐扯住叫道：“不好，我们遇上巨大的龙转风了。快提丹田真气！”

仅仅只有这几句话的时间，风沙怒涛一般卷到，不管冷风运上多大的内劲，仍然遭巨风黄沙卷得飘飘转转，怎么也定身不住。

风沙浓度太厚，凭冷风的目力也无法看到一丈之外，甚至连方向也变得滚滚旋旋。

忽然，他听出在怒啸的劲风中似还有人声，立即伏在龙斐耳边大声道：

“这阵巨风卷的不止我们，可能所来的武林都遇上了！”

龙斐大声道：“他们也动身了。”

冷风道：“武林谁肯天亮后动身，相信他们只较我俩少走三十里罢了，那正是先我们而被卷。”

话刚住口，突见一点黑影闯入他的眼里，龙斐也同时看到。探手取出赤蝠就要打出！

冷风一见大急，叱道：“不要动，是自己人！”

他刚说完，那黑影即硬冲过来，同时发出丹田之音问道：

“阁下是？”

冷风大笑道：“大师不认得当年坏人冷风吗？”

他接着向龙斐道：“这是少林长老‘伏灵大师’！今后不可冒失动手。”

龙斐看到前面现出一个老和尚，听他连宣佛号道：“阿弥陀佛，施主在贫僧眼里始终是善士，请问这位小施主是谁？”

冷风在他耳边道：“大师，这是轰动武林的花大侠兄弟，也是一位神童，请大师暂时勿向外人道及，他经在下易过容的。”

老和尚道：“这阵风卷人不少，绿洲上的武林无一幸免！”

冷风大笑道：“这倒是很公平，只可怜那些哈萨克人。”

老和尚摇头道：“施主放心，巨风是由北而南，绿洲未被波及，贫僧是最后一个遇风的，估计不会错。”

龙斐接口道：“老师父，我们如何能找出方向？”

老和尚道：“小施主放心，请随贫僧闯，保你很快就会到达地狱门。”

冷风闻言打趣道：“老和尚，你真个要超度我坏人，但也搞错啦！怎能反向地狱门呢？”

龙斐闻言暗笑，耳听老和尚道：“施主，贫衲数十年未闻你说过笑话，可见施主魔劫全脱了。”

老和尚能与冷风要好，其人其功绝不等闲，只见他身随旋，如蝶翩翩，姿势美妙至极。

冷风急将龙斐拉住，随着他不即不离，暗对龙斐道：“这老和尚神通广大，古怪功力莫测高深，但在少林却不装腔。”黑影在风沙中越来越多，真如魔鬼现形，可惜很少有进到数尺之内的，因之无法认出面目。

老和尚忽然大喝一声道：“冷旋主快停，千万勿再动，地狱门到了。”冷风以全力定入沙中，几乎没及头顶，唯叫龙斐闭住呼吸。

和尚这一吼，显然惊动了不少人，也许是老和尚暗存慈悲之心。

龙斐只感觉渴得要命，同时亦觉全身遭火焚。

一等再等，足足又过了一个时辰，这才感到风力不再加强，同时黄沙亦渐渐稀不少。

突然一块巨碑出现，霎时风沙威消，老和尚自沙堆里钻出来大声道：“冷施主，快点出来。”

冷风带着龙斐闻声跳出，摇头吁口气道：“幸好时间不长，否则非闷死不可。”

老和尚道：“一难已过，二难接着来了！”

冷风点头道：“听说再往前进就是广大的流沙区域，稍微走错，即有沉没之险？”

和尚道：“贫僧听说‘金蜈天君’曾经派有领道之人，又说‘函谷老人’甚至在流沙中插有二旗指引，不知是否确实？”

冷风陡然大叫道：“当了，原来有蓝旗引路之事！恐怕已遭……”

他忽感出言不慎，立即住口，走到和尚身前，急将雷池派六王差人移旗之事轻轻告知。

老和尚叹声道：“六王此举过于阴险，他们竟想将正邪双方一网打尽！”

龙斐突然惊叫一声，如飞奔到那巨碑之下，大喊道：“快来看，这里被埋着四个人！”

边喊向沙外拖，真的被他拖出四条死尸！

老和尚与冷风急奔去一看，居然同时啊了一声，又同时骇叫道：“是遭人杀害的！”

冷风刚叫出，突又郑重道：“是他们！”

龙斐这时也已了然，跳起来道：“是昨夜那四个雷池派，是谁追到此地杀死的？”

冷风叹声道：“我明白了，好厉害的田秋收，他真是非常人物！”

龙斐道：“你老不揣测不错吗？他虽然走在我们前面，但不一是他呀？”

冷风道：“凭他那套神鬼莫测的行动，老朽想来已有八成是他，孩子，咱们和大师此清晨，向前去罢。”

老和尚有点不明，处走边问道：“冷施主，听你口气，似是对那人甚为称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冷风道：“是个青年，而且是个易容能手！”

他肯定说出他内心观察：“他外表枯瘦如柴，行动莫测高深，在下仔细注意，他的功力竟高到无与伦比！”

龙斐惊叫道：“你老昨夜为何不告诉我？”

冷风道：“田秋收是正派人，没有防备的必要，老和尚需前引路，龙斐被冷风夹在中间，人人紧张，个个当心，惟恐一失足成千古恨。

走了数里黄沙，脚下没有不同的现象，龙斐提出疑问道：“咱们在水面如履平地，难道在沙上不能运出轻功？”

老和尚回头看了他一眼，虽知这孩子不同凡响，但他看来太幼稚一点，和声笑声：“小施主，你的轻功一定不错，但不知道能不能渡过黄河和长江？”

龙斐想了一想，摇头道：“没有试过，也许太宽了一点！”

老和尚点头道：“小施主很诚实！”

他又回头指着冷风道：“小施主可知他有‘羽翼鼓风衣’，一次能飞百余里，论理是不怕流沙的！”

龙斐愕然回头，怔怔的望着冷风，那似问他有什么意见。

冷风会意，笑道：“孩子，听说这段流沙有四百里，老朽不能飞过去。”

龙斐知道兜圈子的意思了，啊了一声道：“难道不能在中途稍停又飞吗？”

冷风笑道：“流沙之奇，老朽把它比作强千倍泥沼，轻功愈高，其粘力愈强，停步即被陷落，你要把它当眼前黄沙。”

龙斐变色道：“原来有这样厉害？”

老和尚忽然在发现前面沙上有支蓝旗飘展，立即道：“流沙区到了，那儿有蓝旗出现。”

冷风抢先奔出，大声道：“大师请勿动，让在下去试试，看看蓝旗有无移动。”

他奔到一看，只见蓝旗是挂在一根竹竿上，估计竹竿必定很长，但试出确未移动过，于是放心招呼道：“大师可行了，前面陆续有蓝旗出现，但却不是直线。”

老和尚带着龙斐走近道：“流沙好似江河，宽窄下一，曲折无形，我们凭旗间走直线就不会错，惟不可由第一旗到第三旗走线，否则会踏上流沙。”

冷风回头望一眼，但未发现有人跟来，笑对和尚道：“那阵旋风不知卷走那些人？”

老和尚道：“这次武林广集相当庞大。所来的没有一个泛泛之辈，旋风顶风延一点时间，伤亡绝对没有，也许陆续会赶到的。”

龙斐忽然指着前面道：“那些黑点是什么东西？”

冷风闻言注意，诧异：“还有比我们更快的！”

老和尚道：“迟去早去没有分别，只要赶上会期就是。”

冷风疑问道：“那地方到底有多大？去的人这样多，吃的或许有准备，住的地方恐怕有困难，主人不能叫客人露宿外面？”

老和尚道：“这点施主真小标人家了，贫僧探得消息，‘天堂岛’共分三岛，右面一岛为函谷老人大房所有，左边一岛为金蜈天君二房所有，中岛最大，为该海家历代公议之地，左右两岛通往中岛只有一道天生石桥，两桥长有百丈，听说属天下第一胜景。”

冷风道：“我们直接上中岛？”

和尚道：“不，要上中岛，必须经过左右任何一岛，其他都是流沙围绕，中岛上有大小房屋不知其数，客人可自由择住，人多的住的大栋房子，人少的住小栋房子，甚至一个人也有单独房子，每一栋房子都派有厨师，饮食起居无须集体开席，这是海家请客的特色。”

龙斐听得非常惊奇道：“这真方便极了，不知比斗以何种方法不举行？大概不会以打擂台方式罢。”

老和尚道：“这点贫僧也知道。”

顿道：“听说中岛上有一三十丈方圆的石坪，那就是擂台，所不同的是没有台主，以单打独斗的方式举行，谁在坪中能支持十二时辰不被打输的即取得了第二次打斗，第二次比斗须支持两天两夜不败才能参加第三次决斗，那是最后奔取剑王生死斗。”

冷风道：“纵算夺得第一，假使天下武林不承认他那分尊严又怎么办？”

老和尚道：“这个是个可能的，因为比斗是公开的事实，凡是夫去到天堂岛的那在中岛最高峰有块‘剑王碑’上刻字留名，否则就自认无能而退出天堂岛，天下武林谁不爱名？”

冷风道：“去的人都要经过比斗？”

老和尚道：“比不比又当别论，不比就算认输。”

冷风大笑道：“你和尚比不比呢？”

老和尚道：“少林派一共来了七十五人、目的观察这次武林之盛，如果夺得剑王之一是个正派英雄，本派当然全力拥护，假设是个邪人，那就不瞒施主说，准备联合中原九大门派暗残之。”

冷风大笑道：“那就等于不承认了。”

老和尚道：“是邪人他就不会安份，势必纠其同精横扫武林，其野心何止安享其个人之尊而已。”

冷风认真叹声道：“在下真没想到在这点上，如此看来，事情真不简单！”

龙斐道：“我们应该由右岛进还是由左岛进？”

冷风向和尚道：“这个倒是个问题，大师事先有无决定？”

老和尚道：“照理应由左岛进，何妨借机查看‘金蜈天君’的虚实，怕就怕不能平安通过，那老魔间一定早就阴谋。”

龙斐接口道：“一点不错，我在函谷开会偷听‘金蜈天君’说过，他要乾坤魔替他过什么西天门。”

老和尚道：“天堂岛周围有一道环城河一样的流沙，无路可通，但经海家第一代奇人不知用什么神通竟造成四渡平桥，取名四天门，西、北天门通左岛，东、西天门通右岛，表面上却看不出桥的位置，未经指引谁都不敢通行。等于我们现在所走的情形一样。”

冷风道：“金蜈天君无疑是派乾坤魔作暗中偷袭其敌对之人了。”

老和尚道：“恐怕还不止这一阴谋，所以说，凡正派人物都不由左岛进去。”

龙斐本想告诉二老他不怕乾坤魔但闻还有其他阴谋，于是不再开口，但冷风道：“只怕也有不信厉害的。”他又想到那个田秋收。

经过一天一夜，适于重阳节的清晨接近天堂岛，距离尚有约一里之遥。

这个距离，在冷风是可以飞到的，但他生怕岛上海家误会，同时也不愿这样作，因为他学有两个同伴在身边。

蓝旗到此算尽了，但却发现十丈之外有一支白旗，白旗上竖着一个人头骨，老和尚道：“我们左走，绕旗必要西、北西门，在通路上定有一面蓝旗出现。”

冷风道：“海家两房不和，暗斗甚烈，‘金蜈天君’怎肯让大房邀来的客人通行呢，也许西、北西门的蓝旗都不准设置哩？”

老和尚道：“函谷老人未死，金蜈天君尚无绝对优势力控制天堂岛，除了暗门外，表面上他不敢不同意通行，否则即是叛逆，从算其夺得海家掌门，也必遭天下武林之齿。”

冷风道：“我们先向左边绕去看看。”

老和尚闻言举步带路，指着一里外的三座黄沙中突起的高峰道：“造物之奇，至可说观止，二位请看，这不等于大海中的奇岛而何？所不同的是海岛突出绿水，而此岛突出黄沙。”

三座奇峰确未相连，似还有奇花异草，近观只怕更秀丽。

绕行近两里，突见前途有人大笑迎来说道：“三位才来呀，天下英雄已到了五百余位了。”

龙斐一见那人惊异道：“是田秋收大哥，他来迎接我们了。”

冷风叹声道：“此人单枪匹马，雄心万丈，真是武林一朵奇葩。”

说着接近，大笑道：“田大侠功德无量，算得一位护旗大将军！”他暗

指六王派四人而言。

田秋收哈哈笑道：“冷前辈只要不怪在下不告而别之罪就够了，目前六王又恨，还以为是前辈所为哩。双方心照不宣，同时哈哈大笑。

老和尚走向他合十道：“田施主已到过岛上了？”

这句话冷风正想探问，同时怀疑六王因何来得这么快。

田秋收一指三座奇峰道：“在下去是去过了但未与主人会过面，只作了一次偷偷摸摸的行动罢了，不过，在下已于中岛定下一栋景色幽美，俯瞰辽阔的小楼阁，准备与各位合居之所。”

老和尚诧异道：“施主已知贫僧与冷施主等一道。”

田秋收笑道：“在下本想在旋风中引出冷前辈和花小弟，但见大师竟是沙漠能手，因此又去指引他人。”

冷风哈哈笑道：“你连邪魔不分，竟一视同仁？”

田秋收道：“天堂岛大会，这是武林难得的一见之盛，在下岂至这样量小，俗话说：‘为恶不灭，必胡余德，德尽心灭，为善不昌，殃尽必昌’，当死者，自有他之一日。”

老和尚连声念佛道：“阿弥陀佛，施主实乃佛门儒者。”

田秋收大笑道：“大量过誉在下，走罢，咱们距西天门不远了。”冷风问道：“西天门没有埋伏？”

田秋收正色道：“乾坤魔已被在下打入沉沙，‘金蜈天君’不敢张明问罪于在下，甚至有其他阴谋都全部取消了，除了大会过后，现在谅他无种暗算。”

龙斐惊叫道：“田大哥，你能看出乾坤魔的幻影？”

田秋收笑道：“我没有你强，看不出他的身影，但我知道‘金蜈天君’派他埋伏在地不宽的通路上，而且知道他伏在某一地区。”

龙斐不禁暗暗大惊，忖道：“他对我怎么这样清楚？”

三人随着他身后，不久通过插有蓝旗的地方，经一里之地，他们就到达有草地的岛下，但仍无路。

田秋收回头笑道：“海家人真个古怪，三峰住了几千人，居然一条路都不修，诸位请看，地面连一根草都没践踏过，更看不出有人走过的痕迹，这证明一点，那海里面没有一个是武林高手。”

冷风道：“他们没有派迎接？”

田秋收道：“这又是与世不同的特点，来客可自由居住，除了派人供给饮食，连房子都是由来客自己择居，前凡业之人，只要选择没有他人居住或作下标记的房子，只要下留下自己的标记，那就算是你的了，还有一个例外，三岛都割有禁区，禁止外人通行，此外仍容游玩，主人决不过问。”

天堂岛峰奇林秀，遍地似锦，奇花异草，映眼生辉，清风送着幽香，处处袭人欲醉，珍禽异兽，见人不惊，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外之地。

田秋收带着三人穿林过涧，纵崖登壁，择那幽秘之径来到，左岛半峰之

间，指着前面崖头道：“通中岛的飞桥就在那儿。”

冷风一路留心，发现林木山石之间无处不有人影，这时向田秋收问道：“那些林石之间是些什么人？”

田秋收笑道：“不认者谁也搞不清，谁也不打招呼，管他是什么人，你老只抱定在此逛名胜古迹的游览心情就是了，他们还不是游览之人！”

冷风道：“难道会着熟人也不招呼？”

田秋收道：“在路上会着最好仅用目语！”

那渡横在两峰之间的天然石桥真是造物的奇迹，宽有七尺，长足百丈厚达十丈有奇。

众人不见桥上有人走动，于是鱼贯步上，及至中间，俯首下望，假使不是武林人物，谁见了也会感头晕目眩，心惊胆寒。

冷风叹声道：“渡桥假设再长个百余丈的话，那我们真不敢在此欣赏了。”

龙斐咕咕笑道：“你老能飞，抖手就可能脱险，怕什么？”

冷风正色：“孩子，你看老朽是个单独逃生之人吗？”

龙斐立知失礼，赶忙认错道：“老前辈见谅，晚辈失言了。”

田秋收忽将目光射到龙斐面上，暗暗点头含笑，似在嘉许。

老和尚接口笑道：“冷施主，这渡桥如真能再长百丈，再加那面过渡也是如此的话，你想敌人会在此际下手吗？”

冷风闻言一怔，田秋收哈哈笑道：“大师想得更周到，他要下手时，那些天下英雄都到中岛上了。”

“啊！”冷风惊啊一声道：“那真叫做一网打尽了！”

过了桥，田秋收带着直朝中岛最高峰顶纵登，这时看到一栋栋建筑精美的亭台楼阁，竟是遍山都是红绿参差，雕栏处处，掩映花木林泉之间，真有人间仙境之感。

一座突出的悬崖，高挂于奇峰的顶头，上伏两株风松，苍劲如龙，浓叶遮天发云，左右紫竹丛生，中间飞檐奇楼，元异云中仙阁，田秋收指着道：“那就是我们的客居之处，诸位认为如何？”

冷风含笑道：“田大侠，那地方能住一辈子多好。”

老和尚笑接道：“那只适合我们出家人。”

田秋收笑道：“任何人都可以，只要他存真正归隐之心，冷老和大师也许能达到心愿！”

冷风诧异道：“海家岂能让人久居？”

田秋收道：“海家只有‘金蜈天君’排除异己，我想他不久于人世了。”

老和尚惊讶道：“田施主‘金蜈天君’在当今武林中是没有人能置其于死地的，同时他的势力竟比雷池派还要大一筹，你能说他在短期内灭亡吗？”

田秋收郑重道：“‘金蜈天君’的武功固然非飞剑之类的东西可以杀死，但目前已有一空前武器可以置其于死地，其党羽实乃乌合之众，到时去其蛇头，势必瓦解无疑。”

冷风立接道：“田老弟，你所说的空前武器，莫非即指‘霹雳挝’而言吗？”

老和尚一听提起“霹雳挝”三字，立将目光注在田秋收脸上，似在察看他的神情变化。

田秋收当然已看出，却将目光向龙斐飞快扫了一下，接着笑道：“大师，冷老是猜对了，但却不在我的手中，惟此威力亦看持有之人的内功而定，持有者内功愈高，其威力愈大，反之则大大逊色了。”

老和尚叹声道：“希望‘霹雳挝’不是原人持有，否则不是武林之福，反而其害无穷。”

冷风已登上悬崖，闻言忽停，回头道：“大师知道当年之事？”

老和尚点头道：“这事是本派不传之密，但说来话长。”

田秋收向众人传音道：“此屋有厨师两人，一男一女，武功都上乘，现在还不知是海家大房的，因为‘金蜈天君’已将爪牙打入大房不少，早已展开卧底工作，这二人算大房的也不可深信，当心我们的谈话。”

他说完领先穿进紫竹林，一直往里进。

阁楼分两层，底下一层有四所卧室，上一层上休息、看书及开饭合用之所，也可说是会客室，里面布置简单，但却有种古色古香的幽雅。

田秋收陪着三人先登上一层，指着四面的太师椅笑道：“诸位，随便坐，马上就有茶点招待。”

冷风笑道：“田大侠就是二东主了？”

田秋收道：“没有来访的朋友时，咱们是客人，如有朋友来访咱们都是二东主。”

龙斐大概是渴了，问道：“这里的厨房在哪儿？为何未见所说的厨师呢？”

田秋收道：“这阁楼一面靠崖，崖壁里有石室四间，一间厨房，一间储藏室，两间卧室，其他三面可俯瞰左右两岛一半，及本岛三分之二部分，如不感疲乏，现在就可从左门出去，门外是雕栏飞廊，可绕到左门进来。”

正说着，楼梯上发出咚咚的脚步声！

田秋收传音道：“不要与他们客气，他们也不向客人说话，这是天堂岛招待来客的规矩。”他的意思是指仆人们送茶点来了。

未几，忽见一个二十余岁的美丽姑娘托着一只大盘，一只大银壶上来！只见她目不旁视，不笑不言，将大盘放在阁中圆桌上，摆开磁杯，斟上四杯香茶即转身下楼而去。

冷风突然哈哈笑道：“这简直象施舍，但也很干脆！”

四人坐近圆桌，因为圆桌边另有座位，于是就坐下来，龙斐渴不及待，端起一杯茶就往嘴里倒，饮完后，发现那盘中有好几样不知名的点心，感觉肚子在叫了，抓起一块糕，尝了一尝，噫声道：“这是什么糕，味道美极啦，不仅香甜，而且清惊！”

老和尚笑道：“这是天山雪莲实做的‘雪莲糕’，贫僧闻到气味就知道了。”

冷风叹声道：“海家以这种稀有之物作点心，世上恐怕没有第二家。”

田秋收喝了一口茶，同样叹声道：“这不是茶！”

老和尚端杯尝了尝，也感惊奇道：“这是比雪莲实更珍贵的雪莲露啊！”

田秋收笑道：“当然不会全是，看是用什么泉水配合而成。”

老和尚道：“哪怕一杯一滴，试问这几天他们要用多少。”

一顿又叹声道：“当年本派掌教为了去天山采集雪莲花露炼大还丹、竟以一年之功还未采到两瓶，甚至几乎死在‘霹雳挝’下，试问这雪莲花露是何等珍贵啊？”

冷风忽然放下茶杯问道：“大师不提，在下倒忘了请问，当年持有‘霹雳挝’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

老和尚叹声道：“那人是个下流的采花大贼，当年‘三山神君’就死在

他的手里，本派掌教几乎步上三山神君后尘。”

田秋收道：“结果怎样？”

老和尚道：“本派掌教徒不向人偷袭，那次几乎遭遇不幸而逃脱，第二即运金刚偷袭成功，将他打下天河赤龙潭内，自此再未见他出现。”

田秋收笑道：“目前武林中人就是怕那采花贼尚有后代继承，因之各方想尽量发现那人而勾结成党。”

冷风道：“听田大侠口气，那人也许与你会过面？”

田秋收笑道：“会是会过了，可惜他功力不足，同时他来了，希望他不轻举妄动。”

龙斐心中有数，暗忖道：“他一定在那无名洞中偷看我杀死两番僧了，这时他又在警告我，看来这‘霹雳拐’确实掌握不住，但我又绝对不能交与他人，除了我哥哥。”

茶点过后，天色已渐渐黄昏，接着又见那美丽少女送来酒饭，在她撤去茶具，摆上酒菜时，只见她从身上拿出一张字条，顺手放在桌上而去。

龙斐拿起一看，递与冷风道：“主人有通知了，上在写道：‘天下武林尚未到达半数，剑会准定天开始，须延两天，请来者诸位见谅，主人启。’这倒不错，我们有时间打听来了些什么人。”

冷风传给和尚与田秋收过目后笑道：“有这样的住居之所，就算多延一年也愿意。”

饭后，和尚要下去作功课，冷风怕有失，自动留下陪伴，田秋收恐怕龙斐单独出去有危险，只好带着他到处走走。

二人不下楼，走出右门，田秋收打个手势，翻身倒窜，一闪上了阁顶。

龙斐跟着上去，轻声道：“田大哥，我们向那里去？”

阁顶比峰顶只低十条丈，田秋收等他登上峰顶指道：“这一面是中岛后面削壁，壁上有洞隙坎数，那也是禁区，壁上就是沉沙，我们等到剑会第一次比斗时再去查探，现在我们先探六王的住处。”

他走的右门，那是靠左岛的一面，绕着崎岖的岩石往下降，在一处桦林边缘停了下来，轻轻道：“就在松林里面，你要提起轻功。”

龙斐道：“被他们发觉了怎么办？”

田秋收道：“发觉不要紧，因为中岛除了仆人都是客人，行动不受限制，就是左右两岛没关系，只要不踏禁区，问题是一旦被他们发现就探不到什么秘密而已。”

悄悄的摸进松林，忽见里面已有灯光，估计距离只有十余丈了，田秋收陡地一停，轻轻噫了一声道：“那房子竟换了人啦？”

龙斐轻声问道：“听出是谁？”

田秋收道：“是关东三派的辽宁派人物。”

龙斐道：“去不去了？”

田秋收道：“这批人已会过，向他们打听一下，看是什么原因，你在此

勿动，我去去就回来，同时注意左右两处灯光，那是番僧和红花派两批人物所居之处。”

龙斐点头停下，立向一株树后隐藏。

田秋收刚刚走近那栋房子，忽听里面有喝问之声传出，同时冲出几条人影。

龙斐暗忖道：“辽宁派人的武功真不弱！”

正想丰，突觉背后也有了动静，不禁一震，回头一看，猛见五丈之处立着三个高大黑影。

龙斐冲出喝道：“什么人？”

三个黑影缓缓走近，其一沉声道：“孩子，此岛之上，不许随便动手，你放心！”

这声音非常熟悉，龙斐陡觉大喜、低声道：“贯天道长！”

那人似觉一愣，又接近数步道：“孩子，你是龙斐？”

龙斐认实不错，大喜走出道：“老道爷，我是易过容的，那两位可是透地道长和无人大师？”

三人大步走近，同声道：“孩子，你是随冷施主来的？”

龙斐连声道：“是的，是的，我哥哥呢？大家脱险销魂谷啦？”

三人确是两道一僧，无人头陀叹声道：“孩子，贫僧等三人还不是同时脱离‘蚀元地心’的啊，甚至如不适子午之交也休想生还，你哥哥是在最前面引路，他受了吸引，起码要比贫僧等大了十几倍，不是贫僧说句不幸的话，他的生还除非有奇迹，否则……唉……”

龙斐闻言一阵头晕，几乎哭出声来，眼泪如雨点往下滴！”

贯天道长伸手将他扶住道：“孩子，不要悲伤，也许尚未绝望，纵有不幸，贫僧等已发誓替他报仇，同时还要替他了却一切心愿。”

龙斐咽声道：“还有司寇前辈，宰父明前辈，乐老前辈怎样了？”

透地法师接口道：“他们走在后面，相信已脱险，但尚未遇着，还有武圣父女已回到雷池去了，可能想藉此清理余逆，惠明大师没有赶及来此，大概明天就到，她是函谷老人的代表人物，可能在幕后主持这次剑会。”

龙斐道：“三位是刚才赶到的吗？”

无人和尚道：“天亮前赶到的，但不想马上露面，因之尚未找到住处。”

龙斐道：“找住处不要紧，主人即不迎接，也不查问来客姓，只要白天不出去，谁也见不你们。”

贯天道长摇头道：“这点贫僧等全晓得，问题明天就要在剑王碑上刻字留名。”

龙斐想了一想道：“这样好了，三位等到人家都留完姓名再去，否则干脆就不留名不行嘛？”

无人和尚摆手道：“等到最后留名是可以，不留名有点对函谷老人不起。”

龙斐道：“那这样决定罢，三位与我们住在一块罢。”

透地法师道：“你们几个同住，地点在那里？”

龙斐道：“有冷风前辈和少林长老伏去大师！还有一个新近认识的怪人，名叫田秋收，听冷前辈说他功夫莫测高深，我们的房子是在本岛峰顶那个阁楼。”

元人和尚啊声道：“就是刚才分手的那个瘦青年？”

龙斐点头道：“他是一个很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竟将乾坤魔打入流沙啦！”

两道一僧闻言大震，同声道：“这事当真？”

龙斐道：“看样子，他不会说假话，因为他已将杀乾坤摩的威风震住‘金蜈天君’，以致金蜈天君自动将所有阴谋都停止使用。”

无人和尚突将目光注定两道、突然道：“这是谁，武林又有一个如花施主那样武功之人了？”

贯天道长道：“我们先去阁楼，此人即在一起住，将来慢慢观察。”

两僧一道立即别了龙斐，同时闪身退去。

花无秋没有脱险的消息，对龙斐是一莫大的打击，他的眼泪一直就没有停止，这时他真想不顾一切去找六王拼命。

忽然一条人影如风而来，同时还听到他叫声道：“龙斐谁在与你说话？”

龙斐强忍悲伤，停一停才答道：“田大哥可识当年三剑？”

田秋收似感大喜道：“他们出险了？”

语一出口，忽又平静的道：“认得认得，不过他们不认识我。”

龙斐心中很乱，怔怔的道：“大哥知他们的经过吗？”

田秋收道：“武林早有传言了，何止是我知道，我带你过右岛去探探。”

龙斐道：“我听说哥哥没有脱险，心里很难过，现在没有心情去探了，大哥一人去罢。”

田秋收轻轻笑道：“你哥哥就是人称金龙大侠的花无秋吗？傻东西，凭他的武功能死得了吗，不要担心，迟早他会脱险的。”

龙斐道：“大哥无所不知，那就无须我讲了，我一日不见哥哥，我就永远不快乐，今晚不去了。”

田秋收似在考虑什么事情，良久叹声道：“龙斐，你看看我是谁？”

龙斐突然见他面貌一变，继而扑上去抱住道：“哥哥，是你！”

他简直惊喜得就出话来了，甚至想跳起来大叫，原来他眼前的田秋收，竟一变而为花无秋了！

“龙斐，我本想还瞒你一段时间，因为我怕你口风不紧，现在你既知道了，处处就须谨慎。”

龙斐喜极而泣，点头道：“哥哥，我知道，但你为什么要变成田秋收呢？”

花无秋道：“关系太大了，第一，天下武林如果知道我来了，起码有百分之八十的正派就不会来、这对函谷老人的损失太大了，第二，‘金蜈天君’方面如果知道我来了，他对函谷老人的剑会就会阻拦，同时必立即发动全力

攻击，第三，我要以异形来收拾六王，否则他们就会逃走，也许促成他们联合番僧到‘金蜈天君’一面而大杀正派武林，有此三点重大关系，你说我怎能以本面目现身？”

龙斐豁然道：“哥哥想到真周到，那我怎能想到这么远。”

花无秋道：“我既不能现出本相，凡与我同陷魂谷的人都不要露面，否则就会使六王怀疑。”

龙斐问道：“乐天翁等有消息吗？”

花无秋点头道：“他们都经过易容了，现在寄生于武当派、峨眉派、昆化派三派之内，因为他们都有熟人。”

龙斐立将两道一僧的计划说出道：“哥哥看这办法如何？”

花无秋点头道：“六王那里去了，你在辽宁派里探得了什么消息？”

花无秋道：“六王一共带来了九十个高手，据辽宁派探悉，他们在此只停了两个辰就被金蜈天君请过左岛去了，同时还有番僧一批，只有红花派尚未作出决定。”

龙斐忽然想起‘霹雳挝’，赶紧拿出递过道：“哥哥，你快拿去。”

花无秋笑道：“哥哥用过这次仍还给你，这是你的奇遇。”

龙斐道：“我不配用，勉强用它恐怕不福。”

花无秋笑道：“什么配不配，我将来要全力培植你，告诉你，武林牛耳是我们两人执定了！”

龙斐不敢多说，但却喜在心里，这时他感到安全极了。

三岛的灯光，这时犹如星罗棋布，二人过了石桥，立又进入林石之间，花无秋依然恢复他那田秋收的枯瘦如柴之相。

龙斐忽见正面有人走动，暗对龙斐道：“哥哥，要不要避开？”

花无秋道：“处处都有人，避什么，行动大方点。”

对在来了两个老人，花无秋全不招呼，与其错身而过。

走了几丈，忽听他轻声道：“那两个是金蜈天君的心腹爪牙，派在这边卧底的角色，我们由中岛过来，保险会回头暗盯。”

龙斐道：“想办法收拾他。”

花无秋笑道：“我们不能下手，但也叫他活不成。”

龙斐不知他用什么方法叫人家活不成，但他不追问，因为他对花无秋的语言、举动竟已视之如神。

右岛没有中岛高，但大有数倍，足有两里长，半里宽，然也灯火处处，显出人屋无数，花无秋指着最高处道：“魂谷老人就住在那地方。”

他说着忽向背后一看，又轻道：“那两个真盯来

龙斐没有察出，估计还有很远，问道：“我们到哪里去？”

花无秋笑道：“我要去治好一只老狮子。”

龙斐料到他又在准备作一件重要事情了，忽然指着前面道：“那儿为何有只‘气死风’灯？”

花无秋道：“灯上还有块牌子，上刻‘禁区’二字。”

龙斐诧异道：“怎能进去，噫，你看这种风灯是十丈远即有一个人在暗中监视环绕，前面峰头立下一百几十高手哩。

龙斐看出几灯也是环绕峰顶而设，心想海家大房的防范真严，又道：“我们已被发现了吧？”

花无秋道：“这是一定的，我们不过禁区，他们不会现身，一进禁区，起码有十几人围困而上，现在我们只绕着禁区外面走。”

龙斐问道：“那两个老头仍旧紧跟着吗？”

花无秋微笑道：“他们也在用耳朵察听我们的行动。”

二人距离风灯大约有十几丈远，尽量掩蔽着身骨不露相，这时到达崖下，龙斐轻声道：“哥，崖上没有灯，可能也没有人？”

花无秋道：“上崖就可看到有灯，因为此处是距离峰顶最近处，暗卡比他处更多，但我目的已到、非要从此处进去不可了，你妥当心。”

崖中有一窄窄的缝隙，花无秋回头一招手，悄悄的向缝中侧身而进，龙斐人小身矮，轻轻一跃，反崦落前前面。

斜斜的石缝伸进去数十丈，及至钻出去、竟已到了崖树林之内了，花无秋急催龙斐加快道：“超过防范的暗卡了！”

奔出树林，忽见当前面两排灯光发亮的房屋，花无秋立将龙斐按住，轻声道：“看到第二道警卫了么，我们要扑过去才能畅行登峰。”

就在此时，忽见第一排房顶一连纵出十几条大黑影，以奇快的身法分开几这面仆来，龙斐一见立惊。

花无秋顺手将他提起，一起登上了树顶，传言道：“不要动，他们是换卡的。”

十几条人影分开后，竟有三条是他们这路上扑过来了，幸好都没有发现，仅在树下一闪而过。

花无秋微微一笑，立即落到地上，稍停即朝前面急纵。

在接近房屋时，他带着龙斐竟大胆直闯，居然不向两侧绕行，也许是轻功太快关系，他们由房顶翻过都没惊动一个人。于是直朝峰顶道冲去。

峰顶上灯光更多更亮，显出处处都是亭台楼阁，同时更显得守卫森严，花无秋似对地形非常熟悉，也许他来过不止一次了，因其行经之处竟无人出现。

闪过有十栋房屋，在一处三面是崖的阁楼下面，才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迎面行来。

龙斐初见时竟感吃了惊，暗叫道：“这不是‘金蜈天君’吗？”意念才起，他忽见当前老者是天生没有右耳，于是……

忖还未了，耳听花无秋跑步走上前道：“函谷老前辈还未睡？”

原来那老者就是“金蜈天君”的胞兄“函谷老人”，只见他含笑拱手道：“老朽知道大侠决不食言，因之在此恭迎大驾。”

花无秋回头指着龙斐道：“这是晚辈义弟，幸在中岛遇上，现在晚辈可安心替前辈复原了。”

函谷老人大喜道：“大侠真能替老朽复原吗？”

花无秋道：“前辈放心，晚辈如无此能力，今晚不会再来了，甚至保证在不到天亮前恢复前辈以前功力。”

说着急催进屋，回头对龙斐道：“龙斐你在此看守。”

龙斐立即挡在门前，心想：“哥哥真神通广大，难怪他说要治好一只老狮子。”

老人与花无秋进去后，忽然听到阁楼里发出一阵奇异的怪声，龙斐暗暗惊道：“原来这阁楼里面竟设有危险的机关！”

大约有一顿饭久，出来的却只有花无秋一个，他不让龙斐开口，带着他回头急奔，绕了四五丈远才停在一处花园中。

龙斐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才问道：“干吗这样匆匆？”

花无秋道：“函谷老人已入定，我们不能让别人看见进过阁楼。”

龙斐道：“奇怪，那黄衣女为何不派人防卫他的父亲，阁楼外连个人影都没有？”

花无秋道：“那阁楼本来就是机关重重，加之又是右岛核心之地，除了我，谁进来，黄衣女何必再满腔热情看守？”

龙斐道：“哥哥真的将老人治好了？”

花无秋道：“我已输送十点血液给他服下了，你忘了我血中是有紫龙血嘛，紫龙不仅能恢复他的旧有功力，甚至对他增寿龄，有莫大好处。”

龙斐道：“你对他这样帮助，他一定感激莫名？”

花无秋道：“我们不要人家报答，此举只在请他来对付‘金蜈天君’，同时也使他放心这方防守。”

龙斐道：“现在我们可以回去了？”

花无秋摇头道：“还有事情未了，你跟我来。”

他带着龙斐直朝花园里面行去，居然不再运用轻功。

行未一刻，突然自花径中闪出三个少女，龙斐一见认出，暗道：“黄衣女、依云、弄月，啊！竟是他们！”他知道对方已不认识，但也不敢开口。

“二位由哪里来？”第一个是黄衣女先开口，面色如霜，嗔怒无比。

花无秋哈哈笑道：“姑娘问得真怪，咱们都是你请来的呀！”

龙斐暗暗好笑，知道他又要捣鬼了，眼看着黄衣女娇嗔道：“无故闯入禁区，两位难道没有眼睛。”

花无秋故作诧异道：“在下何曾故闯，明明是经两位老者带领进来的，姑娘如果不信，那就请派人去看看，那两位老者可能就在附近。”

黄衣女冷笑道：“哪有此事，此地连本宅内男女都不准通行，谁有这个狗胆！”

花无秋朗声笑道：“姑娘先别骂，免得将来难为情，不如将那个带路的

查出后再向在下责难。”

黄衣女挥手向两婢道：“你们火速查明回报！如有不实，今晚这两人就休想走出禁区。”

两婢应声去后，未几就听到警铃四起，整个禁区一霎即人影纷纷。

龙斐急传音道：“哥哥，那两人进来没有。”

花无秋笑道：“当然进来了，就在此花园东面藏着，先看她们能否搜查出来再说。”

黄衣女始将目光注视在花无秋面上，她显得惊疑这枯瘦少年凭少年凭什么本领能直闯到禁区中心！

就在这时，突听花园东面发出数声喝叱，无疑已发现了两个老者。

花无秋忽向黄衣女大笑道：“如何？这不是证明了吗，现在不要怪我们无故闯进来的？”他已知道那两老者被拿住了。

黄衣女正待开口，但忽见弄月奔回而停止，问道：“什么人？”

弄月娇声道：“小姐，是我们东门的。”

黄衣女大怒道：“他们有何话说？”

弄月道：“他们说发现两人进入禁区，因之尾随而来。”

黄衣女冷笑道：“那是胡说，既发现有外进来，那就得告警，他们既不告警，反而私自明知故犯禁区，其中必定有诈，快将他们送法堂盘问。”

弄月闻言跑去。花无秋笑而不言，似存心等她发问。

黄衣女沉吟一会，忽然转变颜色道：“阁下贵姓？”

花无秋笑道：“在下姓田，怎么样，姑娘可以放行了。”

黄衣女正色道：“田先生此来必定是有所为，也许早知本房内部不稳？”

花无秋大笑道：“在下此行是为了欣赏夜景，其他一无所悉。”

黄衣女道：“阁下可是杀死乾坤摩的人物？”

花无秋笑道：“姑娘消息真灵！”

黄衣女似感一震，她料不到当前这枯瘦青年就是震撼左岛人物，同时又是名不见经传的角色，因之她又考试一下才道：“阁下已与左岛结仇，今后作何自处？”

花无秋大笑道：“在下不怕势力，也不怕阴谋，既来之则安之，以不考虑后果。”

黄衣女不再责难闯入禁区之事。花无秋也不提起救她父亲的经过，仅拱手笑道：“姑娘如无什么留难，在下就此告辞了。”

黄衣女尴尬笑道：“田兄请便，有事还望多多指教。”她似因为花无秋就是杀死乾坤魔之人而消了气啦，显已打消敌视之心。

花无秋带龙斐退出禁区，一路并未受到阻拦，绕过那座石桥后，立对龙斐道：“我们趁机会去看看剑王碑上现已刻了多少人名。”

龙斐道：“我们要不要把名字刻上？”

花无秋道：“我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下，早刻必露风声，迟刻又怕没有

机会。”

龙斐诧异道：“到峰顶刻几个字的时间都没有？”

花无秋叹声道：“这次剑会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就是正邪生死斗，‘金蜈天君’可能不等剑会开始就会发动，一旦展开，不要说刻字，就连喝杯水的时间都没有啊。”

过了石桥，他们已发现前面三个黑影也向峰顶跃登，龙斐轻声对花无秋问道：“这三个中年人是谁？”

花无秋稍微加紧一点跟上去，快到峰顶时又停下来，摇头道：“从来未过。”

龙斐抢先进，及至顶峰，发现那三个中年人立在一块五丈余高的大石碑下，举起右手，运指力在碑上疾书，之后，他们即由另一面下峰而去，居然毫不回头。

那举动不问可知，龙斐回头道：“哥哥，这就是‘剑王碑’吧？”

花无秋点头道：“我去看看那三人留下什么姓名？”

龙斐奔至石碑下，抬头一看，立向花无秋招手道：“兴安三雄，贝利多、贝利林、贝利坚，大概是三兄弟。”

花无秋行近笑道：“兴安派也来了，这次剑会真是无远不到，无人不来。”

龙斐指着碑上道：“哥哥，我看，刻上的名字起码有七百个了。”

花无秋仔细一看，郑重道：“遭旋风卷散的只有少数来了，大概今晚都会赶到，六王、番僧、红花派也提前刻上了。”

龙斐道：“中原九大门派，关东三派也刻上去了，还有外蒙五部豪杰也刻了不少在上面，这真热闹。”

正当两兄弟要转身的时候，忽听碑后转出三个出家人来，一僧三道，神态严肃，都将目光注在花无秋脸上。

龙斐急急叫道：“三位老前辈，这是我哥哥啊！”

原来出现的是无人头陀、贯天道长和透地法师，三人闻言，立显大喜，同时向花无秋惊讶道：“真是花施主？”

花无秋急急拱手道：“多蒙三位关怀，晚辈感激之至。”

三人出家人竟激动至极，立即围上道：“施主如何脱险的！这真是正派武林之福！”

花无秋立将“蚀元地心”每逢子、午二是失效之时告诉后，说：“晚辈出来数是最后一人。”

他又将进去之人的下落一一说出，接着：“六王如不同雷池，也许武圣就会追来。”

无人头陀道：“雷池的事情暂不去管他，施主对目前问题如何处理？”

花无秋道：“三位前辈只替我监视番僧一方，六王由晚辈自己处理。”

话还未停，忽听走出冷风急叫道：“大侠，老朽的任务哩？”

花无秋拱手笑道：“冷老也来了！”

冷风笑大侠瞞得老朽好苦！”

花无秋赧然道：“前辈见谅，晚辈告罪了。”

冷风笑道：“在这种环境之下，大侠应当如是，何罪这有，只求大侠给老配一个差事做，不则老朽无所适从。”

花无秋道：“前辈叔侄请提防红花派如何？”

冷风道：“据老朽观察，该派似还未作决定，也许不敢妄动？”

花无秋道：“该派必难逃脱‘金蜈天君’的胁迫，加之该派又久存将势和伸入中原，迟早必为中原武林之害。”

冷风点头道：“大侠既有顾虑，老配自然留心，惟‘金蜈天君’又如何对付”

花无秋道：“天堂岛势力自有天堂岛人对付，晚辈已将他的强大对手治好了！”

四才闻言大异！齐声问道：“函谷老人的功力恢复了”

花无秋点点头道：“晚辈保他明天即可出关，但此事必须严守秘密，否则‘金蜈天君’非全力发攻不可。”

计议一定，众人立即下峰，同时回到那座悬崖阁楼。

阁楼里已不见少林长老，惟见桌上留有字条一张，花无秋拿出一看，向众人道：“少林掌教自来人，他去迎接掌教去了，大概不会来啦。”

贯天道长笑道：“少林派对武林大事，近数十年来从未有掌教亲身出马，这次似亦看出情势不对了。”

针人头陀郑重道：“少林此来目的恐怕不止一个？”

“透地法师”道：“据伏灵秃驴口气，他们是来观察剑王人选。”

无人头陀摇头道：“那只是次要问题，依我和尚揣测，少林此来真正的目的在于‘霹雳挝’，因为当年持有该物之人曾几乎将‘大悲掌教’打死！”

贯天道长笑道：“当年之事只有你我几人知道，而少林却恐将其事透露武林。”

无人头陀道：“那是少林生怕损及名誉的关系，同时也想独得宝物的原因，你忘记了？少林高手几曾放过天河搜寻工作？”

“透地法师”疑问道：“霹雳挝既已化为金羊，怎会又落入一不知名的武林之手？”

贯天道长郑重道：“武林之事，千变万化，贫道担心的是那人同样到了这天堂岛上。”

花无秋笑道：“未亲眼看到的事情不可胡思乱想，我们何不谈谈比剑的程序问题。”

冷风道：“比剑第一天最好由大侠抢先出去，大凡第一二几场没有什么重要角色，大侠只取得第二次资格就够了这样不易露破绽，第二次就得看情形了。”

花无秋沉吟一会点头道：“冷老之计甚妥，但第二次又如何安排？”

贯天道长道：“依贫道之见，第二次可择敌出手，最好挑他几个强敌籍比剑而诛之。”

花无秋道：“如此行事，会不会破坏剑会的终场？”

透地法师道：“除非‘金蜈天君’一开始就不想善终而即发难，否则不会影响。”

花无秋道：“那就照此行事，晚辈怕四老出去就引出‘金蜈天君’亲自出马！”

无人头陀道：“如真此事，咱们都在第一招就退出此坪，他了不致追着不放。”

花无秋道：“追赶就是破坏剑会，晚辈即藉故向他下手。”

大家议决后，天也大亮了，于是各自下楼休息。

到了早餐的时候，仍旧是那个美丽少女送上饮食，依然一语不发的退了下去，但没有多久又上来换过一次茶具。

众人一看早餐非常丰富，山珍海味俱全。无人头陀哈哈道：“好在伏灵光头不在此，这里面竟没有一样是素食！”

大家开怀畅饮，五吃了大半个时辰才告终东，让少女收拾东西去后，冷风提议由他去顶峰替大家刻个假名，贯天道长急急摇手道：“我们这些假出家人怎也瞒人家不过，同时花施主字号不可用假，否则将来何能名重武林。”

众人闻言都有同感，惟独花无秋毫不在乎，笑道：“晚辈个人无所谓，只要能瞒过敌人即可，惟两位道长和大师不能易容真是个困难：那就非等到剑会开始才能刻字留名了。”

正当大家对刻字留名无法决定之际，突见悬崖下纵上一，条人影，众目惊注，发现来的竟是久未露面的‘半天云’裴全，花无秋立将容貌恢复原形，迎着急问道：“裴前辈由那里来？”

他这突然露面，顿将裴全愣住了，惊喜道：“老弟，你真脱险了！”

花无秋重将自己的经过说了一遍，又问道：“前辈有事吗？”

裴全急急道：“老朽与乐天翁，宰父明，司寇新同住右岛，时刻都和惠明大师见面，惟大家心挂老弟安全，因之寝食难安，昨晚得知冷兄住在这里，同时又查无人大师及二位道长已赶到，是以叫老朽专程查实回报，想不到老弟不惟安全，而且亦身在此，这真是莫大幸事。”

花无秋道：“除此之外，别无他事？”

裴全摇头道：“还有一件大事，右岛昨晚查出个奸细，居然是‘金蜈天君’手下，据推测，右岛上可还有不少奸细卧底，现正展开清查中，惟一无证据，尚未查出一人。”

花无秋笑道：“昨晚那两个奸细还是晚辈早已查出的。”

裴全又是一惊道：“海女‘四极仙子’说是一个枯瘦神秘青年故意叫她捉贼，原来就是老弟所为！”

花无秋顿又将枯瘦形态恢复，笑道：“前辈回去时仍须守密，晚辈暂时

不想露出真相。”

裴全道：“老弟，这个不要你吩咐，当告的人自然要告诉，不当说的老朽焉能开口，不过，还有一件大事须要向你说明，今天早晨有个消息，听说‘金蜈天君’已派出大批高手要展开暗杀行动，如果是真，正派人物要当心提防。”

贯天道长冷笑道：“他真敢如此做，那就看谁的手段高了。”

花无秋忽然起身道：“敌暗我明不是办法，对方派出之人可能我们连一个都不认识，诸位紧守此地勿动，晚辈另外易容一次，带着舍弟往左岛探探情形比较妥当。”

透地法师道：“施主，白天太暴露了，探也探不出什么名堂，不若等晚上大家去。”

花无秋道：“晚上固然要去，但去的方式不同。”

说完，又对裴全道：“前辈请回去，也许我能将右岛的奸细名册弄到手。”

他当众替龙斐在面上按摩一阵，居然变成一个又黄又瘦的小孩子，而且本身却在一次运气之下竟变成一个肥头肥面的大胖子，长相非常滑稽可笑。

众老齐声叹道：“凭此易容，敌人是无法察出破绽！”

花无秋笑道：“也许还要受到各种考验，近闻‘金蜈天君’已聘请不少从未在江湖露过面的古怪魔头。”

说完一拱手，带着龙斐直奔左岛。

左岛成“金”字形，地势比右岛险峻，花无秋带龙斐过了石桥绕到一座崖下，沿途竟没发现一个人。

龙斐虽然看到不少房子，但也不见有人走动，不禁疑问道：“这边因何如此冷静？”

花无秋轻声道：“少说话，凡在这边的人都与‘金蜈天君’有勾结的，而且我们已被对方在暗中盯住了，也许就有人出面向我人打交道。”

龙斐闻言一震，暗惊道：“我没察出一点动静，这盯我们的人功力好高！”

当二人顺着崖下走了一段路后，忽听崖上有人哈哈笑道：“沙漠出奇境，想不到天堂岛竟是名不虚传。”

花无秋心里有数，暗笑道：“这家伙假装风邪，竟是绕着圈子来了！”

抬头一看，只见岸上立着一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物，外表真还非常儒雅，长袍大褂，三流长髯，满面红光，目眯神芒，忖道：“这家伙功力高级，居然看不出他的深浅。”

中年人装作偶向下望，同时作出愕然之声道：“哈哈，下面二位贵姓，竟与老朽有同样心情？”

花无秋见他边说边飘然而降，亦装微怔道：“阁下是在问我兄弟二人吗？”

中年人落地无声，似有卖弄轻功之心，见问大笑道：“此处没有他人，正是请问二位。”

花无秋拱手一札，又向四下看看，这才道：“啊，在下姓苗名青，这是

舍弟苗秀，请教阁下上姓？”

中年哈哈笑道：“久仰贤昆仲大名，区区陈辅，琼崖人也，贤昆仲亦来此参观剑会吗？”

花无秋知道此人确未在江湖上露过面，立接道：“正是，正是，这是难得的大盛会，只可惜在下对武林成名人不太熟悉。”

陈辅大笑道：“凡来此之人莫不希望夺得剑王之尊，贤昆仲想必剑术超群，当不只观赏而已，请问是中原哪一大门派。”

花无秋笑道：“在下乃武林散人，更谈不上剑术超群，惟久仰琼崖多隐士，大半都是身怀奇绝剑术之士，阁下身配合鞘双剑，更显剑术超人一等。”

陈辅显出得意扬扬，哈哈笑道：“苗老弟，你真是行家，噫，你既来参加剑会，为何不配带宝剑？”

花无秋不知他要动什么脑筋，笑道：“好剑难得，普通剑又感配带累赘，故而干脆不带！”

陈辅摇头道：“一时比赛开始，兄台向谁去借剑？”

花无秋道：“在下同来不少朋友，到时随便供支用即可。”

陈辅道：“在下有个癖习，别人的兵器总用不惯。”

说着拔出双剑，顺手势出一支笑道：“苗老弟，你我一见如故，当此比剑前的空闲之际，你我印证几招如何？”

花无秋见他突然来上这一手，真有点莫名其妙，接剑在手，笑道：“在下剑学浅陋无奇，怎当名家一试，然既承不弃，还望多多指教。”

陈辅亮式不笑道：“印证不是比剑，谁好谁坏都不伤大雅，苗老弟，请赐招。”

花无秋付道：“我给你个半斤八两，看你下步行动如何，莫非你是‘金蜈天君’聘来的死党，有心替他搜罗人才。”

付罢，以两成劲，手起一剑刺出，笑道：“占先了。”

陈辅不知居何心意，侧身一闪，避开花无秋刺来之势，抖手竟是一招八成劲力的奇攻抢出，哈哈笑道：“确是名手，请接这招！”

花无秋见他出手甚辣，撤剑换式，立加两成内劲，装作急封，‘嚓’声硬接，火花四射。

陈辅立感全臂发麻，顿知不可轻视，于是全力抢攻，‘嗤嗤嗤’一连三招快剑。

花无秋仍以三成功应付，暗道：“这人的剑术竟只次于‘无人头陀’！”

一招试出对方功力，于是不再显能，避两招抢攻一式，大声道：“陈大侠剑术高明，在下按不住了。”

陈辅摸不透他的深浅，但知花无秋决不在他之下，忽倏闪开，大笑道：“苗老弟承让，在下献丑了。”

花无秋将剑退回给他，笑道：“陈大侠功力深厚，剑术奇绝，最后三招，在下几乎接不下去。”

“哪里，哪里，苗老弟太谦虚了，今日幸会之至，不知阁下昆仲现住那儿？”

花无秋道：“在下刚到此地，因中岛人满，因之向这方走走，竟想找个幽静之处。”

陈辅大笑道：“找住处多的是，如苗老弟贤昆仲肯随在下一行，保管替你找个最好住地。”

花无秋拱手道：“有劳，有劳，陈大侠多多携带。”

陈辅领先行出，回头道：“苗老弟可识得此岛一重要人物？”

花无秋暗道：“来了，确不出我所料”笑接道：“不知陈大侠指的是谁？”

陈辅道：“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即此岛主人两大助手之一，姓戈名壁公，其人爱才如命。”

花无秋故作惊讶道：“莫非即传为此岛西堂主吗？”

陈辅鼓掌道：“正是此老。”

花无秋道：“久仰其名，可惜从未谋面，陈大侠与其交深吗？”

陈辅高竖拇指道：“在与其相交有上，情同手足，如苗老弟有意，陈某立可引见。”

花无秋故作成喜道：“得陈大侠引见，那是平生快事。”

陈辅大喜道：“有老弟你这种身手，戈老一见，必定视为上宝，也许立托心腹。”

花无秋暗暗向龙斐递个眼色，叫他一切谨慎，顺口答道：“能得进见，于愿已足，岂敢妄作他想。”

陈辅高兴至极，一路笑着说，直向岛中高处纵登。

经过不少崎岖幽径，行走个多时辰，来到一处桂花林前，这才见陈辅摆手道：“贤昆仲请在此稍候片刻，在下进去通知戈老亲来迎接。”

桂花林甚广，正当千株怒放之期，浓厚的芬芳，真是薰人欲醉欲迷，陈辅快步行进花林，显得轻松无比。

花无秋传音龙斐道：“我们已入龙潭虎穴，你千万勿露破绽，当前之处，定为‘金蜈天君’半个势力所在之地，其中高手多的不可胜数，稍有不慎，即遭四面围困。”

龙斐点点头，轻声道：“哥哥放心，没有必要，我连一句话都不开口。”

未几，桂花林内一连走出四个老头，其中自然少不了陈辅在内，花无秋一晃，缓步迎去。

陈辅老远就大声笑道：“苗老弟，如何？戈老亲自来了。”

他指着第一个花白胡须之人又道：“这就是西堂主戈壁公戈老，老弟快握手，你们多亲近。”

第一个老者快步走近，接口大笑道：“苗大侠，请恕老朽迎接来迟。”

花无秋拱手道：“久仰戈公威望，惜在下名微艺浅，不敢高攀。”说完握手，谦让再三。”

戈壁公表面礼贤之下士，谈笑风生，但两道神光十足的目光，却紧紧盯注花无秋面上转个不停，同时侧身一指着身后两个老者道：“苗大侠，老朽给你引两位老朋友，罗，这是郝连大侠巴洪巴老兄！这是雷洲大侠王相王老兄，希望三位多接近。”

花无秋看出那两个老者的功力似不比陈辅更高，于是越加谨慎，连拱手道：“久仰，久仰！”

说着即将龙斐叫到身边向四人道：“这是劣弟苗秀，童子无礼，希望诸位见谅。”

戈壁公大笑道：“有其兄，必有其弟，想不到小小年纪居然有胆前来参加剑会。”

陈辅接口大笑道：“英雄出少年，真是后生可畏呀。”

王、巴两人仅仅谈笑点头，信口敷衍，显对戈壁公亲身出迎大不为然。

戈壁公顷将手一摆，向花无秋道：“苗大侠请，到老朽这儿，谁都不要客气。”

花无秋谦让几句也缓步前行，暗忖道：“戈壁公好骗，王、巴似很难对付，有柏地必须先除此二人。”

林内有三条青石路，陈辅抢先领着向右边一条指引，地势稍向上伸。

约有半里，前面现出一座小形庄院，花无秋忽忖道：“陈辅一定不是由这儿去请戈壁公的，否则没有那样快，现在将我带到这儿来，莫非就是请我今天住在此地？”

戈壁公三步赶到他的身旁道：“苗大侠，听陈兄说你喜欢清静，老朽替你先的这个地方如何？”

花无秋知道猜对了，急接道：“戈老；在下太麻烦你老啦！”

陈辅大笑道：“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老弟，如戈老有用你之处，你即拿出身手来不就得了。”

花无秋道：“只怕戈老不信任，否则我兄弟必效犬马之劳。”

戈壁公哈哈笑道：“苗老弟言重了，只要老弟肯帮我忙，凭老弟的身手，老朽真是求之不得，现在请休息，有事时老朽亲来奉请。”

一坐走进庄里，大家落坐于客厅，立有仆人送上茶点，之后接着就是午餐。

龙斐发现餐点竟比右岛上所供应的还要名贵和丰富；心想：“他们以这种盛筵为家常便饭，看势经常如此而并非特置！”

餐后，戈壁公陪着闲谈一会就起身告退道：“苗老弟，老朽事情多，请恕少陪，贤昆仲由陈兄代我在此奉陪聊天，烦闷时可以到处走走。”

花无秋起身拱手道：“戈老请便，如有用得到在下之处，请派人来打个招呼就得了，何必劳驾亲来。”

王、巴两人亦起身告别，随着戈壁公出庄而去，留下陈辅笑道：“老弟，你看戈老的气度如何？”

花无秋道：“确是一个人物，在下感激陈老哥引见之情。”

陈辅哈哈笑道：“老弟，你知道他为何急急离去？”

花无秋道：“这个在下不知？陈老哥请指教。”

陈辅道：“既然着重老弟，你已不是外人，也许还有你一份工作，说出怕泄密！”

他停了一下，似在考虑如何说法。花无秋怕他忽然变心，追问道：“有非常重要的事吗？”

陈辅决然道：“是的，‘金蜈天君’海岛主，正在挑选重要人物。”

花无秋淡然道：“比剑日近，这也是必然的。”

陈辅道：“苗老弟，你不知道内情，岛主今晚要秘密消灭一批人，但又怕人手不够，同时又不能挑选常在江湖露面之人，因此非常慎重。”

花无秋闻言一震，暗暗着急，表面仍淡然道：“听说岛主手下高手如云，异士济济，那还有什么困难？”

陈辅叹声道：“老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昨天也许能迅速挑出一批适合行事的高手，但因今早派出大批高手去办另一件大事去了，是以今晚就感到困难啦。”

花无秋又是一震，问道：“除了比剑大会之外，还有什么重要事情，居然要派出大批高手？”

陈辅道：“老弟，你可知道雷池六王在今天一早回雷池去了吗？”

这事真正出乎花无秋意料之外，不禁紧张道：“陈老哥，你如不把小弟当外人，有事不妨多多指教，也好使小弟增广见闻。”

事情已经出口，陈辅也难中途打住，叹声道：“老弟，区区如果不是开诚相见，那也不会引你来了告诉你，六王已得密报，听说武圣已出险，这时正在归途，显有回雷池扫除异己之举，因此之故，六王向岛主求援，请辅以大批高手相助，已于今早离开此地回雷池去了，因本岛主要将雷池派纳归旗下，是以不惜分出一半势和援助。”

花无秋知道事已不及，真急得几乎不安于面，强忍问道：“岛主今晚欲向什么人下手，他不怕引起天下武林公愤吗？”

陈辅道：“今晚行事是秘密的，当然不能天明动手，但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对付何人，此事如果完全成功，第二步就要发动一次右岛内变，因为这次剑会完全与岛主无关。”

花无秋装作诧异道：“右岛怎会内变呢？”

陈辅道：“老弟，你可知道右岛上的大房中已有岛主大批卧底人物吗？”

花无秋叹声道：“小弟只知海家两房暗斗甚烈，但却不知详情。”

他们谈到这里沉默下去，花无秋知道无法同时解决三件大事，惟第一步他想设法先通知右岛提防，然又不能马上离开。

正当心绪不宁之际，忽见庄门口走进一个中年大汉，只听他高声叫道：“陈辅老英雄，堂主有请！”

那大汉并不一直走进客厅，陈辅立向花无秋道：“苗老弟，可能是岛主召见了，你兄弟在此休息，区区回来时再告诉你消息。”

花无秋道：“老哥只管去，兄弟还想到外面欣赏本岛白昼风景。”

陈辅随着那大汉去后，花无秋即对龙斐轻声道：“我要小心赴一次右岛，将刚才消息传给惠明大师，回头时上中岛通知四老，我不能走动，恐防他们起疑。”

龙斐道：“你只小心就是，这边我有办法解释。”

龙斐立即动身出庄，装作到处观玩，花无秋却提心吊胆的独自等着。

时间又是申酉之交了，庄上的仆人点亮了灯光，但庄外却仍无动静，致使花无秋更加焦急莫名。

晚餐仍然是一大桌，可是只有花无秋单独在座。

直到饭后半个时辰，恰当花无秋准备冒险出庄之际，忽见陈辅匆匆走了进来一见面，就道：“苗老弟，事情有变化了！”

花无秋迎出诧异问道：“是哪一件？”

陈辅道：“显得紧张道：“岛主放弃今晚的行动了！”

花无秋也感惊讶道：“那是为了什么？”陈辅拉他向里走，轻声道：“销魂谷的事情你可知道？听说被困之人仅仅只有‘金蜈天君’花无秋尚无消息，其他人物居然都脱险了，当年三剑甚至已到了中岛，惠明大师竟还替右岛主持剑会，这事情岛主相当忧心，放弃今晚行动也就为了三剑已到，同时探知灵骨教主冷风及其九个侄儿竟站在三剑一面。”

花无秋道：“右岛之事有何改变没有？”

陈辅这事已发出了号令，想改也敢不回来了，不过这是海家的家事，他人无故不能进门，最后听岛主说，剑会反而要提前举行。”

花无秋道：“岛主想趁比剑的机会逐次下手？”

陈辅叹服道：“老弟，你真有先见之明，岛主同时要亲自夺取

剑王之尊，那时你我可以横行武林而无忌了。”

花无秋道：“岛主不怕‘金龙大侠’出现吗？何况右岛上的势力也不可轻视呢，近日听到还有什么‘霹雳挝’的传说，甚至还有杀死乾坤魔之人，难道岛主对此一无顾虑？”

陈辅道：“老弟并不含糊，知道的竟都是紧要的问题，你不提，区区倒忘了说呢，岛主对此已有安排。”

花无秋道：“岛主有何妙计？”

陈辅道：“岛主决以本岛固有势力对付大房，就是‘幽谷老人’功力复原都不在乎，而以十八隐对付‘金龙大侠’，以天竺众僧对付那杀死乾坤魔之人，以红花派对付当年三剑及冷风叔侄，他自己专事夺取剑王之尊。”

花无秋闻言暗震，试探道：“陈大侠莫非就是十八隐中之人？”

陈辅摇头道：“老弟，十八隐主有十男八女，都是岛主当年知己，外人知者恐怕太少，现在本岛隐居，从不露面，即区区亦只见过三次，那都是功

深莫测之人，区区又算得什么。”

花无秋知道事态严重，决心想摸清十八隐中人物，接着道：“如此说来，你我没有事情可作了？”

陈辅又摇头道：“不，不，不！我们任务可重哩，中原各派如有不守本份者，那就是我们的事了，老弟，区区来此之意，正是奉了岛主之命，特来征求老弟出手的。”

花无秋道：“还有那个持‘霹雳挝’的神秘人物如何办？难道岛主并不提防？”

陈辅叹道：“这件事最使岛主不安，因为有无其事根本就无法预测，因此之故，岛主现已请出十八隐分别暗探去了，说句不中听的活，你我都在被查之列。”

花无秋故作轻松道：“莫非要你向我盘问口供？”

陈辅道：“十八急隐探事如神，也许查过我们还不知道哩。”

花无秋更如有了警惕，问道：“今晚无事了？”

陈辅突然面容整肃，两眼望着檐前，向花无秋传音道：“老弟，十八隐中人来了两个啦，我们快点出迎！”

花无秋不禁大惊，因为他根本就没察出动静，传音道：“老哥怎的知道？”

陈辅已转过身去，传音道：“戈老已向我暗传警告。”

花无秋跟着行出庄门，忽过正面林中步出两个老人，鹤发如霜，满面狰狞之相，暗忖道：“真是从来未见过的魔头！”他不由自主的一探‘霹雳挝’，如事不妙，显存立即出手之心。

陈辅老远就拱手道：“冰老，雪老，有事召唤吗？”

花无秋感觉他的名字有点古怪，但也跟着拱手带笑，装出茫然之色。

行走于前的老人傲然立住，阴阴的一笑道：“陈老弟，你后面就是新来之人？”

花无秋踏出一步拱手道：“在下苗青，得陈大侠引进，来此作客，老丈有何指教。”他看出陈辅过于恭维，于是昂然答话。

那老者看了他一会，招手道：“二位请随阁下等办件事去。”

陈辅回头道：“苗老弟，难得冰老和雪老亲自差遣，这正是向岛主效力的时候。”

花无秋觉得他的献媚可耻，快然道：“陈大侠，在下既非岛主奴，又非岛主之亲，何言‘效力’两字，请字都没有个，使来唤去，这叫作待客之礼吗？”

陈辅闻言，大惊失色，暗暗叫苦，生怕连累自己，再不开口，独自向两魔行去。

那个被称为冰老人家陡然阴阴笑道：“那位苗客人认为老夫出言少礼吗？”

花无秋朗声道：“也许老丈不懂礼貌！”

后面老者猛的踏上数步，叱声道：“你什么东西，敢对老夫放肆？”

花无秋冷笑道：“本岛原来都是一窝毫无人味的东西，在下真是瞎了眼，居然与一批老狗混杂，老东画，你要找麻烦就挑明白，‘十八’隐能吓得谁来。”

前面老者忽然转过头去道：“老二，这小子必有所恃，否则岂能依然不惧？”

花无秋立即大笑道：“在下所惧者是骨气，二位想以威势服人就大错特错，武林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二位如再要老气横秋，那就只有以武功相见了。”

前面老者阴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芒，老夫念在地主面上，不愿立即杀你，此地留你不得，赶快给老夫滚。”

花无秋笑道：“在下也不愿与你们老狗一般见识，谁如有种，咱们到剑会上见真章。”

他正感无由离开，说完长身行出，硬朝两老朝身旁交错而过。

两个老者显然不愿失去身份，居然放其通告，也许‘金蜈天君’不准在剑会前明着杀人，否则以两个老者的神气焉能忍耐。

陈辅眼睁睁的看着花无秋离去，他对两老者似有敢怒而不敢言之势。

花无秋在擦身而过之际，他却准备动手，但他想不到两老魔竟忍下他的侮辱之言，人家既不动，他也就扬长而行。

在进桂花林中时，天色已全黑暗，留心背后，察出似有动静，灵机一动，不往中岛，反而向岛脚下奔去、一直即走出那插有蓝旗的所谓西天门。

他听后面的动静就是那两个老魔的暗追，后面还跟着那陈辅犹如待罪羔羊，但在两魔发觉花无秋竟有退出整个天堂岛之迹象时，居然同时一怔，紧接着竟有点慌张起来，被称为冰老的急急对陈辅道：“他在施展诱惑之计，陈老弟，你火速去通知岛主，请他将老夫三弟四妹以下十六人全部调来接应。”

陈辅简直不敢相信有这样严理，闻言只得回头就奔。

花无秋已过了那插有蓝旗的秘径，绕着红旗往东南方向急行！

两个老魔紧临其后，但距不过一箭之远，虽在黑夜，但仍可看出隐约的人影。

花无秋似嫌距岛过近，他仍旧不予停止，找到来时之路，竟朝鬼门关方面循蓝旗前进，同时还加了几成轻功，一下子就将两个老魔抛下半里之距。

何须一刻，花无秋估计离岛约有二十余里，突然回身，喃喃道：“凭此距离，岛上大概听不到我‘霹雳挝’的声音……”声还未竟，他又猛回身大喝：“什么人？”

喝声刚出，忽见十丈之外的沙堆里冒出五六条黑影，其一哈哈笑道：“施主，你这诱敌之计一定成功吗？”

花无秋大笑道：“原来是道长等先到了，”

忽又噫声道：“诸位怎知我胸中之计呢，同时竟先在此地埋伏？”

原来冒出沙堆的竟是贯天道长，透地法师，无人头陀，以及冷风和龙斐等五人，接腔的是贯天道长，只见他抢先走近笑道：“施主不必惊奇，贫道等也没有未卜先知之能，那是施主与冰魔、雪魔舌战之际，贫道等已得龙小施主引到外啦，数箭之外啦，试问哪有听不到的。”

花无秋道：“但怎知我要向这里诱敌呢？”

无人头陀合十道：“恩公，这就要问小施主了，他说你一定会诱离天堂岛动手！”

花无秋哈哈笑道：“龙斐的智慧确有进步，快，诸位仍旧藏起，我要速战速决，十八隐虽只追来两个，但我料定全部会到。”

‘透地法师’道：“施主将他们叫得好听了，什么是‘十八隐’分明是当年‘十八害’，施主，这两人让贫僧与老和尚代劳如何，相信在三百招可以打倒。”

花无秋急急道：“不，这两魔我还要引过去一点下手，道长等就在这里隐藏，等其后援全部通过时，道长等即断其退路，十八害就不能让他有一个生还。”

三老闻言齐感一震，听他口气竟要一举铲除无人敢挡的强大敌人，自无异议，火速离开藏起。

花无秋察觉后面的人尚远，暗忖道：“他们似已提高警觉了！”

足有一杯茶之久，这才看到两条黑影缓缓而到，花无秋让他们到了十丈之内才冷笑问道：“二位为何突然懂得礼貌了，居然送客送出二里之外。”

冰魔立即停步，阴声哼道：“他到底是什么人？”

花无秋仰天大笑道：“在下已离开天堂岛，二位恋恋不舍的追问何来，假使二位真要查个水落石出，嗨嗨，那恐怕对二位有点不利！”

雪魔抢街叱道：“你有什么能？”

花无秋傲然笑道：“能要你两条老狗之命！”

冰魔陡然抖出一把奇剑，大喝道：“你是人称‘金龙大侠’的花无秋？”

花无秋哈哈笑道：“何尝又不是杀死乾坤魔之人！”

雪魔同样抖出一把奇剑，迫近一步阴笑道：“原来你真是那无名的枯瘦小子！”

花无秋伸手向怀中一探，大笑道：“假使在下还有一只‘霹雳挝’呢？”

两魔闻言，身不由主，齐向后退，显被‘霹雳挝’三字吓了一跳！

花无秋仍旧是空手出来，讥笑道：“二位不要怕，你们还不配我用霹雳挝，识 的给我滚回去。”

说完转身，长身奔出！

冰魔一见，急对雪魔喝道：“老二追，别上他的当！”

花无秋假装心虚，拔声而起，去势如风。

两魔越感不对，同时大喝紧追，霎时失过背影！

贯天道长忽然自沙中起立道：“我们向来路上探探看，其余的十六害为何还未来？……”

他刚住口，忽听无人头陀道：“牛鼻子，快藏起，那不是来了嘛，十六条黑影，一个不少！”

十六条黑影来势如飞，前面八个老太婆，后面八个老头子，奇形怪状，真是没有一个长相善良，倏忽间就超过花无秋刚才所立之处。

冷风第一个长身跳起，低喝道：“快截后路……”

‘路’字未出口，猛听到前途连续响起两声惊天巨震，沙漠都被震得如波涛滚滚，贯天道长惊叫道：“这是什么声音！”

降了龙斐，其他三老莫不愕然大惊！无人头陀跳起道：“霹雳挝！”

龙斐知道再无可隐瞒，立即笑道：“老太师，你老猜得不错，我哥哥已运‘霹雳挝’五手了，刚才冰，雪两魔恐怕连还手之机都没有，诸位请听，他们想痛叫也无时出口了。”

无人头陀诧异恩公从哪里得到‘霹雳挝’？这真是难以相信的事！”

龙斐从头说明自己经过后，又笑道：“昨夜我才将宝锤交给哥哥，我想只有他才配用，也只有他才能尽力发挥宝锤之威。”

三老闻言大喜至极，莫不欢乐道：“这真是如虎添翼，可愁天下不太平！”

突然，前途银光大起，竟有十六条白链在空中飞绕如电！

贯天道长大叫道：“不好，十六害都施放飞剑了，我们快过去接应！”

他抢先奔出，手上竟抖出四把非常古老的短剑！

无人头陀、透地法师、冷风都将生平携带不离的宝剑挺出，耳听又是连声巨震升起，龙斐留心一数，欢叫道：“诸位前辈，又有八人完蛋了！”

无人头陀骇然叫道：“大家快停，恩公竟能独胜群魔，还有八人可以就会退到，我们要全力阻住！”

话刚住口，陡见两条黑影首先退到，贯天道长招向无人头陀大笑道：“野僧，我俩上！”

话一出口，抖手发出两道白光，竟一出手就展飞剑！

和尚大笑道：“牛鼻子，几十年啦，你还是这样性急，看我野和尚的！”

他的长剑一道白气，紧紧随着贯天道长的飞剑冲空而起！

龙斐第一次目睹这种奇能，暗暗叫道：“好啊，武林视为神话的东西我亲眼见得啦。”

退来之敌是两个老太婆！一见有人断阻后路大为慌张，前面一个突然叫道：“八妹，我们受阻了，贯妖道长和无人贼僧竟是‘霹雳挝’淫贼的同路人。”

僧、道二人控制要道上，将剑光笼罩上，既不进攻，也不收回，完全采取紧守不放之势。

两个老太婆似知功力不及，火速又朝后退去十丈，真正显出进退两难。

远远地仍有六道剑光在拚命飞舞，见行的一见，即知是在全力固守，甚

至似往这边逐次后退。

冷风发现那六道剑光虽然继面一幕，但却没激烈震撼之情，急对透地法师道：“道长请看，莫非那六人已经受伤了？”

道士留神一看，侧头笑道：“施主，伤倒不是，那是受了花施主的空前神力在震撼，只要防过一疏，‘霹雳挝’的巨吼就响起，当前这两位女魔可能是想回去求救的。”

冷风道：“刚才巨响不会引起天堂岛听到吧？”

透地法师笑道：“距离二十几里，加上这里坦荡的漠地，纵然声音传去，在岛上也只听到隐隐的微声不会使人起疑，好在今晚天色不晴，东南方似有雷声闪电，这倒替花施主帮了不少忙。”

正说着，又是两声霹雳挝的巨声轰起，立即有两道剑光一闪而灭！

龙斐欢叫道：“只有四个了！”

冷风大声道：“我们将这两个老女魔头逼回去，在此岂不是错过眼福。”

贯天道长回头大笑道：“不要去，那四魔守不住了！马上就会退过来！”

远看所余的四道剑愈缩愈短，渐渐向这面急速退来，同时已看到人影错乱，那是毫无抗力的现象。

两个老女魔似见情势非常的恶劣，放弃救援之行，同时反身回扑，抖手发出两道白光。

无人头陀向后一招手，大叫道：“围上去，我们旁观的机会到了。”

大家不约而同，一致向前赶去，距离一近，顿见花无秋竟是身在空中旋舞，手持霹雳挝，真天神伏魔之势，左挥右舞，横扫硬劈，只打得挡在下面的四光芒如波浪般荡动。

返回的两道剑光虽已加入，看势似一无效果，等于自入牢笼。

就在这时，花无秋似又找到了空隙，只见他全身朝光网上倒冲而下，口中竟发出大喝：“按住！”

轰隆一声，其中两个老魔竟被打到血肉横飞，防守之势霎时瓦解。

无人头陀突然大叫道：“大家注意，快点拦截！”

两位道人与冷风闻声之警，火速聚集，手扣剑诀，谨慎提防！

谁料这时的花无秋已全部控制局势，他已不需拦截了，一过得手之余，势如雷厉风行，紧接又挥了三下‘霹雳挝’，真地动天摇之威，一霎那全部成功，只打得光敛尸横，黄沙漫天。

这一场空前之斗，花无秋也可能是运劲过度，只见他步履虚浮的走出黄尘，无力的挥手道：“我们快点回岛，这四挝响声过猛，恐防引来武林查看，那对我们在剑会上不利！”

贯天道长闪迎上道：“施主还好吧，要不要打坐一会？”

花无秋摆手道：“谢谢道长关怀，晚辈只是疲乏，但尚能奔驰。”

众人声言转身，火速回奔！

无人头陀不放心，他单独靠近花无秋身旁，向前叫道：“诸位，去时向

左岛进，过南天门，尽管避免与人照面。”

他惟恐花无秋气力不济伸手将他扶持，轻声道：“恩施主，放松精神，贫僧扶你走！”

花无秋激然点头，叹声道：“十八害确非等闲可比，他们每个人的功力都深厚无比！”

无人头陀慨然道：“他们一生没有两人联手过，当年武林曾经公认，都说十八害如果联手对敌，只怕武林已无半个正派人物生存，但谁又能想得竟被花施主你一个独力扫尽呢！”

花无秋叹声道：“凭我之力，顶多可以对付六人，如果没有霹雳挝，我真不敢想象。”

正奔行着，突见贯天道长急急回头道：“不好，前面出现大批黑影，莫非将整个天堂岛惊动了。”

无人头陀当机立断，大喝道：“我们快藏入沙堆里，让来人过去后再走。”

众人已知毫无别法，火速个别藏起，真连大气也不敢出。

如风起云，黑影一批飘过，真不知有多少人数，因为冷风藏处是接近道上，他也小心的偷偷窥视，触目所见，竟然张口结舌！

在最后一批过去后，估计再无别人出现，冷风急奔而出，传音道：“大家快走，有空隙了！”

众人间言齐出，加紧回奔，好不容易走完流沙区，大家急绕东面入右岛，一路上竟没看到一个人影，冷清清，黑沉沉，居然连灯光都全部熄灭啦。

直到过了石桥，大家火速回归阁楼，这才松口气，坐下后，贯天道长向冷风问道：“施主看出一部人的面貌吗？”

冷风轻松的笑道：“说来没有相信，那简直是乱极了，在下看到一批少林僧竟有几个番僧在拥挤，同时发现右岛上的人物又混在左岛人物里面，可能都是因霹雳挝的威势给惊得大乱了，人数大概有二千多！我相信，一旦他们发现了十八害的尸体时，那种恐惧和混乱更加尤甚。”

透地法师笑道：“难怪岛上这样冷清，只怕连看家的都蜂拥去了。”

无人头陀道：“明天就是剑会，大家快休息，如无变化，咱们按照原拟步骤进行。”

花无秋休息了一下，精神似已好多了，立向冷风道：“惠明大师对雷池消息有何措施？”

冷风道：“大师无分身之术，不过她说老圣在必要时一定会退守后宫机关，估计尚可支持一段时间。”

十四

时已到了四更，大家都到下面去打坐入定，花无秋指定龙斐守在室外戒备，虽知不会有人来冒险，但也防患未然。

龙斐被刚才的空前打头所兴奋到毫不疲倦，他不单是守望室外，不时还向里外巡查，脑子里幻想着自己的将来，竟不知暗自高兴到了什么程度。

半个时辰后，他忽然发现三岛的灯又逐次大亮，暗暗忖道：“去的人都回来了，不知他们看出什么破绽没有？”

继之中岛的人影在光芒里闪动，同时听到背后响起无人头陀的声音道：“小施主，你也该去休息一会了，守望由贫僧负责吧。”

“老大师，我一点也疲乏。”

忽闻贯天道长也走出道：“快天亮了，大家到室外崖上坐观一会月亮也不错。”

紧接着，透地法师和冷风出来了，二人发现岛上与打坐前完全不同，同声笑道：“这一夜恐怕没有安定的人物的！”

大家坐了一会，忽听阁楼上似有步履之声，贯天道长就地拔起，翻身飘了上去。

未几，只听他在上面叫道：“诸位请上来，主人准备好早点了。”

众人闻声起立，恰好已看到花无秋已神光焕发的走出室外来，于是都翻上阁楼中人坐。

“早点这样早，天堂岛真与风尘不同！”冷风笑着笑着，伸手抓起一块香糕往嘴里送！又道：“嗨！这又是什么点心？”

无人头陀也拿起一块，嗅嗅气味，笑道：“妙，陀峰乾和竹实粉做成的！”

冷风笑道：“大师，那是出家人无份的！”

无人头陀笑道：“施主，我和尚嫌主人供应的太少啦！”

众人闻言齐声大笑，吃得异常痛快！同时也饿了，霎时如风卷残云，计十个盘碟都已空空。

正当大家闲聊之际，忽听楼下人声大哗，轰轰如潮水一般，花无秋诧异剑会开始了吧？”

话还未停，忽听门口响起一声佛号道：“诸位早！”

众人见竟是惠明大师亲自前来，同时起身迎接，花无秋长揖道：“师太，剑会开始了？”

惠明大师含笑合十道：“施主，剑会已结束了，目前此崖下已齐集整个正派武林，希望施主去见面，同时接受他们的欢呼庆贺！”

这篇话真使人莫名其妙，贯天道长接口急问道：“惠明大师！这到底是什么名堂？”

楼崖下的人声愈来愈众，渐渐有人在大声呼喊，惠明大师听了一下，对贯天道长笑道：“花施主昨天灭去十八害，消息传来，使正派武林人举手称

庆，而使邪派人物则心惊胆寒，目前左岛已成空城！凡有恶迹都随‘金蜈天君’逃走罄尽。”

无人头陀跳起道：“谁看到昨夜之事？”

惠明大师合十道：“大师，不止一个人看到啊，左岛‘金蜈天君’有三个心腹高手藏在大师昨夜所藏的廝面在不敢出手相助，但却将花施主与诸位的交谈都听得一清二楚，右岛竟是函谷老施主的千金亲自得见，她就藏在诸位的右面，还有少林掌教也亲自去了，总之这三方面还较大师等抢先一步，那是都看到诸位可疑之故。”

大家真料想未及，莫不面面相觑，张口说不出话来。

花无秋叹声道：“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就罢了，楼下群豪又来何为？”

惠明大师道：“天下各路正派武林现出谷老人海施主和少林掌教为代表，一致恭送剑王之尊，以及霹雳大侠两大名称事情给施主，今后希望在施主的统率之下横扫群魔，贫尼先来，只是向施主征得同意。”

花无秋急得搓手道：“这怎么可以，我太年轻，加之又不是比剑得来的……”

惠明大师不由分说，立向楼门口招手道：“海施主，请和掌教大师进来罢。”

楼门口同时发出两声哈哈大笑，先后走进一个老人和一个清瘦的老僧，一人手中捧着一只玉盒，盒盖开着，里面摆着一支金色小剑，上刻“剑王令”三字！一人手中却捧着一只金盆，盆中摆着小黄三角旗，上书“霹雳大侠”四字，旁书“天下正派林奉赠”八个字。

贯天道长、透地法师、无人头陀、冷风寺四老立即拥住花无秋轻声道：“大势使然，不能不接，否则反为大失人望！”

花无秋轻叹一声，只好走向一老一僧道：“晚辈何德何能，实在愧死了，竟还有掌教和老人屈尊！说着长揖及地，起来时双手高举过顶！

四老在两边肃立，同时由海老人和掌教手中代他接过来向花无秋双掌上象征式的一放。

紧接着，惠明大师领着花无秋走出阁楼外，凭栏宣布如义！

一霎那，楼崖下群豪欢呼，掌声如雷震耳！

花无秋运起丹田真气，朗朗朝群豪拱手道谢，声清而亮，字字分明，虽在如雷的欢声中，仍旧使人人清晰可闻。

足足轰动有一个时辰，这才让花无秋退回阁楼中，函谷老人似早安排筵席，须臾在阁楼摆下了两桌。

函谷老人向花无秋拱手道：“花大侠，这两桌是老朽准备替冷大侠、贯天道长、透地道长和无人大师布置的，因老朽深悉四位生平不愿人多哄闹，拟请大侠贤昆仲驾临寒舍与天下各派首要相聚，同时还要请大侠事议今后扫魔大计，不知意下如何？”

花无秋知道难以推脱，拱手道：“晚辈无不遵命。”

贯天道长向函从事老人道：“海老施主，贫道没有别话可说，谨代表我三个假出家人和冷施主向你祝贺神功复原，贵岛太平！”

函谷老人哈哈笑道：“道长，老朽一切都是花大侠所赐啊！”

谈笑之余，花无秋随着函谷老人，少林掌教惠明大师而去，楼上权存下四老开怀畅饮，无人头陀哈哈道：“海龙儿真太客气，咱们四个人却坐下两席，这又是别开生面的待客之礼。”

冷风道：“大师，你只谈吃的，还有重要的值得马上商量哩！”

无人头陀道：“施主，你莫非担心‘金蜈天君’的去向吗？”

冷风点头道：“昨夜之事，看势已将牛鬼蛇神逼着大团结了，这一集体逃窜，其势力恐怕愈滚愈大哩，同时还不知到什么方向落脚？”

无人头陀道：“据贫僧揣测，‘金蜈天君’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他们找个地方重新布置大举发动，第二条路他们直奔雷池派，会合六王及其另一半势力暂时固守，也许这两条路，人是先后步骤。”

两人一桌面对面，一直吃到午时才散，当仆人收拾不久，忽见龙斐喜孜孜的走上阁来叫道：“四位前辈，吃完了没有？各路武林已走了大半啦。”

冷风诧异哪有这样快？”

龙斐道：“为了追查魔踪，函谷老人说愈快愈好，现分为二十五批展开广阔追查！规定在高原会令。”

贯天道长哈哈笑道：“大概与野和尚的鬼八卦相相符合啦，小施主，你听说海家参不参加？”

龙斐道：“函谷老人亲自出马，由他女儿统率海家高手八十三人直赴高原为各路接应，这次人多心齐，真是热闹极了。”

透地法师道：“天堂岛由何人把守？”

龙斐道：“海家高手之多，我们先不清楚，刚才经海老头向众人公布，据说竟有一千四百多人，还是昨夜经过一次大青岛，已将卧底之人清出了两百多个，否则更多哩，守岛毫无问题，只要断绝四门，‘金蜈天君’就休想再加入天堂岛。”

冷风指着他腰问道：“你把那小匕首从哪里来的？好像谁送的？”

楼门口突有一人大骂道：“小鬼头，别得意，提防被人夺了去。”

四老一见走进乐天翁，同时哈哈笑道：“好久不见了！”

乐天翁连忙拱手道：“总算没有回老家！”

说着一指龙斐道：“这小鬼名声大了，刚才在席上经各路英雄差点给捧到天上去，居然而公送一个雅号‘小霹雳’呢！同时还得了‘四极仙子’一把‘鱼肠剑’他自己真不知道姓什么哩！”

四老同声笑道：“应该，应该，本来‘霹雳挝’就是他得到的！”

乐天翁道：“闲话少说，现在有件非常麻烦的事情须要四位大力帮忙了，这事连惠明大师都感非常棘手，因之叫我来与四位商量。”

四老惊叫道：“有花大侠在，那还有什么大事不能解决？”

乐天翁道：“就是他本身的事情，否则就不来麻烦四位了？”

贯天道长更奇道：“什么大事？”

乐天翁叹声道：“诸位可知‘四极仙子’就是海老的千金吧？”

四老同时点点头，无人头陀抢问道：“什么事？”

乐天翁道：“话得从海老头说起，他那条老命，和他海家的存亡，可说都是花小子救活和保存的，老头儿死心眼，他要有恩必报，但想来想去他又无从报答，于是他就想到女儿身上去了，刚才当花小子薰薰大醉之际，这老糊涂竟当着天下武林提出，要求天下武林替他女儿作媒，同时还有他女儿在座哩！”

无人头陀哈哈笑道：“这是大喜呀，还有什么麻烦？”

乐天翁道：“四位虽是花小子目中知己，但却不明花小子的私事，麻烦可大了！”

秀地法师道：“花施主易已有了意中人？”

乐天翁叹道：“道长明见，一点不错，而且是武圣步老儿的千金，但这对小情人又闹得恩仇难分啦，除了实际上各有不可公开的秘密之外，表面上竟如生死之敌！”

他将花无秋与雷池派的恩怨详细说了一遍之后，又道：“花小子与雷池派的事情将来还有搞不清楚的问题，也许又要落到四位肩上去解决，当前的事情怎么办？”

贯天道长皱眉道：“为何不将此事秘密向步老儿说明呢？”

乐天翁道：“来不及了，因为有天下武林全体满口答应啦，同时公举少林掌教向花小子道喜，谁料花小子被酒灌成泥巴一样，他还连连糊涂点头哩，这一来四位看怎么办？”

四老都急得搓手道：“糟了，酒醉点头怎能算准，清醒后决不让帐，这一麻烦大了！”

乐天翁道：“所以说，四位是否有法解决！”

四老同时摇头，齐声道：“难，难，难，难！”

龙斐插嘴道：“这又不是对敌人，管它了哩，搞得好，我哥哥讨两个，搞不好，一个都不要！”

无人头陀叹声道：“小施主，这比对敌人严重多了，女人比敌人更厉害！”

冷风道：“事已至此，那就看将来的发展了，不过，暂时最好不对龙大侠醒后提及。”

乐天翁点点头，又道：“以惠明大师的意思，如四位既无办法解决，那就请四位陪着花小子最后离开，因为他的酒性恐怕要到下午才能醒来。”

龙斐缠着无人头陀道：“老大师，咱们到左岛走走如何，看看还有没有奸细藏着？”

无人头陀笑道：“这还要查什么？函谷老人难道还不派人搜过？”

龙斐道：“这很难说‘金蜈天君’老奸巨猾，也许有特别隐秘的机关。”

无人头陀想想反正无事，于是起身道：“小施主要去，贫僧自然奉陪，那就走罢。”

龙斐首先跃出阁楼，领头向左侧奔去。

过了石桥，忽见一个大汉自树林出迎，龙斐一见，认出他是右岛的高手，笑着问道：“大哥，这里归你看守吗？”

那大汉笑迎道：“小侠，左岛已全部派人控制了，我是巡查！”

无人头陀已赶上，合十道：“施主，全部搜查过了吗？”

那大汉道：“现在已搜查过三遍，但无什么发现，大师有何高见？”

无人头陀道：“多查岸壁和石质的地方，提防叛逆打地道，其次注意森林里，专查表面是没有用的。”

大夯连声道：“多蒙指教，在下马上去禀明总管。”

无人头陀道：“贫僧想与花小侠到处走走，大概不会受阻止拦吧？”

大汉急急道：“大师哪里话，你老尽管去玩，本岛上下无不欢迎。”

无人头陀合十告别，带着龙斐信步而行。

龙斐边走边问道：“老大师，假设‘金蜈天君’真的派有高手在岛上藏着的话，你老想想看能有多少？”

无人头陀道：“人数不会太多，但却是特等高手，因为多了难而藏。”

龙斐道：“藏少数几个管什么用？”

无人头陀道：“用处可大了，一方面可探悉岛上虚实，同时可作内应，‘金蜈天君’真想回来，只要几个人控制一门就可偷袭进来。”

龙斐忽然眼睛一转，急急道：“老大师，我们向西、北两门附近去查如何？”

无人头陀惊异道：“你有什么彻悟？”

龙斐道：“现在还不敢确定，先看看这两关口附近再讲。”

无人头陀知道他聪明过人，立即带着他先走西门，同时注意左右毫不疏忽。

西门的蓝旗仍未撤去，大概是因为客人还未走完的关系，唯在山脚下立着四条大汉把守，他们一见龙斐，远远就一致拱手道：“小侠和大师有事吗？”

龙斐笑道：“没有事，玩玩罢了，各位只管守望，我们不要照顾。”

无人头陀见他四处张望，轻声道：“有疑问没有？”

龙斐细看了一会，摇头道：“这里都是沙地，同时树木也不高大，大概没有问题，走，我们奔北门。”

无人头陀亦有所悟，点点头，却向四大汉问道：“四位施主，北门地势如何？”

其中一人恭声答道：“北门是悬崖，风景比这里幽雅，大师和小侠去过就知那儿不错。”

无人头陀合十道：“有劳指教了！”

他带着龙斐急奔北门，在半途中道：“小施主，贫僧被你暗示提醒啦，有奸细不会藏在岛里，那确是没有用的，埋伏必须在关口，里应外合，立即可关暗袭得手，‘金蜈天君’一定会留下这手棋狠。”

龙斐道：“还有一点你老没有想到，奸细的藏处决不会在石洞或者地道里，因为那是人人能想及的地区。”

无人头陀惊问道：“那藏在那里？”

龙斐道：“最好的藏处是表面无窟窿的大树里，既可避风雨，又可存粮食，同时可察听周围一切动静，他根本就不须到外面来活动，那比地道崖道强多了。”

无人头陀双手一拍，大叫道：“小施主，你说的完全有理……”

他忽又一怔，问道：“大树不空怎么进去？”

龙斐道：“有窟窿的大树谁不怀疑，傻子也要搜查一番，假使你选择完好的巨树用人工由顶或地面掩蔽处打空，谁能怀疑树心里有人？”

一顿又道：“金蜈天君自小至老住在北岛，加上本岛古木无数，他有的是时间来设计，我想恐优还不止少数哩，不过他这次出去须要得力之人随身，除了必要之处，奸细不会放下太多是可想而知的。”

无人头陀越听越觉有理，叹声道：“小施主，你真想得仔细！”

龙斐道：“还有更仔细的哩，假设是我在设什那棵树的话，我还在树上打下不少小窟窿作窗户，既可暗察外面一切，又可通风出气。”

无人头陀哈哈笑道：“妙，妙，这办法贫僧将来都要用上，以作永久隐居之处。”

忽有一个中年人自他们背后急追而上，龙斐闻声回头，笑问道：“大叔赶来有事吗？”

中年人笑道：“小侠，有两位道长和一位老者在找寻小侠和大师。”

无人头陀合十道：“施主，请你回去通知一声，叫他们向北门来，只说有要事商量。”

中年人拱手应道：“是，大师，前面就是北门，但要由左首下面走，上面是崖顶。”

无人头陀合十道：“有劳施主啊！”

中年人以迅速步法回头，不久即赶了两道和冷风，贯天道长追上就大叫道：“秃子，有什么鸡毛蒜皮的大事，天色不早啦，花施主可能酒醒了。”

无人头陀立将龙斐的意思说出，接道：“杂毛，咱们走了，不要让‘金蜈天君’的狡计得逞。”

贯天道长闻言一愣，回头向透地法师和冷风道：“个把奸细事小，让‘金蜈天君’卷土重扑此岛就难以攻破了，以前有函谷老人父女占去一半，今后他必全部控制。”

冷风道：“这事交代张家总管处理即可，何必我们动手？”

无人头陀道：“事实尚未证明？一旦没有，岂不笑话。”

贯天道长笑道：“那就去查罢，看看小施主的推想如何，倘若真有奸细，亦可藉人供逼问‘金蜈天君’的去向。”

龙斐道：“到时四位勿打草惊蛇，防其由特别秘径逃走。”

透地法师笑道：“好，咱们五人以你为指挥。”

龙斐笑道：“那就得听我语气，看我眼色！”

一条青石路向下倾，一级级石梯足有三百级，曲折如之字，两旁都是浓阴蔽日，古木参天。

无人头陀向两道人递个眼色，叫他们留心两旁古树。

贯天道长却见龙斐一双眼睛只注意最下面，轻声对和尚道：“那孩子在留心什么？”

无人头陀道：“他在注意那三样品字的巨樟中间，快去！”

透地法师道：“三树之间是座巨石，难道有疑问？”

无人头陀道：“也许……”

话未出口，突听龙斐在下面大叫道：“三位前辈，这里有个狐洞！”

无人头陀急奔下去，哈哈笑道：“天堂岛的狐狸都是有道行的，小施主，让我和尚来看看。”

龙斐大笑道：“和尚只能超度亡魂，捉狐鬼道士是能手，老大师，还是让两位道长来罢，当心不止一只哩！”

两个老道士闻声赶到，同时大暗道：“只怕是空窝哩！”

龙斐笑道：“不会的，我虽不会捉，但却善识狐穴，这巢隙本是老的，但在近几日常常有狐狸出入，老大师，请你堵住北门这边，提防他窜入沙漠，那就有法无处施了，两位道长请注意这巨石底下和三株大树的顶端！”

和尚闻言一闪，堵住通往沙漠之路，正当这时，忽有四个右岛老者闻声出现，同时惊异真的有妖狐。”

龙斐接口道：“四位前辈当心，请挡住森林和崖顶，洞里的妖狐已能变化人身。”

四个老者面在僧道三人拱手打招呼，一面已知有奸细，立即全部挡住森林一边，其一道：“小侠，崖顶早已派人把守住了！”

言刚毕，崖顶同时出现五人，同时有人大声问道：“周副总管，什么事？”

刚才说话的老者抬头道：“李副总管，小侠在此捉狐！你挡住上面！”

江湖人何等精明，闻言即知是什么一回事，上面五人即应声提防。

龙斐一见布置妥当，即笑对贯天道长和透地法师道：“老道爷，现在可以书符念咒啦！”

贯天道长举手一掌，硬将那巨石轰的一声击得碎快溅飞，大喝道：“好妖孽，还不与本大仙滚出来！”

当巨石碎裂，底下现出一个大洞之际，突闻树顶发现一声阴笑道：“算你们眼明心细，接住！”

“住”字出口同时，树顶突发一蓬银光，真有天网之势向下罩来！”

那周副总管一大惊，骇然大声道：“诸位快避，是破罡针网，中者无幸，掌劲劈不开！”

贯天道长和透地法师似深知厉害，二人大急，欲抢救龙斐急闪躲避，但分开过远，势难赶上！

正当危机一发之际，突见银光一吹，居然现出千百根针形之物悬在离地八尺之上。一根根竟被什么凝住一般！而且在树顶上忽倏间露出九个阴沉凶恶的老人。

贯天道长知道来了救星，急与透地法师将龙斐带离树下。

蓝影一闪，在贯天道长所立之处忽然出现花无秋的真正面貌，风度翩翩，神采飘逸，只见他右掌一伸，自掌心发出一股紫气，霎时将悬在空中的针形之物全部吸去，同时昂然朗笑道：“诸位都是年过花甲之士，为何用此妇人之物？”

说完缓步向二道和无人头陀之处走，又笑道：“听说树上九位乃‘金蜈天君’视为长城之靠的屏障人物！不知三位前辈可识彼等字号？”

这时由坡顶走到交风，他一直就未下来，闻言接口道：“花大侠，他们是‘寒冰九熬’，各人确有几乎鬼书符。”

周副总管在森林边接口道：“花大侠，他们是二岛主那叛贼的上等食客，也是他数十年的心腹人物。”

贯天道长冷笑道：“其中有两个是贫道手下的败类！”

无人头陀大声道：“透地杂毛，咱们和贯天杂毛每人分三个！”

其他人已腾身而起，直朝三树顶端冲上。

两道同声笑道：“你敢抢走！”

拔身虽后，赶却在前，从两侧抄绕而上，四掌齐发，说于就于。树上九熬一见，立即分着三面，同声大喊，各拒一方，霎时接触大干。

悬空发劲，树顶那能受得住排山倒海之力，隆隆声中，三株大树被击得满天飞舞，双方只好踏虚踏空，全凭涌泉穴所发出的真气托住两只脚掌悬立。

这时海家的高手愈来愈众，四面八方聚了两百余人，花无秋一看这种阵势，笑对冷风道：“冷老，海家的势力真是无法估计！”

冷风点头道：“老朽虽在武林略有所闻，但没想到此比传言的更盛，天堂岛如真被‘金蜈天君’全部控制，那真不堪设想。”

忽有一个古稀老人向花无秋走去，老远就拱手道：“花大侠，两位道长与大师太操劳了，老朽岂敢袖手，能否请他们三位将从逆交与老朽处理？”

花无秋拱手笑道：“老总管只管派，人出来，晚辈即请三老罢手。”

原来这古稀老人竟是海家视为函谷老人第二的人物——大总管，只见他告退后将手一挥，霎时由四面走出十二个花甲之年的老者，显然为海家中地位不低的人物。

花无秋仰首朗声叫道：“三老请退下来罢，主人大概要先擒，咱们也要赶路了。”

贯天道长闻声，立即向透地法师无人头陀笑道：“咱们施主有令，看势要不成了！”

三人同挥六掌，撤身后退，盘旋一绕，立即落到花无秋身边。

穴中九煞似知难逃罗网，同发一声大喊，竟想抢出北门！

老总管一见，大喝一声：“围上！”

十二花甲老者如脱弦之箭，成弧形冲向空中，其速无伦，恰好将九煞围住，一接触就同时出手。

花无秋看出这十二老者的功力都是高深无比，轻声对四老道：“海家高手之多，简直不可想象，我们放心走罢！”

无人头陀笑道：“九煞似逃不脱了，但咱们还有一顿丰富的晚餐，难道不吃了？”

花无秋笑道：“主人想考验咱们的轻功，晚餐竟准备在绿州，四百里路程，只要个半时辰，大师，你就辛苦一点罢。我们不能在这里讨吃。”

贯天道长哈哈笑道：“这主人真是怪到，得啦！为了口福苦了腿，不公平也要干了。”

花无秋顺手将龙斐抓住，喝声道：“晚辈献丑了！”

他抢先朝蓝旗冲出，身形竟如闪电！

冷风一见大惊，怪叫道：“不得了，快赶！他竟抢上第二！”

两道一僧哈哈大笑，居然稚气未脱，一齐边叫边追，显得快乐之极。这种轻功，立将数百双眼睛由打斗处拉到他们的客人身上，莫不惊愣住了。

晚上的秋风，夹带一阵阵的寒意，呼呼的飏起满天黄沙，风劲沙急，由北而南，滚滚扬起。

在黄沙中，隐藏着六黑影，前二后三，拚命追赶，风速、沙速，黑影比沙更速，而前面两黑影比后面四条黑影大速，看看愈追愈远。

冷施主，你不许用羽翼鼓风替工，咱们败也要败得干净！”这是贯天道长在大喊大叫，接着又哈哈大笑。

原来冷老头因看到花无秋的背影愈来愈只剩下掌大的黑点，心中一急，居然要用他“羽翼鼓风衣”啦，但被贯天道长注了意，因之硬阻住了。

冷风大叫道：“咱们的腿不争气，这怎么办，岂不是败得太惨了，他还捉着一个哩！”

无人头陀哈哈笑道：“要他兄弟不把酒菜吃光喝尽，我和尚甘愿认栽了。”

透地法师大笑道：“我法师的想法与你们都不同，有他在前面开道，这一路保险遭不到暗袭！”

无人头陀笑得只打跌，讥骂道：“杂毛，我和尚看你愈来愈没有出息，给人听到可不是损了我们三人的威风。”

透地法师伸手在他背上一推，大骂道：“秃顶，已是追不上，你还要打跌！”

四个老头真是孩子样，合起来已有几百岁，竟还没有脱稚气。

夕阳只有一点边挂在沙漠的边缘，幸好前面已出现绿洲，四老虽看不到花无秋，但却松了一口气，及至奔近，忽见龙斐突自一堆草里跳出来，手中还拿着两只鸡腿，边吃边叫道：“哈哈……你们才来呀！”

无人头陀一见，冲过去，抢了一只往嘴里塞，跳起叫道：“光……”了字出口，竟噎住了！

龙斐蹦起大笑道：“不要急，桌上还有一半！”

贯天道长拉着冷岗道：“施主，快，这秃子平生不客气，提防他一个人独吞！”其实头陀脑并不光！

忽见花无秋缓步迎来，含笑道：“四位不要相信龙斐，酒席吃一夜都吃不完，何不先去洗个脸！”

无人头陀一听放了心，吁了口气道：“恩施主，脸倒是不要洗，咱们歇口气倒是真的，下次贫僧不敢再追你了！”

花无秋笑道：“晚辈不过只早到一点，前辈何必泄气。”

贯天宽笑道：“施主，少安慰，咱们不是败在外人手里！”

众人说笑一阵，紧接着朝一个大帐幕走去，身还未近，老远就闻到香气。

无人头陀又噎了一口涎，但还是等不及似的抢先冲走。

帐幕里幕得很，中央摆着一只大圆桌，但不高，看势是坐在皮毯上吃的。

贯天道长一见帐幕内没有他人，噫声道：“主人呢？”

花无秋道：“另有帐幕在右边，一共五个仆人，他们已执行过三批了，咱们是最后一批。”

观道：“函谷老人也到前面去了。”

花无秋道：“大概走了三个时辰啦，我们今晚还要赶走两百里才有休息。”

一轮皓月，高挂天空，小小的绿洲，静躺在广漠的怀里，天上、人间，现出一幅幽美的书画。

一座蒙古包中，灯红酒绿，四个老人喝得醉眼惺忪！龙斐不知溜到那里玩去了，只有花无秋独自立在月亮下，静静的欣赏着秋夜的凄清。

“起更的时间了吧？”一个海家仆人慢慢的走近花无秋，轻轻的提醒他一句：“大侠，你老得休息休息？”

花无秋点头笑笑，回身指着帐幕道：“四老还未撤席，不然我们早就动身了，哪还有时间休息，大哥，有劳你们照顾了。”

海家仆人都不是平凡之辈，论武功可比普通江湖高手，不过，他们对花无秋却视为神人，尤其花无秋不摆架子，因之更使他们敬爱尤深，闻言连声道：“大侠，我们真愿一辈子服侍你。”花无秋含笑道：“多蒙见爱，我们会面的时候多着，也许我常来天堂岛与大哥们欢聚。”

他忽然想起一事，接着问道：“大哥，贵岛怎么只见男人而很少女人？”

仆人笑道：“大侠，你来的时间短，不知本岛内情，本岛凡妇女和孩子们，如在平静之日，左右两岛热闹哩，到处都是儿童嬉戏，妇女喧腾，就只不许到中岛去，一旦岛上有事，那就不相同，妇女和孩子都被禁止外出，一

切饮食起居都约束在地道里，除非功力高的，能派用场的例外。”

花无秋道：“左岛这次而逃，难道也将妇女带走了？”

仆人道：“不，本岛历代有明令，如有叛逆行为发生，罪不及无知妇女和儿童，除非有罪名昭彰的又当别论、半岛这次叛离是空前未有的，但随同逃走的极少数，不过大侠未入地道见到罢了，见到时即知比成年男子还多数倍。”

花无秋啊声道：“原来如此！怪不得看不到几个妇女哩，这样说，岛上成家的太多了。”

仆人笑道：“以小的来说，儿女就有四个，比小的家人多数倍的恐还没有统计。”

花无秋这才了解岛上的房子那样多，而且是一栋一栋的分开建立，立头笑道：“可见贵岛的规矩严格而合理，如不是贵二岛主野心勃勃，真合乎‘天堂’二字，好在未让其成功，否则岂不可惜。”

二人谈到这里，忽见龙斐急急走来道：“哥，洲上有奸细！”

花无秋笑道：“此洲不属我们私有，纵有窥伺之人，那也算不得奸细，你看到什么？”

龙斐道：“刚在北面看到两条奇速的黑影，却被惊走啦。”

花无秋道：“向什么方位走掉了？”

龙斐道：“那是我们必经之路，你去请四老动身罢，看追不追得上。”

忽听无人头陀接口道：“酒足饭饱，花施主在等着哩。”

接着是两道和冷风也已出来，花无秋立向仆人道：“大哥，咱们告别了，后会有期。”

海家仆人并不召集同伴相送，即拱手道：“诸位请！”

花无秋即将龙斐发现黑影的其情向四老道：“咱们追追看，可是‘金蜈天君’派人在此监视我们。”

无人头陀招手向透地大师道：“杂毛，我们走右边，让贯天道长和冷施主走左面，大家抄上去！”

贯天道长向冷风笑道：“秃驴说得有理，施主，咱们走。”

花无秋带着龙斐走中路，等左右两面走出后又向仆人一拱手，这才直朝前进，但却并不匆忙。

花无秋道：“沙漠中有一大镇‘托克他格’，奔到时差不多天亮了。”

龙斐道：“四老知不知道？”

花无秋笑道：“除了那儿再无好地方，他们不停也不行，何况和尚是个老饕，他不睡觉，不休息根本不在乎，叫他不吃不喝可要他的命，你还担心他们不停。”

龙斐道：“一路上没有民屋吗？”

花无秋道：“我没有走过这沙漠，据说有草原，有牧民，但没有房屋，非到‘托克他格’没有镇市，吃喝都难找到。”

龙斐道：“我们都不识沙漠道路，一旦走错了怎办？”

花无秋道：“当然要小心！没有迹象的沙地不可乱走。”

龙斐忽然叫道：“哥哥你看，前面是什么亮光？”

花无秋陡然立住道：“沙漠中那来的鬼火？”

龙斐骇然问道：“真有鬼吗？大概又是敌人玩的幻术罢？”

花无秋道：“鬼火两种说法，说得玄的确指为鬼，不信鬼的是战场兵死骨血所化，当前鬼火之多，何止万计，我们小心前进，倒要看看是什么东西？”

龙斐道：“提防是敌人的阴谋引诱。”

花无秋道：“必经之路，不能不前，你提聚真气，注意脚下足迹，让我召唤四老一声看看，也许他们都见到这种怪事了。”

一声清朗而悠扬的长啸罢即大步向遍地绿焰逼近。

两下尚距一箭一之远，突闻右侧发出一声大叫道：“施主勿动！”

花无秋闻声一震，立住一看，只见两个黑影如电射来，已知为谁，朗声问道：“道长和冷老来了。”

贯天道长和冷风是闻啸赶到的，一到就郑重道：“施主可知那圆圆绿焰是什么东西？”

花无秋摇头道：“晚辈疑为鬼火。”

冷风接口道：“不是，那是数十万条金色蜈蚣！而且是‘金蜈天君’练的‘金蜈大阵’，大侠虽不怕毒，但却欠识阵势，进去必遭金蜈困住！”

花无秋闻言悚然道：“从前未曾听说过？”

贯天道长道：“老魔的字号就是由此而得名，以往并未用过，贫道与冷施主也是刚知知悉的。”

花无秋问道：“二位遇上谁讲的？”

冷风道：“函谷老人，他现在北面。”

正说着，忽见无人头陀和透地大师也已赶到，和尚一到叫道：“大家当心，我们都被困在‘金蜈阵’的‘不觉迷’外圈内了，退必引发内圈，进则深陷内圈，只可沿内圈走，用上这颗宝贵之物。”

回头向两道一僧和冷风道：“四老走罢，看看‘金蜈天君’是否现身动手？”

四老同声笑道：“也许他只在背后隐身弄鬼哩。”

五人稍提轻功，不急不忙的向南绕去，留下龙斐跟在函谷老人身边。

花无秋一面绕一面渐渐向绿焰靠近，目力所及，不禁骇异向四老问道：“奇怪，怎的只见绿焰不见蜈蚣？同时连点影子都没有？”

透地大师接口道：“这就是阵势已发动之故，人影蜈蚣都隐去。”

估计方位已到，四老立即向花无秋左右分开。

恰当此际，突闻背后是乐天翁赶来大叫道：“花小子，海老叫你在阵内不能用霹雳挝！”

五人同时一停，花无秋问道：“这个我知道，还有什么交代？”

乐天翁道：“你们进阵不会马上受到阻力，如果暗袭，只可用真气护体而不能运真力反弹，否则就会接受阵势的‘灭元耗精’之侵。”

花无秋道：“晚辈记下了，你老请回。”

乐天翁临行关怀道：“小子，我老人家自你孤苦元依开始，一直呵护到现在，你不可使我老人家担心，凡遇险阻，务宜谨慎而后行。”

花无秋感动无比，戚然道：“你老放心，晚辈不会轻举妄动的。”

乐天翁点头去后，四老同声道：“这人一生独行成飞，岂知也有超常的慈爱发生，尤其此人可佩之至。”

花无秋叹声无语，低头前进，显然引起了内心的痛苦。

无人头陀关怀道：“恩施主，大敌当前，你要提高警惕，现在可将真气布于体外了。”

花无秋将牙一咬，突然道：“冲！谁能阻我！”

四老闻声一紧，急急护住，贯天道长忽然道：“当心，绿焰向两侧分开了，敌人存心让我们深进啦。”

花无秋忽在身上一探，顺手抓出两只大金蝎，传半向四老道：“看看此物较蜈蚣究竟谁毒，相信物对物一定能找出金蜈蚣隐形之处。”说罢将手一放。

两只金蝎乃是通灵之物！较毫无修练的蠢蜈蚣大不相同。主人的手一松，只立即发出吱吱的怪叫之声，凶猛的同时向绿焰扑去。

霎时之间，金蝎所经之处，绿焰竟突然波动，花无秋一见，欢然传音道：“收效了，阵势对金蝎无法控制！”

无人头陀隐叫道：“我们快改道，随金蝎冲！你们看，金蝎所至，绿焰中分，显然是蜈蚣不敌了。”

花无秋立即一闪身，紧紧跟着金蝎，好在金蝎的四只眼睛在晚上发出火一般的红光，使五人不致迷失其踪。

金蝎为古蜚，大而有双翅，扑击如电，花无秋大喜，知在无意中找出破阵之法了，争向四老道：“人算不如天算，‘金蜈天君’又将失策了。”他已不再传音。

透地大师道：“先看敌人有无反应再定，按量我们是采攻势，而非被动，假使金蝎能影势阵响，那就防止他向金蝎下手。”

绿波荡愈来愈烈，渐由数尺而至数丈，中间都四分五裂出现青沙，贯天道长一见大喜道：“施主，有方法使金蝎更激动吗，阵势受害了！”

花无秋拿出哨管道：“此哨吹一声长的是召令，吹两声短的是遣令，惠明大师的记名徒弟——尤四娘却没传我驱使攻敌之法。”

无人头陀道：“恩施主所指，莫非当年那尤四娘？而是后来出家的那尼姑？”

花无秋道：“正是她，是惠明大师感化她出家的。”

无人头陀道：“原来金蝎就是她当年仗以攻敌之物，那就请恩施主快哨

声连数吹动，愈短愈急愈好！”

在绿焰波荡扩大，愈见愈激烈之余，突然闻到隐隐的喝叱和尖锐的竹哨声，花无秋四老哈哈笑道：“他们急了，看势是藏头露尾啦，千万蜈蚣敌不了我两只蝎儿，这叫做兵在精而不在众，他也想吹竹哨镇阵，让我来吹铁管猛攻。”

铁管的声音与竹哨大不相同，在花无秋口中竟吹出放爆竹一样的响音，连续不断，炸声震耳。

两只金蝎闻声发威，其飞舞扑击之势，自那四点红光看来，简直是成了四条红线交织，其速度快得惊人。

贯天道长大笑道：“妙极了，这确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古怪打斗，我们紧紧跟着，不能拉下过远的距离，否则又会被绿焰涌上。”

冷风笑道：“道长，蜈蚣是虫类，你莫把它当作人，既失控制，那就一乱无法收拾，金喧一猛攻，凡经之处，再也不会平息了。”

无人头陀忽然指着沙上道：“大家快看，金蜈不仅扰乱了事，它还能将敌人弄死哩，这里死了十几条蜈蚣啦，嗨嗨，还未断气。”

花无秋暗暗忖道：“阵既然不能控制我们行动，那就是已失作用，不知这时施展霹雳挝的结果怎样？”想着偷偷的拿了出来，运起储备成真气，反臂猛挥而出！

巨震应手而发，漠地黄沙涌起，只震得绿焰如风卷浮云，一下扫空了半片。

他不敢向金蝎一面出手，生怕为害自己的灵蝎，紧跟声音未停，绿焰中竟是惨叫四起。

四老未料他竟来上这样一手意外的动作，在摇摇的陡惊之下，同时大喝道：“冲，隐敌来了不少！”

花无秋一见试探成功，朝前一冲，霹雳挝连连猛挥不停，真是打得黄沙冲天，天摇地动。

阵势不破自解，四老已向方分开，拳拳齐施，朝着有绿焰处就劈！

花无秋一直朝正面冲去，他想藉这突然之势找出“金蜈天君”可惜黄沙过浓，始终看不出一个影。

忽然一个警惕声升起，他立将霹雳挝收起，惊然暗道：“如再胡打，非伤自己人不可。”

正在这时，突觉前面一股巨劲迎头压到，不敢冒失还手，闪开大喝道：“什么人？”

喝声未已，忽听惠明大师发出急止之声道：“老施主快住，是自己人。”

花无秋听口气知道是函谷老人在前面，大叫道：“海老不可出手，我和四老都分开了。”

耳听函谷老人愧然道：“少侠，阵势被用什么方法破了，逆弟可能已在逃！”

花无秋眼看他后面有惠明大师，乐天翁，海女，龙斐，以及两个老人都到了，拱手笑出乎意料之外，是我两只双金蝎之功！”

他将经过说出后又道：“金蜈天君带来之人，可能被我霹雳挝打死不少！”说完拿出铁管，发出一声长长锐声。

两点金影，带出四点炫光，如箭落在的肩上。

惠明大师合十念声佛号：“劣徒有眼识英雄，她居然舍弃此物与施主。”

花无秋面睹众人惊注着肩上金蝎，笑道：“没有它们之功，此际还不知结果如何哩。”

俄顷之间，绿焰全灭，突见冷风与两道一僧自三个方向齐到，同时发现冷风手中还抓住一个中年凶汉，花无秋笑迎道：“四位前辈搜过了。”

无人头陀哈哈笑道：“黄沙太厚，此际无法明了，不过阵是破定了！”

花无秋指着冷风笑道：“你老拿住个尸体何用？”

冷风闻言一愣，诧然道：“老朽就只抓着这一个活的！”

花无秋笑道：“那就是他嚼舌自杀的了，你老看他满口流血，气早断了，还提着干啥。”

冷风满面尴尬，引起众人哈哈大笑，气得他猛的甩脱，骂道：“我真糊涂，怎不点他穴道？”

花无秋笑道：“沙上似还有四窜的蜈蚣，‘金蜈天君’不知从那儿弄来这么多，而且都是半尺以上长的异种，不如收拾干净，否则将来必遭患牧民！”

函谷老人叹道：“这种金色毒虫世上极少。那是逆弟花了数十年工夫培养成功的，他有三十六个专事培植和训练之人，少侠这一无意得手，逆弟必心痛至极，这也是他行不义必自的时间到了，不过这种毒虫在沙漠中是无力生存的，日久必死，少侠不必担心。”

贯天道长道：“老施主，咱们仍旧分开前进罢，这下可惜没有查出对方的去向。”

函谷老人道：“道长放心，我们仍须向高原前进，逆弟最后被迫，他非奔雷池不可。”

花无秋拱手道：“那晚辈就行一步了。”

说完带龙斐与四老同时向众人告别。

一路上四老依然向两侧分开前进，但不再离得太远，及至天亮，前途已现出托克他格。

龙斐这时没有受到一点惊恐，笑对花无秋道：“哥哥，在绿洲上那条黑影，我看他是有心引诱你去破阵的。”

冷风笑道：“这叫作‘画虎不成反类犬’，可说‘金蜈天君’已走上末路了。”

花无秋道：“四老到底发现什么尸体没有？”

无人头陀道：“尸体只看到五条，连冷施主活捉的算上也只有六人，据贫僧推测，伤在霹雳挝下的可能不少。”

花无秋笑道：“我是胡打一通，如果看到人影下手相信就不同了。”

贯天道长笑道：“我们没有问函谷老人，那‘金蜈天君’的名堂听说非常多，介不知还有些什么名称？如果都似三绝阵这般厉害，那今后真要处处当心了。”

透地大师道：“不知前面镇上有没有眼线？”

花无秋道：“那是难免的，不单是‘金蜈天君’这一面，六王同样在沿途要放眼线的，只怕还不少，我们的行动要想隐密是不可能的。”

漠地的镇市与内地不同，一切都显得简朴和单纯，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只有牛排和老酒，吃饱了就休息。

四老找到一家简朴的客栈包下上房，准备作半天休息，因为经过“三绝阵”。那一拼斗走到镇上都觉有点倦态。

花无秋本想请四老分开查探一下敌方的眼线，见情也就不再开口，只好带着龙斐说要外面转一圈再回来。

托克他格镇并不小，各色人等都在那里作落足之地，在镇口有一条小河，两岸住了不少人家，这是沙漠中不可多见的东西。

花无秋忽见有个慌慌张张的小女孩奔往郊外，满脸呈现惊惶失措的神态，不由惊异，急向龙斐道：“追上去问问，那女孩是受了什么恐怖刺激，神志竟成那样？”

龙斐道：“她竟是学过武功的，这不是奇怪嘛？”说着急奔而

花无秋追着叫道：“不要使她误会，你是小孩子，容易与她接近，我在你后面。”

前途渐急荒凉，龙斐追到一处林前就追到，闪身一拦，急问道：“姑娘，你被谁欺侮啦？我帮你，快说！”这正是孩子与孩子的口气。

小姑娘大约也有十二三岁，和龙斐差不多，也许是被什么惊破了胆，闻声一个踉跄，惶然闪开，两道恐怖的目光注在龙斐的面上。

龙斐见她惊惧稍平，忖道：“她似见我也是孩子之故啦。”

接近一步，又道：“姑娘，我哥哥来了，你能告诉他吧，他会替你帮忙的。”

小姑娘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又朝前冲！

龙斐一见大急，闪身将她抓住道：“你有什么事啊，为何不说呢？”

小姑娘披头散发，泪流满面，穿着倒不像个贫寒人家孩子，一被拉走，更急得跳起哭叫道：“放手啊，我哥哥被人捉去，我嫂嫂被人杀死了哟！”

花无秋急急赶上，对龙斐道：“你放手，让她走，我们只跟着，也不会说的。”

龙斐依言松手，心中也有点别扭。小姑娘被放又直，直朝一条低沟中冲去，且边走边哭。

花无秋急对龙斐又道：“你陪她走，我到前面去看看，也许她哥哥是被捉往这边去了。”

沟的尽头是遍丛林，花无秋突见林缘躺着三条血淋淋的人身，其中一个大汉似还未死，走近朝他全身连点数指。

这时他才着清楚，不禁啊道：“原来都是雷池派的。”

他向那未死的大汉详细检查一番，发现他胸腹及背部连中了十几下重击，同时左腿骨也已折断，暗讨道：“只要他五肠不烂，也许尚可救活！”

雷池派人物他都视为杀父仇人，叫他救活一个仇人自难办到，然而他又想藉那人之口探听消息，因之正感犹豫。

恰在此际，龙斐已跟着小姑娘追到，只见小姑娘一见大哭扑上，大叫哥哥！

花无秋立知其中有因，伸手将她拦住，喝道：“不要触他！”

龙斐急急将她拦住，问道：“哥哥，还有救吗？”

花无秋道：“先要看看五肠是否糜烂再决定。”

经过一番诊断，他立即道：“心还在跳动，此人尚可救活！”

小姑娘已哭得晕了过去，龙斐轻轻将她放在地上躺着，帮着哥哥将那人翻转仰卧，四肢摆好。

花无秋先将大 骨端正，小心合上，继则向龙斐道：“将短剑拿来。”

龙斐道：“你又要放血给他？”

花无秋道：“我没有灵丹妙药，除此别无他途，何况这人流血过多，腿骨折断，加上重伤难救，非此只有看他死去。”

龙斐叹声道：“假使此人是你仇人怎办？”

花无秋道：“一切先救活了再讲！”

龙斐递过短剑又道：“看情形，此人不是被捉，而是被身逐到此，不知是哪一方人物下的手？”

花无秋道：“醒来还怕他不说明！”挑破指头，顺势向大汉口中滴了三点。

他将短剑交与龙斐，右掌一伸，按住大汉胸口。

紫龙血的功效真是神乎其神，化在花无秋身上居然仍未稍失其灵，大汉仅须臾之时翻身坐了起来，伤势已全好不说，竟连腿骨都如未折一般，他怔怔的半晌，一眼看到花无秋时，显得惊喜至极，一伏拜倒地上道：“大侠你来了！”

花无秋不由一扶起道：“阁下认识区区？”

大汉喜要有道：“小的吴直生，是雷池派中宫巡察，见过大侠十几次了，已往为了伪装服逆之故，不敢向大侠表明身份，现在我已成了六王必杀之人，再也不敢隐瞒了，同时何况小的此次还是向大侠救援之一，望大侠速赴雷池。”

花无秋知他言简意深，虽不明其究竟，但也有悟其因，笑道：“阁下详细说来如何，因何被人打伤在此？”

那小姑娘这时已醒，但见哥哥无恙，因之怔怔如痴。大汉环视四注，一见小姑娘就叫道：“妹子，你请花大侠来的吗？”

小姑娘摇摇头，似不知从何说起。

花无秋立将经过告知后笑道：“听说你是被人捉去，区区无意中遇上，是以跟她到此。”

大汉叹声道：“小的本是此地人，自从投身雷池派后，一直很少回家，昨天经六王死党发现小的有脱离迹象，即遭注意，当小的偷偷离开时就被追上，身将到家，即被四面困住，因此贱内不敌而死。”

花无秋道：“你为什么要马上脱离呢？”

吴直生道：“小的知道六王回雷池派必向令主展开公然叛乱，是以想赶在前面报信，同时又想先回家通知贱内和小妹隐藏。”

花无秋道：“这两个尸体是你打死的？还有多少人逃去了。”吴直、道：“小的水上打死两个人，还有三个死在林内，另有四人也：负伤逃还的，他们共计是九人。”

花无秋道：“雷池派的巡察只次于前、中两官八将，这姓吴的功力）不弱一顿，正色对他道：“我就是要赴雷池去的，但不旬人王已走了多少时间？”

吴直生道：“六王早去了，我们是被派在沿途作眼线的，这一路仗计派下人数不少。”

花无秋道：“你的功力和伤势复原了，现在即跟我走罢，一路上有你很重要。”

吴直生道：“请大侠准小的安置了妹子再走如何，有她在旁太不方便。”

花无秋见那小姑娘长得活泼美丽，十分可爱，又向龙斐看了一眼，微笑着道：“你妹妹孤单无依，留下不妥，还是带去罢，也许我能给她点好处。”

吴直生大喜拜倒道：“小的蒙大侠活命大恩，小妹又蒙大侠收容，此恩此德，小的没齿不忘。”

花无秋扶起笑道：“不必挂齿，你我都是同病之人，应当互相照顾。”

小姑娘似已清楚一切，跳起向花无秋接近道：“你就是‘剑王’霹雳挝呀！”

花无秋见她天真可爱，笑差别道：“你听谁说的？”

小姑娘眼泪未干，这时又娇笑道：“这两天说的人太多了，我们托克他格镇简直轰动了！你说要传我功夫？！”

花无秋道：“先叫他教你，以后再由我教你，你高兴嘛？”他指看龙斐。

小姑娘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注视龙斐，似有不敢相信之感，疑问道：“他是谁？”

花无秋道：“他叫龙斐，是我义弟，今后你们要好好相处。”

小姑娘又跳起吓叫道：“你是小霹雳？！”

花无秋点头道：“从此你们是朋友了。”

小姑娘天真无邪，翻身抓住龙斐：“你要多教我啊！”

龙斐已懂事，反而不好意思，但避又不忍，只别得满面通红，急急道：“当然，当然，只要你专心学，我哥哥……”

花无秋笑道：“龙斐，你先教她后宫心法！”

吴直生一见自己和妹妹在意外中得了大靠山，心中之喜，简直无法形容，急急转身道：“大侠现在就朝雷池前进吗？”

花无秋道：“当年三大神剑手和灵骨派冷老前辈现在镇上休息，我们先回镇，等午后再走。”

吴直生道：“大侠可知‘金蜈天君’曾在沙漠摆下‘三绝阵’！那是想将大侠困住的。”

花无秋道：“阵势已破，现不知他奔过此镇没有？”

吴直生道：“此镇四通八达，小的只见到十几批武林人物走过，但不知‘金蜈天君’是否在内。”

花无秋点点头，摆手道：“回镇去罢，午时快到了。”

四人刚举步，花无秋突又立住道：“大家注意，快到林中去，右侧来了大批可疑人物。”

龙斐立即拉着小姑娘向林中藏起，吴直生却和花无秋拔升到一株大树上。

未几，遥遥七条人影，但由林后越进，并未向花无秋这边经过。

花无秋一见想出高原九天孙中七人，立对吴直生道：“那是冷老之侄，也是我们自己人，让我招呼一声，通知他们，不明何以尚未离开此地？”

吴直生急急阻住道：“大侠，千万招呼不得，九天孙不是冷风亲侄儿，他们有诈。”

花无秋闻言一震，骇然道：“何以见得？”

吴直生道：“未到天堂岛以前，九天孙就已和六王秘密勾结了，因为他们兄弟对冷风归正大为不满，尤其是投在大侠的手下，这更使九天孙恨恨不平，他们明对冷风所令，实际上是替六王作奸细的。”

花无秋沉吟一会，暗忖道：“吴直生负伤那么重，相信没有人用苦肉计用到这步田地，我既救了他的命，其言八成可信，且说来不无道理，此事须与冷风商量再下手。”

接着又问道：“吴兄可知他们为何尚在此地？他们离天堂岛是第二批。”

“离开天堂岛有多久，小的不知道，他们尚在此地却值得怀疑，也许是在中途奉了六王什么指示回头的。”

花无秋道：“大有可能，我们快回镇，提防他们绕到镇上去，先与冷风会面。”

二人下了树，招呼两小出来，一齐向镇上转去。

到了镇上，找到那家客栈，只见贯天道长首先出迎道：“恩施主回来了！”

花无秋急问道：“冷老在店里吗？”

无人头陀看他面色不好，急答道：“冷风早在半个时辰前被他两个侄儿请去商量重要事情去了。”

花无秋闻言大惊，恰当两道同时走出，急叫道：“不好，冷老有危险！”

贯天道长急问道：“施主接到什么消息？”

花无秋介绍吴直生他们认识，并且说出经过，同时将吴直生的消息转告道：“我只看到九天孙中的七人，原来已有两人到这里来了，这样看来，其中有诈无疑。”

透地大师道：“他们行之不远，我们快点追。”

无人头陀道：“这边之事如何，我们不可全部走光。”

花无秋更骇然道：“这里出了什么事？”

贯天道长道：“这镇上出现了三个同样年龄，同样面貌，同样衣着的美少年，看来只比施主大不到四岁，估计是二十岁的人物，刚才在镇后不知因何打得天翻地覆，居然运用阴功出手，听来无声，看来激烈无伦，那种功力，不是贫道泄气，叫我去对付一个只有吃败仗，那还要看敌不敌得五百招。”

花无秋悚然道：“三老一个都不认识？”

透地大师叹道：“看斗的武林不下一百，谁都惊疑至极，看来是新出道的何方异士，非施主亲自探查不可。”

“三老请去接应冷老，这边的事交给晚辈吧。”

三个出家人同声应是，也不回店，即刻动身，贯天道长临走回道：“施主，那三位无名少年已约定今晚在原地再斗，刚才不分胜败是因一个蒙面女子给叫散的。”

花无秋又是一震，暗惊道：“什么样的女子？竟能使三个那样的人物罢手不斗？”

三老走后，他即带着吴家兄妹和龙斐入店吃饭，到了晚上，他又替吴直生易过容。换过衣服，一切当后，交代龙斐和姑娘守在店中，仅带吴直生外出侦察。

镇上拥挤如潮，这时正处处谈着镇后的打斗情形，吴直生向花无秋轻声笑道：“大侠，小的猜想那三个奇异少年恐怕不在镇上落足哩。”

花无秋道：“点咪头，问道：“吴兄是本地生长之人，镇外地形一定熟悉，想想看，什么地方适宜他们落足？”

吴直生道：“清静幽雅之区有三个，一在北面有座古喇嘛寺，环境幽美，寺中喇嘛不多，一在西北角上有座石山，山上奇石嵯峨，古洞无数！另一处则是东面的落霞湖，环湖有民房十几家，凡本地大户都在那里。”

花无秋先查喇嘛庙。”

吴直生应声带路，绕过羊肠小径，约三四里，当前是遍竹林，吴直生轻声对花无秋道：“过了竹林即为一座不太高的山岗，上面全为苍松翠柏，庙在岗后林中。”

花无秋道：“那正是高手落足的好去处，现在就要提高轻功，当心搞出响声。”

吴直生亦属上等高手，但在花无秋面前他就不能不服，闻言连声道：“大侠放心，小的知道。”

花无秋在前，很快就通过竹林中那条小路，悄悄向山坡跃登。

吴直生轻声道：“走左面正岭上翻过去，庙门是正北面，我们刚好由庙后进去。”

二人刚刚踏到岭上，花无秋突然将吴直生一带，传音道：“有人！”

一个黄衫青年立在横岭的草地上，面朝西方，看侧影即知是个貌美而潇洒的人物，吴直生传音道：“大侠，他在等候什么人吧？此人确是未在江湖上露出的角色。”

花无秋摇手噤声，传音道：“他等的人已由我们侧面来了，还不止一个。”

十五

一阵破空之声，树梢飞过两条黑影，眨眼之间，那青年身前多了两个男子，一个雄壮高大，面目狰狞，充分显出是个狠毒凶残之人，在他前面的是个獐头鼠目的家伙，一脸没有四两肉，嘴唇上还留有几根鼠须，一见就知是个诡计多端的货色。

吴直生一见，立向花无秋道：“这两人小的见过，但不知他们出身，高的名叫‘万犀’袁禄，瘦的叫‘多是非’皮才，武功阴毒高深。”

花无秋传音道：“这两人是那青年的手下人，可能是探得什么消息回来了。”

所料不错，只见那獐头鼠目的瘦子走青年面前就卑声卑气地躬道：“公子，奴才与袁禄回来了。”

青年背手一转，仰首望空，显出怒容，冷笑道：“你们办事如此缓慢，平时尤可，当本公子正在火急头上，你们就得小心。”

“是，是，奴才不敢！”那家伙边说边向后打出手势，意在叫高个子接腔。

高个子似被他驱使惯了，一步踏上，大声道：“公子，咱们不遭遇困难不会回来得这样慢，还要求公子原谅。”

青年忽然将目光收回，叱声道：“什么困难？”

“公子可知‘玉灵君’姜照天和‘耀字君’贺驹两方也在探查‘霹雳大侠’的行动吗？他们两人亦虽未同谋，但与公子是同样的打算，都是抢先夺得霹雳挝献给‘红云仙女’而得许婚之诺，奴才等一去，先遭‘玉灵君’手下‘猛象’魏平章‘愁无事’尤运二人暗袭，后又遭‘耀字君’手下‘玉狮’褚精忠‘多心狼’史通两暗算，因之耽搁时刻，且未探得‘霹雳大侠’下落。”

那青年闻言不语，似已平气。吴直生急急传音道：“大侠听到了吗？贯天道长说三个奇异青年，大概就是什么‘玉灵君’姜照天，‘耀字君’贺驹啦，当前这个青年无疑也叫什么‘君’的，不过所说‘猛象’魏平章，‘五腿狮’褚精忠，‘愁无事’尤运，‘多心狼’史通等四人小的都见过，今后如果遇上，小的一定指给大侠注意，他们都是又狠又狡之辈。”

花无秋道，“吴兄可知‘红云仙女’是什么样的女人？”

吴直生道：“未曾见过，甚至未听江湖传言过。”

突然只听那青年决然道：“你们随本公子走，今晚既取消明斗，那就干脆展开暗斗。”

瘦个子心已大急，连连摇手道：“公子，这使不得，那是不合‘红云仙女’心理的，纵算成功，她也从此不再与你接近，甚至可能与你成仇。”

青年一听大惊，突然停步道：“那是什么原因？”

瘦子道：“公子可知‘红云仙女’这次出来的真心何在吗？据奴才推测，她择终身大事还在其次，同时她何况还未察出你们‘离凡三君’的武功和内

才到底谁优谁劣呢？公子如想占有她的芳心，第一就要对她言听计从，奉命惟谨。”

青年犹豫不决，提出疑问道：“她还有什么大事比终身更重要？”

瘦子道：“‘逍遥大帝’自得九天秘笈后，已将天下武林视为臣仆，她之所以久久未展扫荡江湖之计，那是没有搜齐‘世外八宝’之故，而今‘防雷三珠’已被公子等‘三君’所得，对她非常有利，最主要还是‘霹雳挝’，因为此宝是属‘世外八宝’之首，他得不到自不甘心，一知出现江湖，他就派唯一爱女出来夺取，可见他对此宝是多么重视。”

青年冷笑道：“他已得了‘红云仙女’‘逍遥神剑’两宝还不心满意足。”

瘦子道：“公子忘了吗？八宝不能齐全，他的大计永远难得实现。”

青年道：“紫龙血已被人家吃了，‘银龙吐纳’为武圣所有，‘魔影幻形’法人死不能复生，何况‘金龙吐纳’和‘霹雳挝’还是交在吃‘紫龙血’那人手中，八宝他想得齐，岂不是作梦？”

瘦子道：“‘魔影幻形’法可有可无，‘银龙吐纳’他不怕，‘金龙吐纳’尚在其次，目前他想仗‘三君’的‘防雷三珠’去夺‘霹雳挝’是真的，三珠可避‘霹雳挝’之震，现在公子可知奴才的意思了吗？”

青年豁然道：“我们‘三君’不是被‘红云仙女’给利用了？”

瘦子道：“那也不尽然，然君等‘三君’为天下绝伦的美男子，逍遥大帝的真心也想在公子等之间挑选一个为女婿也是实情，这就看如何去争取罢了。”

青年道：“皮才，那我得处处去监视贺驹等人，提防他们向‘红云仙女’献殷情。”

瘦子双掌一鼓，叹声道：“公子已得对待女人的真谛了！不惟要提防他人，而且要自己多下工夫！”

青年急不能待，立向岭西而行，招呼道：“你们快跟本公子走。”

花无秋犹豫初醒，急对吴直生道：“跟上去，看看那‘红云仙女’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哼，她父亲竟有这么大的野心。”

吴直生也听得心惊胆跳，轻声道：“武林中竟还有从未经传言的厉害人物，大侠，事情愈来愈不得了啦。”

花无秋只感到自己分身无术，叹口道：“一波接着一波，武林之事，真的没有了期。”

吴直生看看方位，急指道：“他们是转往百洞山去的！”

花无秋问道：“就是人忽说的石山吗？”

吴直生道：“一点不错。”

忽然前途似有喝叱之声，花无秋侧顾吴直生道：“快点，有戏看了。”

吴直生边走边问道：“那是番僧‘神岛金伸’的声音！”

花无秋笑道：“正是，他被那‘万犀’袁禄骂出火来了，看看那青年如何处置。”

距离一近，吴直生急带花无秋向一处高地，放眼下看，只见那“万犀”袁禄已与番僧打得非常激烈，而且是功力相等。

那青年带瘦子皮才立在这面，似是无动于衷，去路上另有三个僧是“化生摩柯”，“绝海蓄提”，“铁贝鬼僧”等，花无秋一见暗道：“这场打斗决不会轻易了事。”

当此之际，突见“铁贝魔僧”遥遥大声音道：“曹公子，离凡三岛与贫僧等是比邻，误会最好不要太深，贵属下可以收手了。”

他面对这边，花无秋知他是在向青年说话，心想：“原来这青年是住在异域海外，所谓‘离凡三君’，无疑即‘离凡三岛’上隐士之后了。”继而又叹道：“中原武功精华，可惜大半流入异域。”

当他暗思未明，忽听那青年冷笑一声道，“铁贝你们几次故犯本公子仙岛不知改，这次应该得点苦果尝尝了。”

言罢，身如闪电，一晃就到了“铁贝僧”等身前又道：“哪个不服的先过来？”

“铁贝魔僧”居然无一人出战，回头大声道：“睦邻不如逐邻，上去拚罢。”

“化生摩柯”“神岛金佛”应声扑出，立成三面奔上。

青年有剑不拔，冷笑一声，回头向皮才喝道：“你去帮袁禄，得手后收了‘古佛神邻’，愈快愈好。”

交代一完，双掌翻出，竟以奇招猛攻。

花无秋见他出手之势甚是奇绝，立即逐一记下，口中向吴直生道：“吴兄注意左右两侧，似另有人物在暗中窥伺。”他要注意青年的武功路子，是以不愿分心他顾。

吴直生道：“小的最好去暗察一番，大侠只管旁观。”

地形异常崎岖，花无秋吩咐道：“当心暗袭，无事不要出手。”

吴直生应声去后，当前已打得十分火烈，那青年以一敌三，谁料还抢尽上风，花无秋似出乎意料之外。

“神岛金佛”已被历犀袁禄迫出全力，这时又加上“多是非”皮才出手，败势立现，节节后退。

这种打斗，在花无秋是十分欢迎，不管那一面有损，对他是绝对有利，看了将近数百招，番僧一面已采守势，估计再有个把时辰可分出胜负。

事出意外，他忽然看到吴直生如飞而返，立知有异，撤身迎上，急问道：“查出是什么人？”

吴直生喘息道：“大侠快去，冷风有险！”

花无秋闻言大惊，不追问急催道：“带路！”

吴直生扭身又回头，带着他一个劲朝山下走，穿过树林，他又指道：“无人大师就在那竹林后立等大侠前去。”花无秋骇异是他找来的？

吴直生道：“是小的遇上的，听说两位道长已被大批敌人引开了，冷风

被他九个侄儿和两个番僧困住在一个沟中，情形十分不利，已打了两个时辰啦。”

花无秋知道和尚不会不出手，其中定还有原因，猛提真气，笔直冲向竹林，身还未到，大声叫道：“大师在么？”

声落人现，竹林里冒出无人头陀，只见他神态肃穆道：“恩施主，冷风完了！他的手下人在昨天都完了，这是他临终遗赠给你的‘百丈飞爪’和‘羽翼鼓风衣’！唉，他断气还不忘你感化之恩。”

花无秋闻言甚为愤怒，势血沸腾，流泪大叫道：“吴直生只说他被困？”

无人头陀道：“那是贫僧未当恩施主之面的隐忍之言。”他说完递过两件东西。

花无秋痛哭失声，咧咧朗道：“大师请代我保存，他死在什么人手中？”

无人头陀叹声道：“真正下手之人还是他的九个侄儿，帮凶只有两个番僧，冷施主到了那种困境还不忍下手杀侄，他仅只见两处番僧除去，他已仅余一口真气，而九天孙逃走不见了，显然是得手之后退去的。”

花无秋急急道：“两位道长听说被敌引开了？”

无人头陀道：“那是红花派全体所为，贫僧当时也知两道在一起，因为知道有诈，独自向一条沟中找去，不出一里就发现冷施主躺在地上。”

花无秋立催道：“大师快带路，两道长必须先找到，相信已遭围困。”

无人头陀转身奔出，回头道：“海老施主派人送来消息，贫僧遇上即打发他回去了。”

花无秋一面催促，一面问道：“什么消息？”

无人头陀道：“老施主请你慎防南来异士，据说尚未查出对方真正底细。”

花无秋道：“这个晚辈也和悉部分事实，那就是大师等所说三个青年和另一女子，三青年共称‘离凡三君’，那女子名‘红云仙女’据悉其父才是真正的非常人物，我正想找到海老问问，恐怕只有他才知道这批人的详细根底。”

无人头陀惊讶道：“这批人有何企图？”

花无秋道：“又是想称尊武林，扫荡江湖的野心人物，不过他们先要得到‘霹雳挝’之后才会全面展开。”

无人头陀叹声道：“无怪老施主要你当心，现在雷池在前，这批人在后，岂不是危险至极。”

花无秋道：“打一虎是打，打两虎是打，但先得复仇。”

一顿又道：“大师，你老与两道长所见三青年真是一模一样么？”

无人头陀道：“看来真是，不过世上没有这样巧的事，就算同胎出生也难免有所不同，这三人之间，据贫僧揣测，其中定有两个是经过易容的。”

花无秋啊声道：“这就符合我想象中的一件事情了。”

他不说什么事情，无人头陀也不过问，只是吴直生暗暗点头，忖道：“‘红云仙女’大概也料那三人中有两个是伪装，因之迟迟不加决定，同时也有暂

时利用三青年来对付花大侠之心。”

奔出三十余里，前面即为漠地，无人头陀忽然站住道：“这方面找不到了。”

花无秋道：“敌人会不会将两位道长引到沙漠中下手？”

无人头陀沉吟一会道：“这很难说，现已起风，沙漠只看出一二里，同时又无动静，纵算在之方向，起码也只有十里远。”

正说着，沙漠忽然出现两条人影，花无秋一见大喜道：“两位道长回来了！”

无人头陀注目一会道：“两个牛犊子干得非常激烈，恩施主请看，他们的衣冠不整，手中还持着兵刃，不知敌人追来没有？”

转眼间，两道已到跟前，花无秋迎上急问道：“二位前辈怎样了？”

贯天道长厉色发怒，这时道插宝剑忿然道：“冷施主被害了？”

无人头陀点头道：“那九个畜牲又到这边来了。”

透地大师恨声道：“如没有他们九人接应，红花派何止被贫道等杀死五人，现在他们真正往高原去了。”

花无秋决然道：“追上去，请两位道长回镇接我弟弟和吴小妹，大师和吴大哥即刻随我走，看他们九个畜牲能不能到达高原。”

不等众人开口，长身就朝沙漠冲去；无人头陀尝过他轻功厉害，急对吴直生道：“吴施主快追，稍停就追不上了。”

吴直生施出雷池派的轻功，无人头陀见他竟毫不逊于自己，不由暗叹道：“此人原来是个特等高手！”

两道士不敢再停，同时朝镇内奔去，岂知尚未入镇，突在途中发现四个须发如银的老人，其中还有全身着红裳的少女，贯天道长急止道：“道友，前面五人无异！”

透地大师道：“这少女就是喝散三个青年打斗之人，但不知四个老头是谁？”

前后相距甚远，未几已被林木所隔，两道士猜想对方也是入镇的，他们因接人之故，恐防发生意外，决心不去探查。

刚到镇边，忽见人群中走出两个孩子，贯天道长一见大喜，立即招手叫道：“小施主，店中还有什么东西么？”

龙斐带吴小妹迎上道：“没有什么，老道爷，什么事？”

透地大师急急道：“没有更好，快随我们追，令兄已向高原追敌去了。”将冷风死音告诉后又道：“只怕追不上了？”

龙斐知道吴小妹不能快，但又不能叫两个出家人去背，只好故作耐烦道：“追也追不上，不如慢慢赶，希望哥哥已追上敌人，动上手我们就赶得及了。”

事实如此，两道士只好作罢，带着两小直往沙漠中走去。

花无秋心急替冷风报仇，一夜之间追了三百里，无人头陀一见尚无敌踪，立知不对，急急叫住花无秋道：“恩施主，敌人哪有你这样快，天亮啦，可

能我们追错了路？”

花无秋确见阳光已由东边升起，猛刹身势，回头道：“沙漠中向高原有几条通路？”

吴直生有点喘息，幸亏他未落后，直口道：“这段漠地没有危险区，牧民走的路总不算数，商旅通道共有三条，敌人一定不在这条路上了。”

花无秋沉吟一会道：“只要是追过头倒好办，有没有三条道路的会合处？”

吴直生道：“再走百余里就是莎车城，那是由东向西通道，也入场敌人会经过那里。”

花无秋立又奔出道：“那就赶往莎车坐等，吴兄到距莎车五里这就停下来放卡，我们不能在城中下手，免使平民受害。”

吴直生连声道：“这个小的知道，就是怕他们闻风脱逃。”

奔到莎车城也不过是早餐时候，吴直生依计没进城，花无秋和无人头陀趁空吃过一顿便饭，之后就在东门坐等。

当花无秋走到城门口时，忽见一个中年人走近道：“公子，给小的一点银子罢，小的几天没吃饭了！”说着伸出手掌。

花无秋见他掌中摆着一条银龙，急问道：“你是城头。”说着拿出他自己的金龙。

中年人一见，立即行礼，恭声道：“帮主，属下正是。”

花无秋大喜道：“这边疆之地也有我们兄弟！你怎么知道是我到了。”

中年人原来就是“自立帮”的，闻言声道：“是苟东溪兄弟发现帮主进城的，他不敢露面，因为此城陆集了无数武林，恐防露出破绽。”

花无秋兴奋道：“苟东溪自从离开我以后，至今未曾露面，幸喜他还安全，老兄弟，你贵姓，此城还有内地来的兄弟么？”

中年人立即将他与无人头陀等带到僻静处，找到一家能观察入城的民房口坐下，这才答道：“属下姓林名西德，城共有兄弟三十二人，在三天前，内地来了不少兄弟，计有索良、卓忠、田天佑、骆万里、向正道、廖仲谋、马天星、黄三易，还有仇大侠、兰女侠等，他们在一块等帮主会面。”

林西德不敢多问，起身就走，回头道：“帮主请勿离开，仇大侠夫妇一定就到。”

花无秋点点头，笑对和尚道：“大师，我大哥仇飞仙夫妇自从销魂谷没有让他们进去，这一段时间我真担心他们的安全想不到他们先到这里来了。”

和尚笑道：“恩施主的心也用得太多了。”

没有多久，分飞仙夫妇自一条小巷中大喜走来，原来他们并未住城里面，兰小英抢先靠近，喜叫道，“弟弟，恭喜你啦！”

仇飞仙追上嘘声道：“轻声点，城外也住了不少三山五岳人马。”

花无秋摇头道：“小弟喜从何来，相反还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帮手，这事使小弟心痛极了。”

仇飞仙大惊道：“谁遇害了？”

无人头陀叹声道：“冷风老施主遇害了，目前正在拦截凶手。”他将一切经过从头说出，戚然于色。

仇飞仙夫妇黯然道：“原来弟弟在截击‘九天孙’，但不知叫我们做什么？”

花无秋伤感的道：“城外五里只放下吴直生一人在窥伺，小弟实在放心不下，想请大哥和嫂嫂前去协助。”

仇飞仙道：“吴兄是什么样的人？”

无人头陀道：“不须问了，贫僧送二位前去一程，免得发生误会。”

花无秋道：“有劳大师走一趟更好，我仍在这里等大师回来。”

无人头陀紧紧带着仇氏夫妇奔去，花无秋独自在城门附近守住。

约有杯茶之久，忽见城里挤出一群商人，有骆驼，有马匹，也有徒步的，但人人都带货物，唯独一个头戴皮帽的人物两手空空，说他是武林人，但身上未带装器，同时帽檐很低，且举止有点匆忙，花无秋愈看那人愈感不对，立即跟了上去。

追还不到十丈，突觉背后也有人在追他，回头一看，居然是他那“城头”林四德，心知有异，立住等地。

林西德不时向后看看，接近时急急道：“帮主，前面那人高原武林，而且是‘九天孙’放在城中的十几个眼线之一，可能他们已看到帮主来了，是出城报信的。”

花无秋点头点，轻声道：“你快走开，我已留上他的心！”

林西德佯装转向，立即隐去。花无秋又朝那人跟上，且不再拉近距离。

那人已知不对，似还不知道就是花无秋在盯他，早已吓得面无人色，街道刚走完，他即放腿狂奔。

花无秋哪能让他脱出手去，一看行人不多，举手就待点出。

手刚抬起，谁料还有比他更快的，自几株树后如风冲出一人，电掣般即将家伙点翻在地，同时顺手一带，立将尸体摔到一堆荒草里！

花无秋一见那人面貌，大喜叫道：“白俊，你从那里学到这般好身手？！”

原来那人就是他手下——垣曲城的“城头”‘金眼猫’白俊！

白俊高兴迎上道：“帮主，有你这样轰动武林的首领，如没有几手，兄弟哪还象话，属下近来也有一点奇遇，得了一名为‘天猫功’的秘笈，上面有套‘天猫指’，一套‘清风身法’！练来真还不错呢。”

花无秋哈哈笑道：“那正适合你的字号——‘金眼猫’啦！，好，将来我再教你一套地和内功。”

白俊点头道：“属下知帮主没有空，否则早就教我了！”

花无秋道：“你认识此人么？”

白俊道：“认得，他是‘九天孙’手下，武功很高，同时我还看到帮主追来的，刚才只想在帮主面前露一手。”

花无秋一拍了的肩膀大笑道：“够快，够准，你本来就有良好的轻功，从此有能力跟我走了。”

白俊笑道：“我遇到仇大侠夫妇与一个大和尚，据说那和尚就是当年三神之一呀！”

花无秋带他坐下树后，将分手经过说出，又道：“现在你的腿快如风，赶快追上仇大侠去，一有消息，火速回来送信，我就在城门口。”

白俊跳起道：“帮主，每个时辰两百里，这个我办得到，你就等消息罢。”说完一蹬腿，真个如肖风一般飞去。

花无秋看得非常开心，忖道：“有他在身边，今后何愁消息不灵通。”

城门口这时行人愈来愈多，他虽然看到不少武林人物，但没有一个使他值得留心的，这时已近中午他就在城门外随便吃了一点东西。

身刚起立，迎面发现一个少女立在街边，触目不由惊讶，暗忖道：“这女子好深的内功！”

女子不到二十岁，全身作粉红色打扮，长相足有八分姿色，仅此已算世上稀有的美人，花无秋见她身侧挂着一把古剑，但没有发现他似的，立即运功，稍稍易容，故意从她面前通行。

少女似感一怔，这时才向花无秋瞄了一瞬！

花无秋装着有意无意的向她一笑，脚下却仍向前行去。

少女又仔细的监督着他背影，一顿之余，居然跟了上去。

花无秋听出她已跟上，心想：“我何不向郊外行去，看她有什么行动，总之我不脱离东来大道就得了。”

心意一决，直朝东走，步履并不缓慢。

走有半里，后面忽然响起银铃声：“阁下引够了么？现在可以藉故开口拉！”

花无秋暗暗笑：“好厉害，她已看出我的心啦！”闻言故意一怔，回头一看，又向四边望望，这才开口问道：“姑娘，你是叫在下……？”

少女冷笑道：“也许你高兴，也许我倒霉，何必明知故问。”

花无秋见她边说边走近，拱手道：“姑娘是什么意思？在下一点不懂。”

少女娇嗔道：“你故隐内功，行动鬼祟，言语闪避，不懂？哼！”

花无秋笑道：“姑娘身背主剑，嗔言厉色，无事生非，莫非有意欺侮善良，居心何在？”

少女走到五尺之外立住，娇叱道：“原来你有一张使女人喜欢的巧嘴？可惜用错了地方，今天适得其反！”

花无秋笑道：“姑娘的意思是要向在下问罪啦？但不知在下犯了什么罪呢。”

少女冷笑道：“在城门口犯了回头一笑之罪！”

花无秋大声笑道：“回头一笑也有罪？”

少女嗔叱道：“你不该笑中含邪！”

花无秋摇头道：“姑娘贵姓芳名，你可能看错了，在下一生从不惹草沾花。”

少女闻言更气，冷笑道：“原来你把我当作路草墙草，这叫‘不打自招’，想必你自认有几下功夫，告诉你，姑娘名叫‘执拂’，也许你永远不会忘记。”

花无秋知道她要下什么毒手，装作不愿惹气，转身笑道：“记得，记得，少陪了！”

忽听背后冷笑一声，紧按着一丝锐劲攻上右腿，力有千钧，立知少女已暗施指力，想废掉他一条右腿，灵机一动，顺势向地上一坐，痛叫一声，面色全变。

少女一闪到了他的面前，冷笑道：“你记住了，这是轻浮之戒。”

花无秋装出强忍痛苦，抬头道：“姑娘，你怎能对在下施这种毒手？”

少女转身冷笑道：“这是你应得之罚，今后如能戒过，求到我逍遥岛来，也许能替你复原。”

红影飘飘，瞬息失去背影，花无秋大跳而起，摇头叹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她生身之处探出来，原来她也是那什么逍遥岛上的人物，也许是那‘红云仙女’的妹妹？否则就是她的婢女。”

拂去身上的埃尘，他干脆就在当地树下会等。

没有多久，忽见那林西德又从城里出来，花无秋一见，起身问道：“你来又有事么？”

林西德急答道：“帮主遇上一红衣少女吗？”

花无秋道：“刚才转回城里去了了，什么事？”

林西德道：“属下刚才就是看见她才来的，她与另一个绿衣少女在城中住了两天了，看来功力奇深，来路不明。”

花无秋道：“你回去通知众兄弟，此女来头极大，千万不要过问。”

林西德闻言大惊，转身就向城里奔去。

当此之际，东端路上又飞奔回了白俊，行动晃出急迫之情。

花无秋一见迎上，大声叫道：“有消息了？”

白俊刀道：“九天孙已到十里外了，还有两个番僧但未再向这方前进。”

“他们在等城中消息，但那人已被你收拾了，我们迎上去。”

白俊追着又道：“两位道长和龙小侠也赶到了，还有一个小姑娘！”

花无秋点头道：“他们哪有这样快？那小姑娘功力不高。”

白俊道：“贯天道长背她来的，听说在路上还发现四个老人和一个红衣少女也向这方前进中。”

花无秋急急道：“那我要快下手，免得又生枝节。”

到达五里处的山上，只见仇飞仙夫妇、吴直生、龙斐、吴小妹都在迎接，但却不见两道一僧，花无秋急向仇飞仙问道：“大哥，三老那里去了？”

仇飞仙道：“贯天道长说有不明武林向这方来了，恐防他们情况不明而插手不平，搞坏你复仇之计，他们三老先迎上去了。”

花无秋道：“以三老之力，要收拾九天孙是可办到，但须不少时间，同时还未必能全部得手，我得前去接应，大哥，你和嫂嫂带他们进城，只留下白俊跟我就够了。”

兰小英道：“假设你没有机会回城呢？”

花无秋道：“天黑前我们不回来，你们即刻向西动身。”

仇飞仙挥手道：“那你就快走罢。”

花无秋带着白俊长身拔起，一直向东迎上去，估计不出五里就可听到打斗之声，回头对白俊道：“到时你不可露面，但要留心我的动向。”

白俊道：“帮主放心，大场面我不出手，能收拾的量力而为。”

其实还不到四里，前面山上就有了非常激烈的打斗声，白俊骇然道：“三老在这里堵住了。”

花无秋想起冷风对他的信服，不由怒火上升，大喝道：“你为要掩藏了，看我样给你瞧！”

全身拔起，超林而过，瞬息登上山顶，白俊已尽所能，但仍旧迫不上，这才知道花无秋的轻功依然非其可及。

山顶是块大大的平地，十一个人将三老困在中间，看来是刚刚接触，对方还摆了一个什么阵势。

花无秋不用霹雳挝，他一方面怕伤及三老，同时又怕引来那‘红云仙女’，另一方面他要以真正的实力替冷风报仇，摆手令白俊停止，回头道：“择好地形窥伺，我去了。”

闪电一般扑了出去，既不喊，也不叫，张开十指，抽冷门自剑光缭绕中钻地敌群，顺手捞住一个，“嚓嚓嚓”，立将那人四肢折断！

那人只痛得惨叫连声，但花无秋并不就要他命，摔掉这个又抓那个，依样施为，快得无法看清，俄顷之间就有五六人倒地打滚。

连三老也都没看出他的身影，敌方更不要谈，一霎那阵势大乱。

又是两个倒下，这才使无人头陀发现是他，大声对两道喝道：“我们快撤，替他守住外围，恩施主到了！”

这一声大喝，同时也将敌人惊醒，只吓得魂飞魄散，骇然大叫，各自夺路图逃！竟得各顾各，四分五裂。

花无秋身形加快，这才大喝道：“还想逃吗？”如风卷残云，余下四个还未逃开十丈，通通又被他全部折肢摔下，只留得惨叫之声震动四野！

这种如秋风扫落叶之势！竟使三老也看得惊胆寒，莫不张口结舌，骇然发呆。

不管敌人如何痛呼大喊，这时如收拾零碎一般，一个一个提到一堆，硬让他们痛叫到声嘶力竭。

足有一个时辰，地面已滚得土翻草尽，九天孙和两个番僧已不成人像，花无秋这才厉声道：“畜牲，现在你们可知道杀叔的报应？”

九天孙和两个番僧因为都是功力深厚之人，虽痛而不晕，这更受尽活罪，

但都咬牙不出一声！

花无秋不知用的什么手法，竟使十一个高手不能运内功止痛，贯天道长看出稀奇，轻轻向无人头陀道：“野和尚，少施主这手神通非常惊人！”

无人头陀摇摇头道：“等会请问就知道了，噫，两个番僧想嚼舌自杀啦！”

忽听花无秋冷笑道：“番狗，别费劲，你们牙床不能动，想死办不到！”

贯天道长恐防有变，扬声道：“施主，时候不多了！”

花无秋会意，向东边山下遥望一眼，拱手道：“三老请回，晚辈太痛心了，还要呆一会。”

三个出家人不知他还有什么刑罚要使，互望一眼，应声而行。花无秋望着三老去远，这才自地上拾起一把剑，举手挥舞如风，立将十一人双腿斩去，冷笑道：“你们如有决心，接上双腿后再向我报仇。”

说完掷剑于地，竟向东方奔去，似有查看那‘红云仙女’之心，同时还动功易容，立既变成平凡之貌；白俊在暗中跟上，默默相随，不敢开口。

来了时知道山地不多，估计三十里外就是他经过的沙漠，于是走了二十里几里就择高处向沙漠探望。

一直等到早时过后，依然没发现所谓四个老人和那红衣少女，不由暗暗忖道：“也许距离还远，也许已由另一条小路过去了，我这样等不是办法，还是回城去罢。”他知道白俊在后，仅向他招招手。

再向沙漠仔细望了一会，没有动静，这才转身，经过打斗的山时，他停了一下，喃喃道：“那些家伙不会自杀的，不看也知爬走了，我没废去他们内功，手骨接上势可代步，但起码也要数十年才能出山。”

进东门已是黄昏，忽见林西德在一家店前，不等他走近，既奔出轻声道：“帮主，仇大侠留下话给你，说已发现那红衣少女和四个老人，大家都悄悄盯上去啦，请帮主快点向西进。”

花无秋道：“原来红衣少女真个走另一条路过去了。”

林西德道：“同时在城中的两个可疑少女也已不见了。”

花无秋道：“那是跟红衣少女去了，你回去罢。”

回头看见白俊已到，急急道：“我们不停下了，你领路，直向西行。”

乘着秋夜的寒风，二人出了西门，一路上渐渐崎岖难行，大道都从山狭处通过，夜晚行人更少，遇上的八人都是武林人物。

白俊对地形也不熟悉，他只知走大道。回头道：“帮主，这样恐怕追不上啊！”

花无秋向两侧山峰观察一会，指着右面道：“我们抄山上走！”

抢先登峰，提功急进，择定方向，再不问有路无路，回头道：“当心后面，紧随我来。”

一山比一山高不是奇峰怪石，就是万古森林，白俊耳听着虎啸狼嚎，眼见着绝壁悬崖，他真有点心惊胆战，而花无秋却听如不闻，视若无睹。

半夜快到了，前面现出一座幽谷，花无秋突然打出手势，传音道：“谷

中有人！”

白俊轻轻走近他，低声道：“有多少？我没听到。”

花无秋伸出拇指和小指，表示有六个，传音道：“三男三女，我悄悄探过去。”

白俊完全相信他的听觉，心中暗道：“在这谷中停下来的人物，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花无秋忽然向左一闪，拔身上了悬崖，观察于势，立从石隙中慢慢钻行。

白俊如影随形，知道他要居高临下，未久，谷中现出了火光。

花无秋渐渐接近一处削壁的边缘，回头警告道：“对方有两个人的声音我已听出，那是什么‘君’的曹姓青年和我遇过的女子名叫执拂，总之都是纶顶高手，稍一不慎，就会让人家察出动静。”

他已知白俊的轻功到了上乘，因此并不阻止，警告过后，仍让他紧紧跟进。

悬崖上距谷底有二十几丈，伸头就看到壁下坐着六人，一面三男。坐处下方，一面三女，坐在石上。

白俊一见，心中诧异，暗忖道：“那三个青年的相貌为何是

一样。”花无秋心中又不同，他听说三青年衣着相同，但这时却分青、黄，白三种，青的在右，黄的居中，左边坐着穿白的。

红衣少女满面含霜，美却美到极点，在花无秋眼中，这是第三个使他无法批评的少女啦，因之他心中暗想：“步青云活泼而傲慢，海女‘四极仙子’稳重而庄肃，这个却有点狠辣面冷静，仅这种个性有比较，其他竟分不出优劣。”

他遇到那个穿粉红衣的少女和另一个穿绿衣的同等姿色，年龄比主人似还大一点，但没看到四个什么样的老人在场。

耳听红衣少女发出冷冷的声音道：“三兄不要认为凤香说话不近情理，试问三位各行其事是否能成功？”曹兄尤其自恃甚高，以对婆罗门番僧来说，我们本可利用，但却被你搞翻，结果仅仅只轻伤一人，从此留下仇恨。”

着青服的青年移动一下坐姿，面色有点尴尬，只见他接口道：“凤姑娘，那件事情……”

红衣少女不让他说下去，截断道：“曹兄，事已过去，不错也错了，我是要你在今后作事多加思考。”

一顿，又向穿白衣的青年道：“姜兄，你为什么不约束手下呢？居然让他们暗袭曹兄仆从，这简直是窝里反，今后还能共事吗？”

白衣青年竟低着头，大有不敢仰视之势，仅口中答道：“区区自知管教无方，昨天已将他重责一番，不过当晚并不止他们两人……”

黄衣青年不等红衣少女开口，自承过失道：“凤姑娘，那些东西小兄子不惟重责，同时罚他们非探出霹雳大侠所在不能抵罪。”

红衣少女瞟了他一眼，面上显出不屑之情，冷声道：“听说霹雳大侠是

个诡计多端，千变万化之辈，从今后三兄如不同心协力，只怕三位无法向我爹爹面前收回诺言，三位如无他事，那就请先一步。”

三个青年如逢大赦，立既直身，同声道：“姑娘暂时不走吗？”

红衣少女道：“我的行动请三位最好勿过问。”

三人碰了一鼻子灰，即刻长身而去，简直象是一批奴才。

花无秋看到几乎笑出声来，暗忖道：“都是一批软骨虫！”

三青年走后，那绿衣婢女立从身上拿出一包食物，白俊注目一看，见是一包烤鸡，足可抵数日之食，不禁垂涎欲滴，用眼向花无秋看看，间在看他有什么表示。

花无秋会心一笑，打个手势退后，绕向搞出响声，同时大声道：“老白，这里好香！”

白俊想笑，忍住道：“定是道上朋友在谷中做餐，老……”

他不知叫什么好，花无秋怕他露底，急急打岔道：“快下去看看。”

领先向谷中落去，循火光扑出。

“什么人？不许过来！”忽闻一声娇喝！

花无秋仍朝前进，转眼即到，一见装出犹豫道：“原来是三位姑娘，请恕在下冒失。”

红衣少女抛去手中食物，自绿衣少女手中接上手帕，边擦嘴边立起身来，两只水汪汪的秋波直朝花无秋注目，冷冷的道：“二位有何贵干？”

花无秋拱手道：“姑娘，在下只认为有道上朋友在此做餐，因此想来叨扰一顿，不料有扰芳驾，务请见谅。”

他的易容，在红衣少女地样注意下也看不出来，相反，那穿粉红衣的婢女却非常留心，原因是花无秋仍未换衣服！

红衣少女侧顾绿衣少女道：“焚香，你分给他们一半！”

花无秋示意白俊，叫他走去接过来，同时拱手向红衣少女道：“多谢姑娘厚赐了。”

红衣少女见执拂目光有异，立问道：“执拂，你看什么？”

那少女正色道：“小姐，咱们‘逍遥指’除老爷和小姐之外，武林中还有何派何人可解？”

红衣少女忽然转身，口中问道：“你废了什么人？”

名叫执拂的少女走近她的身旁，郑重道：“婢子废了一个青年，他穿的衣服竟与当前这位一样的身裁和颜色。”

红衣少女沉吟一会，嗯了一声，即问花无秋道：“阁下属何门何派？”

花无秋一见白俊过来，心中定下，拱手道：“蒙姑娘下问，不胜荣幸，可惜在下毫无门派，仅是武林中一名无闻之辈。”

红衣少女回头对执拂道：“本门指法，只有雷池派后宫秘法可以随而不伤，但无任何功力可解，你如怀疑不妨向他领教几招即可分明。”

执拂闻命，立即行出，花无秋一见，急向红衣少女道：“姑娘，在下有

什么不对？”

红衣少女道：“阁下是否雷池派人？”

花无秋摇头道：“听那姑娘口气，莫非在下有所得罪？”

红衣少女道：“她怀疑你是她曾经废过之人，你如果是雷池派的，那就另当别论。”

花无秋道：“雷池武功，是否任何人可传，在下倒要请教。”

红衣少女忽向执拂喝道：“回来，雷池俊宫三心法不传外人，武圣只有一个女儿，这位何来后宫心法。”

花无秋眼看执拂退回，不禁松了一口气，心想：“这一闪也许能不至闹僵。”

他的目的已达，乘机拱手道：“蒙姑娘见谅，在下告辞了。”

红衣少女点头道：“阁下行动虽然可疑，但念在你言语小心份上，去罢。”

花无秋闻言立感刺耳，陡然转身道：“在下亦在念姑娘赐食之惠，否则受不了如此态度。”

红衣少女突然前进一步，嗔道：“阁下对我态度有何感想？”

花无秋忿然道：“无异对待罪犯，姑娘要怎么样？”

红衣少女娇叱道：“你敢无礼？”

花无秋仰天大笑道：“姑娘太将自己看大了，可知在下也不是怕事之人！说罢，喝声向白俊道：“将食物掷回去，饿死不吃嗟来之食，谁稀罕她的。”

红衣少女冷笑道：“送回可以，掷回难恕，阁下太无礼了，应该得点教训！”

花无秋本有离开之心，但转念间又想拭探‘逍遥岛’的武功，因此故作闹僵之语，一见白俊将包裹掷去，立即喝道：“你走开，我不信天下无敌之人，否则还想夺取什么霹雳挝。”他又故布阵疑，留下余步。

红衣少女闻言一怔，冷笑道：“原来阁下竟有雄心夺宝，可见并非泛泛之辈了。说罢回头叱道：“执拂出去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花无秋一见执拂拨剑跃出，立即朗声道：“姑娘你这一命令，未免欺人太甚，竟使一婢女出来动手，真是目中无人，那就休怪在下不留余步了，来罢，打了孩子不怕他妈妈不出来。”

花无秋估计她的功力决不在她之上，顶多有几手神奇剑法而已，于是巧妙一闪朗声笑道：“这招狠而不快，平平无奇，再来！”

红衣少女见他身如电掣，不由一震，大喝道：“执拂用逍遥初式！”

花无秋一楞暗忖道：“逍遥剑法难道分初式、中式、上式、绝式不成？”

心念未停，忽见满眼都是剑花错落，立知不对，他虽不怕敌剑伤身，但点上也是丢人，身法加速，人影立隐！

执拂陡觉失去敌踪，不由大惊失色，剑式急展纲形，边攻边守。

花无秋全凭身法奇速之故，他并非有什么化身之法，又叫道：“不好，快而不实，虚有其名！”

红衣少女渐渐有点紧张，这才知道遇上空前敌手，身不由主，反手拔下背上古剑，缓缓向前迫近。

花无秋一手不回，闪闪绕绕，足有二十余招，这才发现执拂的剑又自初式开始，估计她‘逍遥初式’已告用尽，于是朗声一笑道：“姑娘恐怕累了，请你休息去罢。‘铮’的一声，他施主一手妙到毫巅的指法，竟将执拂手中长剑震上半空！

执拂半臂发麻，震惊如凝，面上竟流下数点清泪！

红衣少女大急出手，娇叱道：“你是什么人？”

花无秋哈哈笑道：“在下早已说过就无名之辈，如果先问，也许在下能一道家常，现既动了手，那就谈非其时了。”

红衣少女又急又怒，剑式如万矢齐发，叱声道：“看我‘逍遥中式’，接不下时再逼你口供。”

花无秋以料不错，对力剑诀真是分成初式，中式，上式和绝式四段；无疑一段比一段深奥与神妙，否则就不称为‘逍遥’浮字了。

偷学他人武功是花无秋最拿手的本领，他仗着天资高，领悟快，同时有过目不忘的天才，现在已消化无人头陀、贯天道长、透地大师、惠明大师等精奥剑法于一身，同出另出心裁，已创下不少绝招异式，今当奇学在前，说什么他也不曾放过偷学的机会。

眼看红衣少女仗剑逼近，他暗想到：“我量你功力不足，纵算施出绝招，相信亦难奈我何。”立即回头，大喝道：“老白，掷来你的佩剑。”

他也不敢大意徒手，当白俊应声掷到长剑时，即紧注对方发招。

红衣少女一见他竟用普通长剑迎斗，心口又惊又气，惊的是莫测对方武学深浅，气的是未将她放在眼里，面含严霜，亮式发招，娇叱扑近，迅快得惊人，与执拂大不相同。

花无秋触目识货，一见大震摇身急闪，劲贯中央，谨慎提防。

红衣少女有鉴于前，出手就是“逍遥剑法”！似已施展全力。

可惜她因怒粗心，不知将自己武功藏拙，一开始即从起手式攻起，这简直是在指点花无秋的全套剑法。

这种时机不再的异数，只喜得花无秋心花怒放，不敢迫急，恐防她不连贯出手，立即佯攻诱导，全神贯注。

红衣少女已将初式攻完，一见对方毫无破绽，心中更怒，剑式陡为，剑气加盛。身法逐由不同。

花无秋暗暗叫道：“中式开始！”

料敌如神，即为武林奇才，花无秋以一孤儿少年能跻身武林而不休，且节节上升，一日千里，他就凭着先天的良知。

由中式至上式，红衣少女的剑法辛辣而狠毒，由奇诡而显朗，但愈显朗则愈精微，在花无秋的感觉里，真是如人剑出海，一阵阵只觉周身似泰山一般负重，他竟由三层功力逐次加到七层。

非常艰难的他挨过了上式，正当稍吁口气之余，突闻红衣少女大呼道：“爹爹，我不能不用绝了！”

声落，陡然入剑俱化，四面八方全为如被剑气笼罩，盈耳奇啸之声，满山满谷似万丈海涛迫到，声势之大，花无秋可说从来未见过，被迫无奈，运起三味真火，立施通天之目，这才看清对方剑招如满天星雨向他洒落，周身数丈之外。简直如遭千万只蜂针钻击。

好在时间不多，只听其喃喃叹道：“这三招绝式竟有如此威力，只怕是武林独一无二的剑术了！”

他恰当红衣少女三绝式刚过之霎，忽然发出一声胜利的长啸，人影在啸声中立即化去。

红衣少女在第二式出手即知惨败，及至三式运完，她竟抛剑闭目，俯首待诛。

两个婢女也惊得失魂落魄，良久还未回过神来，及至清醒，举目已见敌人之所在，执拂见春小姐之形态，不禁惊呼扑上道：“小姐，你怎么了啊？”

红衣少女微微睁开双目，不言不语，仅仅只叹息三声！

绿衣少女替她拾起古剑，吓得不敢动问，陪着默默无言。

足有一顿饭久，这才见红衣少女流下两点清泪道：“焚香、执拂，对方虽不杀我，但我自认惨败，回去罢，非再练数年内功是无法再出江湖。”

执拂大惊道：“小姐，这人是谁啊？”

红衣少女摇头道：“武林似海，异士如沙，我怎么知道？”

焚香急道：“小姐，你也得查出他的根底才能回去啊。否则怎么向老爷说呢，何况老爷要亲身出岛呀。”

红衣少女犹豫再三，又叹声道：“还有什么意思在外面再混，霹雳大侠尚未相遇，竟先遭这无名丑汉将我打败，一旦传出江湖，只怕老爷的面子都丢尽了。”

执拂道：“小姐，提防这人夺去霹雳挝，那将对老爷真正的不利，你决不可回去。”

红衣少女点点头，无精打采似的，摆手道：“也许他是走正西之一方，但今后行动我们却不可随便了。”

三女走后，崖上却发出两声欢笑，忽听一人道：“帮主，你真学会她的剑法啦？”这居然是白俊的声音。

原来花无秋尚未还离，只听他叹口气道：“学是学会了，但也险到极点，我如不将雷池后宫心法作内层护体，外面发出三味真火，只怕有一百条命也送掉了，这逍遥剑法真是厉害至极。”

白俊道：“那今后不怕什么逍遥剑了。”

花无秋摇头道：“这不可同日而语，我相信那老儿与她的内功修炼绝对不同，如果刚才是那老儿，我的三味真火只怕与她修炼的真火成就一样高，这样我就遇上克制作用了，如再加上他的内功胜过我，只怕连雷池后宫心法

也抵挡不住了。”

白俊大惊道：“那今后遇上那老儿又怎么办？”

花无秋郑重道：“我要找出这逍遥剑法的破解之道才有希望与他动手，否则只有逃避。”

白俊道：“霹雳挝不能用么？”

花无秋道：“此宝已由‘防雷三珠’可以避震，而且这三珠就在‘离凡三君’他们手中。”

白俊感到非常严重，问道：“这逍遥剑法能破吗？”

花无秋道：“每一种武功都有它可破的地方，你要知道，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所谓‘绝技’两字，那是不容易找出它的缺点罢了。”

他们说着也向西行，一路上花无秋很少再开口，他似在甘思破解逍遥剑法之道。

江边刚刚现出曙光，花无秋立即就叫停，白俊在前面不知发生什么事情，回头惊问一声道：“帮主何事？”

花无秋道：“你的身法不弱，假如我在四面八方洒出几打砂子，你能避开吗？”

白俊有点莫名其妙，问道：“准不准逃出去？”

花无秋道：“无法逃出砂粒范围。”

白俊摇头道：“属下不能化为清风！”

花无秋叹声道：“我在红衣少女绝式之下，也就是不能化作清风之故，因之在护身真气上中了九十余剑。”

白俊这才领会，接道：“避既不能只有抵抗了。”

花无秋叹声道：“贯天道长的‘洪荒三式’和无人大师的‘混沌式’，是武林最快最准的剑法了，如此较这逍遥的剑术来说，那真是小巫见大巫，要想抵抗这套剑术第一就得以快制快，以劲制劲，而这两途又以制快为主，假使有一种剑法施出，能够以同等快速的剑式逐一弹破其如星雨一般的攻来剑点，那就不破自解了，然而世上再没有比逍遥剑法更快的剑法了。”

白俊那有他精灵，自然更拿不出主意，于是二人又向前进。

花无秋忽然想到义弟龙斐，喃喃道：“龙斐或许可以助我，我可能已成当局者迷啦。”

想到即行，急对白俊道：“你莫跟着我啦，赶快去找龙斐前来会我，叫他带着吴小妹跟着三老走，我为了破解逍遥剑法，行动难以快速。”

白俊见他苦思误了行程，每时不到十里，心中也感焦急，立即应道：“帮主不可改道，否则我们来了你不到。”

花无秋道：“我没有心思再管其他的事了，你去罢，愈快愈好。”

两人分别之后，花无秋就在一座最高峰上不动了，他盘膝打坐，闭目养神，竟全心全意的放在一种想象的快速奥妙剑法上。中午过后，四衣然没有动静。

忽然一阵轻啸起自谷中，立即将花无秋惊开眼来，抬头一看，陡见谷飞翔着一巨鸟，不由骇然叫道：“好大一只仙鹤！”

再仔细一看，更使他惊愕住了，原来他看到鹤背上竟还坐着一个威业老人！

巨鹤在亮空绕飞一圈而去，长唳渐渐消失，花无秋知道又有什么异人出世了，暗暗叹道：“乐天翁曾经说过，武林奇人异士多于恒河沙数，这话确是经验之谈。”

想了半天，一无所得，他感到非常烦恼，同时也感到肚子饿了，于是缓缓下峰，急欲找点吃的。

秋秀的原野，幸喜还有不少山果，但他终感到不能填饱食欲。

傍晚的时候，侥幸发现了人家，居然在一处州坡上找到一家猎户，主人客气的请他吃了一顿兽肉。

饭后，他向主人打听前途，得知再走数十里就有座著名的斯塔格山了。

当辰他不愿再动，就在猎户家里借宿，并且送了他一大锭银子。

花无秋无心外出，就在房中打坐，安静的作他内功功课。

上半夜异常寂静，他连坐了三节，但在下半夜的导百之间，他突然觉出屋后的山有了动静，正当要出去时，忽见主人全身披挂走到门口叫道：“贵客，请醒醒！”

花无秋知有了不平常的事情发生，立即开门问道：“大叔，有什么事？”

主人是个五十将近的中年人，身材强壮，精干过人，见问郑重道：“山后有猛兽出现了，贵客请当心。”

花无秋所觉也似感不似人物之声，他知道主人不是无名之辈，笑道：“大叔可知是什么东西？”

主人郑重道：“本宅后面这座山，原名拉格齐山，自从几十年前出现一条巨大如大桶一般大的赤螭，之后就改名赤螭峰，但赤螭不久即隐去，直到半月前，在下峰赶捕一双稀有的白虎，谁料追至峰后谷中时，竟发现白虎在那儿仅惨叫一声就不见了，同时看到谷中红光闪闪，天啊，那赤螭又出现了。”

花无秋道：“此地人屋不多，大概没有什么为害？”

主人急急摇头道：“贵客，三天前在东北角二十里外就有四户人家被赤螭活吞了，在下是祖居关系，不舍即刻离开，否则贵客不会见在下于此欢迎啦。”

花无秋道：“此物既然为害，那就非除去不可，大叔，我看你的武功不弱，难道不能下手除去吗？”

主人叹道：“此物通身刀剑不入，而且奇毒无比，在下连接近都不可能。”

花无秋诧异：“今晚大叔这般打扮，难道不是前去除赤螭吗？”

主人道：“不瞒贵客说，舍下在日前偶然来了一位老人，也是因在下提赤螭之故，居然愿替附近居民除害，且吩咐在下于听到异声时可去峰顶观看。”

花无秋忽有所感，急急道：“大叔，我也是武林人物，你可否领我去见识见识？”

主人向他看看，犹豫道：“那贵客就得小心了。”他见花无秋文质彬彬，显然不肯相信他有名深武功。

花无秋连声道：“当然，当然，要命的事情谁都不敢冒险。”

老人见他没有兵器，转身取来一把虎叉道：“贵客，这虽管不了什么用，拿在手中多少壮点胆。”

花无秋含笑接过道：“多蒙关怀了，大叔，现在可以走了。”

主人领着翻上峰顶，一直朝峰顶登去，回头又道：“异声似较前激烈，莫非那老人已动手了。”

一到峰顶，花无秋就看到一个满面红光，须发如银的老人侧身立着！

猎户急悄声道：“奇怪，老者并未下谷去？”

老人回头笑道：“老夫下谷两次了，那毒物确实难斗！”

花无秋闻言一震，暗惊道：“这老人耳朵好灵！”

老人似看到多了一人，第二次又转过头来，目光刚刚接及花无秋，立即啊声笑道：“这位青年贵姓？”

花无秋知道他是在招呼自己，但因不明对方来历，不敢直道真名，拱手道：“晚辈苗青，老丈尊称是……”

老人大笑道：“是大英雄，老弟，你的内功好深，老朽大愚！幸会，幸会。”

花无秋暗暗一震，忖道：“我只略显武功，他竟一眼看出我隐藏全部！”上前长揖道：“老丈过奖了！忽然发现对方似是云中骑鹤之人，不由更惊。

这时猎户上的拱手道：“老人家，赤虺怎样了。”

老人笑道：“那毒物不是纯虺种，乃是蛟虺的混交种，否则不会有那样长巨，同时它已通灵，知道保护它自己的死亡弱点。老朽打了它十几掌，那简直无伤分毫，这倒是难以除去的东西。”

花无秋笑道：“老丈可知它的弱点所在？”

老人点头道：“在它胆囊部位，只有那地方没有坚甲……”

他向花无秋笑笑道：“年青人，你知道它还能抵挡飞剑哩！”

花无秋会意忖道：“此老朽过飞剑下手，居然没有成功！”接口道：“那就只有近知而搏了？”

老人点头道：“可惜它的力量太猛了，同时毒气过浓。”

花无秋笑道：“你老替晚辈掠阵，让晚辈上去试试如何？”

老人大笑道：“苗老弟，老朽早就看出你有见仁不让的美德，豪放不羁的个性，今晚偶遇，真使老朽一如故，老弟，只可惜你太深沉一点，这也难怪，谁叫武林中小人太多啦。”

花无秋闻言更惊，暗忖道：“他看出我伪装之处啦！”接口笑道：“深沉是防小人，同道者自必见谅，老丈你说对嘛？”

老人大笑道：“对、对、对，老弟，那我们联手下谷罢，老朽想看看你的真正身手。”

花无秋拱手道：“请，只伯难得前辈欣赏，”

老人大笑随后道：“好说，好说，喂！老弟，这儿有把匕首，当心莫把蛇胆刺破了，那是难得的宝物，取来可练透物眼，不管是深水，道雾，浓尘都可透视半里！”

花无秋大喜道：“那是武林人物难能的功夫！”

老人道：“此物太稀少，否则老朽也不致在此地停留了。”

花无秋愈看他愈不是坏人，于是试探笑道：“那也不见得，云游万里，总有稍停候鹤之时！”

老人哈哈大笑道：“好目力，真是有心人，可惜我那伙伴向西去了，否则有它来对付这条毒物，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手啦。”

花无秋见他毫不保留的承认是乘鹤之人，于是亦大胆笑道：“老丈，从此时起，晚辈在你老面前要改姓了！”

老人在乐道：“莫非改姓花？”

花无秋转身长揖道：“请老丈宽恕晚辈隐瞒之罪。”

老人一把将他拉住，哈哈大笑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你真是霹雳大侠！”

花无秋连声道：“晚辈不敢当，今后请老丈多多赐教。”

老人忽倏郑重道：“老弟，你可知道有一大对手在找你？”

花无秋道：“大概不外是逍遥大帝？”

老人点头道：“你真行，但他的逍遥剑法非你所能敌，只要向几个小子手中拿去一颗防雷珠，你的霹雳挝就等于废物，他的功力可克雷池后宫心法，他的剑术可制你紫龙血的内劲，老弟，你又如何提防？”

花无秋道：“晚辈现正思索破解他剑术之法，但一无所悟奈何？”

老人道：“老朽此次出来，就是专为找寻老弟之故，想仗老弟无比智慧来剑练一种克制逍遥剑术之技。”

花无秋叹声道：“其功力倒是无所畏，其剑法之快，那真是无与伦比，今有老丈在旁指点，诚对晚辈增强莫大信心。”

老人道：“秋老弟，老朽自号‘大愚’，本与逍遥及函谷子是八拜兄弟，在逍遥、函谷与老朽在当年探罢海啸魔岛之后，谁料逍遥竟伤称要在逍遥岛隐居终生，而实际上他是私吞了逍遥岛神茭，起了野心，直至现在，函谷三弟恐怕不在梦中。”

花无秋悚然起敬，再施一礼道：“晚辈与函谷老人近已地过，难道你老从未去通‘天堂岛’？”

大愚老人道：“当年有言在先，如不逢武林大乱，咱们永不出山，也许因此之故，函谷并未向老弟提起老朽与逍遥二人？”

花无秋叹声道：“这个晚辈不敢断言，惟函谷老人曾遭家变，其弟‘金

蜈蚣天君’竟大逆不道，居然阴谋废兄，幸晚辈以精血将老人复原，目前老人正在西行赴雷池途中。”

大愚老人激动道：“老弟，你救了函谷，也就等于救了老朽，请受老朽一礼。”

花无秋慌忙扶住道：“这使不得，你想折煞晚辈啦！”

老人道：“老弟，你是直爽人，老朽也不固执，那就心领了，但不知金蜈蚣逆弟现况如何，他一定是逃走了？”

花无秋点砂道，“在动向上看，他有联合雷池逆众之意，此去自是一路奔雷池。”

大愚老人叹道：“这样说来，雷池亦会有变但这方并不严重。”接着，他指指谷中又道：“大事过后再谈，老弟，先将这毒物除去再讲。”

花无秋道：“可惜怕毁了蛇胆，否则用霹雳挝一定有效。”

大愚老人急急道：“霹雳挝不可轻用，提防惊动邪徒，现在老朽既知是你老弟，那就轻而易举了，只要你一下去，该物定必畏缩待毙。”

花无秋诧然道：“你老不是开玩笑？”

大愚老人叹道：“物各有克，老弟，你在它的眼里等于是紫龙复活啦，它不是怕你，它怕紫龙血啊！”

花无秋哈哈笑道：“有这种事，得了，你老何必劳驾，快请上峰去。”

老人点头道：“保你如探囊取物，快去快来！”

他说完转身，又往峰上走，见了猎户笑道：“老实人，此地居民大概人心不坏，他们竟感到天神下降了。”

猎户不懂他的意思，闻言唯应是。

谷中突然发出颤抖似的异啸，似肥猪见了屠户一般，接着即声嘶力竭。

也不过是两杯茶久，只见花无秋大笑上升，右手握匕首，左手提一绿油油似猪肚一样的东西，叫道：“老丈，这算晚辈送给你老的见面礼罢。”

大愚老人飞快迎上道：“多谢，多谢，老朽炼成了有你老弟一份。”

猎户知道已将大害除了，不禁大喜之至，同时才明白老人所说天神之意，真将花无秋看得目不转睛，惊讶至极。猎户知道已将大害除了，不禁大喜之至，同时才明白老人所说天神之意，真将花无秋看得目不转睛，惊讶至极。

老人向他道：“老实人，你回去罢，我们不再打扰了。”

说完拉着花无秋，长身就朝西面峰下奔去。

花无秋边走边将匕首还道：“老丈，这把匕首真不逊色，不知何名？”

老人笑道：“这是天竺婆罗门教的戒匕，也属该教之宝，你如高兴就留下罢。”

花无秋笑道：“老丈既然割爱，晚辈也有一样婆罗门物奉上。”说着拿出“古佛神钱”，双手献上，又笑道：“不知你老喜不喜欢？”

大愚老人惊讶道：“爱杀了婆罗门教一位高僧？”

花无秋笑道：“持此物者并未死，但却收拾了另外几个，总之那些番僧

都该杀。”

老人叹道：“这次武林之乱牵涉太广了，不知何时才能平静，这真是大动刀了。”

老少二人边谈边行，一直到天亮，事也凑巧，恰好遇上白俊带来龙斐，气喘吁吁。

花无秋一见大喜急向大愚老人介绍，之后再向龙斐道：“三老和大众怎样了？”

龙斐喘息道：“他们又追上海老人等一大批了，大家听说你在叫我，都不知发生什么大事。”

花无秋向白俊道，“你没说出原因？”

白俊道：“人多嘴杂，我不敢说，连龙小侠到现在都不知道，不过我曾留下一张字条给三老。”

花无秋笑道：“你做得好，可以办事了。”

龙斐问道：“到底什么事？”

花无秋笑道：“等会再告诉你！”又向白俊道：“前途可有森森幽谷？我要找处隐秘之地。”

白俊道：“前途就是穆斯塔格山了，森森幽谷多的是。”

花无秋笑对老人道：“劣弟龙斐非常精灵，在头脑的运用上，他倒是帮助晚辈解决不少困难，我们找个地方慢慢商谈如何？”

老人大笑道：“老朽一见这孩子就知又是未来的佼佼者，好，好，好！”

花无秋急对白俊道：“你先到前面去选择，地点愈隐秘愈好，同时要准备吃的，我们起码有两天停留，但不要让外人发现你的形迹。”

白俊举步如飞，只看得老人惊讶道：“他得了一部‘天猫秘笈’！”

花无秋暗叹老人的武学渊博，笑道：“是的，这功力也很出名吗？”

老人叹道：“百年前的‘开猫神偷’何止出名，他几乎将北京皇城闹翻了，他是个义偷，不知救活多少穷人，老朽还为了他与官家打得天翻地覆，这就过去的事了。”

花无秋笑道：“你老在当年这样轰动，为何武林很少人知道？”

老人大笑道：“老朽与函谷、逍遥三人，大概和你有通病，一日三变，每变更姓，只要出了一件事，以后即无人发现那闹事之人，老弟，你说谁会知道？”

花无秋大笑道：“这样说来，晚辈在你老面前决不可易容了。”

老人笑道：“将来面貌给老朽看一眼，识识庐山真面目也就够了，当着外人还是易容好。”

花无秋立将本来面目现出，长揖道：“老丈不见见笑。”

登上一座奇峰见白俊来迎，花无秋问道：“有地方了？”

白俊道：“那地方好极了，是森林深处，里面竟还有古庙似的遗迹！”

老人惊讶道：“哪有这样事，高原有庙？”

白俊道：“晚辈只是猜想罢了，实际不知是不是庙，因为只有废墟，然范围太大了，全是一块一块的大石砌成的，只怕有千百年了，因为墟中的树木都有合抱那么大了！”

老人叹声道：“那可就是汉时西域某国遗迹。”

白俊讶然道，“古西域不止一国吗？”

花无秋笑接道：“汉时西域分两部，一部分为天山北路，一部分为天山南路，天山南路共有三十六国，部分在帕米尔高原。”

老人暗赞道：“此子竟能博通古史，这又出于所料。”

经过几座山峰，白俊带领着进入一座大森林，花无秋仔细察看了一下，对老人道：“这种原始地带只怕百年难得以过一次行人。”

老人笑道：“帕米尔高原奥区之广，那是武林共知之事，以这片森林来说，连老朽也是第一次才到。”，

十六

森林似海深沉，有时无路可通，非经林梢超过不可，花无秋不知白俊怎能找到那地方。

林中突出现出奇岩怪石，有如林齐，有如兽伏，视力难达五丈之处，白俊忽然立住道：“到了，再过这半里岩石就是了，我来到这里本不想进去，却为了追赶一只麋鹿才发现那座废墟的。”

老人道：“这可能不是正面，因岩石不是人为的，绕行岩石看看。”

花无秋笑道：“你老忽起了考古之兴啦！”

老人道：“这不止老朽有兴趣，凡属武林人物都会有兴趣，因为古西域多奇珍，大部分对武林人物都有益处。”

花无秋笑道：“你老想在此处获得稀世之宝？”

老人郑重道：“老弟，你可知道古时有个大奇人叫王禅的？”

花无秋点头道：“晚辈曾读‘绿异记’，上载：“鬼谷先生古之仙也，称马氏，自轩辕朝代，历于商周，随老君，西至流沙，周末复归，居汉滨鬼谷山，弟子百余人，惟苏秦、张仪不慕神仙，从其学纵横之术等略云’不知即王禅否？”

老人点头道：“正是他，其人不惟是胸藏天机，道通玄奥，而且是个剑术始祖，所创剑术秘笈，多达九十余部，无一不是逍遥之技，自秦吞六国后，其秘笈被各国隐士携往西域者十之八九，因之西域各国凡获得者不但视为传国之主，且珍藏不用，竟随时代而埋没。

花无秋欣然道：“老丈如是说，凡西域古迹中，有缘者很可能获得？”

老人道：“武林中人，往往不惜生命之危，赴西域寻幽访胜，其意图莫不在此。”

白俊接口道，“我们无意中发现这个古迹，那得多费点时间慢慢去发掘？”

老人道：“机会难得，当然不可放弃。”

岩石弧形，约有半里，花无秋忽然叫道：“到了城堡正面啦，这不是人工开辟的庞大石道吗？可惜朽木浇叶充塞其上，只怕清扫都很困难。”

老人走近叹道：“如果不露出这一小段在外，真还无法分出城堡道在前哩。你们看，石道那回不又是岩石高耸吗，而且石道又是曲折向内的。”

白俊道：“干脆放一把火罢，堡里的落叶更厚哩，否则无法探寻宝藏。”

花无秋道：“不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何况是放火，一旦引燃森林，势必焚烧千里。”

老人笑道：“就是烧也要烧四五天才能化尽，我们哪有这样工夫，发掘古堡之事放在后面，当务之急还是商量破解逍遥剑术之策为重。”

花无秋目注龙斐笑道：“龙斐听到吗，叫你来就是为了这个。”

龙斐大急道：“我懂什么？”

花无秋道：“你只要在旁听着，看看，不要乱开口，但不是绝对，开口要有独到的见解。”

龙斐会意，点头道：“这个我知道了，哥哥与老人怕有想不及的是罢？”

大愚老人哈哈笑道：“干脆说一句，要你专打牛角尖放我们出来！”

花无秋问白俊道：“你准备吃的没有？”

白俊笑道：“生的准备了少，尚待烧熟。”

四人边说边行，循着入堡道路，曲折前进，足足走了顿饭久，废墟即现。

花无秋拔身上到一株大树上，环视一眼跃下道：“老丈，这废墟足有二十余亩宽，靠最后还有根高石峰！”

老人也拨开树上看了良久才下来道：“看废墟的形势，此堡确为一古国王堡，以梅花形依石峰而建，工程非常庞大，中央花心是王宫，显未经后人翻动。”

墟中树木都已古老，居然有数十株之多，以左面那株榕树来看，最少也是七百多年的树龄了。

老人笑道：“老弟与老朽的看法有同感，惟这附近数百里居然没有居民？”

花无秋笑道：“似这种森林，居民无法生存，且多毒虫猛兽，普通人绝不敢来。”

说完笑对白俊道：“这古堡确可停留一下，你去找个可避风声的地方罢，我们还要在废墟里转转，看是否曾经武林人物来过？”

白俊招手龙斐道：“我们一同去如何？”

龙斐笑声答应，跟着他穿过那些一堵一堵高低不等的颓垣废墟，曲曲折折的到处绕寻。

龙斐的那份心情根本不是找住处，一意会放在宝藏的索寻上！

白俊忽然跃一堵三四丈高的颓垣顶上，立见一座没有顶的大庙庭，四面被树木围着，如不近前，真还没有办法看到，估计上面定有数层倒塌了，因为第一层的上面堆石似座假的，随即头叫道：“龙小侠，你看垣这面的地方如何！”

龙斐闻言跃上，也感诧然道：“可能是古宫庭召见大臣开会的地方，不知里面情形如何？”

白俊道：“我们下去看看，这是角落外面，右侧似有一个大拱门。”

两人飞身落下，绕进拱门一看，只见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尘灰倒是厚达数寸，里面的石柱盘龙，分三排九根，托住庙顶，看形势，他们进的是右侧，正面还有三个更大的拱门。

龙斐向白俊道：“这地方正好，我们去描述给那老人和哥哥罢！”

白俊道：“小侠请去罢，我在这儿打扫一番才行。”

龙斐一看地方灰尘和落叶太厚，于是走出拱门，长身拔起，到处找寻，

同时又不便大声叫唤。

大愚老人已和花无秋循废墟外围绕到最后面去了，这时正立在一堆高高的石块上，仰首望着石壁出神。

龙斐这时刚绕寻到右侧林前，突闻森林深处居然发出动静，不由暗惊，立即偷偷向林里探去。

这种声音是了能逃过废墟后面花无秋和大愚老人的耳朵的，这时已双双向这面扑到，同时也看到龙斐的背影。

花无秋向老人道：“是四个人向这面来了，对方似非有意而来，可能也是偶然闯入这地方来的？”

老人点点头笑道：“过近雷池，武林际地，此处难免不被武林人物闯进。”

花无秋骇然道：“此处已近雷池派重地？”

老人道：“刚进来的老朽也被弄糊涂了，现在想起深处大森林就是高原野有名的九大森林之一，名叫‘天熬林’甚至是武林视为奇险之境。”

正说着，突听龙斐遥遥大叫道：“原来是三老和海公公！”

花无秋闻言大喜，立对大愚老人道：“函谷老人来了。”

大愚老人激动的道：“三弟，只怕不知有我这个作哥哥的了。”

听口气，花无秋知道此老还是函谷老人的义兄，笑道：“老丈可识‘无人头陀’‘贯天道长’和‘透地大师’？”

大愚老人点点头道：“老朽认识他们，只怕他们连我这个人到底是何姓名都搞不清楚，也许相貌都忘得干净了。”

花无秋急急道：“你在此勿动，让晚辈前去迎接。”

说罢长身冲出，不到三十丈外就见五人行来。

函谷老人在前，一见花无秋紧张的问道：“少侠，老朽大哥来了？”

花无秋拱手道：“大愚前辈正在等你去会面。”

函谷老人闻言叹道：“快五十年了，老大仍还在人间，小侠，老朽先走一步了。”

花无秋笑着点头，又三老笑道：“三老前辈是同海老偶然经此吗？”

无人头陀笑道：“白少施主那张字条力量不小，居然连海老施主也认为非来不可，但却未料恩施主会由这‘天熬林’通过。”

花无秋笑道：“这也是白俊找来的。”

贯天道长郑重道：“听说大愚老施主也来了，同时又说‘逍遥大帝’即为海老施主的二义兄？”

花无秋点头道：“这都是真的。”

透地大师道：“施主想到对付‘逍遥剑法’的破解之法了！”

花无秋摇头道：“现是有三位前辈和海老到来，也许有了希望。”

说着领路向废墟中行进，回头又道：“我们在此发现一座废墟，据大愚老人说，那是边疆部落的古时王堡遗迹，且久远未经武林人发现过，不知三老中谁曾来过！”

三老摇头同叹道：这座森林广大至极，作梦也没有人想及到这里来。”
及至废域边，只见函谷与大愚都在含笑等着，花无秋和三老同时拱手笑道：“恭喜，恭喜！”

函谷老人同大愚老人同声叹道：“五十年离别的兄弟，今日尚能重逢，确实如在梦中。”

花无秋笑对大愚老人道：“这二位道长和这位大师，相信不要再介绍了吧？”

大愚老人笑道：“无人大师大概还记得在北方那个装副业子的人物吧？”
你提的是六十年前的事情，无人头陀合十道：“老施主，你就是贫僧大杀罗刹‘十九残’的哑侠？”

大愚老人点点头，又对贯天道长和透地大师道：“两位在高丽海边大战矮盗群丑时，自西面杀进的独臂怪物那个人总还未忘记？”

两道跳起笑道：“那时老施主不是口说高丽说话吗？”

函谷老人接口道：“我老大的语言能说七十余种之多！”

花无秋哈哈笑道：“这倒是晚辈要学的一门功课，将来得向大愚前辈求教了。”

大愚老人笑道：“凭老弟的天资，相信毫无困难。”

函谷老人乘空向大愚老人道：“大哥，老二真是起了野心啦？”

大愚老人赧然道：“海啸岛下逍遥秘笈已被他私吞，当初你还不相信，他现在自称‘天堂岛’迟早是他毁灭的现象，我的‘大愚岛’早被他捣毁过了，好在他还不知我尚活着。”

无人头陀接问道：“逍遥剑法有哪点无法招架之处？”

大愚老人道：“近来我曾偷上逍遥岛，窥伺他每逢月圆之夜的功课，发现他逍遥剑法已练到凡岛，一为剑气发出竟能攻破雷池派后宫秘法之效，那是以其逍遥功与剑气配合的效果，其次是逍遥剑法实为天下剑法最快的一种，其每招发出共有三百六十个变式，分四面八方上下攻向敌人，那是非任何快剑可以提防的，这又是其逍遥步法和剑法配合的效果，第三，其本身内功已到化境，因之我非常担心其向武林提前发功。”

函谷老人肯定道：“论内功，花少侠决不怕他，大哥，你可过花少侠的无上内力？”

花无秋谦虚道：“海老过誉，晚辈却不敢当无上两字。”

大愚老人道：“老弟，老朽就是知道你服有紫龙血之故才找你的，内功是一切武功之主，经海老三一说，老朽更加放心了。也证实我老眼不坏。”

贯天道长接口道：“除此依然不够，必须有一种剑法能抗拒才行。”

大愚老人道：“这就是我们在此寻求的重点。”

透地大师道：“要想在短短的时间内创造一种能敌逍遥剑法的剑法，那是不可能的。”

大愚老人道：“不须全套，只要能对抗其最后三绝式就行

函谷老人道，“大哥能否记取那三式的剑式与变化？”

大愚老人道：“剑诀不离五行八卦扣逆引，无法记取其变化唯起式快如闪电，剑点如星雨洒落。”

花无秋笑道：“就算有人同样施展其逍遥剑法，只怕反为其困。”

大愚老人道：“这是自然之理，他是根据原理苦练而成，决非一日之功，除非有人仗绝顶天资偷学其整套剑法到手，同时反其道而行，也许能脱出其困，但我胜决不可能。”

花无秋道：“晚辈曾与其女交手一阵，发现该剑法确是侠得出奇，同时已将其剑法已取在心，但察出毫无破绽可攻。”

众老骇然一震，同时惊问道：“有无漏洞？”

花无秋道：“晚辈不敢断言，如众老要看，晚辈可试演奉观。”

大愚老人道：“老弟先说共概要如何？”

花无秋点头道：“该剑法分为初式，中式，上式和绝式四段，内藏狠，险，诈，快五‘奇’法，以三绝为‘正’法，毫无破绽可寻。”

他说着一跃退离座位，向无人头陀道：“大师，请借宝剑一用！”

无人头陀解下宝剑抛过去，于大家全神注意。

花无秋接过剑后，立对白俊道：“你到外面去，提防有人闯进来。”

白俊去后，他毫不思索的立即展开剑式，银光一闪，霎时剑气绕，为求真切，居然以三成内劲发出，因此五丈内劲风嘶嘶作响！

由初式至上式，众老逐次紧张，及至绝式，莫不全为变色！

一声奇鸣，银光骤敛，花无秋持剑人，郑重道：“大愚前辈，晚辈有无漏式？”

一声长叹起自大愚老人口中，良久才道：“老弟真乃是武林奇才，老朽钦佩之至，所欠只是秘笈中的口雇而已，否则已尽通其玄奥啦。”

众老开始打坐静思，花无秋则传声龙斐道，“龙斐，你去找几根手指细的树枝来！”

龙斐不知他要树枝何用，应声奔出。

花无秋独个在厅内踱步，两眼在墙壁地面看个不停。

龙斐找来了一把枝条，光光的，每根约有两尺长，他似已悟出作何用处了。

花无秋回头一看，眯头笑道：“你已猜出什么用了？”

龙斐道，“只是没有烧焦，恐怕不能当炭画啊！”

花无秋笑道：“我用真火烧焦，边画边烧，不比炭焦方便嘛？”

龙斐豁然道：“那是好，哥哥准备在地面画剑图，还是在墙上？”

花无秋道：“地面没有墙壁好！”

众老闻声睁目，莫不惊注，大愚老人问道：“老弟，你想将逍遥剑法所走的路子逐式画出？”

花无秋道：“另想一套剑法去对抗，晚辈认为非常困难，熟悉思至再，

还是从逍遥剑法里找破解为止，因之晚辈决心将逍遥剑法自起手以至最后，逐式以虚实两线画出，看看是否真无破绽可找？”

他以非常熟练的手法分四段急画如飞，只看得众老叹服至极，墙上立成一遍似符篆一般的黑线，在外行人看来，那简直不知什么玩意，但在众老眼中竟看得惊讶不已。

顿饭之久，四图全部完成，他摔掉手中余技，退开墙壁道：“可惜没有红蓝二色区别，否则容易多了。”

五个老人并非立在壁前；一个个聚精会神的向着墙上，不约而同的盘膝打坐。

花无秋轻声吩咐龙斐道：“你和白俊轮流在外了望，无事不可打扰，我也要静下来思维啦。”

龙斐应声走出，找到白俊当面交代花无秋的吩咐，之后又道：“白大哥，吃的还有吗？”

白俊道：“两天之内大概还够，但也要多准备一点，以防临时去找。”

龙斐道：“我现在就去，同时还要找点泉水回来止渴才行，看势不上一天两天可成哩。”

白俊道：“这森林中哪来的泉水，纵算有水也食不得！”

龙斐笑道：只怕没清泉，难道你还怕中毒，有众老，什么毒也会变成甘露，不过我想这废墟后面的石山上一定有水可找，山峰突出森林，有水就会无毒。”

白俊闻言有理，急道：“石山近在咫尺之间，我还想上面去了望呢，那就我们同去罢，一面找食物和水，一面又可观察周围动静。”

龙斐笑道：“石山上那来飞禽走兽可找？”

白俊道：“石山范围不小，你刚才吃的烧兔鱼肉就是石山那面打到的。”

二人边说边走，曲折的通过废墟，同时向石山上登去。

刚刚翻过悬崖，白俊突然叫道：“小侠快看，南面天空有两只好大的神鸟！”

龙斐闻言注目，也感惊异距离这么远，看来尚有两只老魔大，那确是世上罕有之物！”

白俊道：“那一定是什么异人所有之物？”

龙斐发现两鸟只在空中盘旋，渐渐向这方移近，立即对白俊道：“你在这儿看住，我去叫哥哥来！”

白俊道：“不可随便打扰！”

龙斐道：“事不寻常，不能不去！”

他回到厅内，发现五老仍在静思，仅有花无秋一人不见，正感奇怪，忽闻厅后花无秋在大声道：大愚前辈，武林中有谁养着两只神鸟？”

这一声，立将大愚老人惊觉，只其跳起道：“在那里，寻阳劣弟逍遥所有！”

函谷老人、无人头陀、贯天道长、透地大师等一致惊起，都向花无秋声处奔去。

花无秋在后郑重接道：“由南面天空向这方飞来了，上面并没有看到人坐着。”

大愚老人走出道：“诸位掩藏着点，那两只猛禽已通灵，搜寻人物比什么还厉害，无须其主人自己看到。”

花无秋笑问道：“你老那只灵鹤可敌吗？”

大愚老人道：“一对一可以取胜，一敌二就不行，同时老朽尚不许鹤前去露否则劣弟必追踪而到。”

花无秋忽生异想，立即从身上放出两只金蝎，道：“让他们去拼拼看。”

两点金光冲出，花无秋轻轻的吹了连数五声哨音！

无人头陀闻声惊叫道：“使不得，你：熊放金蝎去送死。”

花无秋笑道，“鸟类不怕毒？”

无人头陀叹声道：“不怕毒的当然属白鹤！鹫也是不怕毒的一种，总之鸟类多数可克毒，同时还有吃毒的，你金蝎放去，简直是给神鹫当点心还不够。”

大愚老人诧异道，“什么东西放去了？”

花无秋笑道：“晚辈承人家送了一对飞蝎，体坚如铜，舒毒无伦！放出去一试不知有无危险？”

大愚老人沉吟一会道：“鹫体巨大，蝎身灵活且小，大概无妨。”

函谷老人即将金蝎破阵之事向大愚老人笑说道：“大哥，金蜈的三绝已遭刚才两只飞蝎给破坏了，这两只毒虫非常凶猛。”

大愚老人叹声道：“这也是异数。”

贯天道长突然骇叫道：“大家快看，飞蝎可够迎上了，两鹫翻滚不掉，那是受到攻击啦！”

大愚老人陡然现出骇异之情，注目不瞬，忽又回头对函谷老人道：“老三，你看怪事嘛？”

函谷老人惊注两只神鹫，良久摇头道：“两只神鹫显出愤怒痛苦之势，那是什么原因？”

大愚老人叹道：“老三的功力进步不多！比起老二来相差大多了！”他又向花无秋等问道：“那位看出原因么？”

无人头陀接道：“两只蝎儿爬在两只神鹫的巨头上，正在用尾巴使劲可！”

大愚老人哈哈笑道：“老弟，说真的，老朽只看出虫儿爬在什么地方哩！”

众老闻言齐声大笑，都知道他还没有看出蝎儿的攻击之法！

花无秋忽又叫道：“神鹫满头流血了！”

无人头陀诧异蝎子可上不流血，血从哪里来？”

花无秋笑道：“神鹫痛急了，大概是想用爪将蝎儿攫掉，詎料竟将它自己的头都攫破了！”

日色西沉，距离有十里，大愚老人暗暗佩服他的目力，急急道：“老弟，快将蝎儿收回来，两鹜发出鸣声了，提防召来我那二逆。”

花无秋闻言取出铁管，正待去吹，但忽被海老人急止道：“不可，哨音强劲，提防我二哥循声找来！让虫儿自己罢手为妙。”

大愚老人道：“那我们快进去，在此不好！”

花无秋急对龙斐道：“连白俊也回来，当心被人发现。”

活未住口，突然自一道颓墙后有人冷森森的怪笑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老夫已找到了！”

大愚老人闻声变色，大怒道：“逍遥出来，大哥我还没有死！”

颓墙后一闪，如幽灵般出一老人，朱袍履、满面阴沉，只见他遥遥拱手道：“大哥的寿年真长，可是老三的命也不短！”

他对两道一僧视如不见，仅向花无秋阴阴笑道：“你就是称霹雳大侠之人？”

花无秋望望大愚老人，不便插嘴、惟暗暗提足功力。

大愚老人挺身叱道：“老二，近来听说你已不将我放在眼里，今日一见证实无讹，你有什么企图？现在就可挑明了？”

出现老者自是逍遥大帝无疑了，只见他哈哈笑道：“大哥可知我是来奉请你回逍遥岛的。”

大愚老人忿然道：“你几十年的伪善，现在装不成了，废话少说。”

逍遥大帝又是一声哈哈笑道：“大哥不去，相信老三更不愿了，如此说来的，我的好心白用了！”

当此之际，龙斐装着，立向厅里退去，他竟报到墙上的剑图非毁去不可。

花无秋一见放心，不等大愚老人再接口，抢上一步，拱手问道：“前辈莫非就是自称逍遥大帝的人物？”

那老人嘿嘿笑道：“武林中不会有第二人，年青人你那霹雳挝准备何时呈献老夫？”

花无秋怕道：“晚辈足踏逍遥岛时，你老只怕又不愿意要了！”

逍遥大帝怒声道：“你准备和老朽为敌？”

花无秋道：“也许要领教几手逍遥剑法，不过现在不是时候罢了。”

逍遥大帝从声笑道：“你还没有与老夫的大哥想到破解之法，哈哈，那你就永远，年青人，告诉你，逍遥剑法神仙难破，你又何必作梦想呢？”

花无秋笑道：“前辈怕破还是不怕破，如果怕破，现在就可向晚辈下手，假设不怕的话，那就请前辈假晚辈以时日。”

逍遥大帝目空一切，傲然大笑道：“你将那只虫儿收回来，老朽停止你一年时间，这样也好让老夫的大哥毫无怨言，同时使天下武林人物知道老夫有与众不同的肚量。”

说完向大愚老人一拱手，笑道：“大哥，你可放心了？”

大愚老人冷笑道：“你的口是心非之言我听多了！”

逍遥大帝一走，花无秋也将金蝎收回，但惊奇的向大愚老人道：“想不到他居然离开了！”

函谷老人接口叹道：“少侠，你认为你真有这个度量？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贯天道长诧异道：“那是为了什么？”

大愚老人道：“他还没有防御霹雳挝的东西！”

这是古堡自从被发现后的第三个黄昏，千余年的遗迹，不再是武林的神秘之区了，且经逍遥大帝的突然出现，立给古堡带来恐怖的煞气。

三日三夜时间不短，但在五老的苦思下，他们并未找出破解“逍遥剑法”的办法，因此人人忧心如焚，一筹莫展。

花无秋自从逍遥大帝离后，等五老指示，叫他苦练逍遥剑法，意在使他先求自保，再寻破法。

厅内白俊点了几把松油火，将黑暗驱走大半，石桌边圆坐着七个人，这是吃罢晚饭后不久，龙斐都尚未离开。

大愚老人在沉默中忽然叹了口气，继而向大家道：“此处不宜久停，一旦逍遥取到一颗防雷珠，他就会毫不旁顾的卷土重来。”

这是人人担心的事情，函谷老人接口道：“大哥，再多住几天如何？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啦？”

大愚老人叹道：“最多只能延到明天早晨，我知道逍遥必在明天会到，他一个人还事小，凭我们合力尚可应付，假设他连女儿和逍遥四圣全部带来，那就无法应付了。”

函谷老人惊骇道：“四圣是什么人，我怎不知呢？”

大愚老人叹道：“就是‘沉海四子’啊！当年被我论剑气走后，一直不知下落，詎料竟被老二请去，甚至尊号‘逍遥四圣’居然气味相投。”

函谷老人大惊道：“老二竟将强敌为己用，其后果岂堪设相？”

大愚老人道：“我们自己尚且顾不了，你还替他担什么心事。”

无人头陀接问道：“这四人中，贫僧无一得闻，老施主能否说详细一点？”

大愚老人道：“沉海四子从不出现江湖，他们一生就住在海啸岛上，论武功，足可敌我三兄弟，当年我兄弟同住该岛海底探奇时，被他们以论剑分胜负，老朽侥幸将他们气走。”

贯天道长向花无秋道：“少施主，雷池之后看势不能再耽搁了。”

花无秋道：“道长怕逍遥大帝将那批人全部收为己用？”

贯天道长点头道：“那是必然的趋向。”

花无秋道：“只怕赶去也来不及了，唯今之计，以求打胜逍遥大帝为上策，如不能打胜将他们克住，一切都没有希望。”

透地大师叹声道：“几日来，脑子都挖空了，看势已无破解之法。”

花无秋郑重道：“晚辈已略有所悟！”

众老陡然站起，莫不惊喜道：“你想出一套剑法去破解啦？”

花无秋道：“不是全套，只是一招，但不知可不可用？”

大愚老人急问道：“这一招变化如何？用在什么时机？”

花无秋道：“变化毫无，就是过于激烈！时机在彼此换招变式之霎那出手！”

函谷老人诧异道：“逍遥剑法快速无伦，那一霎那何能捕捉？”

花无秋道：“这就是晚辈最感烦恼的事情！”

无人头陀道：“这又是快中快！恩施主将那一招取名什么？”

花无秋道：“晚辈暂时将它取名‘绝处逢生’！亦可命名为‘余息犹存’！不过非以‘逍遥剑法’基础不可，否则毫无用武之地。”

众老豁然道：“你要以逍遥剑法对逍遥剑法，将这一招寻隙下手？”

花无秋道：“诸老明见，除此别无他途！”

大愚老人叹息道：“这太困难了，逍遥剑法快得无以复加，而又要在快中取快，且非得隙不可，这真是谈何容易？”

花无秋道：“问题在‘快’字上，现在请众老指点这一招是否可用再说？”

他向无人头陀借过宝剑，又道：“诸老先商量一下，按秩序预先在心里选定一处作攻击之点，当晚辈将逍遥剑法施展到某一时机时，立出声，晚辈即可以该招下手。”

大愚老人急道：“慢点，先后秩序咱们可以排定，那是没有问题，以老朽第一个先叫，函谷老二，大师第三，贯天道长第四，透地大师最后，即依这秩序即可，只是叫我们如何能指定某点使你攻击呢？不能叫老朽等以身体作剑点？”

花无秋道：“这个容易，可在这厅内四壁上写一千个不同的字在上面，然后晚辈施展紧急时，诸老可按先后叫出某一个字却行，晚辈即可以该字作剑点，闻声攻击。”

五老闻言，莫不悚然一震，谁都不敢相信他有那种准确和快速，于是分别出动，各走一面，写一字叫一字，恐防有相同的。

字迹分布全厅壁上，花无秋一见，大声道：“诸老请重新再写，字迹太大了。”

无人头陀问道：“恩施主规定多大？”

花无秋道：“在厅中央看出即可，晚辈非作最难的打算不可。”

大愚老人叹声道：“都是黑字，晚上更难辨认，你不要自寻麻烦。”

花无秋叹声道：“不这样练，到时没有希望的。”

在众老重新写字时，龙斐突有所悟，暗忖道：“只要哥哥真能作到这一点，我可想出克敌之计了！”

未几，众老将原先的字迹擦去，重新将一千不同的字迹写在四壁上，花无秋大声叫道：“龙斐，将将火光吹！”

大愚老人急急道：“这已够你办到了，同时也够快够准！”

花无秋道：“前辈，现在没有敌人，以难的作比较有益，做不来时再点

火光。”

众老无奈，大家只有将自己所写的字记清楚，因为连他们也不知自己写的字写在某地了。

龙斐让五老退到正面三大拱门时，这才将火光吹熄了，同时也退到右侧拱门口观看。

花无秋已将逍遥剑法发动，厅内渐渐充满了劲风！他是以假作真，全神打斗，一丝也不马虎。

逍遥剑法初式快到中途，厅内只听到一片嘶嘶之声，可见其剑上的真气是何等强劲，大愚老人是见过逍遥大帝施展过的，这时亦不禁传音函谷老人道：“老三，此子何以这般神奇，他该不是法口诀，居然竟不弱于老三！”

函谷老人急急道：“大哥，别只看，你得叫字了，初式快完啦！”

大愚老人闻言一愣，冲口而出：“中！”

花无秋如有预感一般，手中宝剑立起银芒，竟然在一字出口之间，应声攻出。

人不动，剑在乎，仅只一道剑气攻抵左侧墙壁，同时亦停剑叫道：“老前辈，请你老去看看，不知中的没有？”

大愚老人闻言闪出，直向左面查去，可能连他自己写的“中”字在哪里还不知道理。

忽然，只听他惊叹一声道：“老弟，一点不差！”

花无秋剑式又起，叫道：“你老请退，再试中式如何？”

函谷老人立即叫停道：“少侠，下用试了，中式，上式，绝式绝对不差！现在就只看逍遥剑法是否有这一线空隙可来了。”

花无秋自己也知没有把握，于是收剑道：“晚辈悉的就是这一点，如根据逍遥剑法本身来说，那丝空隙是没有的，除非与逍遥大帝动起来才知道。”

大愚老人叹道：“他的功力依老朽来看，竟与老弟你在同一个阶段，你如认为刚才所施没有空隙，那他也就没有了。”

花无秋想想后摇头道：“这套剑法太绝了，在他手中”相信比晚辈要强，如此说来，我这一招仍就白创啦，这如何是好？”

五老确实叹服刚才之后，同声鼓励道：“不要灰心，你既创造这种奇招，不如再加思考？”

花无秋道：“晚辈老尽于此，只怕再无能为力了。”

龙斐突然叫道：“哥哥，我有意见！”

花无秋陡觉一震，兴奋道：“你看出破绽了？”

龙斐急急走近道：“道剑法没有破绽，但我看出它有可击之点！”

五老闻言大奇，同时围了上去问道：“在那一彼中可击？”

龙斐道：“不在招式之中，而在每段之后！”

一停，急问花无秋道，“哥哥，你使完初式之际，接着是不是即使中式？”

花无秋遭：“那有空隙，初式与中式之隙之间……”

他忽然一顿，跳起叫道：“有了，换式有隙……”

又叹声道：“龙斐，你很聪明，能看出这点空隙，然而这大短暂了，等我施出那招时，他的剑式换过了，因为那点空隙还没叫出一字之长。”

众老虽觉如此，但也感到龙斐精细非常，大愚老人大声道：“咱们三夜连这么简单的毛病都找不出，还说没有空隙，现在被他找出来了，总比没有好，老弟，孩子似还有下文，你莫阻他。”

花无秋望望龙斐问道：“龙哭，你还有什么意见？”

龙斐紧张道：“我想问哥哥几个问题？”

函谷老人抢答道：“孩子，你只管问，不要含糊，问错了没有外人。”

龙斐恭声道：“第一，逍遥剑法对逍遥剑法，是不是抢先手的为攻？”

大愚老人急答道：“抢先手的是攻，但被攻的他可以避开，在闪避中可用第一招亦采取攻势，循环不息，永远都是攻势。”

龙斐道：“第二，请问抢先手的是不是落到最后倒数第二招？”

花无秋似已有了觉悟，急答道：“不错，你的重点在倒数第一招？”

龙斐郑重道：“是的，假设哥哥一开始就让对方先发招，你就可以落到最后一招采攻势了！”

众老见他兄弟愈说愈传神，都知有了大发现，于是亦紧张静听！全神贯注。

突然只见花无秋大叫道：“最后一招我用自创的这一招代替逍遥剑法！”

龙斐急叫道：“哥哥，正是这种办法，初式最后一招如未得手，迫使他必施中式第一招，如此你可落到最后一招！惟天该地打到三绝式时，哥哥必须抢先，这样你可占住第三招，如此循环不息，看他怎样招架得了。”

众老齐声大叫道：“好！好！好！孩子，你是天下绝才！”

花无秋忽又郑重的向大愚老人道：“上风绝对有把握，晚辈只怕伤不了他。”

大愚老人道：“你特别注重他腰际下手！”

花无秋诧异：“他有弱点在腰际？”

大愚老人扔道：“他周身已无弱点，所有罩门都练死了，老朽要你注意他的衣袋！”

花无秋豁然道：“将他的防雷珠挑掉！”

大愚老人点道：“老朽与他了断绝结义之情，就算不然，为了拯救武林浩劫，老朽亦要大义灭亲了，你不挑掉他的防雷珠，你就永远要不了他的命！”

大家有了破敌之道，莫不心安理得，于是一齐向前进发，须臾脱离古堡。

函谷老人担心他的女儿，与花无秋商量分途而进，他和大愚老人向森林西角奔去，余下三老和花无秋、龙斐、白俊仍上走正面。

这是午夜过后一点点，无人头陀向两个老道一打手势，回头向花无秋道：“恩施主，我们三人开路了。”

花无秋急急道：“大师和两位道长慢点，暂时不可急行。”

无人头陀诧异道：“还有什么事？”

花无秋道：“先选个隐秘之处，晚辈想请三老练熟逍遥剑法！”

贯天道长骇然道：“那不是一下可成的！我们也不是逍遥大帝的对手？”

花无秋恭声道：“三老是晚辈的最大依靠，晚辈虽知三老不垦逍遥大帝的对手，但也不愿让逍遥大帝之外人物来损坏三老的声誉！”

“这套剑法恐怕不易练精，徒使你多操一番好意。”

花无秋道：“三老练全一套是多余的，只要将绝式练成也就够了，其他三式的精华已包罗在内。”

这又是老头们没有想到的地方，闻言欣然，无人头陀哈哈笑道：“咱们愈来愈蠢啦！”

贯天道长叹声道：“只怕连大愚施主也未想到哩！”

他们的到林间一块空地，花无秋耐心地将逍遥三式慢慢演习五次，然后在旁详加指点，使三老一直练到天亮才停。

名震武林的当年三神剑，居然被逍遥三绝式练得筋疲力尽，虽说练昨神领意会，纯熟异常，但都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尤其是无人头陀，他竟大吃不消，虽然是笑话，然也够受的了。

龙斐与白俊不要说想学，他们连看都看得头晕目眩，最后只好赶快离开。

花无秋见已成功，不禁乐不可言，拱手道贺，喜极大笑道：“恭喜三位前辈，今后晚辈有挡住逍遥四圣的帮手了。”

贯天道长抢答道：“这都是少施主所赏！”

花无秋摇头道：“道长言重了，欲度患难，应同舟共济。”

白俊在这时打开一包树叶，居然替他准备了吃的。

众人籍此休息了半个时辰，于是再向西进。一直走到中午还没有走出森林，这时三老已抢在前面开路。

和尚突然通知两道上道：“前面似经过一场猛烈的打斗！”

和尚一眼看到地上现出两只蹄印，不禁叫道：“好大的犀牛蹄！”

这时，花无秋已带着白俊和龙斐赶到，闻言笑道：“道长再仔细查查看，犀牛不会同类相残的，可能另有他们的敌人。”

三老闻言一愕，立即仔细搜寻他物之迹。

犀牛蹄脚印大如盆，估计每双足有千斤重，那要比普通的大上一倍，看蹄印又有两双，因此二老都认为是互斗，经花无秋一提醒，他们也知犀牛不会同类相残的，可是找了半天又找不到其他事物的证明，贯天道长忽然立住道：“其非有一个武林高手在此想杀两犀牛？”

花无秋道，“他不能将两千斤的死牛背走呀？”

透地法师同意贯天道长的想法，接口道：“他没有杀死两犀牛的力量，施主请看；两只犀牛是从西北角上走了！而且是惊窜之势，可能受了伤。”

花无秋笑道：“一个毫无迹象留在此地的高手，其功力只怕与三位前辈的功力不差上下了，他焉能不凭内功将两只犀牛击死的！”

三老又是一愕，这一分析，简直无法辩驳，无人头陀道：“那是什么东西能使两只犀牛忿怒到这种地步，甚至还恐惧惊窝呢？”

花无秋笑道：“也许是飞的东西。”

“飞的！”透地法师惊叫道：“莫非是神鹫？”

龙斐大笑接口道：“林高而密，鹫身那么大，怎能在树林中绕来飞去呢，它绝不能在空中引起两犀牛忿怒的。”

老头们的见解一个一个的被堵住了，弄得啼笑皆非，张口结舌。

花无秋忽然道：“三老可知这两只犀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说是否经得起重击之力？”

无人头陀道：“两犀牛虽未见到，但判断是两只极其稀有的通天犀牛无疑，而且是绝无仅有的特别大物，除此无法料到啦！”

花无秋道：“那我们循迹去看看，也许有什么稀奇可见？”

贯天道长道：“西北角不是我们要去的路线，恐防误了大事？”

花无秋犹豫一下接道：“先看远近如何再讲，假使追出几十甲仍无着落，那我们就不追了。”

正待转身，忽听白俊惊叫道：“这是什么毛？”

众人闻声注目，只见他右手指拈着一根长两余尺长的金色头发似的东西走来，莫不惊奇至极，同时竟没有一个人能识出是什么东西！

花无秋接过一看，摇头道：“这不是头发，而是什么动物身上的长毛！”

无人头陀忽然道：“莫非是猴毛！”

贯天道长大笑道：“猴王身上也没有这么长的毛？”

透地法师大乐，打趣道：“秃驴，那一定是猴仙啦！”

无人头陀一气，大骂道：“你俩杂毛是少见多怪？不是猴子就是狒狒。”

花无秋道：“大师傅，你不要乱猜一通，追上也许将该物发现，据晚辈揣测，该物一定是追着两犀牛去的。”

两个道士先往前面冲，和尚见他们仍取笑，亦边骂边追。

花无秋招手龙斐和白俊，笑道：“其实和尚可能猜对了，那东西虽不是猴子和狒狒，但也是猴类无疑，同时还是个非常厉害的东西。”

白俊道：“猴类性似小孩，也许是逗着两犀牛玩的？”

花无秋摇头道：“这你就猜错了，凭犀牛的逃窜迹象看来，那是因不敌之故。”

龙斐笑道：“三位老顽皮不知追了多远啦，老和尚的骂声听不到了！”

花无秋道：“快追，他们已到达二十里外了！森林似无尽无穷，除了偶逢一些石山低凹之内，简直上不见天，下不见土，如是常人，只怕寸步难行，恐惧至极。

忽见无人头陀回身飞奔，一见花无秋就大叫道：“恩施主，十里外就是底谷，那儿有奇怪的大打斗！”

花无秋闻言一愕，急问道：“是两位道长和犀牛？”

和尚摇头道：“不，两个道长暗中窥视，对手是一只三尺高的古怪猴子，走路似人，居然是两脚落地，身上的金毛与普通猴子无异，惟一头长发似女人，脸面没有普通猴子丑陋，最厉害的是通身刀剑不入，体坚如铜，能遭特等高手的重击而不内伤，身法如电，两臂比利剑还强，现与一个老者正打得火急火烈。”

花无秋骇然道：“那又是只圣猿了！”

无人头陀道：“恩施主是说惠明大师那只圣猿？”

花无秋殖：“晚辈正是指那只圣猿。”

无人头陀道：“圣猿比这只猴子的本领差得太远，凭这老头的功力就比乾坤魔高一倍还不止，但敌这猴子已呈见时之势。”

花无秋急急道：“我们快去看看，那个老头是谁？”

和尚道：“是‘逍遥四圣’之一，另外三人却在远地旁观。”

花无秋笑道：“三老为何不逗他出手？”

和尚道：“就是要恩施主去观看形势呀。”

花无秋道：“一个不能留下活口！”

他抢先冲出，转身就到了两道士的背后，贯天道长一见到他，立即传音道：“施主来了，我们好采取行动了。”

花无秋发现那只猴子真的与武林人物没有两样，长发飘飘，攻守中节，不知施的是什么功夫，居然拳掌兼施，眼指并用，不禁叹为奇事，急对贯天道长传音道：“此猿大有用处，晚辈定心收服它！”

透地大师道：“贫道想藉这猴子出手？”

花无秋说：“此时不要去，恐防惊走猴子，三老宜直接向对方挑斗，这不是讲武林客气的时候。”

和尚闻言，脚还未停，立即扑下谷去。

谷中非常空阔，和尚刚现，立见对面林缘闪出一个老人，大喝道：“来者是谁？”

和尚哈哈笑道：“打狗欺主，和尚是来责问欺我灵猴之人。”

那老者怒叱道：“胡说，这是无主异猴，天下仅此一只，谁都不能作他的主人。”

和尚又大笑道：“施主贵姓？怎能说此无理之言？”

老者阴笑道：“老夫生不道姓，和尚，量你也不识海外高人，识相的退回去，休在此处打扰我等收服灵猿之事。”

和尚纵声笑道：“施主原来存心想抢贫僧灵猿，那就礼让不得了。”

老者大怒，欺身一掌，大喝道：“好说不听，那就只有赶走了。”

和尚觉出对方掌上真气非常强劲，急急一闪，立运全力接招！”

贯天道长暗向透地大师道：“不能一个一个的来，恐防对方看出和尚最后那几下杀手开溜，要下手就全部拖住莫放。”

透地大师点点头，同时向谷内扑去。

正面林缘还有两个老人，他们发现又到了两个道人，其一惊怔不已，立向同伴疑问道：“武林那来这么多出家高手？”

另一老人大声遭：“莫非是当年什么三神剑？三哥，出去！”

“去”字出口，他已抢先冲到谷中，大喝道：“对面道人速停！”天道长大笑道：“施主何时买下这座荒谷？”

那老施主大怒道：“道人，你可识得‘逍遥四圣’无色子的厉害？”

贯天道长点头道：“虽未交过手，但也微有耳闻，原来施主就是所谓‘海嘯四子’。”

透地大师抢先出手进攻，冷笑交接下了。

最后那老人如风迎上，大怒道：“你有我‘无空子’接待。”

贯天道长哈哈笑道：“但不知那位斗猿的施主又叫什么名字？看势他比一只畜牲都不如啦！”

无色子猛的一掌攻出，大怒道：“老杂毛，你敢侮辱老夫二哥‘不灭子’，留下命来吧！”

贯天道长腾身而起，急急避过对方掌劲，抖手就是两把短剑俯冲，大笑道：“可惜你们主人‘逍遥大帝’未到。”

三对先后交上手，表面毫无深仇大恨，实际上暗藏杀机，一开始就各尽全力。

最感惶惑的是那个什么“不灭子”，他已被圣猿缠得险象百出，这时竟已施出长剑下拖。

花无秋防那“逍遥大帝”就在附近，生怕这场面拖得太久，立对白俊和龙斐道：“你们找地方藏身当心落人敌人之手，我要去监视那只灵猿。”

白俊对龙斐道：“小侠，我们找树洞！”

花无秋没有时间再顾他们，欺身就向谷中扑下，朗声叫道：“三老出剑，提防夜长梦多。”

他看到无人头陀和透地大师仍用拳掌，因此提醒下手。

和尚与透地大师暗递信号，同时拔剑！

对主三子发现又平白多了一个少年，甚至还能指挥对手，立感不对，那不生子突然大声喝道：“无空、无色当心！这是提醒用剑啦！”

贯天道长已知对方功力比自己高，同时也非其他剑式可以置对方于死地，不等对方拔剑，大喝一声，招式立变，逍遥三绝式全力挥进！

同样是一把剑，同样是一个人的真力，不料剑式一变，立由剑尖，发出一道与众不同的银光，竟如罗网一般，其中还带出刺耳的劲嘯，顿朝无色子头上罩落，比电光还快。

无色子一见大骇，冲口惊叫道：“逍遥绝式！”

“式”字刚出口，紧接就是一声惨嚎！

贯天道长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他的右手剑尖还距对方尚差数寸，岂知竟将对方连头带肩削去一半，因此也惊得不知所措。

无人头陀和透地大师何等精明，一见贯天道得了先手，内心大急，恰乘对手闻声心慌，剑式齐变，猛扑滚去。

又是两声修叫，鲜血如涌泉冲起，强敌竟成四段。

花无秋一见大喜，但却疏忽监视，耳听背后似有痛哼之声，及至回头，发现那不灭予已带着满面鲜血逃进了树林！

他还想去追，但又舍不得异猿，稍一犹豫……

施主还不截住，贯天道长看见那异猿手中抓住一只人眼，而且跃上了树梢，心急猛扑。

花无秋起步虽慢，但却在他前面，大叫道：“道长快停，此物不可力服，让晚辈用好意制它！”

贯天道长见他如负一般追去，不由叹道：“只怕不可能啊！”

和尚与透地大师已在打扫斗场，虽然杀了对手，但还是将尸体埋了，须臾赶了过去同笑道：“不要发傻了，快点追呀，否则不知去向啦！”

这时白俊与龙斐奔了下来，同样大急道：“他向正南去了！”

三老那敢怠慢，带着他们拼命纵上树梢，生怕失去目标。

花无秋开始怕追失异猿，轻功没有运足，及至保上，发出一点金色影子已到数里之外，这才知道大出意外，不禁骇然。

愈追愈远，愈远愈急，结果竟看不见影子了！他也不知追赶多远，头上都急出汗珠，及至一座山峰，举目四顾茫茫，于是长叹一声，喃喃自语道：“我竟失手在一只畜牲的手下啦！”

大概他知道已没有希望，到达峰顶再也不动了！

三老带着白俊和龙斐赶到一都知是怎么回事了，无人头陀笑道：“恩施主，那只异猿不迫也罢，还是转到西面去罢。”

花无秋苦笑道：“这猴子那有这样快？居然脚不落地，全身竟在空中！”

贯天道长郑重道：“那猿决非无主之物，贫道担心它有不可想象的主人。”

花无秋望望天色，两脚仍舍不得移动，突向三老道：“已经误了不少时间，同时又不知雷池那方发展如何，三老还是跟我向南找找，这只异猿确是有点古怪！”

无人头陀向两个道上笑道：“刚才的收获真不小，四圣既在此地露面，想必前途还不十分紧张，似这种收获如果有几次，那比赶到雷池要强得多。”

两道士同时点头道：“怕就怕逃脱的那个回去，激起‘逍遥大帝’大下杀手！”

花无秋道，“我也希望他在四处乱跑，说不定还能遇上他。”

他的意思已决，三老自无反对的必要，于是仍向南边赶去。

异猿已失去目标，他们也就不盲目加劲，以通常的速度边赶边寻。

第二日清晨，他们到达一条河边，花无秋向三老笑道：“咱们停下来罢，饿着肚子怎么找？”

白俊知道又是他的差事到了，招手龙斐道：“我们的工作来了。”

龙斐道：“往河里去？”

白俊道：“鱼如没有盐，我情愿饿死也不吃，还是找飞的走的罢。”

突然在他前面现出一块数丈高的岩石，上面竟刻了三个斗大的字迹，一眼认出是“花果山！”

老道士骇异不已，喃喃道：“这真是无奇不有，谁将西游记里的名词搬到这里来了，哈哈，‘花果山’是孙悟空住的。”

无人头陀突然在他身后出现，大骂道：“杂毛，你笑什么？”

贯天道长闻声回头，笑道：“我笑这刻字之人，他竟将一部民间小说搬到这里作真事。”

和尚道：“本朝吴承恩施主写游记故属虚构，但他记玄奘大师赴西域取经的寓意却十分正确，而这刻字的将花果山搬到这里竟是恰当之至。”

道士惊异道：“这山上真有一只猴王？”

和尚指着一处高崖道：“那儿还有一个‘大圣洞’，洞前足迹似经过大批武林人物，看趋势是都向洞内走去，现有两个尼姑坐着，那是惠明大师和她的记名弟子，据说大圣洞里真有一只猴子。”

道士更惊道：“你来是请花少施主的？”

和尚点头道：“我与惠明大师道明经过后，她要我赶快请施主前来。”

道士笑问道：“准备找美猴王。”

和尚郑重道：“杂毛，你别开玩笑，这猴王就是那金发异猴，它那一身功夫，就是出在神秘的‘大圣洞’。”道士也觉事不寻常，立即道：“你我这就去罢！”

僧道宁走后。当邕出现惠明大师，惟其记名弟子却不知去了哪里，突然间，只见她百目全非，竟变成一个黑面鹰鼻的异族妇人，满脸狞笑，阴森吓人，居然口吐汉语道：“那怕你当年三剑再厉害，仍旧使你憎道难认我鸠盘婆的真面目。”无人头陀走在第二，紧紧跟着花无秋，专替他注意横洞。

言还来了，忽又见一个异妇奔来叫道：“秃驴和野道去了吗？”

老番妇阴阴笑道：“你变尤四姐，为师化惠明，那怕秃驴不上当儿快先人大圣洞去通知众师弟‘霹雳大侠’可能就到！”

那个番妇的年龄也不小，看去亦有七十余岁了，闻言急问道：“师傅得到的‘防雷珠’还在吗？”

老番妇嘿嘿笑道：“没有这颗珠儿怎行，再高的武功也难对付霹雳挝，咱们入洞去罢，责任烟婆无疑是婆罗门派的最高人物，居然未被无人头陀察出破绽。没有多久，花无秋和三老、白俊，龙斐等都到了，经无人头陀领着走近崖前，确见上面刻有大圣洞三个大字。

花无秋不见惠明大师，便向无人头陀道：“大师，惠明大师呢？”

无人头陀道：“她说要先进去。”

花无秋道：“大师怎能在此地现身呢，雷池派的那一面何等吃紧，她没提起雷池方面的情形吗？”

无人头陀道：“时间太短，无暇问及，恩施主有何疑问？”

花无秋指面道：“这些足迹现象，我看是经过一番非常打斗所致，然而又无血迹，难道惠明大师就不提起打斗之事吗？”

贯天道长道：“施主莫非看出有蹊跷？”

花无秋道：“这很难确定，总之我们进去要当心。”

贯天道长知道他对事情的看法比老辈还要精细，立向透地大师道：“要不就是连惠明大师都不可靠了。”

透地大师道：“秃驴难道看不出？”

贯天道长郑重道：“武林中的瑜珈法你能看出吗，这不能怪秃驴。”

无人头陀悚然道：“难道是陷阱？”

花无秋道：“惠明大师绝对不会在此地出现，这是无疑的，否则她一定等我们见面，问题是洞中有什么陷阱罢了，但我们又不能不进去。”

无人头陀道：“雷池派重地就在百丈之外，莫非是六王捣鬼？”

花无秋道：“这个洞看来非常神秘，所谓猴王之说似不假。否则这山上的猢猻没有这般集中，我先进洞，三老请带白俊和龙斐在后。”

花无秋非常小心，提功缓进，谁料该洞却与一般古洞不同，进去不到十丈，忽见眼前出现个覆碗形圆窟，里面竟是无数圆洞，每个洞仅可由一人通行，但不知从那一个洞中进去为好。

三老带着龙斐和白俊也赶到，大家都感到稀奇，贯天道长提议道：“施主，先由贫道等分三路进去探探如何？”

花无秋摇头道：“道长还没有看出危险吗，每个圆洞两侧又有圆柱，说得恰当点，每个圆柱等于一根打通的竹子而竹子上又钻了无数的横窟，敌人如果采取暗袭，那真是防不胜防，千万不可分开，一路走也许只有在前的受威胁，同时敌人也许只对晚辈一下手，现在仍由晚辈在前，我们择定这洞走罢。”圆洞并非直，也有起伏和左右转弯，花无秋特别当心糟洞，全神提防，慢慢前进，不时还要顾虑后方，回头问道：“哪位在最后？”

透地大师接口道：“施主只管注意前面，后面有贫道。”

前途似没有止境，愈走愈觉糊涂，这时不要说摸不清方向。简直连走了多远也不知道。

忽然有一个沉沉的声音，不知从什么方向送入耳中。

花无秋立即停步，回头急向大家道：“此洞之中另有奇人，我们的敌人已遭到劫难了。”

那沉沉的声音突又响起，带有怒气道：“本大圣洞许可天下武林通行，但谁也不许在内杀人，你鸠盘婆如敢不听本洞主的禁规，那就休怪要下逐客令了！”

另一方面的声音丝亮不闻，花无秋急急道：“鸠盘婆是什么人？”

无人头陀豁然道：“是婆罗门派现任令主，她是女的，为西域最神秘的人物！”

贯天道长接口道：“秃驴，你确实是遇上这番妇的瑜珈法啦，好在她没有向你下手！”

无人头陀尴尬道：“幸喜恩施主精细，否则不堪设想！”

花无秋道：“现在她已受到阻遏，我们快走，先看看这洞主是什么人。”

他这时再不迟缓，提功急行，回头又道：“可惜摸不出方向！”

突然听那沉沉的声音针对他接口道：“年青人，老朽不愿与人会面，但不禁止外人通行，此洞如星罗棋布，如果你们能到达‘天缘石室’，那就是与老朽有缘，老朽必允许诸位在‘天缘石室’之内参悟三日室内武学，否则如知难思退，老朽书籍指点出路。”

花无秋急急道，“前辈能否赐知尊号？”

沉沉的声音答道：“老朽姓步，为现任雷池派令主之叔！你可称老朽为大圣洞主可也。”

花无秋闻言一震回头传音三老道：“三老可知确有人？”

三老齐觉惊骇，贯天道长抢口答道：“确有其人，传言因不愿接任雷池派令主而退隐，他也是惠明大师至交！”

花无秋朗声问道：“老前辈可知雷池派现已发生大事。”

沉沉的声音叹息道：“盛极必衰，这是古今常理，老朽算就本派将要属他姓人士之手！”

花无秋惊讶道：“你老月愿将步家基业拱手让人？”

不露面的老人忽又哈哈笑道：“接掌之人并非与步家脱离关系！”

花无秋不谄，沉吟一下道：“你老已知一切江湖之事？”

老人道：“你追的那只金发异猿就是老朽之徒，也就是此山之王，它说你对它非常友善甚至还派人帮忙。”

花无秋惊异原来邓是此山猿王。它竟能说话？”

老人哈哈大笑道：“它虽不能口吐人言，但能与老朽纵谈天下事。”

花无秋道：“鸠盘婆出洞去了吗？”

老人道：“已被老朽令其出去了。”

花无秋叹道：“婆罗门助逆为恶，她就是贵派六王请来的。老前辈下应将她放走。”

老人叹道：“老朽发誓不在洞内杀人，同时也不再出洞，武林中事，老朽再不过问。”

花无秋知道这一个孤僻之人，于是朗声道：“请你老指示明路，晚辈等不再前进了。”

老人道：“诸位向左转弯，即可见到一点白光，随白光行走。自可出洞。”

花无秋急行数步，确见左面有一点白光，于是向后对众人道：“大家紧随我来。”

出洞真快，不到顿饭之久即走出，一道石隙，但却不是原来洞口，而是在石山的脚下，众人都感到莫名其妙。

花无秋忽见地面似经过不少人的足迹，不禁刀道：“洞中老人似竟叫我追赶敌人，鸠盘婆无疑亦从这里出去的，大家快追。”

三老应声抢风，同声道：“这正是向雷池派的方向。”

花无秋急叫白俊和龙斐走中间，大家提起内功，施展全劲，奔势如电掣风驰。

追出三十里未见人影，三老突然停步，贯天迫长回头道：“施主，前面这沼泽就是雷池东西险地，约有三十余丈宽，要不要通过？”

花无秋道，“沼泽有何危险？”

贯天道长道：“仅次于流沙，好在多芦草和灌木，在我是没行困难。”

花无秋道：“北面是奇峰突起，而面是千里森林，我们就从这面去。”

透地大师道：“只怕在沼泽中遇强大阻力，而且这么晚，提防陷入重围。”

花无秋道：“不问青红皂白，三老放手杀，剑下不必留情。”

话产刚落，突闻侧面发出数声冷笑！

贯天道长嗖的抖出两把短剑，身快如电，一闪扑出。

紧接着是无人头陀，透地大师，二人向两侧扑进！

花无秋急对白俊和龙斐道：“这是‘离凡三君’，你们随我追。”

一言之余，侧面林内已剑气大盛，三老似已与敌人接触。

花无秋忽然觉出没有长剑合用，不由大感焦急，面对强敌，龙斐那把短剑足不适用的，那无法发挥逍遥剑法的威力，。

一念心慌，走得很慢，及至林内，见三老与三君打上，而且非常激烈。

三君的背后立着六人，他认出是“愁无争”尤运，“猛象”魏平章，“多是非”曹光，“厉犀”表禄，“多心狼”史通，“五脚狮”绪精忠，那是三君手下的猛将和智囊，功力都非常高深，现正虎视眈眈。

龙斐突然发觉左侧远处立着九个老人，其中竟有逍遥大帝，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即告诉花无秋道：“哥哥，当心，逍遥大帝也在左侧林内。”

花无秋点头道：“那负伤逃走的‘不灭子’你看到吧。他的右眼只剩下了眶眶。”

白俊接口问道：“另外七个人是谁，看势和不灭子有同等地位？”

贯天道长似也察觉情形不利，火速传音道：“施主快采用擒贼擒王之计！”

花无秋刀道：“这不可能了，不灭子已将消息透露，逍遥老贼不会上当啦！”

白俊轻声道：“帮主，这形势对我等太不利，不如退走为上。”

花无秋摇头道：“退不得，我们一动，对方必四面围上，我纵能杀得几人，但对三老与你们都不利，还是要看势行动才行。”

龙斐道：“哥哥快叫三老向这边退，不如在沼泽上动手，占地形之利，不怕敌人围攻。”

一言提醒，花无秋急急传音，同时先叫白俊道：“你和龙斐先走。”

三老得到传音后，同时猛攻三招，乘势闪出，瞬眼即到沼泽边。

离凡三君不知是计，仗剑紧紧相逼，但被“多心狼”提醒大叫道：“三公子快截，他们以进为退了。”

远处忽倏闪出七个老人，其一冷笑道：“有老夫等在，量他三人逃不了！”

花无秋一见七人向沼泽一面抄出，不由大急，回头已见白俊和龙斐进了沼泽，随即拔身而起，如电截一个老人，大喝道：“你们是什么人？”

七个老有最前者阴笑道：“小子，老夫等是‘逍遥七仙’，你就是霹雳捩得主吗？”

花无秋眼看七人手中都各有一把古剑，尤其是身作儒者之装的一剑更为奇古，灵机一动，立起冒险夺剑之心，装着哈哈大笑道：“逍遥四圣尚且三死一残，诸位竟不知前车之堑，请问单打还是齐上？”

身着儒装的居然是七人之长，只见他将手一摆，沉喝道：“六弟后退，让愚兄先出手！”

花无秋闻言大喜，暗忖道：“这真是天赐良机！”

在儒服老人走出数丈之余，突然闻那不灭子惊声大叫道：“皇甫兄快退，不可单独出手……”

花无秋那能让他闻声退去，一幌接近，哈哈笑道：“原来是皇甫老人，失敬，失敬！”

皇甫老头虽知当前少年名声过大，但仍旧不露怯势，右手一探，取出一颗毫芒四射的奇珠，右手拨出古剑，沉声道：“小子，你是凭着霹雳捩成名的，但在老夫眼前却派不上用场。”

花无秋见他右手之剑竟是紫色，在紫光闪闪中居然隐藏一条龙形，心知是把稀有之物，更加打定夺取之心，接口道：“阁下手中之剑何名，左手握的莫非即为‘防雷珠’，哈哈，在下今天决不动用霹雳捩。”

儒服老者一摆手中紫剑道：“小子，你可知道古有‘紫龙神剑’吗，本剑仙就是逍遥大哥请来专克你之用。”又亮左手奇珠道：“你既得知此珠，寻你聪明之处。”

花无秋决心以最快的手段夺取对方之剑，因为他看到另外六个老者行至五丈之处，于是哈哈笑道：“不知紫龙神剑有何厉害之处？”儒服老者迫进一步沉声道：“你虽练有雷池后官心法，也避免不了穿心之危。”

花无秋故意讥笑道：“老几何必危言耸听，我让你连穿三剑！”他一拍胸膛，挺身而立，全不摆出任何攻势。

六老者中忽有一人大叫道：“大哥当心，那小子不会守诺的！”

儒服老者回头道：“老二住口，大哥如对毫不还手之人尚且退缩，武林将视我们为无能了！”不火子如飞奔到，大叫道：“皇甫兄，对这小子不可顾及声誉，还是大家上，岛主不可大意行事。”

皇甫老者沉声道：“岛主不该轻视我等兄弟的声誉。”

花无秋知他已起反感，接口大笑道：“逍遥四圣一战去其三，谁知仅存残余尚不放弃奴才身份。”

不灭子恨极出手，一掌劈进，大吼道：“老夫和你拚了！”

花无秋闪开五尺，哈哈笑道：“在下手中不杀残废之人。”

皇甫老者大怒，厉声向不灭子道：“于兄眼里还有我皇甫纯吗？”

不灭子忍气跃开，冷笑道：“皇甫兄不听良言，那就看你‘紫龙剑法’取胜了。”

一气之下，回头不顾，如飞奔向原处！

那逍遥大帝显然尚未控制住皇甫老者兄弟，遥立数十丈不发一言！皇甫老人突然回头道：“老二听着，愚兄如有不测，不许你们报仇，但却要考虑今后的行动。自己不可主张！”

言深意显，他似看出‘逍遥大帝’已非可联手之人！

花无秋本存杀他之心，这时已看出对方似上了逍遥大帝某种阴谋而来的，于是传音道：“老丈，你我如不视为死敌，相约以十招印证如何？”

儒服老者似感一怔，传音道：“众目昭彰，青年，此非印证之时，那就换到别地去罢。”

花无秋郑重传音道：“你们的老兄岂能放过你独自离开，同时我还要顾虑我的人。”

儒服老者突然一剑刺出道：“你作自己的掩护，老朽佯装逼迫，到了沼泽即可说话！”

花无秋突然哈哈笑道：“这一剑太偏左了，再来！”

儒服老者假装大怒，招奇劲小，一剑比一剑快的挥舞进迫。

花无秋既不能示弱，否则会被不灭子看出，又不能逞强，不然会迫使老者无法进攻，他以巧妙的身法，配上指掌兼施，佯攻实避，瞬息就到了沼泽之内。

三老早在数箭之外，但已遭三妖和其手下半围半迫，打来相当吃紧。

三君的功力，在此一战中，完全看出与三老不相上下，现加上六个手下高手，自然使三老险象环生，但三老仍旧不愿使施出逍遥三绝式，原因是他们看出三君似还保留着什么杀手。

儒服老者的六个老弟兄在后毫不拉下距离，但也不敢派出一人出来助攻，其中一个白袍老人忽然对一个青袍老人道：“老七，你在后面留心，看逍遥大帝跟上没有？”

青袍老人立即答道：“小弟已注意，他们没跟上！”

另一个蓝衫老人接口道：“他的势力已全部布满在退路上。我们竟替他当上先锋。”

原来这批老人都看出他们老大和花无秋不是真打，因之都放心不问，反而将重点放在后面。

儒服老者突然将剑一收，放低声音，正色道：“年青人，有何企图可以开口了。”

花无秋拱手道：“前辈与逍遥大帝的关系如何？”

老人在这一阵开玩笑的拼斗之余，完全知道花无秋是个空前武林高手，闻言和声道：“老朽和逍遥大帝毫无密切关系，此来相助，纯为其许下重大条件之故！”

花无秋道：“也许前辈兄弟分离武林霸业？”

老者摇头道：“老朽兄弟生平未存这个野心，所好者只是武林一流剑术！”

花无秋领悟道：“了以逍遥剑法相许？”

老者点头道：“年青人确很聪明。”

花无秋微笑道：“前辈谅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两句警惕名言。”

老者笑道：“青年人，你想施展张、苏之舌？”

花无秋正色道：“前辈划了，晚辈不问前辈悟彻与否，同样需要前辈手中那把紫龙剑。”

老者并不吃惊，笑道：“老朽不惜区区随身之物，但要老弟露出一手！”

这时另外六老都已到达，但无一人插手，花无秋忽然发出一声长啸，回头察听。

十七

未几听得贯天道长亦发啸应和，于是他又笑对儒服老者道：“前辈请准备，晚辈要失礼夺剑了！”

老者不敢轻视，但也不相信他的能力竟到能在他手中夺去宝剑之事，于是正色答道：“年青人，老朽此剑视如生命，要我送人是绝对不能，若你能在真正功力下夺去，老朽决不作夺回之举！”

花无秋笑道：“这是你老说的，但晚辈决不以敌视之。”

老者笑道：“青年人，那你动手罢，咱们来次不伤和气的拚命，但你不要替老朽顾面子，能在最少的招式之下夺去更妙，因为老朽是存了要看真功夫之心，这样失物也荣幸，否则老朽真舍不得！”

花无秋长揖笑道：“前辈真是快人快语，晚辈来了……”

人影在芦苇上一幌，霎时失去踪迹，儒服老者一见大惊，手起剑舞，如临大敌，竟施全力防守，顿时剑气罩满全身。

另外六老也起紧张，因为他们都是海外异士，花无秋的身法，在他们眼中竟看出比剑式更快，更认出并非邪术。

突然间，只听儒服老者惊叫一声，双手下垂，空空如也，竟呆立在芦苇之上惊怔不已！

“前辈承让了！”花无秋立在他的对面，拱手一揖，面含微笑！

儒服老者回头向同伴叹道：“七弟认为大哥得如何？”

六老尚在张口结舌，闻言惊醒，同产过：“少侠乃神人，大哥不能不服！”

儒服老者点点头，回身问花无秋拱手道：“老朽领教了，请问剑在何处？从此是少侠所有的了。”

花无秋又长揖道：“晚辈不敢受领，尊剑已在前辈鞘中。”

众人大愕，齐将目光惊住，确见那把古剑竟在儒服老者腰上挂着！

儒服老者立即连鞘取下，正色向花无秋道：“老朽敬佩少侠神通，已有言在先，少侠快拿去。”

花无秋拱手道：“前辈正人，晚辈岂敢，刚才之举，祈前辈见凉，再会了。”言罢翻身，如飞而去，简直不是对方再开口！

儒服老者目显神光、面带严肃之色、身六老道：“此了乃人中龙，吾辈岂可与其为敌，六弟主张如何？”

黄服老者按口道：“明与逍遥联手，实采袖手旁观，大哥同意否。”

儒服老者点头道：“老二之见，正合我意，三弟主张如何？”

青袍老者上一步道：“小弟对二哥之见无异议，惟大哥非将紫龙剑交给这少年不可，他似需要此剑拒敌。”

儒服老者欣然道：“三老不愧君子之称，此剑不仅要送给那少年，同时还要指示他当前危境，我们追去罢，免其身陷身围。”

七老全部同意后，大家正待追去，忽然自芦苇中冲出一个红衣少女拦住

道：“诸老且慢！”

原采这少女就是‘红云仙女’，儒服老者一见认出，神色严肃道：“姑娘窥视在侧，老朽自认疏忽，这时出来，有心截回吗？”

红衣少女叹声道：“诸老之义举，并无不当之处，晚辈岂敢阻拦，加之晚辈一人，又焉是诸老之敌手！”

黄袍老者道：“姑娘既非阻拦，想必有何见教？”

红衣女道：“家父见已发动全部势力，看来已骑虎难下，然晚辈近观武林情形，又知家父雄心必无成功希望，此来是请七老挽救家父危难。”

儒服老者叹道：“以令尊雄才大略，加上贵岛庞大势力，要想横扫武林是毫无问题，可惜他先要取得霹雳挝却很困难，刚才这少年人姑娘一定已看到，这人不仅是霹雳挝所有之人，以其莫测高深的武学，恐怕也是令尊的克星，老朽只怕使姑娘失望了。”

红衣女叹道：“此人晚辈已会过了，逍遥剑法就是他与晚辈交手之余即学去，以其这种无上智慧，晚辈真替家父担忧。”

儒服老者忽然道：“姑娘是聪明人，无须老朽点破，也许你有救令尊之法。”

老者见她低头不语，于是暗示六老拱手而去。

须臾之间，七老追出半里沼泽，举目只前面打得非常激烈，儒服老者急急道，“三君有危了！”

前面有块与别处不同的划地，这时三个出家人已停手，他们带着龙斐和白俊立在旁边，惟独花无秋一人动手，他这时以一双空掌缠住七人，似还迫得三君与四个手下团团混转，大有脱身不得之势，因为地下已躺下两个死的。

黄袍老者一见惊叹道：“三君连同手下之力，足可抵上我们五人，不料竟在这少年手中如同无物，甚至在我们说话之际已死两个，如此功力，只怕逍遥……唉……”

青袍老者见他不说下去，叹声道：“逍遥被迫，只怕会走极端，他必将全力对付此子。”

儒服老者道：“必要时我们兄弟必须有个选择，武林中不正即邪，千万勿留恶名。”

又是几声惨叫，七老者中立有两人惊叫道：“他用的是什么手法，三君手下怎会同时倒下四个？”

离凡三君手下尽丧，这时既不能拼，挤亦无望，人已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出尽所有奇招异式都攻不开四面八方的人墙，他们明明知道那些人墙仅是一个花无秋的身影，但每个人影都是杀向他们如山一般的实力。

三人衣冠不整，身法迟钝，被压得两眼乱冒金星，功力已成用尽之势。

七个老人这时感到非常奇怪，黄袍老者诧异他不杀不放，为的是什么？”

儒服老人叹道：“六弟注意，你们不要认为他对我们那样有礼，那是此子看出我们并非逍遥的死党，否则我们也与三君同样遭遇，他现在是想要将三

君的心胆惊破才肯住手，可能他不会在目前杀死三君！”

青袍老者大异道：“那是为什么？”

儒服老者叹道：“原因可能不止一个，但能看出的却有一点，那是他要藉三君去瓦解逍遥手下群雄的斗志！”

花无秋真的如儒服老人所料，他在三君真气不继之余，乘机点了三人穴道，立将三君定住不能移步，看去真如三尊木偶。

他扑打一下身上的灰尘，面带冷笑地朝着三君叱道：“凭你们想夺我姓花的霹雳挝？真的不自量力，我本想赏你们一个痛快，但又可怜你们还有一个心愿未了，哈哈，如果我存有一点偏见，将你们之中二人除了，也许剩下的就可得到红云仙女的青睐！”

三君口虽能言，但却紧闭着不开口，这时都羞愧得低头不语。

花无秋又是冷笑一声道：“你们之间谁是真的面貌？”

三君仍旧不回答！也没有互相顾盼！

花无秋大笑道：“也许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三条软骨虫，我也不必管这些杂毛蒜皮事，只你们要记着，哈哈，那个作了逍遥的女婿时，可别忘了请我吃喜酒。”

如猫戳鼠，他尽情玩弄，接着又道：“我不阻止你们替逍遥卖力，因为你们是被美色迷惑的，然而，下次却要提防再落我手，纵死不了，那要比这次更好受的。”

说完，顺手拂出一股劲风，竟将三人穴道同时解除，大声道：“滚开，带语逍遥，叫他多准备人头！”

三君恢复活动，如逢大赦，含羞急窜而去。

白俊带着龙斐急急将尸体拖入泥沼！三老则走近花无秋身边道：“刚才那七老又来了。”

花无秋笑道：“这七人看来都无邪气。”说完和三老迎上去。

儒服老者手捧紫龙剑，登上就大声道：“恭喜又解除一批障碍了。”

花无秋一面将七老介绍，一面拱手道：“前辈赶来有何指教？”

儒服老者郑重道：“老朽等赶来决非因这把宝剑，而另有重要事情向少侠进言。”他说着将剑递过又道：“大敌当前，少侠非此不可，请接下，算是老朽赠送如何？”花无秋慨然接过道：“晚辈将来必奉还，请问前辈有何指示？”

儒服老者道：“少侠可知已遭大势力围困？”

花无秋道：“雷池派在前，逍遥大帝在后，这是不问可知的。”儒服老者道：“雷池派已知少侠从这方来了，现已全力在沼泽四面布阵，去必遭困。”

花无秋道：“但晚辈是非去不可。”

儒服老者叹道：“以少侠等人之力，杀退雷池派一方是无问题的，但据估计，亦非数目数夜不可，然而也须打个筋疲力尽，可是，当少侠等将近胜

利之际，恰好是逍遥这方动手之机，试问少侠在那时怎能经得起更强的势力围困？”

花无秋闻言一震，急问道：“逍遥的势力如何？”

儒服老者道：“除其本人不算，大概要超过老朽兄弟二十倍！”

贯天道长大惊道：“逍遥的全部势力都来了？”

儒服老者道，“而且都在诸位背后！”

无人头陀合十道：“老施主的指示如何？”

儒服老者道：“大师依老朽之见，诸位不如向沼泽南面暂时避开目前当面锐势；徐图应敌之策。”

透地大师道：“南面有四座火山，百日之内，全为溶岩火窟，即神仙也无法落足，我们之间也许能飞过两人，但余者怎么办？”

儒服老者道：“老朽之意，并非要诸位穿过火山，而是有一个非常秘密之处可以暂住！”

一停又道：“诸位如拔身空中一看，定见南面沼泽十里外毫无草木生存，触目全为沸腾的红色泥浆，从古以来就没有一个武林人敢向南方去冒险，但在十年前，老朽为了要练一种药丹，必须要在溶岩里觅取主引，冒险去过火边缘一次，那还是火山爆发得最弱的一期，不料竟迷失归路十日之内，无法出险，同时又适逢火山全部爆发，溶岩如海潮泛滥，被迫无奈，冒死向这小泥沼逃避。”

花无秋道：“那红色泥浆可以落足？”

儒服老者道：“不能，简直连踏一下都不可，唯独冒出腾腾热气之处倒是个想不到的生路，不知者认为那是比火山还烫的气体，实际上那竟是冷的，那是阴泉被火山所迫喷出的冷气，且喷射之力甚大，诸侠可藉一股股喷泉之力，提起轻功踏登纵越。”

花无秋道：“之后怎么办？”

儒服老者道：“超过七十里时，保证你们会发现一处世外桃源，那儿有小山，四季节草不谢，八节果实常存，山不大，方圆约二里，突出于红泥沼之内，有洞有隙，但居住毫无问题。”

花无秋道：“多蒙前辈指引，但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因晚辈还有不少同仁已失去联络。”

儒服老者道：“老朽本想送少侠等一程，但又怕引起前后两面的疑忌，同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待作，关于少侠方面的人物；老朽也许能通一点信息。”

花无秋拱手道：“那就更感激不尽了。”

七老一致拱手告别，不循原路，绕道而去。

花无秋领先纵出，回头道：“我们不能再停了，请三老断后。”

龙斐和白俊立即跟着纵起，踏着芦苇直朝南奔。

确只十余里，脚下已感到热气蒸人，未几芦苇走尽举目只见一望无际的

红泥翻腾，简直象煮粥的一样。

花无秋感到红泥用鹰中真有一股股白泉喷出，有大如石柱，也有小如竹，高的三四丈，矮的最少有七八尺，最近的相隔数尺，远的距离数丈余，一股一股的冲起，毫无间歇，配着红色泥沼，美妙至极。

无人头陀猛的拔身而起，足点气柱，感觉比踏水稳当。点又起，交替纵去，大叫道：“大家快来，确实无害！”

花无秋带着众人如法泡制，去势如飞！

七十里并不近，人人都不敢大意，好在龙斐和白俊都是轻功极佳之人，跟着并不使花无秋担心。

走了四十里，无人头陀突然在前面大叫道：“恩施主，快看前面那黑点是什么？”

花无秋闻声注目，脚仍在气柱纵着，他发现十里之外的气柱上似也有人在腾跳，大声道：“那是两个人影，谁竟赶到我们面前去了？”

贯天道长接口：“莫非是敌人已知我们的计划？”

花无秋立即道：“皇甫老人不会出卖我们，否则了岂肯送剑给我，此外更无人知道。”

无人头陀已拼命追去，透地大师亦超过花无秋去接应，二人须臾即到数里之外。

花无秋已隐隐发现儒服老者所说的世外桃源，急催后面加力前进。

顿饭之时，无人头陀和透地大师似已踏上那小山脚于，花无秋发觉他们追失了不明之人，于是日头道：“道长，那两人已上山了。”

贯天道长道：“也许那山上先有人在，因为发现我们的影子才回头的。”

花无秋闻言，认为很有可能，惊异那是什么人。”

贯天道长道：“不要管，上去难道查不出！”

他们到了山脚，见该山风景美妙无比，但却只看到透地法师一人在等。

花无秋急问道，“大师哪去了？”

透地大师道：“追上山去了。”

花无秋招手道：“大家追去，不要让他们逃脱。”

到了山，只见无人头陀独自在花林中乱找乱钻，简直似傻于一般，龙斐看了大笑道：“老和尚，你老丢掉一把蓖梳嘛？”

众人闻言，齐声哈哈，笑得和尚给跳回头道：“奇怪，那两个明明到了这山顶就不见了！”

花无秋环扫一眼，见四面山下并无什么高深的森林，满眼都是花林果木，甚至还有飞禽走兽，也觉该地真是世外桃源，笑道：“西面有数十里红色沼泽，现出一线黑隐的可能就是雷池派的根本之地了，东、北两面连黑影都看不出，可见泥沼之大了；南面浓烟满天，红光耀眼，火山爆发范围真是惊人，三人前辈，请休息罢，那两人一定是藏到洞隙中去了。”

无人头陀道：“不找出怎么行，此处如被走漏消息，我们再无落足之地

了。”

花无秋道：“山顶视界辽阔，四面都可看到，量他逃不出手掌，大师请放心休息。”

三老都不放心，每个坐两面，六只眼紧紧监视。

白俊去找餐食，龙斐则摘来一大堆不知名的果实。

天上的阳光已被遮掩，大约又快到午后了，花无秋独自计划着以后的行动，他知道自己无所畏，怕的是白俊和龙斐落人敌手，三老也许能自保。

他们吃罢果实，腹中总算充实多了，白俊在山下升起烟火。大家都知道他是在作什么，好在火山就在南面数里，一点烟火不会使敌人注意，因之花无秋也不去阻止，及至白俊上来时，时间过去不少。

热气自四面八方升起，小山渐渐如云封雾锁，及至申时，远观已失小山的影子，同时在小山上的也看不见山外一切，这种奇事，又使三老和花无秋大感意外。

无人头陀叹道：“那两个算是逃脱了。”

花无秋笑道：“他们也不敢出山一步，顶多躲过多们视线而已，除非他们不动，否则仍能知道他们的所在。”

吃过东西以后，大家就准备找个洞隙过夜，因为他们再也不怕敌人找到这座小山，就在这个时候突听南面不远处猛的发出数声大吼，那种声音等于是打锣的一样。

无人头陀第一个大叫道：“这是什么怪物出现了？”

花无秋急急放出两只“飞金蝎”顺手一挥，腾身冲起！

两只飞金蝎真的已通灵，其一飞到花无秋坠下一顶！又让花无秋提气拔升。

瞬息之间，他已冲出山顶云层不见，只看得三老莫无不称奇至极。

南面的吼声接连不断，估计相距也不过半里，贯天道长闻声道：“难道这声音是出自沸腾的泥浆之内。”

透地大师道：“那是没有疑问的，但不知何物能在这火一样的泥沼生存？”

无人头陀道：“恩施主让我替他保管着冷老施主的羽衣，我为何不穿着飞出去看看？”贯天道长嗨嗨笑道：“秃驴，你会不会用？搞不好，飞得去飞不回那才是笑话，说不定还摔下泥沼去。那才死得冤枉。”

和尚自知无把握，笑道：“杂毛，和尚是经不起吓唬的！我就不去啦！”

就在这会儿，花无秋忽从雾里落下，满面惊异之色，大声道：“确是个怪物，半里外的沸泥中，竟有两颗独角大怪头伸出来丈多高，形似牛头而稍长，脖子却只菜碗大，互相打斗，泥浆如海涛汹涌，我真担心二物爬上山来就不好搞啦！”

无人头陀急接道：“那是火蛟，没水蛟长，但比水蛟凶！”

花无秋道：“我打下一根鱼刺，那筒如蜻蜓撼石柱，反被弹了回来！”

贯天道长笑道：“那是洪流遗物，不易伤害，不过此物不会上来，施主放心。”

花无秋点点头，又道：“这山上的云雾非常奇怪，离山百丈就没有了。”

贯天道长笑道：“不知什么时候消散，否则我们看不到山外的动静。”

突然有个女人的声音接口道：“非到明辰不会消散，道友，花无秋施主在吗？”

花无秋一听是惠明大师的声音，不禁惊喜道：“师太，我在这里！”

惠明大师从雾中出现，这次不似无人头陀所见的鸠肋婆所化，而是真真实实。

花无秋迎上道：“老师太，你老从那里来？”

惠明大师叹声道：“贫尼得到两个忠实的雷池派人回禀，他说有六个不明人物向这最秘密的山上来了，因此贫尼即亲自出来查问，刚才闻到贯天道长的声音，才知是自己人。”

无人头陀惊接道：“那两人那儿逃走的？”

惠明大师道：“此山是雷池派第一道秘径，经常派有忠实之人看守，距诸位十丈之外有一秘洞，外人是很难看出的，此洞由沸泥底下有地底窟道直通雷池后宫密室。”

众人这才恍然，花无秋立将别后经过说出，同时也问道：“雷池派情形如何了？”

忽见惠明大师两眼含泪，良久才叹道：“舍弟自杀了！”

这个惊人的大消息，立针众人震撼不已，贯天道长抢问道：“为什么？”

惠明大师转过头去，拭了把泪水才接道：“唉！也是他想不开！”一顿又叹道：“他的亲信已所余无几，他说再无面目见武林人物！”

花无秋忍之不住，冲口问道：“步青云呢？”

惠明大师看了他一眼，点点头，安慰的道：“少施主乃性情中人，青云被贫尼劝说几次，她现在密室服孝。”

花无秋突然忿怒道：“我有斩尽杀绝之能，今后必有替步老前辈报仇之日，师太，你现可领我去见青云，使她放心守孝。”

惠明大师领先行出，陪他们走进一处秘洞，回头向花无秋道：“少施主，吉弟临终前曾留下遗书。”

花无秋道：“书上提起什么？”

惠明大师叹声道：“第一件事，他要施主接掌雷池！”

雷池派的神秘后宫是武林认为永远人人知道的，而后宫地底密室更是知道的不多，不料竟作了武圣的自杀之地。

花无秋等六人一到，发现第一间大石室中停了一具石棺，灵前围着四个中年男子，但未看到青云。

惠明大师一见怀疑，立向一个中年人间道：“小姐呢？”

那中年人面色惨淡，精神颓康庸，轻轻的答道：“小姐刚得回报，说是

师太已陪花公子来了，她即带着金萍、丹梦回后面石室去了。”

惠明大师急叫四个中年人道：“你们好好侍奉新令主，贫尼马上就来！”她又向三老和花无秋道：“诸位请坐。”

花无秋道：“师太请便！”

惠明大师去后，贯天道长传音花无秋道：“施主，雷池继承人，你是非接不可。”

花无秋传音叹道：“三老已替晚辈答应，晚辈岂敢违命，只怕另有波折！”

无人头陀正待接口说话，忽见惠明大师自后面急急行出，面上竟是惊慌之色，众人已知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花无秋预感不妙，起身问道：“步小姐……”

惠明大师不等他问完，冲口道：“她……她走了。”

一扬手中三个纸封道：“这是她临走留下的，一封给贫尼，一封给你，另外一封是她昨天外出接到函谷老施主令媛的。”说着，给花无秋一封。

花无秋接过打开，只见上面写道：“秋儿：家父遗命，请你接受，同时，念在你我过去之情，六王必须你亲手杀之，青云命薄，难奉箕帚，从此海角天涯，恩怨了了……”

花无秋啪的将信捏住，惨然变色，再也看不下去了……”

惠明大师叹声道：“也许你不知她因何出走吧？……”跟着又递过一信。

花无秋颤手接过，封面写着：请代交花大侠！

花无秋看出是女子手笔，急折开一看，上书：“秋君，天堂岛在你我离开时，已遭逍遥大帝突破，我不知你现在哪里？今逢步小姐，请她转交此信，因为我知道你必去雷池救援，见信后，请火速赴烟云峰救我父亲和大伯等人，念在君已首允婚事，是以不揣冒昧……”

花无秋突然跳起，在叫道：“这事从何说起……”

惠明大师知道他是看到“婚事”着急，立即将他在天堂大会之事说道：“这不是假的，你当着天下武林在酒醉后点头的！”

花无秋大急道：“酒醉不省人事，这怎能算我已答应？”

贯天道长道：“施主，你千万别冲动，海老施主当初也是爱才心切，其中并无圈套，加之海家又没有人知道你与步小姐的关系，在那么多的天下武林面前，实在说，你今后也无理由解说，同时也不要扫海家的脸，使海小姐无法做人，此事还得从长计议。”

花无秋长声叹道：“我事先没有提功控制，以致酒后失德，这事已不堪收拾！”

惠明大师道：“少施主，贫尼担心青儿出不了秘道五十里就会被叛逆们截住！”

花无秋立即道：“晚辈决心去追，你老请派人引路。”

惠明大师道：“烟云峰方面又待如何，你不可意气用事，海家是无过的，一旦有差错，你将何以对天下武林？”

花无秋道：“烟云峰晚辈请两位道长去救援，大概可挡住一时，同时叫白俊两面联络，晚辈只与无人大师去追青云，你老请带龙斐慎防此地。”

惠明大师点头道：“各方力量虽不够，但也不失面面顾虑。”

花无秋忽又道：“晚辈还有一件大事忘了禀明你老，晚辈曾在一名叫‘花果山’的‘大圣洞’里遇着一位老前辈，据说是你老令尊！”

惠明大师叹道：“贫尼早已得到消息，他老人家是不会再出来的，少施主，你就快走罢。”

花无秋在她叫出一个中年人领路之余，又道：“请问师太，有位柴公公不知下落如何？”

惠明大师叹道：“在突围之际已阵亡了！如没有这夫妇舍死相救，贫尼恐怕亦难与少施主见面了。”

花无秋黯然一叹，再不怠慢，即刻动身。

以急速的行动，也走了半个时辰，一路都是地底奇洞，及至出口，竟出现于群峰之中，中年人立在悬崖中间道：“令主，小姐可能是由下面谷中去的。”

花无秋急急道：“你快将秘洞封闭，我知道查寻小姐去处。”

他带着和尚扑下谷去，耳目兼用，一直追出三十余里。

尽是高峰和沉谷，如不是凭天上的星星来确定方向，以为迷失了路途，这时微闻有了动静，和尚站住道：“快进入有敌人地区了。”

花无秋道：“左侧有十几个人在奔动，莫非敌人已发现我们的行动了？”

和尚拔剑侧闪大声道：“无顾无虑，见敌就杀，让其集中不合算！”

花无秋完全同意他的主张，而且充满了忿怒，将紫龙剑拔出，立即循声追去。

翻过一处二十丈高的崖壁，和尚发现是十几个中年大汉，其中有两人扛着两只大布袋，里面不知装的是何东西，沉重地夹在中间纵跃，看看就要经过前面的树林，回头向花无秋道：“他们干什么去的？”

花无秋道：“管他，这都是雷池派的叛徒，截上去。”

“这个很容易，他们必走这林边。”和尚说道，长身拔起，两个起落就断住去路，接着大喝道：“喂！过来，我和尚等了半年了，准备替你们念超度咒。”

双方恰到好处，和尚一露面，对面更适时，十几个大汉莫不闻声一震，见人更怯，似都认得无人头陀。人人紧张地拔出家伙。

和尚仗剑迎上，哈哈笑道：“那个扛布袋的休想逃走，是贵重的东西就乖乖的给我大师傅放下。”

在前面四个大汉突然大喝一声，四把长剑如电闪似的快速攻出！

和尚知道雷池派中没有一个普通货，于是也不敢大意，挥剑以六成力接住，立感沉重惊人。

花无秋早已潜伏到林缘，他见和尚要想收拾这十几个人，估计时间必不

短，同时他看出那两只布袋非常古怪，于是大步跨出。

当此之际，和尚陡将内劲加强，左手一挥，拍出一掌，阻住左方两把长剑，右手剑抖起数层剑浪，只一招就斜右面两人劈死在地。

惨叫声惊得左面两人转身就待逃走，和尚一式“鲁阳挥戈”，反剑急挑，又将其中之一透心劈开。

其余尚剩十一人，连两个扛布袋的在内，这时还没注意到花无秋，同时竟向和尚全力冲来。

和尚手中逃脱的一人见内半齐倒，他又转身反扑，但正好与花无秋照了面，竟哗然嚎叫，如风又窜。

花无秋顺手折下一段枯枝，扬臂拂出，冷笑道：“原来你是我见过三次的家伙！”

那段枯枝破空发啸，竟于三十丈外叮那人后脑，只射得那家伙仅叫出半声就气断毙倒。

事实发展太快，那十一人已觉眼前紫色剑影笼罩，惨叫声接连不断升起，俄顷之间已无半个活的，连和尚亦觉眼花缭乱，这是花无秋在打出枯枝之余又展开他偷学的逍遥剑法之故。

和尚直至他杀完才暗暗叹道：“他的功力现在也莫测高深了！”

仗剑奔出，急急走向敌人留下的布袋之前，伸手一探，猛的大叫道：“恩施主，装的是人！”

花无秋纳剑入鞘，催道：“大师快解救，看是什么人？”

和尚举剑急挑，霎时将两只布袋打开，又是一声惊叫道：“不好，是沙沙保和迦罗利两位施主！都死了！”

花无秋闻言走近，叹道：“冷风死了，他们也死了，上天为何不原谅他们回头作好人？”

和尚道：“他们把死人捆起来干么，似还有用处？”

花无秋道：“莫非又有第二个乾坤魔出现了？”

和尚摇头道：“不可能，莫非六王有什么诡计？”他一面说，一面将死者埋了，又道：“他们似想在这树林埋去的，咱们就朝这个方向去探探看？”

花无秋心绪越来越恶劣，闻言就向林内冲去！

和尚紧紧相随，知道他不再隐秘形迹了。不到顿饭之久，花无秋忽然立住，回头道：“前面又有雷池派人物了！”

和尚侧耳轻声道：“他们只有四人，好似在谈论什么。”

花无秋摆手道：“大师在此替晚辈监视后方，前面之人在谷中，我去探探就回来。”

和尚道：“恩施主不打算杀他们？”

花无秋道：“他们在谈论重要秘密，我不查清楚不下手。”

和尚见他去势甚急，于是拔身隐到一株大树上，心想：“什么重要秘密？难道是金蜈天君和雷池派叛徒分裂了？”

身未坐定，突见一条黑影自枝叶间偷偷地，小心地向这面移动，一见看出是“半天云”裴全，心知有异，立即传音过去道：“竺施主，贫僧有请。”

裴全闻声，怔了一怔，似未听出口音，稍停，他料定是自己人，于是向这方接近，及至认出是和尚，惊喜道：“大师在此！”

和尚打出手势，轻轻地道：“咱们的小头儿也在此，他去摸敌人去了，我和尚在此把风。”

裴全知他是指花无秋，更加大喜道：“天呀，三莫惹有救了！”

和尚大惊道：“乐施主遭敌擒住了！”

裴全道：“还有司寇新，宰父明！”

和尚大急道：“被敌擒在那里？”

裴全道：“离此只有五座峰，我是漏网之鱼，现在尚被敌人追查着。”

和尚叹道：“是哪一方敌人？”

裴全道：“六王派，现在只有这样称呼他们了，下手的是婆门的一个老怪妇！”

和尚道：“那是鸩盘婆，还有什么消息？”

裴全道：“消息不利至极，大愚老人和函谷老人一大批已被逍遥大帝逼上烟云峰，我们是这一批中败散的，无法知道是哪些人，好在龙少侠有个义兄见机及时，他们两夫妇带着一批没有上当，现在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和尚道：“恩施主和贫僧刚才杀了十几个雷池派叛徒，但却发现他们是运送迦罗利和沙沙保两位施主的尸体。”

裴全叹道：“我们这面死的多哩，逃走的又遭遇六王派拦截，迦、沙二人无是在拦截中死亡的，目前我知道逍遥大帝已和六王派瓜分武林，而所怕的仅只有龙少侠了。”

谈话微停之际，忽见花无秋手提四颗血淋淋的人头来，他一见裴全，面现喜色，恭声道：“你老脱险了！”

裴全讶然道：“你如何知道？”

花无秋双手齐举道：“从这些的口中得到的！”

裴全道：“这是红花派的高手！”

花无秋道：“是的，他们被派在这里接应的，但要接应的已被我和大师给收拾了。”

和尚问道：“人头提来何用？”

花无秋道：“红花派有人大的迷信，人死不要紧，人头不能被人取去，我要拿这些人头去逼其放乐天翁等三老出来，否则就申明要将这些人丢到大便里去，这是了禁忌的玩意。”

裴全道：“你连这个也知道了，那确是红化派最感伤心的事。”

和尚问道：“敌人拿尸体何用？”

花无秋郑重道：“鸩盘婆要高手的尸体炼什么邪功，听说专取死者骨髓作用。”

和尚道：“骨髓里存有死者的‘元功’，这妖妇确实残忍，她竟要练这种阴功！”

花无秋道：“原来如此，这是非常邪门！”

裴全道：“你要找红花派现在就走，该派替六王堵轩池后宫西面三魔峰，决心不让武帝和惠明大师逃脱。”

花无秋道：“武圣自杀了，晚辈和大师是由后宫秘道出来找步青云的。”他将会见经过说出后又前领路道：“我现在能各个击破就更好，否则准备拼了。”

裴全道：“硬干不竿怕他们还有人质在手。”他又将对和尚说的再说一遍道：“我们的人已成四分五裂！”

花无秋真感到没有了主张，跟着他偏向林右而奔，出林就是一座高峰，裴全轻声向和尚道：“大师，这峰上有一道缺口，我们要从缺口通过去，但缺口两边都放有明卡，必须同时收拾下来，否则就惊动番僧一批前来，请大师向右面，龙少侠走左面，我们在缺口中间会齐。”

和尚点点头，同花无秋分开前进。

裴全到了头下，故意引去敌人视线，他很清楚，敌人看到他是不会有何畏惧的，否则就会向后方递暗号。

岂知他刚登到半头之际，突见头顶露出一张红色老脸，一见大异，感到诧异一愣，他认出那是好久没有会的南口李醉白！”

醉老头向他紧张的摇摇手，那是叫他当心峰顶的明卡路，于是问：“酒鬼，你这独行其道的为何在这里？”

醉老头叹路：“现在这年头谁还逍遥自在，我是得悉你与三莫惹被擒才来的，但到了这里却发现，无影豹“殳芬子和粉红蛇”毁美琪兄妹在上面就不敢再动了，这两人现在是六王的得力死党。”

裴全大惊道：“这消息你从那里得来的？”

醉老头道：“是终南老兄通知我的，还说这两兄妹的邪门比以前强了数倍啦。”

竺完道：“终南老儿没有被困在烟云峰上。”

醉老头道：“他那一套比我们强，虽然被困，但能单独溜出探消息。”

裴全催道：“花少侠到了，他与无人头陀已去收拾明卡了。”

李醉白闻言大喜，精神为之一振，问道：“他要硬抢乐天翁回来。”

裴全将花无秋的计策告诉他，同时又将花无秋的近来经过说出，之后又道：“他的心情不太好，看势要拚命啦！”

醉老头李醉白闻言招手道：“我背后是直通缺口处的秘径，有他们二人去打通明卡，那是没有问题的，怕就怕‘无影豹’和‘粉红蛇’尚未离开，否则第一关可以通行啦。”

裴全随其穿行于乱石之间，轻声道：“第二峰和第三峰有番僧，只要这两峰不受阻，到了吉尔吉期派范围就不怕了，保险会救出乐天翁等人。”

峰顶现出一条槽，好似被斧劈开一般，二人刚进缺口，忽见无人头陀叫道：“二位才来？”

裴全问道：“收拾了？龙少侠呢？”

和尚道：“施主走前开路去了，此地明卡都已回老家去了。”

李醉白拱手道：“大师知我在此？”

和尚笑道：“那是恩施主察出的，同时还知道有两个邪物走了不久。”

二老知道是指无影豹和粉红蛇，于是相随其后，真奔缺口西端。

到了第二峰脚下，陡见前面倒着三个死番僧，年龄有几十岁，三人料定花无秋的杰作，不敢怠慢，立向峰上急奔。

一路无阻，但沿途不断发现有尸体，同时作得非常干净，竟连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不能不使三位老江湖叹服不已。

快要到达第五座峰下时，三老忽见花无秋昂立在上峰的道路上，无人头陀赶急奔近，问道：“恩施主在此等候么？”

花无秋身前摆着人头，指着道：“他们的首领上去了，相信马上就会下峰来，我们准备谈判吧，也许能顺利成功，因为刚才去通报的那个红花派人看到这四颗头非常着急。”

裴全道：“少侠，你一手脚虽作的干净，但恐其同党发现尸体？”

花无秋道：“当然会发现的，但要得一段时间，同时不知是谁下的手。”

裴全点头道：“那我们不能耽误时间。”

花无秋手指半峰道：“来了！人数不少！”

李醉白郑重道：“他们准备来抢夺？”

花无秋笑道：“晚辈早防到这一手，你老请看，人头旁那一大包东西是什么？”

裴全忍笑答道：“是粪！”

花无秋道：“假的！这原始山林里那儿去找大便，咱们自己属也不当时，晚辈找到一包烂泥，远看不易分别，再加上一点臭味，相信能骗过去。”

裴全笑道：“红花派人这个迷信，相信已受累不少，真是好笑之至。”

无人头陀忽然紧张道：“他们将大批高手分开，向两侧抄进啦！”

花无秋道：“可能另有原因，他们未将人头收回去是不敢动手的，因为这四颗人头在该派中地位不低。”

言谈中，忽见来谈判的仅只一个中年人，这使花无秋大惑不解！

那人一直行到两丈处才沉声道：“哪位是霹雳大侠？”

花无秋朗声答道：“你有什么话说？”

那人看看地上的人头后接道：“我总首领有请霹雳大侠上峰去谈判！”

花无秋大笑道：“你们已布置陷阱了？”

那人否认道：“大侠何出此言？”

花无秋一指四外道：“你们的埋伏已布置不少，相信峰顶更多，不过我警告你们，就算我没有这四颗人头在手，亦有足够力量将你们扫尽，走，我

倒要看看你们布置下什么龙潭虎穴？”

那人急急道：“大侠不要误会，四周的布置，只是提防外人闯进！”

花无秋冷笑道：“我不管你们是真是假，快带路！”

裴全立即提起四颗人头，李醉白则拿起那只大树叶包。

那人拱手回头道：“诸位请！”

花无秋招手三老跟进，朝峰顶上奔去，传音道：“诸位前辈，刚才他的话也许是真的，该派恐怕此事对外透露。”

峰顶上别无他人，只在一处平地上坐着九个红花派老人，花无秋一到，九个老人同时起立。

花无秋毫不为礼，一到就说：“在下的意见诸位谅已知道，现在只有两个字，‘办到’或‘反对’！”

为首的老人花无秋已见过，那就是‘独脚红魔’，看到四颗人头并不伤感，但见到李老儿手中那包树叶时却面色大变，同时似意会到什么，如不答应，那四颗人头就会与树叶并到一块，为势所迫，他急急道：“年轻，你将人头还与老夫，保你能会见乐天翁等三人。”

花无秋摇头道：“人未放出，你们休想得到人头，我限你马上放人。”

独脚红魔大急道：“这不是马上能办到的事情，人关在六王手里，我们还要想法去偷放。”

花无秋道：“你们需要多长时间？”

独脚红魔道：“给我一个时辰如何？”

花无秋道：“好吧，我就在这里静候，不过你们要当心，若此峰被困，那就休怪我不守信。”

独脚红魔道：“老夫已派出大批人手，只要诸位不离开此峰即可。”

花无秋挥手道：“言定就算，你们去罢，现在快天亮了。”

九个老人带着那中年汉子不敢怠慢，立即向峰下奔去，只看得三老和花无秋几乎笑出声来。

裴全道：“该派武功势力都不弱，只要对手能控制几颗人头在手，岂不是威胁到他的力量。”

李醉白摇头道：“这也不容易，花少侠可能不知道控制该派的真正原因，并非只有人头就行。”

花无秋笑道：“没有特别原因，就只有杀他重要人物四个，八个，十二个数以上就行，非重要人物他们是不在乎的，这四颗人头是该派的继承人或长徒。”

四人坐到一处岩石上，计算着时间的过去，同时也提心乐天翁等安全。

天刚亮，花无秋忽然听到峰下传来乐天翁的声音，急对三老道：“成功了！”

无人头陀急接道：“怕有变化，我们迎上去了！”

花无秋领先奔出，直朝北面峰下急扑，回头道：“先勿将人头交还，我

要迫其送离此峰几里。”

下峰不到百丈，确见乐天翁、司寇新、宰父明三人安然无恙，唯觉红花派九老确十分紧张。

花无秋不等乐天翁打招呼，一闪拦在三人后面，朗声道：“承蒙将人放出，还请送我们出境！”

独脚红魔忿然道：“凭你现在的名声，难道毫无信用？”

花无秋笑道：“我姓花的一旦马上交还人头，你们必定立采围攻之势，这样一来，你们有不堪想象的损伤，而我也耽误了时间，试问这对双方不利的事情，你们愿不愿意，也许这一战引来六王的心腹，若他们发现我的人是你偷放的，其后果如何，你们难道不清楚？”

独脚红魔一想大震，立将面色放和道：“你要离开多远才算数？”

花无秋道：“这就得问你们了，欲使你我双方安全，那就非脱离六王的势力范围不可。”

独脚红魔与其他八个老人商量一阵，回头道：“老夫带诸位向南走，五十里外大概没有事了。”

花无秋挥手道：“诸位领路吧，有事无事对我无所谓。”他又回头传言向众老道：“他们虽然将我等送出六王势力范围，但却将我们送入逍遥大帝的手里。”

无人头陀道：“那怎行？”

花无秋道：“相信五十里外是个两不管的地带，说得更严重，也许会遭遇两面夹攻，不过我们尚有时间计划。”

这时忽听乐天翁传音道：“小子，你这次作得不妙！”

花无秋闻言一怔，落后两步传音道：“不应将你老等救出来？”

乐天翁道：“不救怎行，六王是拿我等三条命作赌注，决心叫你投降，可是你救得太早了一点，我老依在那鬼洞里还有要事未办妥呀，现在却要你去办了。”

花无秋道：“什么事？”

乐天翁道：“步青云那丫头也落在六王的手里啦！”

花无秋大声道：“你老看到了？”

乐天翁道：“看是没有看到，因为那洞里有十几间石室，我们三人被封住穴道后，却关在最前面一间，以后被擒的都必经过我们的门前，昨夜擒去一名女子，我老人家在门疑里看到，十分象步丫头。”

花无秋道：“你老既被点了穴道，那又有什么办法。”

乐天翁道：“后来又来了一个蒙面女子，看势是偷进洞的，绝对不是六王的手下，其行动迅速如风，轻功高到绝顶，企图不明，但司寇老儿猜她是来救人的。”

花无秋诧异道：“六王另外还擒了些什么人？”

乐天翁道：“六王的干妈，你可知道是她在逍遥大帝那边擒到一批高手，

准备与逍遥大帝争雄长短，这件事情对我们有利！”

花无秋道：“这又有什么办法？”

乐天翁道：“那女子自进去后尚未出来，假设她是正派人物，依此还可以与其言语，求其方便有何不可。”

花无秋闷声不语，仿佛在作什么打算。忽见前面的红花派人已全部停住，估计又有事情发生了。

乐天翁抢先冲出，几纵就赶上问道：“前面有什么动静？”

独脚红魔道：“贵方有位朋友在前面与敝派发生冲突！”

无人头陀急急又向前奔去，到达一处林前，举目只见是名少女，不禁暗道：“红花派人不认识她，竟将‘红云仙女’认作我们的人！”

在他犹豫之下，红云仙女即向其走近，但却回头微笑！

和尚合十道：“女施主是……？”

红云仙女不等他说完，含笑道：“大师，不要误会，能否借步说话。”

和尚合十道：“女施主尽管指教。”

红云仙女转身走进林内，等和尚跟到时道：“请问大师，花大侠可在后面？”

和尚知不能瞒，点头道：“女施主要请他答话？”

红云仙女沉吟一下，忽又轻叹一声道：“不必了，不过请转告一声，只说有个姓步的姑娘已被六王擒去了。”

和尚听到乐天翁的传音，闻言大惊道：“真有其事？”

红云仙女道：“大师已略有所闻，可惜我昨晚没有找到她被关的石室，否则也无须通知花大侠了，大师，我不是拿救姓步的姑娘来讨好花大侠，而是我自悔从前行为不正，现今后补过罢了。”

和尚急急合十道：“女施主，千万别自卑，我和尚也是回头改过之人，请问还有什么指教？”

红云仙女道：“其次希望你们快点前行，红花派偷放乐天翁三老之事，刚才已被两个非常邪恶的男女看到了，他们也许因有花大侠在此而未出面拦截，过一会必引来六王等大批人物追到。

和尚连连致谢，合十为礼，急急转出林中，回到花无秋身前将所闻说出后催道：“不能耽搁了。”

花无秋面显古怪之色，仅点头而已，向独脚红魔大声道：“诸位速行，情况紧急。”

独脚红魔仍不知红云仙女的身份，正色问道：“阁下那位女同道说些什么？”

花无秋道：“不瞒诸位，你们放人之事已被六王死党看到了，我猜想那是无影豹和红粉蛇。”

独脚红魔闻言大惊，回身急对另外八个老人道：“老二火速回去，立将本派弟子召回集中带来！”

一个穿黑色皮袄的老者应声回奔，去落如闪电。

花无秋一见哈哈大笑道：“诸位准备全部回家去了！”

他这是讽刺之意，不料竟逗得独脚红魔汇合面通红，可能是猜透他的心事了！

花无秋灵机一动，忖道：“他们如真撤退回去，对六王不过是失去一部分力量罢了，假设能将他们用计拖住，势必与六王破裂而发生冲突，这不是对我方有莫大的好处？”想罢又笑道：“诸位如被在下猜中心事，那就全错了，六王为人，非友则敌，现在诸位对他已失去‘友’字，相反已成敌人，回去也难免后患，可能还要引狼入室，同时在武林的声誉必一落千丈，以在下之见，不若留下以观动静，六王如找到贵派头上，相信以贵派实力何怕一门，纵有损失，也不失武林英名。”

红花派多勇而少谋，花无秋的一番挑动，居然发生了作用，他们虽未表示意见，但人人都有振奋之情。

他们送到一座谷口，独脚红魔大声道：“诸位，老夫等只能送到这里了。”

花无秋向裴全示意，叫他将四颗人头放在地上，接口道：“有劳诸位相送，咱们虽为仇敌，但这此际并不相逼，以目前而言，假使我姓花的要动手，相信诸位能逃掉的没有几个人，请回罢，宜速驰援，只怕六王的人马已不远。”

独脚红魔将手一挥，用吸力将四颗人头吸去，立即率领同伴翻身拔起，循原路冲回去。”

无人头陀哈哈笑道：“这一下避免两面夹攻了，六王要想将这些人一一收拾也不容易。”

花无秋道：“左侧和前面都有红光和黑烟，相信离火山不远，右面必为逍遥大帝的人马阻住，诸老有何计策通行？”

司寇新道：“左、前两方绝对去不得，少侠大概要赴烟云峰，那就只有闯过逍遥大帝的关口了。”

花无秋道：“最好有个隐秘之地作暂时落脚处，晚辈必须回头走一趟。”

乐天翁道：“你要去探六王关人的秘洞？”

花无秋叹声道：“步青云被擒，六王何尝不可作为人质？”

宰父明道：“你怎能知道那洞的方位？”

花无秋道：“只有让诸老暂时隐藏，晚辈即可和大师同往，要找那洞并不困难，相信有两个时辰就能查出，尤其他们已有大部分出动了。”

李醉白道：“少侠最好不要去了，该洞秘密已泄露，六王定将所擒之人调动地方了。”

花无秋道：“调动与不调动没有分别，总之我都不知道。”

裴全道：“那就快找地方罢，此处不是谈话之地。”

无人头陀忽然道：“反其道而行，我们不如向火山一方走，敌方绝对不会疑心我们有这一着。”

花无秋认为有理，领先向左侧奔出，回头道：“各位尽量掩蔽行动！”

在晨光朦胧中，众老随即展开轻功，半个时辰不到，前面已现出浓烟笼罩，同时感到热浪袭人。

花无秋疾朝高处纵跃，渐渐发现树木已呈枯萎之状，地面上更没有一根草，心知溶岩地区已到，于是立定道：“诸老请记下道路，山谷中必定已有溶岩流动了。”

耳中已闻到隆隆之声，无人头陀道：“前面有数处小喷火了，这玩意往往不正常，小火口也许一下就变成大火口，甚至我们脚下一霎也有火口突出。”

花无秋道：“此处地面动得很激烈，我们要不要前进了？”

乐天翁道：“不行，还要前进，我们被擒，那老妖妇也在火山边，那要比现在深入得多。”

花无秋忽见烟尘中隐隐看到前面有座高峰，于是不朝前走，遥指催促道：“快，那儿有高峰！”

无人头陀突然传音道：“大家快隐藏，左侧有两条黑影飘来了，其速快极。”

花无秋发现那黑影简直不成人形，如两圈黑烟在飘飘荡荡，时高时低，全无定性，不禁骇然，立即闪到无人头陀藏处传音道：“恐怕不是人吧？”和

尚郑重传音道：“是人，他们施展最高邪功在飞进，你千万勿动霹雳挝，那是打不到对方身骨的。”花无秋道：“什么功夫？”

和尚道：“名叫‘乌瘴化形’，此功一受强力冲激必散，但散而复聚，人体能无影无踪，他如反击，必将‘乌瘴’笼罩敌人，任其隐身暗袭，真是防不胜防，加上其乌瘴含有奇毒。”

花无秋忽有两团烟云转了方向，去势更速，这才出来吁了口气。众老复聚，乐天翁拭把汗道：“小子，你知道是谁吗？”

花无秋道：“连大师都不识，晚辈更不要问。”

司寇新接道：“我们就是被这东西擒去的，但那时只有一团烟云，现在却多了一团。”

和尚骇然道：“其中之一是鸠盘婆！”

宰父明道：“一点不错！”

和尚道：“练‘乌瘴化形’之人，其本身必具非常内功，这样说来，鸠盘婆的功力亦莫测高深了！”

花无秋道：“这种邪功有什么东西可破？”

和尚道：“破阵虽有，但武林中尚无一人练成，那叫做‘乾坤一壳’神功，其秘笈已失传了千余年，一旦练成这种神功，不仅这种邪功就是正宗心法练成的一切内功，也能吸收殆尽。”

花无秋道：“我不相信再无别法可制，否则她又何必怕‘大圣洞’中的老人。”

说完继续和众老朝火山接近。

到达那座高峰之顶，发现峰上的树木都是枯的，简直找不出一片叶子，同时地面上处处冒着烟雾，动摇之态，竟有立足不稳之势，同时红光满天，普地通明。

无人头陀道：“各位施主，不能再进了，就在这峰上找寻藏身之处罢。”

花无秋发现峰下的溶岩如河流一般，也知危险重重，于是同众老找到一处隐秘的崖洞。

安置众老后，和尚立即与其向回奔，直往西北面群峰扑进。

回头的速度，真是风驰电掣，如不为避形迹，无疑有一日千里之势，顿余饭之久，二人已绕寻了八九十余里。

和尚已发现了不少人影，但都不去惊动，因为花无秋不打算杀人。

他们到达一处两峰夹的深沟中，花无秋忽然将身停住，一顿之下，轻声对和尚说道：“大师听到吗？”

和尚道：“这大发雷霆的老怪物是谁，居然连鸠盘婆都在和声相劝！”

花无秋道：“晚辈猜想就是那另外一团黑烟！”

和尚急催道：“快回头，步姑娘被人救走了，可能仍是红云仙女。”

花无秋摇头道：“听金蜈天君的口气，来救的共有两个蒙面少女！”

二人回头走十几座山头，几乎被满布的敌人发觉，及至回到火山边缘，花无秋停身道：“大师，我们乘此机会赴烟云峰如何？”

和尚道：“几位老施主不让同去吗？”

花无秋道：“人多行动不便，同时也很危险。”

和尚知道他有顾虑，于是同意道：“只怕逍遥大帝的手下布满了这方。”

花无秋道：“能偷过去更好，否则就硬行突破。”说完领先，侧转右面奔出。

不出七座山头，他们已发现了逍遥的人，有明着巡查的，也有不少暗哨，不过在花无秋和无人头陀的耳目下，都给灵活地躲避过去，一路上或急或缓，尽拣最隐秘处前进，为了怕暴露，走的都是曲折地区。

一刻不停，逐段深放，愈进入愈感困难，对方的关卡如星罗棋布，凡属重要的通路秘道都被封守，在花无秋的暗察之下，竟发现都是上等好手。

和尚叫花无秋特点小心道：“对方的人有这样多？难怪连大愚老人和函谷老人也只有死守不斗！”

花无秋道：“烟云峰的形势如何，他们怎能守得住呢？”

和尚道：“贫僧在四十年前曾经在那峰上采过药，形势易守难攻，否则大愚老施主不会到那儿去。”

花无秋道：“那峰上能容数百人吗，中原各派加上函谷老人一大批，怎能挤得下？”

和尚道：“足够容纳一千人，没有那么多高手才守不住哩，该峰顶如倒竖的大葫芦，守的一人可挡攻的五人，如果有足够的粮食，那是万无一失，连

水都不需向峰下取。”

花无秋道：“如此说来，两位道长赴援也是白费？”

和尚道：“你怕上不去？”

花无秋道：“那倒不是，凭两位道长的功力何愁百丈悬崖，我是说对方一定围得紧。”

和尚道：“他们只要能到达葫芦腰上，峰顶必会开放唯一的石隙，这要看两道士能否到隙口为定了。”

忽然有个轻轻的声音起自一处乱石中，立将两人的细语惊停，花无秋顺势一扑，轻喝道：“谁在叫我？”

乱石中出现一个少女的脑袋，紧张的道：“公子是我！”

花无秋一见惊讶道：“丹梦，你如何藏在这里？”

原来乱石竟是藏着步青云的婢女丹梦，她见花无秋身后有个和尚，似很犹豫的道：“公子能叫那位大师进来吗？”

花无秋摆手道：“大师是自己人，你有话尽管说。”

丹梦道：“那也要进来，这儿有个洞，洞外的敌人太多了。”

花无秋招手和尚道：“大师，这是步小姐的侍女，我们进洞说话。”

和尚点点头，同时向乱石里跃进而入，经丹梦带路，大家走到洞里，花无秋未停先问：“另外没有人？”

丹梦道：“没有，我在这儿藏了十几个时辰了！”

她忽然眼睛一红，啜声又道：“公子，小姐被擒了！”

花无秋安慰道：“不要急，小姐出险了！”

丹梦摇头道：“公子只怕是搞错了，你是指六王那次？”

花无秋大惊道：“又被什么人擒去了？”

丹梦叹道：“公子如不怕耽搁时间，不如让婢子从头说起。”

和尚道：“我们正为此事担心。”

“担心”二字听到丹梦耳里，倒使她精神一振，因之她向花无秋面上多看一眼，似已证实什么，居然愁眉一展，接口道：“我和金萍随小姐自离开后宫秘室之后，本想作永久隐居的打算，不料未脱六王的范围就遇着一个猪头人身的老怪物，小姐还没动手就被那怪物擒去了，但吓得我和金萍拚命逃走，好在那怪物并未将我们看重。”

花无秋见她吁了一口气，紧问道：“这是第一次了！”

丹梦点头道：“我们走到这里时，发现到处都是敌人，正感无处藏躲，岂知就在这乱石里遇到一位小姐，据她自己说是函谷老人的女儿，也是在此的！我们相处了两个时辰，那小姐非常和气，待我和金萍十分好，经互相谈及之后，她就叫我和金萍不要离开，只说不久就要回来！”

和尚道：“她也只有一个人？”

丹梦道：“后来在此洞里又见到她两个侍女，一个叫依云，另一个叫弄月，她没有说什么，就带着两个侍女去了，后来……，约是去了一个时辰吧，

她居然将我们小姐救出来了，听说幸亏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小姐全力帮助，否则几乎被两团黑烟追上了。”

花无秋急问道：“第二次呢？”

丹梦道：“就在公子到来之前不久，我们小姐和那位海小姐及侍女依云、弄月、金萍都被一阵奇香迷倒，我因出去找水之故才逃脱一难，回来眼睁睁的偷看着一个妖艳妇人，率领四个大汉将小姐等抬走，”

说到这里，她似打了一个寒战，又道：“那香太厉害，我追来闻到一点余香就晕迷过去，直到公子来时才醒转，可惜连敌人的底细都不知道。”

花无秋急问和尚道：“这是什么邪香，那艳妇又是谁？”

和尚叹道：“那妇人不知是何来的，唯那邪香则有耳闻，听说南海最深处有一种名叫‘顽石舞’的海底花，其花香似佳，闻者七日不醒，那怕功力练到何种高度都无法克其迷毒，只有果实能解，实大如桃，干后可以收藏，惟该花极其稀有，得者必冒生命之险才能取到。”

花无秋闻言大震，这比知道“乌瘴化形”功力还要紧张，立对丹梦道：“你在此地太危险，现在跟我走。”

丹梦曾经以身侍之，此情永笃，闻言自觉安慰无比，点头道：“公子要去那里？”

花无秋道：“我和大师将你送到烟云峰上，再去找寻你小姐。”

和尚首先跃出，小心向前面探路。

烟云峰高于云霄，他们已遥遥看到，那是一座与群峰完全不同的奇峰，估计尚需一个时辰才能赶到，因为他们不敢疾进之故，行动非常缓慢。

日已当中，形迹更难隐秘，花无秋忽然叫住和尚道：“大师，通不过去了，左侧有人注意啦！”

和尚大惊道：“这怎么办？”

花无秋拔出紫龙剑，急急道：“大师靠近我后面！”他忽将丹梦拉到身旁道：“赶快解下你的丝带，我来背你！”

丹梦慌忙解下腰上丝带，花无秋紧紧将她捆在背上，无人头陀知道他要以雷霆万钧之势打到烟云峰下，于是提足功力，慎防后方。

花无秋本待是，这时立改主意，同时也肝火大盛，将身子一挺，大声道：“直冲！”

和尚深悉他的轻功，闻声急起，生怕稍停就赶不上。

花无秋身如腾云，快速无伦，第一批敌人简直无法接近就过去了，因此惊得乱发声警告。

前面是一高坡，花无秋还未到达，高坡上已闻讯冲出五条大汉挡住去路，花无秋冷笑一声，看都不看，身往上冲。

坡高不到四十丈，笑声未完，他已腾身冲到，问也不问，左掌劈出，大喝道：“滚！”

五条大汉之所以敢出现，功力岂是平常，但五把长剑一遇掌力就全部脱手飞出，五条人影发现一声惨嚎，竟被打得由三面滚去。

花无秋毫不停留，回头招呼道：“大师，前途的阻力必如潮水一般涌来，你老还要靠近一点。”

真的不出所料，四野的笑声此起彼伏，远近都是人影纷纷，简直不知有多少，花无秋还没翻过坡去，触目之下见着前面人山人海，一批一批向他扑来。

远者掌劈，近者剑挥，大喝一声，立即一层一层的突破，令和尚那把剑竟没有机会出手。

突然出手，敌方的绝顶高手可能尚未得信，这是花无秋的良好时机，因此他竟如虎入羊群，不仅围他不住，甚至连稍阻其势都不可能，只见他的剑影，不见他的人影，一路尸横处处，沿途血迹殷殷。

一路上掌剑全无虚发，连和尚在后都数不清杀了多少，惟见后来的敌人竟不敢接近。

“烟云峰到了！”

和尚怕他杀晕了头，于是大声提醒他。

花无秋看出峰下人头更众，猛将左手探进衣里，大喝道：“大师小心！”

和尚见他探出霹雳挝，不由心头一紧，立即宝剑入鞘，陡发罡气护身。

花无秋又叫道：“丹梦勿怕！”

“怕”字出口，身如神龙飞腾，左手挥捥，连续出发巨哇之声。

丹梦简直不知道在何处，两眼已看得发怔，糊糊涂涂的，连应声也忘了出口，她哪曾见过这种场面。

和尚只感阵阵强大的压力由花无秋两侧掠过，心中才明白花无秋不要他靠近的原因，不禁暗暗惊骇，忖道：“霹雳捥的威竟是如此惊人！”

前面敌人象海浪一般，一批涌到，又是一批朝两侧滚去，沿途的树木竟似满天燕子飞舞！

和尚一见敌人渐渐遥远呼叫，路上再无一人敢挡，于是大叫道：“恩施主快住手，峰顶到了，由贫僧领路。”

花无秋闻声停过，将身一侧，提醒道：“大师当心暗处。”

和尚火速纵出，大声道：“敌人的首脑未赶到，所有爪牙已丧胆，我们这次胜在速度上。”

花无秋道：“峰顶似发现我们到了，大师请带丹梦上去，我要提防敌人乘机突袭。”

他将丹梦解下，吩咐道：“不要将海小姐被擒之事说出，否则会引起海家冒险。”

和尚让他在前，须臾登至峰下，抬头一看，只见上面防落非常紧张，回头向花无秋道：“恩施主，险道早已放一了，上面有大愚老人亲自相迎！”

此际的峰下，不料突然显得异样的沉静，花无秋知道这是强敌快到特殊现象，立即道：“快点上去，形势将有大变。”

二人拔身上纵，直如上天梯一般，及至八九十丈高处，才到那葫芦似的峰腰间！

大愚老人立在险道口，迎着花无秋正色道：“老弟，你太冒险了，快请上，老夫要封关了！”

花无秋纵身登上缝内，等和尚和丹梦走过才道：“晚辈放心不下，不得不冒险前来，请问前辈，有两位道长到了没有。”

大愚老人摇头道：“从未看到有人比你先来过！”

花无秋大惊道：“那就不妙！”

大愚老人道：“你是说贯天道长和透地大师？”

花无秋道：“正是他们，晚辈恐防此峰有变，因之提前请两位道长前来相助。”

大愚老人道：“两位道长武功和经验都有超人之处，他们也许有惊无险，现请老弟和大师到峰上再议，你看峰角情形有异了。”

花无秋道：“晚辈既知此峰能守，那就不必上去了，请你老只带这位姑娘上去，晚辈和大师须立即回头！”

大愚老人闻言大急，伸手拉住道：“你对敌情不明，此刻回头，无疑自投罗网，让老朽将敌情慢慢告诉你，要走今晚再走。”

花无秋见他们关怀有加，知不可违，于是不再反对，等他向两侧石隙把守之人交待后，随即跟其上峰。

峰上十分平坦，也有密密树木，都是自石缝中长成，一眼看不到半尺土地，全是钢一样的石菜构成，宽十余亩，这时在正中搭了二十余间木屋，显然是作为轮班休息之用。

大愚老人陪着他走进中间一门，岂知里面竟没有一人，花无秋不禁惊问老人道：“函谷前辈呢？”

大愚老人道：“所有老辈人物都担任巡逻，你如有事，老朽可叫他回来。”

花无秋连声道：“没有事，晚辈问问罢了。”

屋中只有木头作座位，老人请他们坐下后又道：“好在这峰上粮食还充足，守上一月大概没有问题。”

花无秋眼看日光西斜，急问道：“逍遥大帝新近增加了什么重要人物？”

大愚老人叹道：“二流人不去说他，那是多到七十几个，听说你已遇到逍遥七仙了，其他六十几个也有那等功力，老朽所担心的是一流人物，现已知道的共有九个，他们的功力以现在来说，也只次于逍遥而已，计有‘方壶三矮’兄弟，田边红，田边青，田边赤。‘鬼域二风’骆秋风、赵霜风，‘琼崖雨精’古炭精、古铁精，最为阴毒则是，‘海心双妖’兄妹，女的叫石迷花，男的叫石迷草，女的是逍遥姘妇，现在居然自称‘逍遥艳后’哩！”

花无秋轻啊声道：“就是她！”

大愚老人诧然道：“你已见过她了？”

花无秋含糊道：“晚辈近日听说过。”他不敢将海女之事说出，接问道：“这些消息从何而来？”大愚老人道：“那是全仗终南老友之力，他练有神功‘木遁’之术，敌人是无法将其困住的，这些消息都是他探来的。”

和尚讶然道：“世上真有五遁神功？”

大愚老人道：“五遁神功是有，但没有传言那样神化，以木遁来说，传言仙木而化形，一遁千里，这是神话，真正木遁是将本身真气分成数部发出，一部将本身笼罩，隐去身形，另外数部散于树木或草上，乍看竟成数圈白敢，使敌人一时无法分明真伪而乘机脱身，此术非常难练，上上者可将真气散出数十圈，惟必须脱身半里就将真气收回，否则大耗元神精气。”

花无秋知道这种功夫决非一日之功可以练成，调转话题道：“天快黑了，大师，你老在此峰顶练习那件羽衣，咱们在夜晚由空中离开如何？”

和尚被他提醒，大喜道：“真是，兜着冷饭受饥饿！”

大愚老人急止道：“不可，逍遥可驾鹫出击，在空中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花无秋闻言一震，暗忖道：“我怎未防及敌人的长处呢？”

和尚道：“老施主，如此说，那就又要突围了？”

大愚老人道：“以二位的轻功，在晚上脱身绝无问题。”

花无秋问道：“你老可知道逍遥大帝现落足在什么地方？”

大愚老人招手道：“随我来，他们在正北面那石峰上，其名为‘古孟谷’！”

在峰上可以看到那石峰，其谷在峰南。”

花无秋叫丹梦休息，立同和尚跟出，走过北面古林，登上一处较高岩石。

大愚老人伸手一指道：“就是那座石峰！”

花无秋记在心里，一见天色朦胧，立即道：“晚辈就此要与大师动身了。”

大愚老人道：“二位吃点东西再走？”

花无秋道：“两位道长未到，晚辈非常担心！”

大愚老人道：“目前峰下必定有无数高手在监视，老弟要特别当心，让老朽与二位闯关。”

花无秋道：“你老不必下去，由你出去太显眼。”

大愚老人道：“由顶上到底下共有一百七十余丈高，而且毫无中途可停，这样降落未免太险。”

花无秋道：“就是因为太高的关系，才使敌人出于意料之外。”

说完一拱手，立与和尚择地向峰下扑去！

大愚老人追在后面，眼看他们在岸顶如殒星下泻，心中十分不安。

月亮掩在云中，山风发出呼啸之声，这正是花无秋选择的有利时机，他们落地不停，同时向一处林中窜进，虽知附近都有埋伏之敌，但也顾不得那么多，只求尽量掩藏行进。

费了不少的时间，绕来转去，竟由黑影幢幢的敌人中走过两重高山，这时才见那石峰在望，花无秋传音道：“大师，我们现在揣摩敌人关人的地点在哪里了？”

和尚道：“在野外不比在城内，关人必须在山洞，如要确切明了，那只有捉个活口迫供才可靠。”

花无秋道：“捉人必须捉个重要人物，普通货色岂不与我们一样不知？”

和尚道：“贫僧所谓冒险就在这里，对方既是重要人物，其功力必高，一下子恐不容易制服，搞不好就会惊动大批前来。”

花无秋自知没有把握，于是道：“我们看势行事，现在已接近敌方最重要、最危险的地区了。”

快接近石峰的时候，和尚悄悄指着一株古树道：“恩施主，先登上那树顶看看如何，怎么这样清静！”

花无秋道：“到了首脑人物所在地，放出来的明暗卡都不是省油灯，愈清愈显得危险，那株树去不得，也许就是人家的眺望台哩！”

和尚郑重道：“那咱们如何出这树林，前面毫无遮身处？”

花无秋灵机一动，轻声道：“咱们冒险钩一下鱼如何？”

和尚道：“想将人家引过来？”

花无秋点头道：“大师退后二十余丈，故意弄出一点动静，晚辈在此准备，如真有人前来查看，嗨嗨，岂不是钩上了。”

和尚摇头道：“太危险了，对方如真有人在那独立的古树上，是贫僧的话，先向后面递去暗号，然后再来查看，这就使我们进退两难了。”

花无秋笑道：“晚辈作好打算，希望那人存着自大自高，目中无人的思想。”

和尚想到他自己从前的个性，不禁叹声道：“不到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雉粮，不知粗细，恩施主的希望，八成是对的，能虚心，能自量的人，他也就没有野心了，好！同僧退后试试看！”

花无秋见他向后奔去，立即守在林缘，提足功力，右手握住剑柄，准备出其不意，一举成功。

和尚还没扩出名堂，不料事情大出意外，突然一个声音冷叱道：“你们的鱼早已等着钩了，那头陀滚回来！”

声音起在林外，估计在十丈之处，这可将花无秋惊呆了，他没想到自己的耳朵出了这么大的错，同时知道对方是个非常的角色了。

和尚经验太老了，他心惊而神定，一闪回头，轻轻打个哈哈道：“我和尚吃一辈素油菜，今晚想钩条鱼先开荤，岂知是命中注定，活该倒霉，喂！道上的，出来亮亮相罢。”

林外草堆里冒出一个老头，面黑如炭，枯瘦如柴，大概比和尚还老几岁，大摇大摆的向林缘行近，嘿嘿冷笑道：“头陀，你是谁派来的？”

和尚一生不扯谎，这下迫不得已，哈哈笑道：“贫僧安南人，出家奉婆罗门，不知老施主如何称呼？”

枯老头冷笑道：“没有想到婆罗门居然还有黄皮肤的高僧，这样说来，大师是六王派来的了，区区琼崖古炭仙！哼，那位年青人为何还不出来。”

和尚心中暗惊，知道来的是琼崖的两精之一的古炭精，忖道：“他竟将‘精’变‘仙’哩！”

花无秋缓缓行出，接着和和尚乱扯，见面就笑道：“老丈有何指教？”

古炭精见面就是一怔问道：“二位大胆来此，必有所为？”

花无秋道：“当此各派争雄之时，敝派不能不探武林虚实！”

古炭精冷笑一声后道：“六王竟敢派人探听逍遥大帝休息之地？”

和尚接口笑道：“贵方又何尝未派高手探进敝方地区？”

古炭精两目如电，沉声道：“我方失踪十余人，原来是贵方擒去了！”

花无秋知道他要下手，立采先机，突然一闪，红光如电，出其不意，紫龙剑如风指到对方胸前，大喝道：“不许动！”

古炭精哪会料到撞上武林第一高手，还手不及，身法急变，快得犹如一阵轻风，只想先脱身，后反攻。

事情又出所料，寻是他千变万化，但始终摆不脱胸口紫龙剑尖，耳听花无秋的声音一句一句灌进胸子道：“古炭精，我不能再忍了，逍遥剑法三绝式相信你是知道的，你凭什么能摆脱，同时你更清楚，这剑法可能攻破无上内功，你如再不识相，那就要你命了！”

绝顶高手与绝顶高手相拚，胜负全在一线之差，古炭精闻到这段摧心碎胆之言，深知已到绝境，颓然一停，叹道：“你是霹雳大侠？”

和尚心花怒放，行近笑道：“老施主，你真是一言击中，当心，别大呼小叫，千万莫为自己的声音送掉自己的老命！”

古炭精嘿嘿笑道：“你是无人头陀？”

和尚笑道：“贫僧抱歉，从来没有向老施主请教。”

时急势促，花无秋立即接口道：“阁下援兵之计最好打消！”

古炭精摇头道：“老夫乃偶经此地，并非守望之人，二位有何企图？”

和尚点头道：“老施主问得好，贫僧等是来打听两位道友的下落。”

古炭精点点头道：“那是指贯天道长和透地大师了，二位放心，他们的经验比传言的更丰富！”

花无秋道：“突围出去了？”

古炭精又点点头，看了他一眼道：“那只是两位道长见机得早。”

和尚笑问道：“这逍遥大帝的五朝门外，为何不多派几位将军，难道仅仅只有老施主一人在此赏月？”

古炭精道：“和尚，老夫倘若不大意的话，二位恐怕没有这样轻松，假若不因大批人物都不出动，只怕你们到达不了此地！”

和尚笑道：“老施主句句都是实话，贫僧却有同感，原来逍遥大帝现在烟云峰守株待兔去了，哈哈……”

花无秋接问道：“擒到几位少女现在何处？”

古炭精道：“在古孟谷内，二位此去正是时候。”

花无秋道：“琼崖派与我无仇，在下不忍对老丈下手，然而为了谨慎计，这又如何处置，老丈能否指教一点下劣之路？”

古炭精低头道：“少侠还是杀的好，老夫虽然名恶，但不向人讨饶。”

花无秋笑道：“一手未交，老丈死也未必甘心，在下情愿在今晚遭遇奇险，老丈，请便罢，下次各凭剑法斗一场！”

说完撒剑，退后数丈！

古炭精一见反而大诧，居然连身都不动，两眼睁得如铜铃！

和尚暗暗叹气，他是十二万分佩服他的豪气，忖道：“这种处置，天下没有第二人敢为！”

忽然只听古炭精哈哈笑道：“少侠，老夫是个执迷不悟的恶人，你这种假仁假义恐怕白费了。”

花无秋平心静气道：“在下没什么心计，惟一所求的，只要老丈不在今晚报复！”

古炭精摇头道：“办不到，除非你不去救人，立即离开此地。”

花无秋也摇头道：“在下马上就去救人，甚至让你老先回去布置。”

古炭精嘿嘿笑道：“这是你自己要寻死路，却怪不得老夫恩将仇报了！”

和尚见他摇身一晃，势如旋风而去，不禁向花无秋郑重道：“恩施主，这人貌相险诈，看势毫无感情！”

花无秋道：“晚辈是本着一贯志愿，没有显著恶迹者不杀，不在交手势

迫之下不杀，不是毁家仇人不杀，此举并未希望他回头，也亦非妇人不仁。”

和尚点点头，催道：“那就继续前进罢。”

花无秋长身拔起道：“对方重要人物都去烟云峰是毫无疑问的，也许仅只这个古炭精留在谷里统率二三流下手，这是难得的机会。”

和尚跟着纵出，左顾右盼，生怕入了重围，但是非常奇怪，一路上仍无动静，直到那个什么古孟谷岸上都没有遭一阻拦。

花无秋立在崖上，俯首下望，轻声道：“大师，谷中有火光，似有一大片临时盖的草房！”

和尚向下看了一会，皱眉道：“下面有不少人影闪动，但不似紧张情形，这真是非常奇怪。”

花无秋道：“这有两种可能的现象，一为故示松懈而使我们入围，一为古炭精绕道请救兵回来，了自知力量不够。”

和尚道：“也许他今晚以不过问来报答你不杀之恩！”

花无秋道：“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能同时下去，大师，你老在这里把风，如发现敌人重要人物大批回来，则发啸告警，让晚辈一人摸下去查看。”

和尚点头道：“以不杀人为上策，免得惊动群敌围攻。”

花无秋看出谷的四周都是高崖，惟谷中火光通明，于是决心先向敌人心腑地区窥伺一番，再作下一步行动。

以其来去如风的轻功，转瞬就到了谷底，虽在敌人的严密防范中，了仍旧如入无人之境。

四处人影幢幢，他看不出那是逍遥大帝的住所，惟见最中间有十几株大树，树中间却有一栋特别精致的木屋，门口似立着两个中年妇女的黑影，灵机一动，暗忖道：“这屋中一定住的是最重要的人物！”

观察一下形势，施展其如轻烟一般的身法，巧妙地接近木屋的侧面，稍停一下，立即向前寻去。但在黑暗中，他几乎寻遍了谷中所有的房屋，却毫无踪迹，正在发愣中，隐约听到有女人呼救之声，好像是发自那栋精致的木屋中，于是他寻声觅迹地来到那木屋周围，木屋东面厢房的窗户中有光亮，花无秋用舌头舔破窗纸窥看，但见一个中年妇女，凶神恶煞似地在打骂一个赤身裸体的妙龄少女，少女已被绳索绑，蓬头垢面，满脸泪珠，实在可怜！花无秋心想：“这少女莫非就是红云仙女吧！”

花无秋想看，突然破窗而入。那中年妇女，见有男女深夜闯入，已知不妙，交手不过二三十合，败阵逃走。那少女却羞涩已极，恨不得有地洞可钻。花无秋也顾不得许多，立即为少女解开绳索，并找了两年衣服给她穿上。说道：“姑娘原来真是红云仙女，很对不起！不过你为何受到那妇人的欺侮呢？”

红云仙女脸泛桃红，轻轻的道：“相公别说了，我自被相公打败后，反而被相公救了，自那时起，我时时决心痛改前非。”

花无秋欣然道：“在下太高兴了，姑娘以往并无恶迹，今后不必自疚，请问为何在自己派内被害呢，相信不是令 降罪吧？”

红云仙女叹道：“自我放走步、海两位小姐之后，不久就被我爹的……唉，不说也罢，我是耻言家丑，也不愿指责父过。”

花无秋闻言有悟，正色道：“姑娘是被石迷花所害？”

红云仙女戚然道：“相公连我家的事情都了如指掌那我也只好奉告了，那妖妇已将我爹爹迷住了，不问大小事情，我爹对她言听计从，这次连我是她亲身女儿都不顾了！”

花无秋沉声道：“她要杀你？”

红云仙女已满面是泪，咽声道：“杀不过是一死，我没有什么畏惧，她要将我赐与商凡二君作玩物，甚至还不准我爹过问，相公来得正是，因为商凡二君已派出去了，回来我就……”

花无秋冷笑道：“这妖妇竟是如此无心。”

红云仙女叹道：“相公千万小心，那妖妇的真功夫已不弱于我爹爹，甚至她还有更厉害的信香，我知道至今还没有东西可破。”

花无秋道：“姑娘不要替我担心，为今之计，先要替姑娘找几件衣服才行，否则这个洞都出不去。”

红云仙女想起什么似的，陡地将口一张，立从口中吐出一圈红色东西，接在手中道：“相公，我是急昏了，这是我的‘红云仙衣’，现在就只有执拂没有穿的了。”

花无秋一见惊疑，但又不好意思看她穿上，立即向洞外转身道：“姑娘自己先穿好，然后再替执拂想办法。”

他没有走出洞外，只离开数丈背身而立，未几耳听红云仙女道：“相公，你可以回身了。”

花无秋闻声回头，触目见她身着红罗，肉体全隐，乍看真如仙女临凡，不禁骇然怔住了！

红云仙女见他那副傻样儿，不禁忘了愁苦，竟还妩媚一笑，轻轻问道：“相公，这衣服好吗？”

花无秋赞道：“好，好，好，好极了，真不愧为仙衣！”

红云仙女叹道：“石迷花那妖妇就是为了这红云仙衣才记恨于我，但她始终不知我将仙衣放在那里，就连爹爹都不知仙衣的用处。”

花无秋道：“穿了这仙衣怎样？”

红云仙女道：“能挡高手的掌力，能防宝剑和剑气刺伤，运起轻功时，一日足可驰千余里，最大的长处，不怕水火。”

花无秋大异道：“这是件无价之宝！”

红云仙女道：“可惜就是不能避那妖妇的‘玩石舞’的迷香。”

和尚在洞外不想听，但又不敢离开，好在里面都是说正经的，否则真把他瞥坏了，过了快一个时辰，太阳早已升起老高，这才看到花无秋和红云仙女走了出来，但未见到那执拂丫头跟着，因此问道：“还有一个呢？”

红云仙女可能是听花无秋说过和尚的来历，抢着接口道：“大师，请你

老和相公先走！”和尚猜想还有一个是没有衣服的，点头道：“最好早离开！那被单还可适用。”

红云仙女应声道：“蒙大师关怀，晚辈不会停久的。”

她说完向花无秋瞟了一眼，传音道：“相公，妾身已属于君了……”

花无秋苦笑一笑，他简直不知今后何以自处，仅轻轻的叹息一声！

和尚已走出数丈，忽然回头催道：“恩施主，不能再呆了！”憨和尚不解风情！

花无秋又叹息一声，轻轻对红云仙女道：“你要多加小心……！”他是哑子吃黄莲！”

和尚刚走到半峰上，忽然看到峰顶下来了一个人，立即回头对后面的花无秋打个手势，轻声道：“别动，上面来了古炭精！”

花无秋闻声愕然道：“他怎么会在此地出现？”

话未住口，只见古炭精一闪走近，面色严肃，沉声道：“二位在古孟保健摆脱了，难道又要送上门去！”

花无秋听他话中有因，道：“老丈已经放过一手，难道还要帮忙一次？”

古炭精忽然叹道：“已往老朽没有遇过真正大胆之人，因此不相信武林真有一身是胆之士。”

花无秋笑道：“这样说来，老丈是赏识晚辈这一点匹夫之勇了？”

古炭精点点头道：“那是很聪明的勇气，不过你如要翻过这座山峰头，那就是真正的匹夫之能了，时间不多，他们快到了，信得过老朽，那就快退下去。”

花无秋拱手道：“这次晚辈要被老丈看到没有勇气了！”

他立即对和尚道：“大师，另寻别的路罢。”

古炭精面显惊讶之色，不禁连连点头，急急向下走两步道：“别路也不通，还是回到那洞内去罢！”

花无秋拱手告辞，他自知危险已近，急同和尚奔回洞口。

恰在这时，洞内已走出红云仙女和那用被单围身的执拂丫头，花无秋一见，摆手道：“姑娘快退到洞里去，四面受困了。”

红云仙女闻言惊惧，道：“可是我爹回来了！”

花无秋未答言，独自留于洞内数丈外，忽听崖上有人沉声问道：“程百名子，有无动静？”

立闻古炭精朗声道：“石兄，在下未见，也许向火山内隐藏去了。”

花无秋暗忖道：“这一定是石迷草在查问，原来古炭精本姓程，他确实在助我。”

良久再无声音，于是小心行到洞口，四下一看，发现洞前飘落一块木片，心知有异，拾起一看，触目看到上面刻有小字一行：“承情不伤，现已报还，他日相逢，再见真章！”

花无秋点头叹道：“这是古炭精自峰顶掷下来的，此人传言虽邪，但能

分清恩怨！”

适逢和尚出来，闻言笑道：“这也是恩施主的大量使之，但不知群魔向何方追去了？”

花无秋道：“不管他们去向，必须离开此地，晚辈猜想群魔还有回来的可能。”

这时红云仙女和执拂出来，闻言接口道：“他们一定分成两批了，一批往火山，一批追过去了，其他只要没有石家兄妹就不怕啦。”

花无秋道：“你们父女之间最好勿撞上。”

红云仙女道：“相公准备去那里？”

花无秋道：“我要和大师去找两位道长，然后回烟云峰。”

红云仙女道：“必要时我也去烟云峰，相公能否向峰上武林替我解释一番。”

花无秋道：“解释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你最好不要去，否则你必陷入两面为难之境。”

和尚点头道：“女施主最好隐藏一段时期。”

花无秋向和尚问道：“大师，火山区的范围共有多宽？”

和尚道：“最危险之区有一百七十余里范围，次险区五百余里。”

花无秋道：“那就只有硬向火山区走，两位道长也许是藏在火山里面等机会，同时我不能让众老在那儿久藏下去。”

和尚道：“贫僧只凭恩施主的意思。”

花无秋道：“那就走，现在没有人质在敌人手中，逢硬则避，遇软则斗，我现在不准备打硬的，逐次将他们双方的力量削去不失为上策。”

和尚跟着奔出，点头道：“这是最安全的办法。”

日已当中，二人专奔崎岖之地，渐渐发现树木已在枯萎之情，约五十里后，浓烟火光，以及轰轰隆隆的爆发声，一阵比一阵更甚。

花无秋一路仔细注意，至此忽然回头道：“大师，敌人确实是分开行动的，这一方可能有几个特别高手在内。”

和尚道：“恩施主看出什么迹象。”

花无秋道：“大师请看，对方在这里停留不少时间，地面的沙莫都被踏乱了，但在来路上又未发现迹象，这证明在迫赶中他们都是运起极高轻功，换句话说，他们是存心不留痕迹的，然而到了这里因没追着我们才稍稍松懈了。这些足迹是他们疏忽后留下的。”

和尚点头道：“恩施主料事如神，这种揣测八成是对的，不过他们为何要在这里犹豫不进呢？难道想不追了？”

花无秋摇头道：“大师再看看前面就知道他们停下的原因了。”

和尚看不出什么，但见右为高峰，左为深谷，问道：“他们在商量分途前进？”

花无秋笑道：“我想正是大师所猜的，但他们是往峰上去的多，向谷下

去的少，也许是怕岩浆所困吧，要不然就是只派几个人去搜查动静？”

和尚道：“那我们就往谷中这条路上去。”

花无秋笑道：“往谷中反而不利，容易受困，视线太窄，难知敌势。”

和尚笑道：“那就向峰上去了。”

他领先朝峰上纵起，但忽又回头道：“要不要绕一点方向前进？”

花无秋道：“最好选有迹象的路线去，一面可避火山之危，一面可防与他们遭遇，我量他们不会循原路来的。”

和尚不再开口，提足功力，急急上峰奔施，一口气翻过几处横岭举目一看前面，发现都是枯林了，这才立住回头道：“恩施主，峰下没有溶岩，此处何以都是枯林？”

花无秋道：“可能此处会有火山口，现已冷却了，大师如不见火在前面喷出，那就一直向前进，敌人的迹象仍未停止，我们的方向也不错。”

右侧的浓烟漫天，他估计有座火山不出十里了，于是稍向左面前进，但视线愈走愈被烟尘笼罩了。

花无秋立即赶到他身后道：“大师，现在视力有限，听觉也很困难，我们要放慢速度了。”

和尚道：“这边高峰如林，也许我们已跟错了路线，现在再也看不清痕迹了。”

花无秋道：“不会错，刚才我不发现一株树上新断了一根枯根。”

和尚惊异道：“再走几城，就又到六王的范围了，他们还不回头？”

花无秋郑重道：“也许前面就有动静了，我们现在稍微偏左一点，左面有石山，林内没有树叶，隐身没有石山好。”

和尚侧身纵出，但在第二次离地时忽然逆窜而回，几乎和花无秋撞个满怀！

花无秋知有了不寻常的事发现，立即靠近问道：“大师……”

和尚不容他问，急催道：“快易容，前面是个红色小湖，水面上立着一个骷髅似的怪物，正在向古炭精发怒，想必那是石迷草！”

花无秋知道叫他易容的用意！立将面貌改为焦黄之色，同时还将头发披散，传音道：“大师，你老千万不可露面！”

和尚点点头，就地藏身窥伺，传音警告道：“提防他的迷香！”

花无秋示意其勿传音，闪身而入，装作无睹，翻过一堆岩石，大摇大摆的踏上红色湖水的边缘。

眼角里确见红色水面上立着一个白衫飘飘的骷髅人物，距离丈余处却是那古炭精，双方似已争执了很久，这时已怒目相对。

他突然大喝一声道：“什么人，敢在我修世之所停留？”

白衫怪人背朝这面，闻声竟不回头，但却发出锵锵之声阴笑道：“青年人，你可是六王的手下？不入场动，老夫不愿杀你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货色，别打扰老夫的事情。”

花无秋脚点水面滑行，但鞋底却未接近湖水，这种很细微的现象，居然未漏过古炭精的目光，他知道这正面毫不上眼的黄瘦青年大有来头，于是又开口了道：“石兄，你我在此不能解决争执，区区有无吃时爬外之事，回去是非自有公认。你这一面之责，我姓程的概不接受。”

原来那白衣骷髅真是石迷草，闻言阴声笑道：“在我姓石的手下没有一个不说实话，程兄莫非轻视在下无权过问道遥的事情？或者程兄自认功力可以压制石某不敢过问？”

古炭精冷冷的笑道：“石兄自视权力已居逍遥之上，因此将程某视为可欺嘴？”

石迷草嘿嘿两声道：“程兄有嫌疑，石某被视为上宾，但昨晚之事，程兄恐怕不能脱卸责任。”

花无秋为了拯救古炭精，不惜冒险接近，哈哈大笑道：“原来二位是在窝里反呀，无怪放着敌人不追啊！”

白衣骷髅陡然回身阴笑道：“你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人？”

花无秋大笑道：“我火山王的大名量你也不知道，九十余年未出山，想不到武林被你们搞得一团糟，我说，穿白的这位晚辈酷似我当年的老友，你是石迷草？”

石迷草闻声一怔，冷笑道：“你是什么东西？”

花无秋假装大怒道：“鼠辈无礼竟敢欺侮老夫，想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他胡说乱道，装模作样，真还将白衣骷髅唬住了，居然不敢立即动手，竟还采取提防之势！

花无秋已追到四丈之际，忽又叹声道：“假使你真是老夫义弟之后，刚才无礼就算了，快说，休仗道‘顽石舞’那点鬼门道在老夫面前充英雄？”

白衣骷髅似被某种偶合的事情所慑服，心里怀疑，表面竟不再傲慢，拱手问道：“阁下可记得家父之名？”

花无秋又装大怒道：“混帐，你见了老夫居然提起生身之父，还不规规矩矩站好。”

他这一声大喝，是运足真气发出，哪怕石迷草功夫练到登峰造极，但在未防之下，也被震得耳如雷鸣，眼冒金星！连那古炭精也倒退十余步！

花无秋的目的就是在此，声将出口，右手顺势一挥，霹雳掙如电攻进！

“轰隆”一声，白衣骷髅连神都没有回过来，身已被他打上湖岸！古炭精却被震入湖里，好在他事先知道有变，落水后又冒出头来。

花无秋已知白衣骷髅石迷草的功力极深，恐防一掙难以成功，追上湖岸，第二掙又是十成功力击出手。

霹雳掙何等刚猛，石迷草在第二声巨震之下，全身被打在如肉糜纷飞，点滴无存。

花无秋一见成功，回身急对古炭精喝道：“阁下还不快走，马上你要无法脱身！”

古炭精闻声啊声道：“你就是……”

花无秋摆手道：“快走，咱们后会有期！”

他长身一拔，再不问古炭精去留如何，急奔和尚藏处，急催道：“大师快走，群敌必闻声而到！”

和尚道：“石迷草身上定有‘顽石舞’花果，你不去找寻一下？”

花无秋道：“什么东西都震散了，这时往哪儿去找，我们脱身要紧。”

“走已来不及，我们快往湖水里躲！”

花无秋一想有理，翻身往湖中奔去，但被古炭精大声劝住道：“少侠，湖里去不得，敌人都是老经验，难免遇到搜寻，老朽有个好去处，请跟随老朽来。”

花无秋闻声点头，急招呼和尚道：“大师，程老之言不无道理！”

和尚随他过湖，二人紧紧跟着古炭精向北奔去。

前途火焰冲天，那是硬向火山内奔，花无秋并不怀疑古炭精，仅问道：“程老熟悉火山地形？”

古炭精道：“老朽的功人就是火山里练成的，对于何处有新的爆发，何处无路死角，一看便知，决不有误，少侠和大师尽管放心。”

花无秋问道：“程老可知三颗防雷珠落在哪儿人手中？”

古炭精道：“一颗被鸠盘婆在金环君手中骗去，一颗为逍遥自己带着，第三颗则落在石迷草手中，少侠放心，这一方面追的人数虽多，但无一人有防雷珠。”

和尚接口道：“这一路除老施主之外，还有几个有老施主这等高深功力之人？”

古炭精道：“有，‘方壶三矮’、‘鬼域二风’，还有舍弟在内，舍弟已得在下暗示，他不会与少侠作对，其次二流高手约有不下十人，三流高手约有五十余个，这般敌势不可轻视。”

花无秋道：“晚辈早知敌势庞大，不过这是一个好机会，你老能否将敌人引到一处险地，让晚辈占有利地位向他们展开突袭？”

古炭精摇头道：“险地易寻，引诱困难，因这批人都对老朽有了怀疑。”

刚刚到达一处险峻的石壁下，花无秋突然急叫道：“我们和对方碰上了，快躲！”

无人头陀虽未察觉，但却深信不疑，立即屏息藏身。古炭精却闻言一怔，回头看着花无秋，目光显出疑问。

听觉八九是凭内功的深浅而定远近，花无秋伸手一带，将他带进石隙里，传音笑道：“他们由三路向这边飞驰，人数足有四十个，我想是听到霹雳过的巨响而来的，让他们过去就不必担心了。”

古炭精摇头道：“火山爆发的声音，并不小于霹雳过，也许是追不着小侠而回头的？”

花无秋笑着传音道：“声音与火山只稍有区别，但方位他们是分得出的，

当心，中间一路已到石壁顶上了，两侧的也差不多远啦！”

古炭精忽见他鞋底踏上不少的血迹，不禁大吃一惊，急急传音道：“不好，我们会被两个人察觉。”

花无秋见他注目自己脚下，不禁俯首一看，暗惊道：“我踏着石迷草的肉糜了！”

急急传音问道：“是谁的嗅觉最灵敏？”

古炭精轻轻叹息一声道：“瞒不过‘鬼域二风’的鼻子了，少侠准备突围罢，老朽也只好提前翻脸了！”

花无秋突闻壁顶发出数声长啸，便知敌人已下达围困的讯号了，急急传音无人头陀道：“大师当心，敌人发觉我们在此了！”

数语之间，石壁两侧底下已现敌影！和尚知无可避，抖手挥剑，向左冲出，哈哈大笑道：“我和尚今天念不完超生咒了。”

花无秋急对古炭精道：“程老快点通知令弟，免我错杀了自己人！”

古炭精随其闪出，大声道：“少侠放心，舍弟定有准备，他不会盲目出手的。”

花无秋既知没有一敌可避霹雳挝的，再无顾虑，紧紧跟着和尚背后，回头叫道：“程老不可落单，请和大师替晚辈挡住背后。”

古炭精一面答，一面大叫道：“少侠当心头顶！”

花无秋抬头一看，触目发现壁上竟有十八九人降到二十丈内，中间竟有三个又矮又胖的老怪物，问道：“中间就是‘方壶三矮’吗？”

古炭精急答道：“正是他们！”

花无秋又见正面枯林内围近九人，其中有一男一女两个最老的人物，心想那就是‘鬼域二风’，一进不再请问，暗藏霹雳挝于袖里传音无人头陀道：“现在敌势已明，左右两侧人多而势弱，大师向左侧挑斗，出手就运逍遥三绝式，看看他们的动静如何？”

无人头陀眼看四面强敌都不再进，估计全部停在二十余丈外，于是仗剑向左行出，大笑道：“诸位来势汹汹，不料竟是虎头蛇尾！”

左侧之敌仅是剑拔弩张，但无一人出击，不知有何诡计，花无秋揣想有异，立即叫道：“大师攻过去！”

和尚闻声扑出，抖出一圈剑花，针对数丈前的两名中年大汉上三路硬逼，功力运足到十成。

他面对着二十余个二三流高手，要想冲出去那是决不可能的，刚刚接近，即有六个发出快招力挡，组成一道剑气的屏障。

和尚一见防守严密，居然一招不攻，立知有异，急变剑式，突下杀手，逍遥三绝式猛冲而入。

定招识得的没有一人，剑气立将六人眼睛射得睁不开，心慌手乱，和尚大吼一声，震开两侧四把长剑，其劲如有神助，四敌居然把待不住，脱手飞出，同时，正面两敌竟惨叫倒地！

当此之际，花无秋忽听崖顶现出一人，不禁急向古炭精道：“程老，那可是令弟程二爹？”

古炭精抬头一看，但未开口，一顿之后，面色大变，传音道：“少侠，舍弟有紧急传音。”

花无秋忽见和尚又是一招出手，急问道：“什么事？”

古炭精道：“这批人的计划是要将我们拖住不放，他们已派人向逍遥那批人求援去了！”

花无秋冷笑道：“我本想冲出去就处了，这样说非杀他一批不可，请程老再问令弟一声，这计策是谁出的主意？”

古炭精道：“那是‘方壶三矮’的主意。”

花无秋左手将紫龙剑拔了，大声道：“程老快随无人头陀去，我要先杀‘方壶三矮’！”

古炭精将长剑拔出，如风扑向无人头陀背后，但这时的无人头陀已被十几个敌人用剑阵困住，虽然仍在左冲右突，可是再也伤不了对方半个。

花无秋一见不妥，准备先将二人送出，回头再战三矮，但他还未移步，忽见崖顶上又现出两条人影，不由大喜，他看出那竟是找不着的贯天道长和透地法师，立即上前传音道：“二位道长来了嘛，请快助大师突围！”

两位道士不知为何突然出现，闻言后立即隐去，未几又出现在左侧岩下，两人已由外圈攻阵，同时还有古炭精联手协力。

花无秋忽见“方壶三矮”向左侧移动，不禁大怒，全身拔起，大喝道：“你们自身难救，还想援助那边吗？”

三矮一见他身如浮云上升，突然六掌齐发，硬想将他击落，其一嘿嘿笑道：“小子，你已成了待罪之囚，滚回去。”

花无秋知道三人合起来胜过两个逍遥大帝，不敢大意，将身一飘，横闪数丈，双足一蹬，竟是踏空又升。

三矮见他功力已逍遥入尘，不禁大惊，知在崖壁立身不住，吓得反朝崖顶上倒退。

花无秋怕他们据崖力抗，这一来任空无法施展全力，双足连蹬，硬抢崖顶上空，一式“大鹏展翅”脚踏实地。

三矮又出意料之外，紧张更甚，三个人同时拔出三似刀非刀，似剑非剑的怪兵器，齐声发出猛扑抄上。

花无秋不知他们练有什么奇功，右手霹雳挝不敢轻用，左手紫龙剑抖出一圈剑气，点足就朝他们迎上。

三矮的招势完全与中原武林不同，路子诡奇莫测，花无秋一接就知辣手，同时感觉当前压力竟是空前未有的奇重。

变手一接，他竟感四周如围铜墙铁壁，不由大惊，被迫大喝一声，立展逍遥三绝式。

三矮同样的同没见过这种惊天动地的剑法，当时看不出花无秋的人影，

顿觉不妙。

花无秋虽感压力减轻，但见三绝式竟攻不准对方的古怪剑阵之内，这一惊非同小可，自认遭遇非常辣手的强敌了。

三绝式顷刻用尽，对方未退分毫，这证明凭剑式是无法取胜的了。

时间愈长，花无秋愈知对己不利，忽然他又看到崖顶出现那对老男女，陡然一震，恐怕失去时机，右手一闪，霹雳掙抢个圆圈，重点却朝左挥去！

巨响升起，左侧一矮却被震上半空！

花无秋哪有时间去察看那人生死，身随掙转，第二下连打两人！

神物到底不同，简单不给敌人有逃走之机，双双被打得惨嚎滚去，如弹丸般落下崖去，血流竟洒到“鬼域二风”的头上。

这种声势之大，只吓得那老年男女屁滚尿流，两腿一软，也向下滚去。

崖下在第一声巨震起时已成混乱之势，等到花无秋现身崖缘时，那一大批敌人竟已纷纷乱窜，反被两道一僧和程氏二精大喝追击，剑点如雨，惨叫连声，地上竟倒下了一群。

花无秋飞身扑下，协力猛冲猛逐，一气之下又斩数人，这才大叫道：“五老快停，敌人援兵必已不远，我们火速离开此地。”

贯天道长首先纵回，急接道：“施主，由贫僧带路，请大家向西走。”其余之人闻声反窜，全部奔至花无秋身前，莫不兴高采烈。

花无秋将掙收好，急急道：“众老要快，由晚辈压后！”

六人都是特殊高手，在一阵风驰电掣之后，穿过了浓厚的烟雾，冒着深石的奇险，一口气竟冲出五十余里。

贯天道长在前突然将身一侧，大叫道：“前面有条溶石深沟，大家不要留下痕迹，提功跃过就到了烟云峰的右侧了。”

花无秋随着众老飞身腾空，一跃足有四十余丈，只感到脚底热浪如潮，到达彼岸后，急问道：“两位道长已到过烟云峰了？”

透地法师道：“去过了，因听到大愚老施主说你又突围了，才绕道寻来的。”

花无秋道：“现在不上烟云峰，晚辈想仗五老之助，前去冲六王一阵。”

贯天道长急急道：“那是太冒险，鸠盘婆和云头神‘鸟阐化形’太厉害了。”

花无秋道：“这事晚辈已有奇计可破了！道长请放心。”

五老闻言，同声惊问道：“什么计？”

花无秋道：“驱虎吞狼！”

古炭精接道：“少侠想藉逍遥之力，使其两方冲突？”

花无秋道：“非此不能收渔人之利！”

无人头陀道：“那我们就应该在路上故意留点破绽才好！”

花无秋道：“留下痕迹反为不好，那只可对付有勇无谋之人，如逍遥大帝那种老奸巨滑之人，我要他在不知不觉中闯进六王的范围。”

透地法师道：“只怕到时六王会软起来？”

花无秋摇头道：“六王有鸠盘婆和云头神作靠山，这时正气焰万丈，他必定会硬迫逍遥大帝返出地界的，试问道遥又何等眼高，保险在数语之间就会火拼。”

贯天道长沉吟一会道：“再过西面半里，那就是六王的明卡范围了，依施主之见，我们马上就去吗？”

花无秋一指右侧高峰道：“这峰上有无六王之人？”

透地法师道：“那是六王和逍遥岛的分界点。”

花无秋道：“那好极了，我们快到峰上去，这次要故意留点东西逗逗逍遥老贼了。”

说着，就在原地很明显的岩石上挥指急书，须臾刻一行大字为：逍遥大帝，请追到这儿就回去罢，前面就是六王的地盘了，在下不怕两面受敌，现在反要向六王下手了，相信你也不敢来作袖手旁观，不过你可到右边这座高峰上去偷看动静，其实那正是你的一贯行径，因为这座峰是安全的，六王不致将你逐走。花无秋留。”

五老一见皆皱眉，和尚开口道：“逍遥老奸巨滑，他怎能接受你的激将计？”

花无秋大笑道：“大师，就叫逍遥不接受才能成功！”

贯天道长诧异道：“这是什么话？”

花无秋道：“他不接受行吗？另外有人大发雷霆？”

古炭精轻啊一声道：“你在激石迷花？”

花无秋笑着点头道：“那妖妇的兄弟已被我杀死，这时可能已查出破绽来了，逍遥见我这行字不表示意见还好，一旦他不被激，也许他的老脸上当时就会挨耳光。”

程氏老兄弟同时大笑点头道：“少侠真正料事如神，逍遥的老脸曾经挨过不少的耳光啦，成了，我们走。”

两道一僧这回有点不相信了，但却不再开口，一齐向右侧峰顶奔去。

俄顷登到了半峰之上，花无秋突然叫大家隐住道：“诸位请回头看，逍遥率众现踪了。”

五老隐身注目，确见数里外人影纷纷估计不下百几十人，莫不着出声势之盛，古炭精叹道：“逍遥竟是倾巢出动了！”

和向道：“快到峰上去，他们一到海边就会发现我们的形迹。”

花无秋笑道：“这一计如果成功，少说点也要双方各死一群一二流高手。”

到了峰顶又道：“五老在此勿动，我们要将另一面提前惊动，否则六王无暇召集人马。”

雷池派的叛徒，天堂岛的人物，可说大多数已搞清花无秋的面貌了，他这半明半暗，似避还显的一露相，立即惊动五处暗卡，可见六王在这方面放下不线。

花无秋故作不知，让他们偷看个真切，暗笑道：“快回去报信罢。”

他又料对了，那些暗卡一见是他，莫不惊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个个如兔子般吓得奔走。

花无秋陡生一计，单找一人扑出，闪电般攫住一人道：“不许叫！快将外衣脱下！”

那人想叫都叫不出，上下牙床只有打抖，咚咚响个不停，一面脱衣，一面求饶，面无人色的道：“大侠，大侠，我是……”

花无秋接过衣服，将他点到地面道：“你是无名东西，我不杀你，在此躺下罢，我还要冒充你去杀几个逍遥的手下。”

花无秋穿上那套雷池派的规定衣服后，立将面貌又易，乍看信个毫不起眼的货色，但他还没回到峰上，忽见和尚已急急迎来，相遇不禁一愕，问道：“大师追来有何事？”

和尚郑重道：“原来是恩施主，贫僧以为是雷池派的人物！”

“大师是发现我才下峰的？”

和尚道：“不，逍遥中了恩施主之计了，他带着一百五十四人冲进六王的地境啦！”

花无秋笑道：“没有派人向峰下查看？”

和尚道：“半个都没有，惟见他在恩施主留字石上也刻了一行什么东西。”

花无秋轻笑道：“我们去看看。”

和尚道：“等着罢，两道和两程去看啦，马就会向这里来的，但不知恩施主易容换服有何打算，也想混进六王群里去吗？”

花无秋笑道：“不，我怕逍遥不冒火，准备冲进去放几把引火之物。”

和尚笑道：“杀几个引人的倒是办法，但不可冲进去，寻前面探道的下手已够了！”

花无秋道：“大师在此等候他们到来，晚辈须及早抄过去，最好冒充六王的暗卡比较妥当。”

和尚忽向左侧指道：“他们来了！”花无秋闻声一看，只见四老如风赶来，立即迎上问道：“四老有何发现？”

贯天道长笑接道：“上刻字迹不多，大概不外三点，第一骂你勾引他女儿，第二口气不小，说不让霹雳挝被六王得手，第三说只要你投降，他承认你这剑王。”

花无秋大笑道：“他是在胡说八道，实际上是受了石迷花的驱使，此人已无作为了，道长，请你和透地道长及二位程老快赴烟云峰，趁此时机突围。”

贯天道长道：“突围之后呢？”

花无秋道：“四位仍回来助晚辈，大愚老人和函谷老人则率众反扑天堂岛。”

众老闻言，莫不认为有理，于是立即分开行事。

花无秋仍和无人头陀一路，翻身朝森林左侧抄出，循着逍遥大批人物奔

驰的动静，很快就抄到前途去了。

六王的暗卡先被花无秋惊动，这时又被逍遥的大批人物震慑，难免一波接一波的向六王告警，这时花无秋与和尚所经之地，竟已悄然无人。

当他们抄到一处谷外时，和尚突然传音道：“恩施主，逍遥的前锋现身了，是三个中年人。”

花无秋急急道：“大师不可露面，快请先入谷！”

和尚的招牌很明显，自知不能跟去，闻言就往谷内闪去。

花无秋藏到一堆石后，耳听风声接近，突然冲出，大喝道：“什么人？”

逍遥手下奔驰如故，一霎接近，其一冷笑道：“小子，你是雷池派的？”

花无秋横身挡住去路，一拍胸膛大怒，故意嘿嘿冷笑：“瞎了眼的东西，你们看看我穿的衣服！”

那中年人大怒道：“滚回去通知六王，只说道遥大帝驾到，叫他们来迎接。”

花无秋既已打出假招牌，哪还与他们多说废话，心想：“我只能留下一个活口给你们奔回去报信了。”

冷笑一声，扑出骂道：“逍遥老贼算什么东西！”

他不能用出真功夫，挥掌佯攻，只以三成力出手，故意左劈右挡。

那三个中年人一开始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尚存单打独斗之心，有两个准备退后旁观，不料不出三招，第一个就惨叫倒地。

其他两人一见大惊，同时喝叱，拼命扑出抢救。

花无秋暗暗好笑，又敷衍了两下，左掌斜斜的劈出，右手突伸，硬将其中一个活捉，反掷入谷。

这一下可将剩下的一个吓得全身发抖，哪敢再进，惊叫回头，拼命逃走。

花无秋知道他们后援闻声必到，同样急向谷内退去。

刚退到谷口，忽见和尚迎着笑道：“这家伙已被恩施主摔死了！”

花无秋不着地上尸踪，急急道：“大师，快向右侧隐身，这把火差不多放够了。”

和尚道：“那就干脆脱离此地，何必袖手旁观？”

花无秋笑道：“大好机会，我们岂可放过浑水摸鱼。”

和尚知道他要大开杀戒，于是跟在后面急夺，未走二十几里，耳边居然已听到隐隐的打斗之声。

花无秋突然叫道：“大师，打起来！”

和尚侧耳一会道：“慢点，我和尚这块招牌怎能跟你闯进去？”

花无秋笑道：“大师为何不看地形，这种遍地原始森林你老还怕不能隐身暗袭？”

和尚道：“那你就不能用霹雳挝和紫龙剑呀！”

花无秋沉吟一下点头道：“不到万不得已时，我们掌劈、指点照样有效，总之咱们是干暗的。”

和尚道：“这就对了，走！走双方接触的范围似乎相当广，也许展开全面攻势啦，希望双方的首脑都动了手。”

不到半里，忽见地面竟已躺下五条尸体，和尚走近一看，回头轻声道：“三个是雷池派叛徒，两个是逍遥的手下，看样子是同归于尽啦！”

话未尽，突听到侧面扑出两个老人冷笑喝道：“你们是什么人？”

和尚长身一纵，立即截住对面左侧，轻声笑道，“二位施主，咱们决不会是同路的！”

走在前面的老者一见是个和尚，似很愕然道：“头陀，你属哪一方面的人物？”

元人头陀一听大乐，暗忙道：“这两人可能是新近被逍遥请来的？”

他哈哈笑道：“施主们越问越不中听了，干和尚的人儿，当然是我佛如来祖师一方面的，决不会是老子道君一方的！”

两个老人闻言大怒，立即拔出长剑，齐声叱道：“妖僧无礼，快通名来！”和尚不慌不忙，迎上又笑道：“二位施主连问两次，我和尚已够忍耐了，难道贫僧所答不对，现在也请二位说说自己的身份了。”

第一个老者冷笑道：“老夫等乃天南隐士，和尚，你得放明白一点。”

花无秋不知什么时候闪到两个老者的背后，快得连元人头陀都没有看见，这时接口冷笑道：“天南派居然起称霸武林野心，还口口声声自称隐士！”

两老头闻声大惊，突然转身一看，似又出于意料之外，因为他们眼中仅仅只映出一个毫不起眼的雷池派人物，其一大喝道：“小子，你真大胆！”

花无秋冷笑道：“你们面对元人头陀居然认作普通和尚，可说有眼无珠，现在居然认不得我姓花的了！”

两个老者忽又回头看看和尚，面上显得异常紧张。

和尚轻笑道：“二位施主不知自愿替逍遥打天下还是被迫出来的？”

第二个老者还未听出花无秋的尽姓氏，横剑怒道：“原来你就是当年三剑之一，和尚，人的声名不见得就能在老夫等面前盘根揭底，就算是自愿又怎样？”

和尚微笑道：“贫僧是好意，施主这‘自愿’两字，恐怕会带来杀身之祸！”

那老者又待发怒，但被第一个喝住道：“二弟住口！”

那老者又向同伴疑问道：“大哥，你不是早想找到当年三剑请教一番吗？”

第一个老者不理，立即长剑入鞘拱手向花无秋道：“阁下就是霹雳大侠吗？”

被称为二弟的一听其兄之言，霎对面色大变，手中长剑竟当的一声落在地面！

花无秋淡淡的点头道：“在下奉劝二位就此回转天南派罢，不过行动上却要小心，我不为难二位，二位也定知道好歹。”

两个天南门的老者同声道：“阁下能否显一点什么使老朽二人确信不疑？”

花无秋点头道：“二位施展生平指力来点在下穴道看看！”

第一个老者犹豫了一下，没有伸手，却向同伴道：“老二，我们走罢！”

第二个老者似想说什么，但没有开口，惟目光显出疑惑之情。

“老二，不必怀疑，无人大师生平不会跟别人合作的，花大侠虽穿着雷池派衣服，但腰间却挂着紫龙剑！”

花无秋见他识出紫龙剑，不由问道：“逍遥七仙这次未来？”

第一个老者点头道：“他们兄弟已脱离逍遥主的控制，曾对老朽有暗示，说奴见紫龙剑，千万不可出手，这时想来，不言可知，花大侠，后会有期。”

花无秋拱手相送道：“刚才晚辈言语不恭，务祈见谅！二老如遇逍遥七仙，并请代晚辈问好。”

天南二老拱手答道：“这个自然，只怕今后难以相逢，除非逍遥大帝去世！”

和尚见他们向西南角上奔去后，笑对花无秋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两人正符合这句话了，因施主总算又网开一面了。”

花无秋道：“逍遥大帝迫出来的隐士异人真不知有多少，晚辈岂能不劝导即下手，大师，我们快点追过去，杀声似愈来愈激烈。”

和尚应声奔出，掩身急进，不出半里，初感地势向上。

花无秋在后，看出前面是座独峰，峰上似有异乎寻常的动静，急对和尚传音道：“大哥，峰上有双方主要人物在争论！”

和尚回头笑道：“恩施主在这儿听听，看看是争的什么东西，我绕着这独峰查看一下，你找一个近当的地方去，此处上去是很不妥当的。”

花无秋也知一直上去非常危险，点头笑道：“大师快去快回。”

和尚看准地势奔出，一路发现处处都有人影，及至一处沟边，所见对面岩石上立着两个雷池派的人，不禁忙道：“原来是两方对峙之势！”

沟的一端即为悬崖，崖顶倒曳一条瀑布流泉。和尚观察一下形势，知道那是上峰的最好地势。

下面有一半亩大的深潭，四周都是石筍六错，和尚闪身钻进石筍缝中，举头仰望，估计悬崖足有百余丈高，古树倒悬，藤萝密附，足可掩蔽而登，略一停顿，即欲回头去叫花无秋来。

刚刚转身，突闻有人传音道：“大师且慢！”

音自潭边石隙中传出，和尚循声看去，触目只见是个少年，而且有半截蹲在水里，认出竟是仇飞仙，不禁骇然道：“仇施主为何在此？”

仇飞仙招手道：“大师快下潭来，岸上太暴露了。”

和尚走近道：“潭中有名堂吗？”

仇飞仙道：“半峰的瀑布下有个洞，一直来到峰顶，那儿是颗大石筍，四面有小孔，可以观察全峰动态，我们自从逃避到此，一直无外人知道。”

和尚大喜道：“这太好了，恩施主正愁无法上峰。”

仇飞仙道：“大师，我料到花无秋会来的，否则我就不出来冒险了，快请入潭，峰顶已开始动手了，秋弟那里由我去通知。”

和尚道：“峰顶是些什么人？”

仇飞仙道：“六王一方有鸠盘婆、云头神、金蜈天君、婆罗九僧为主，逍遥大帝一方有石迷花、逍遥三君、‘鬼域地现’等为首，现在是九门三君二凤，你老请听，现在的剑风何等激烈。”

和尚一跃入潭，随其走进水底洞门，未几向上浮升，约十丈即觉无不，同时还异常通明。

仇飞仙立住道：“大师请一直上升，峰顶还有一石室，我们的人都在里面。”

和尚道：“还有谁？”

仇飞仙道：“是兰小英带着马宝、索良等。”

和尚摆手道：“施主快去通知，但要当心沿途敌人。”

仇飞仙翻身出洞，瞬息又出现潭边，循着和尚来路，确见花无秋独自在—树后听得出神！

“小秋”仇飞仙轻轻叫了一声。

花无秋似已知道他来到，面上微微含笑，但却摇手叫他禁声。

仇飞仙走近道：“快点，我有好地方让你去看。”

花无秋笑道：“大哥与无人头陀的话我都听到了！”

仇飞仙闻言诧异道：“那你为什么又回来？”

花无秋指着一堆石后道：“我本来要跟你们入潭，但被这两个家伙在后面看到了，不得已又追回来收拾他们，甚至几乎被其逃脱一个。”

仇飞仙伸头一看，只见石后躺着两个中年大汉，点头道：“这是逍遥手下二流货，而且是追我们到这地方的人。”

花无秋道：“大哥请回去，我在洞里只能看，不能动手，现在是石迷花大战鸠盘婆了……”

话未完，忽又出声道：“逍遥大帝自己出手了，那面是云头神！”

仇飞仙不敢左右他的意思，急急道：“那我回去仍请大师来。”

花无秋点头道：“大哥和嫂嫂千万要管住白俊等，一个也不许出来。”

仇飞仙道：“这个自然！”

花无秋见他去后，同时又听到峰下到处有打斗之声，就是和尚未到，他竟长身向一处森森扑去。

呼吸之间，那林中传出无数的，一声接一声的惨叫之声。

无疑间，他便乘着空隙大开杀戒，虎入羊群，横扫两面敌人。

没有多久，林中初现沉寂，这时无人头陀也已赶到原来之地，但他一无人，似显愕然，旋即有所悟，亦长身扑去。

可是他扑的方向不对，而是另一座林中，举目只见遍地都是六王的人马

和逍遥的手下，直打到昏天黑地，刀剑生寒。

和尚不敢独自闯进去，他怕引起双方都将力量对付自己，逼着在一旁窥伺。

足足看了半个时辰，眼见双方死伤狼藉，心想：“恩施主这一引虎吞狼之策，真正是成功了。”忽然感到背后风声有异，不禁大惊，回头一看！

“噫！”他惊奇的叫道：“你们来得这样快！”

“秃驴！”来人叫骂道：“你倒是非常清闲！”

原来他看见的竟是贯天道长、透地法师和程氏二老。

和尚再问道：“你未到烟云峰？”

贯天道长又骂道：“你在这里逍遥自在，害得我空跑一趟冤枉路。”

和尚知道烟云峰早已突围远去，笑道：“他们哪去了？”

透地法师道：“所谓智谋之士，看法全部相同，大愚老施主和函谷老施主已赴天堂岛去了。”

和尚笑道：“恩施主陋在正大施杀手，你我就别露面了。”

古炭精问道：“那峰上情形如何？”

和尚立将别后一段说出道：“峰上是两方首脑在火拼！”他又将仇飞仙等在潭中之事转告大家，且笑道：“你们要不要去看看，逍遥这次遇上真正对头货了，他和石迷花已被鸠盘婆和灵头神的乌瘴化形内功困住，简直是有力无处施，这一场我和和尚算他是败定了。”

贯天道长忽然看到花无秋如电闪来，立即通知众人道：“他有重要事情！”

花无秋一眼看到贯天道长等在场，立显大喜道：“四老都来了，烟云峰怎么样了？”

透地法师接口道：“在贫道等去就突围了，峰下尸体垒垒，据大愚老施主刻石留言，说是向天堂岛去了。”

花无秋道：“无怪四老回来这么快，现在正好赶下用场。”

无人头陀急问道：“峰上似没有响声，情形如何？”

花无秋道：“大出意料之外，逍遥败得过快，他和石迷花都被鸠盘婆与灵头神的‘乌瘴化形’功困住，而且受了‘乌瘴’侵蚀作用，两人都呈沉迷状态，现在正被逍遥三君抢救下峰了，同时还死了‘鬼域二风’。”

贯天道长骇然道：“六王一方没有追？”

花无秋道：“六王一方也很惨重，九番已被逍遥事前劈死七个，同时鸠盘婆和灵头神也受了石迷花的‘顽石舞’迷香，现也被仅余的两个番僧抢救向后峰逃去。”

程氏兄弟急急同声道：“大侠你为何不追，随便追哪一方也可消灭一半后患啊？”

花无秋道：“晚辈不应该离开峰下而扫荡那些群丑，现在已来不及了，因为只想请大师去向逍遥一方尾盯，看三群将他们藏在哪里，现在既有四位回来，宜速分开追寻，千万勿使双方脱掉。”

贯天道长道：“施主另有什么事情？”

花无秋道：“晚辈要在这个机会里追杀六王，他们未跟鸠盘婆一道，甚至连一个手下都不顾，竟在双方危急中事前逃走

古炭精接道：“老朽和贯天道长追逍遥，老弟和透地法师追鸠盘婆，无人大师仍旧与大侠一路如何？”

花无秋举手道：“这样更好，晚辈先走了。”

他和无人头陀同时纵起，如飞朝正北追去。

和尚见处处都是被剑劈的死尸，估计十有八九都是花无秋杀的，看来也不禁惊心怵目，暗叹道：“他的杀孽太重了。”

冷清一路除了尸体，竟没发现半个活的人，和尚疑问道：“恩施主，你将双方的手下都杀尽了！”

花无秋道：“没有被我看到的也许有少数逃走了！”

和尚点头道：“贫僧所见两批也只在贯天道长等到达时走掉几个，这一场可说是正派武林最大胜利，不过还有一个人你没提起？”

花无秋道：“大师是说金蜈天君吗？”

和尚道：“他也逃掉了？”

花无秋叹道：“也许六王先看到他开溜才动身的，我大哥并不知道他如何走的。”

和尚啊声道：“原来是仇施主告诉你的，他们怎么样？”

花无秋道：“晚辈叫他们先回中原，因为晚辈先父母之坟尚无人看管。”

和尚忽然叫道：“逍遥三君只怕也是逃往中原！”

花无秋摇头道：“中原人口稠密，哪有地方让他们藏身，同时他们急需治疗，势难长途奔波。”

和尚道：“六王如何？”

花无秋道：“六王野心难死，中原没有他们发展之机，我估计他们必绕道西行。”

和尚道：“他们转向西去，那就是进入须弥山区了？”

花无秋道：“何止他们，逍遥一定也要去，只有须弥山才是他们藏身之地。”

二人追寻了百里路程，但仍未发现人迹，花无秋回头说道：“大师，我们得找点东西吃了再走。”

和尚叹声道：“恩施主，我和尚会吃不会做。”

花无秋笑道：“大师放心，晚辈是吃苦长大的，搞吃的是内行。”

和尚道：“天黑了，飞禽走兽已入巢穴，哪儿去找？”

花无秋指着前面道：“那儿有池沼，大师先到池边生火去。”

和尚笑道：“这容易。”

花无秋立在当地四处了望，半晌朝左侧奔去，地形愈走愈低，约半里，发现竟走入一处深谷。

忽然一点火光自后谷亮起，霎时将他引起注意，同时也愕然一楞！

他怕是和尚所为，但觉方向不对，心知遇上另外一批江湖人！

略一沉吟，即刻朝火光闪处悄悄查去，不到两箭之地，确见有三个人围住一堆柴火，似也在烧着什么东西。

渐渐接近，耳听一人忽然叹声道：“戚老三，咱们鸟主这一败只怕不容易再兴起来了？”他面对左右一个大汉颓丧的说，接着又摇头道：“我们不能回逍遥岛了，干脆回中原吃黑饭去罢？”

左面那人被火光照得很清楚，约略有四十余岁，闻言挺一挺胸，大声道：“周老五，我同意你的主张，只看王老四的意思如何？”

先发话的又转面向右边的人道：“老四，逍遥岛迟早会瓦解，你不要死心眼？”

右面的人忽然站起来，走了两步，似感难以决定，忽又回头道：“假使逍遥大帝东山再起怎么办，那我们岂不成了罪人？”

左面的戚老三冷笑道：“有了那个妖妇在一块，他的女儿都不要，我们算什么东西，再钻起来也不过是个木偶。”

“好！”老三老四突然似下了决心，大声赞同道：“回中原先藏一段时期看看风声，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更名换姓吃镖行饭。”

花无秋知道这三人是逍遥大帝的残兵败将，忖道：“这种人搞不出什么大事情，杀了不忍！”

他忽然发出一声干咳，有意将对方惊走了事！

三人闻声，真个连吃的也不顾，吓得猛跳而起，嗖嗖嗖！如风窜去。

花无秋微微一笑，大摇大摆的向火堆行近，只见火上烧的是一只小鹿，一看火候也差不多了，于是伸手提起。

“不要动，哈哈，好家伙，原来你是雷池派的，”三个逍遥大帝的手下竟然未走，突然出现。

花无秋提鹿不动，暗忖道：“这三个人真还沉着，看来都是老江湖。回头一看，笑道：“三位可要看清楚，我是不愿杀你们才出声的，同时希望三位回中原也不许干坏事，否则迟早难逃一死。”

在前面的就是那戚老三，他被花无秋的镇定态度给怔住了，看了一会，将手向后摇了一摇，竟是叫同伴不要插嘴，然后上前两步道：“朋友，在下是见过你？”

花无秋笑道：“不要拉关系！”

戚老三仰首望着星星，想了一下，面色忽然变白，可是仍沉着道：“朋友，在下没有忘记，你身穿雷池派的衣服，但在下又亲眼看到你杀死五个雷池派的高手，你到底是谁？”

花无秋似知道他所说的意思，笑道：“衣服能换，人也可以变相，你不要问我是谁，总之你们三人是幸运的，快走罢，回中原好好作个善良人！”

戚老三越想越觉不对，悚然后退，回头轻轻的对同伴道：“老四、老五，

快走，这是霹雳大侠！”

他忽又回头拱手道：“阁下之教，我兄弟记住了。”

说完急奔，再不停留，只看得花无秋暗暗点头，自言道：“这人的目光倒还雪亮。”

三人一走，他也提起鹿肉回头，及至那个池边，发现火堆正旺，但未看到和尚在旁，加上处一望，喃喃道：“他也去找什么了？”

心想和尚就会回来，于是拔出室剑割肉，独自边吃边等。

谁料他的肚子吃炮了还未见和尚回来，不由有点犯疑，忽然起身，悚然道：“莫非是出了事情啦？”

和尚可能不是在火堆旁出事，四周并未留下什么记号，花无秋又不能离开，他怕和尚还要回来，于是一直等到天亮。

在东边刚刚现亮的时候，突然一条人影在池那面晃动，花无秋一看是无人头陀回来了，一见大喜，高声道：“大师追什么去了？”

和尚如飞越池而到，大叫道：“恩施主快，六王有着落了。”

花无秋大喜道：“原来大师是发现他们。”

和尚道：“不止六王，还有十一个番僧，他们现在向须弥山方向急奔！”

花无秋递给他一大块鹿肉，催道：“大师，边吃边带路，离此有多远？”

和尚伸手接过鹿肉，啃了一口，含糊道：“不到一百五十里，现在可能有三百里了。”

花无秋知道连他回程加上去，一想大概差不多，于是摇头道：“那已接近须弥山了，不过不要紧，只要知道去向就行了。”

在路上，花无秋也将所见告诉和尚道：“我们吃的不是我烤的，是我由三个逍遥大帝手下弄来的，但我放走他们啦。”

和尚道：“不当杀的少杀几个是对的。”

追到中午和尚在前头回头道：“恩施主，现在两条路，六王到此贫僧才回头，现在不知他们向哪条路上去了，你决定一下。”

花无秋问道：“大师请说是哪两条路。”

这是风底斯山北端，一条奔托克城，一条奔巴尔咯，前途都有大城市，两条路都距须弥山有一百四十里。”

花无秋道：“凭大师意见好啦，我对地理不熟。”

和尚道：“那就奔托克城罢，也许六王还在那儿停留一下。”

花无秋点头跟进，问道：“那地方有汉人开店没有？”

和尚笑道：“有是有，没有内地那种好馆子！”他知道花无秋想吃一顿好的。

再走几十里渐渐有人层，他们已踏上大道，忽然一个苍老的声音发出几株树后：“大师！”

和尚闻声侧顾，看到那儿立着一个老人，一怔后认出，轻声对花无秋道：“恩施主，那里是高原金光洞的洞主，此人正邪难分，可能有什么事情。”

他一面通知花无秋，一面向对方合十道：“老施主，贫僧有礼了。”

金光洞主一眼看到他身后还有个雷池派的丑青年，显然起了疑心，行出道：“大师，听说你已和霹雳大侠搞得情投意合，此传言是否当真？”

和尚哈哈笑道：“老施对此有何感想？”

金光洞主叹道：“那是大师之福！”

和尚大笑道：“老施主招呼贫僧为了知道这点么？”

金光洞主道：“不，老朽只要证实所传的不错，那就可以贡献大师一点消息。”

和尚道：“老施主有何见教？”

金光洞主道：“大师可知红花派人全部下落？”

和尚道：“他们似已脱离六王的关系了？”

金光洞主道：“他们全被鸠盘婆的邪功控制，他们正潜伏在雷池西面，作为鸠盘婆夺取雷池的基本力量。”

和尚笑着回头看看花无秋，显有不信之感，扭回头去又笑道：“老施主是亲自目睹吗？”

金光洞主道：“老朽是由雷池派附近来的。”

和尚道：“老施主不远千里来此何为？”

金光洞主道：“私心要帮霹雳大侠一个忙！”

花无秋上前道：“老丈可知在下就是花无秋？”

金光洞主大惊道：“老朽正在怀疑？”

花无秋道：“听老丈是冷风前辈的知己？”

金光洞主叹声道：“就是因了这点，老朽才一改以往行径，不知大侠能否信任？”

花无秋道：“在下毫不怀疑，请问老丈可知六王去向？”

金光洞主道：“大侠既信任，老朽不惟能带大侠去找六王，而且可以到鸠盘婆的藏身之地，她没有回天竺，而没有向须弥这一方而来。”

和尚骇异道：“六王呢？”

金光洞主道：“六王现已变成鸠盘婆的手下，他们是奉命将花大侠引入歧途，只要花大侠在须弥山搜寻一个月时间，他们就够重整旗鼓了。”

花无秋大惊道：“六王已回头了？”

金光洞主道：“已与大侠错身而过，但一定追得上。”

当花无秋听到金光洞主说王即可追上，不禁大喜道：“烦老洞主立刻带路如何？”

金光洞主一指背后林内道：“老朽带来几个手下，先打发他们回去之后再领大侠去追，否则跟在身边不便，加之也赶不上我们的轻功。”

花无秋道：“老丈请便。”

金光洞主去后，和尚即向花无秋道：“恩施主，此人之言你能深信不疑吗？”

花无秋点头道：“晚辈曾闻冷风说过，此人行为虽邪，但却有义，冷风之死，也许能使其改过向善，之此去须弥并非一日能寻到六王，他既说回头可追六王，在时间上不会误事，追不着我们可以再转回来，同时听他的不无道理，察言观色，其中似无欺诈。”

和尚道：“贫僧对此人决难深信，我得追进林内去看看。”

花无秋摇手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大师不要去。”

和尚举步又停，叹声道：“恩施主，只怕他不会再来了？”

花无秋道：“那他出现作什？”

和尚道：“贫僧虽讲不出道理，总想到其中有诈。”

突然一声惨叫起自林内深处，听来毛骨悚然，花无秋一惊跳起，大叫道：“不好，这是金光洞主的声音！”

和尚又惊又疑，向林内冲去，回头道：“恩施主不要动，让贫僧去看看。”

花无秋一闪追去，伸手拉住道：“大师当心，前面藏有暗袭之人！”

他说着又向林内冷笑道：“何方朋友，出来会会如何？”

林内突然发出朗朗的大笑，一个青年的声音接口道：“凭你的听觉，无怪能夺剑王之尊了，再见了！”

花无秋知他要走，陡然长身扑进，冷笑道：“阁下藏头露尾，难道是见不得人的……”

和尚跟着扑去，但见林内空空，不禁骇然道：“这人是谁？竟有如此高的轻功？”

花无秋面色严肃，略沉思一会，又向前扑去，及至半里外，触目见只一块空地上躺着五人，其中竟有金光洞主。

和尚如影随形，一闪到了金光洞主身边，忽觉尚未断气，聚集功力，伸指连点，急急道：“恩主，他还有救！”

花无秋拔剑刺破指头，立向金光洞主口中滴下几点鲜血，他希望以紫龙血的力量去挽救。

金光洞主良久才吁口气，微微一抬头，看见花无秋只苦笑了一下，接着又垂下头去，目光毫无神色。

花无秋一见大惊，急伸一掌，抵住他的胸膛，大声道：“老丈怎么样？”

金光洞主被他功力一催，张口吐出一股鲜血，良久，摇头道：“大侠，紫龙血对‘九天指’救不活的，承蒙信任，老朽已无比荣誉，从此可瞑目九泉了，惟望大侠今后千万当心，我遇的是‘须弥神剑’齐白灵，他是‘须弥老君’之徒，想不到他已私逃下山了，此子未满二十，生性狂傲，是非不分，其功力已尽得须弥老君真传，简直莫测高深，他刚才怪我不应奉承大侠，竟说是出卖他人，故而一怒杀我……”

言尽气绝，双目紧闭。

和尚面色惨淡，仰首望天，口中喃喃，显然是被“须弥老君”四字给震住了！

花无秋似也知道出了一个大对手，但他并不动摇，平静的叹息一声，没有惊动和尚，仅举剑将五条尸体挑走埋了！

突然，只见和尚跳起大叫道：“不会的，‘须弥老君’已死了百多年了！”

花无秋见他大失常性，立即走近道：“大师，冷静点！‘须弥老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和尚看看他，不答反问道：“恩施主，你可知道逍遥、大愚、承谷等三人系出何派？”

花无秋摇头道：“这点晚辈从未想到？”

和尚道：“他们就是须弥派！”

花无秋惊讶道：“这须弥老君呢？”

和尚大声道：“是大愚老人等师叔，你想他还能活着？这老怪物的名声，贫僧小时就听过。”

花无秋淡然道：“晚辈岂敢断言，交来问问大愚老人就知道了，但不知此老怎样？”

和尚道：“听说他将天下武林看成一巢蚂蚁！”

花无秋笑道：“大不了是个目中无人的老骄傲罢了。”

和尚道：“武林都希望他能绝传，谁料他依然有徒弟，这是不得了的大祸事。”

花无秋道：“我们暂勿管这个人，先追六王要紧，现在证明金光洞主其言不虚了。”

和尚道：“我们现在失去开路的，同时找到恐有变化，刚才那个齐白灵必定会从中作梗。”

花无秋领先向北追出道：“谁都吓不了我要行之事，先朝北面追一程再说。”

往返误了不少时间，看看又是中午，二人追到天近黄昏，见前途毫无影子，随即转向，改为东行。

天黑时前面现出一个大镇市，和尚赶直叫道：“恩施主，前面是巴尔昆，为后藏一座大镇。”

花无秋道：“先到镇上吃点东西再行。”

和尚远远看到镇头飞起一条黑影，急对花无秋道：“恩施主，那是贯天道士！”

贯天道士是和古炭精一路，花无秋急急道：“大师快点追去问问，我在镇上等候。”

和尚不待他说完，人已如风赶去，及到镇头，发现贯天道长是向一座山峰猛扑，但却只有一个人。

和尚不便大声呼唤，只有加劲力追，距离不近，一直追到那山下才追上。

贯天道长毫不停留，虽知是谁，不过只向后乱招手。

到了山顶，和尚总算追及了，正想开口大骂，但被贯天道长以噤声的手

势止住，同时传音道：“少施主来了吗？”

和尚走近道：“什么大事使你杂毛鬼头鬼脑，恩施主现在巴尔昆镇上。”

贯天道长跺脚道：“秃驴，叫你勿出声，糟，他们又走了！”

和尚急得大骂道：“活见鬼，到底是谁？”

贯天道长急急朝峰那面又追，嘿嘿笑道：“秃驴，如果追脱了，这事非向你问罪不可，前面是逍遥三君之二，他们在镇上买吃的，却被我在街上发现。”

和尚闻言一怔，知道自己搞坏了，轻声道：“古炭精呢？”

贯天道长啐声道：“当然是在镇上，我无法分身去叫他，独自追了出来。”

和尚道：“莫非石迷花和逍遥就在附近？”

贯天道长哼声道：“简直是废话，我不想追出他们，难道还怕逍遥三君？”

和尚知道理屈，再不出声，随着他追追停停，愈追愈觉前途尽是高峰和森林，估计已不下百八十里。

前面隐约有两条黑影如飞，好似没有休止之势，和尚忽然道：“杂毛，我还是回头请恩施主前来为妥？”

道士骂道：“尽说废话，你再来恐怕连我都找不到了。”

和尚感到自己越来越笨，一气不再开口。

出乎贯天道长意料之外，二人这一追竟追到深夜，这时才进入一座谷中。

和尚又忍不住，传音道：“大概到了！”

道士不敢再发牢骚，点头道：“对方幸喜未察觉我们，现在考虑一下，应该如何进入。”

和尚见他观察谷内形势，顺便轻声道：“杂毛，武林又出一个顶尖的货色了。”

道士闻言一怔，停止观察，追问道：“你与少施主遇上了？是谁？”

和尚道：“说出来你也不信，他是个少年，金光洞主已被他举手加害了。”

道士淡然道：“金光是个破蛋，功力又不及我们，这不能证明那人就是顶儿尖的人物？”

和尚道：“他的功力虽未见，但他的后台却不小，你想‘须弥老君’怎样么？”

道士陡然一愕，轻骂道：“活见鬼，那老鬼还在人世？”

和尚立将所见——说出，问道：“金光洞主临死之说还会有假吗？”

道士大大吃了一惊，郑重道：“这逍遥是姓齐的师兄了！”

和尚道：“还有承谷老人，大愚老人。”

道士沉吟一会，叹声道：“须弥老君教出来的绝对很硬，同时还好不了！和尚，少施主知道详情吗？你看他的神情怎样？”

和尚道：“这个你还要问，天塌下来能使他变色吗，详情是知道了，但他毫不动容，我们有这个主儿，卖命也值得。”

道士点头道：“这事我们要多加注意了，现在要把当前的事办妥再讲，

和尚，冒险入谷罢。”

和尚点点头，不敢分开，同时提高轻功探进。

十九

谷长而深，四周没有悬崖，仅中心有处空地，这时在空地坐着四人，躺着一人，僧、道二人从来没有如此谨慎，摸到空边缘就不敢再进，可是已看得清楚，和尚一见传音道：“杂毛，看到吗？”

道士发觉地上躺的竟是逍遥大地帝，离他几丈处坐的逍遥三君，但在三君身前坐着一个妖艳绝伦妇人，乍看仅只三十来岁，道士传音道：“秃孩，那妇人就是石迷花？”

和尚面显古怪之色，传音道：“这个不要问，错不了，你只留心逍遥的神情，他好象是有了重病？”

恰在此时，陡见逍遥大帝翻一个身，竟是刚刚醒来的模样！只见他无力的拍一下脑袋，口中发出怨恨的声音道：“迷花，你怎能这样无情！”

这句话立使僧道二人大惑不解，同时也非常吃惊！可是听那石迷花响起一阵浪笑之声，格格不住的笑道：“老鬼，你还在自作多情？格格，真是临死不悟，噯哟！我的可怜虫！”

僧、道二人听愈觉不对，同时知道该地已发生过非常事，于是加意留神，目不转睛，又听逍遥怒声道：“贱人，老夫那点对你不好，竟敢在我着迷之下偷吸我的元精！”

一语豁然暗中人，和尚急急传音道士，郑重道：“逍遥完了！”

道士默然一点头，又见石迷花笑得乳峰乱抖道：“老鬼，姑娘这身羊脂美玉般的身体，被你糟塌了几年之久，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哼！告诉你，那是为了‘红云仙衣’、‘逍遥秘笈’，以及你体内的无上元精！现在吗？……”

她又浪笑一阵道：“红云仙衣被你贱女偷走了，‘逍遥秘笈’已到了姑奶奶的手里，时机难得，多亏鸠盘婆的乌闾将你迷倒，你想姑奶奶焉得不称心满意！老鬼，你看看？”

她指着背后逍遥三君又道：“姑奶奶现在有了这三个可人儿陪着，哪一夜不比你老鬼强上百倍，这才是你姑奶真心爱的人儿。”

逍遥似已气得发晕，全身颤抖不停，张口出气，声如牛喘！

石迷花看着毫无怜悯之心，相反的更加浪笑迷人，忽又叫道：“老鬼，到了这种地步你还有什么酸的，你愈酸，姑奶奶可愈乐，格格，老鬼，姑奶奶今晚兴头来了，你瞧罢，让你饱饱眼福，否则还说姑奶奶不懂交情！”

说着转头，浪声道：“小白脸，你快脱衣服呀，我真的忍不住了，格格，噯哟，我周身怎么了，竟如被火烧！”她一面伸出皓腕，作出千娇百媚之态！懒洋洋的缓解罗裙！

暗中僧、道二人一见，立知有场难以入目的玩意出现，不禁大惊，互递一个眼色，急急向后速退。

石迷花的浪笑愈来愈淫，愈来愈盛，和尚传音道：“杂毛，此地不能呆了，我和尚恐怕见不了佛祖，你如不想见老子道君，你听，我要走了。”

道士犹豫一下，已知到此为止，点头道：“回去告诉少施主罢，我们无能为力……”

突听到逍遥大帝发出一声惨不忍闻的痛嚎之声！

道士叹口气道：“他是嚼舌自杀吗？……”

和尚未开口，忽闻石迷花传来阴森森的冷笑道：“你还想作最后挣扎，嘿嘿，姑奶奶只好给你一个痛快！”

不问可知，逍遥大帝要被石迷花忍心杀死的！

和尚急急道：“快走，迟了连我们也活不成。”

二人猛提轻功，拼命回头狂奔，赶到镇上时，已是满头大汗。

进了街道，和尚问道：“古炭精在那里？”

道士抢先道：“随我来！”

走还不到十几个店面，忽见古炭精迎面而来，道士加紧两步接近，轻声问道：“施主可会到花少侠？”

古炭精神情慌张，急答道：“二位才来，花少侠向北镇口赴约去了！”

和尚闻言大惊，追问道：“赴约？赴谁的约？”

古炭精道：“‘须弥神剑’齐白灵！”

僧、道闻言更惊，同声道：“施主快带路，这是一场空前大斗！”

古炭精翻身奔了，招手道：“就是因为二位未到，否则我早就跟去了。”

奔出北镇口，当前就是一遍荒凉大道，三人拼命前冲，耳边似已闻到剑风嗤嗤之声，和尚大叫道：“已经干上了！”

在一处广阔的草原上，这时飞舞着两团剑气，一团其白如银，一团其红如血，时而纠结，时而骤分，声震如雷，速如闪电，有时一同滚上空中，有时散得很远，四周已隐伏着不少窥视的武林人，但却没有一个敢露面。

和尚与道士互望一眼，他们似乎看出花无秋已展开逍遥剑法，然而竟被白色剑气挡得无隙可乘。

贯天道长不禁的冲口叫道：“原来须弥剑法正是逍遥剑法真正对手！”

古炭精叹声道：“在下真扯不出那个高出一筹，这真是棋逢对手！”

和尚双脚移动，一直向前，他对花无秋特别关心，回头道：“杂毛，舍命报知己，我看就在此时了。”

贯天道长虽然跟着他向前接近，但却冷静的道：“秃驴，你要沉着一点，千万勿损坏少施主英名，他的霹雳挝尚未施展哩。”

和尚大声道：“恩施主不会用的，这是真正的剑斗，他怎肯认输？”

贯天道长叹声道：“我怕有人在等渔人之利，希望少施主留下一分护身真气。”

和尚闻言大惊道：“距离不远，石迷花来了怎办？”

贯天道长摇头叹气道：“双方剑气太盛，传音难入，否则通知少施主一声，叫他当心。”

和尚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连连叫道：“这怎办？这怎办？那妖妇非来

不可！……”

言还未停，突见白剑气向侧一滚，自里面发出一声冷笑道：“剑王不过如此？千招已过，下次再会！”

人未现身，白光冲空而起，一曳如长虹经天，闪闪朝北方飞去。

贯天道长骇然叫道：“这是身剑合一！”

忽见花无秋声平气和的走近道：“道长，他还未到那一步，不过晚辈试出他的功力可能较高逍遥大帝较高，此人并非无敌于天下。”

贯天道长两眼大睁，问道：“刚才他临去这一手叫什么名堂？”

花无秋笑道：“你老怎的走眼了，他是仗舞剑御风之法啊！这点狡猾如将我这样内行都骗过了，岂不是笑话，不过他已接近身剑合一不远了。”

贯天道长一抬脑门骂道：“贫道该死，竟上了那小子的大当！”

花无秋道：“你老指的是什么？”

贯天道长没开口，和尚抢着道：“逍遥大帝完了！”

他接着将所见说出，又道：“石迷花可能会向这方向来！”

花无秋闻言长叹道：“逍遥大帝竟是如此下场，这真是无人相信的事情！”一沉又道：“石迷花已有对付之策，众老可放宽心。”

和尚闻言大喜，又抢着问道：“恩施主已有防止‘顽石舞’的迷香之道？”

花无秋道：“刚才一场剑斗居然触发我一点灵感！”

贯天道长闻言一振，大声道：“什么方法？”

花无秋笑道：“很简单，施展浓厚的剑气，足可挡她的迷香侵入！”

贯天道长哈哈笑道：“越简单的事情愈难想到，问题就只防她偷袭了。”

古炭精郑重道：“那妖妇诡计多端，这方法千万勿叫他人知道，惟恐她得悉就难以对付了。”

花无秋叹道：“这妖妇我倒是不放在心，可是比她更厉害的又出来了。”

三老愕然一怔，同声问道：“是指这姓齐的？”

花无秋摇头道：“不！当三老面前说，姓齐的只可敌晚辈一千二百招！”

和尚跳起道：“那就是须弥老君了？”

花无秋又摇头道：“晚辈在姓齐的剑术和功力上已经看出，估计须弥老君……”

他苦笑一声，不往下接，略沉才道：“不谈须弥老君也罢，事未出现，空谈干什么，晚辈所指是刚才在暗中窥伺之人，而且知道她是一个女的，其功莫测高深，今后值得提防！”

三老又同时大惊，无不仰面沉思！似想找到他们曾经知道之人，然而良久都显茫茫之色。

花无秋道：“三老可知有种功夫名叫‘天外指’？”

贯天道长答道：“未听说过，不过武林中只知以九天指最玄就那姓齐的有了！”

花无秋道：“这个晚辈记得，而且知道九天指可敌我的霹雳挝！”

和尚大惊道：“恩施主怎么知道？”

花无秋又苦笑一声道：“刚才姓齐的就想运九天指来偷袭我，但被那窥伺之人冷笑道：“无知的东西，你有‘九天指’，他有‘霹雳挝’，打起来莫吵闹我的耳朵，如不听话，你老祖婆火起来给你一‘天外指’，叫须弥老鬼从此绝后！我一听她音沙哑，料定是个老妇人，同时揣想须弥老君竟逊她三分。”

三老闻言色变，无不张口结舌！良久无人出声。

花无秋叹道：“不想也罢，武林中人只有走一步算一步，我们回镇去吃饭罢。”

古炭精颓然带路，叹道：“这一耽搁，六王也追不上了！”

花无秋道：“吃了再追，这六王我是非杀不可！”

一路入镇，进了一家酒楼，古炭精向伙计打个招呼，挑选一桌坐下。

未几酒菜送来，四人急忙进食。

三杯未到口，忽楼下有个沙哑的老妇声音响起道：“小伙计，有好吃的没有？点你们拿手的，要快，送一桌来。”

花无秋忽倏面色一变，急急传音三老道：“三老当心，那话儿来了！”

他一慌张不要紧，可将三老震住了，贯天道长抢着道：“施主，我们走！”

花无秋摇头道：“她没上楼来！”

和尚道：“那就快喝！”

花无秋起身道：“快也没用，让我到下面看看，不知是个什么样的老妇？”

贯天道长伸手挡住道：“使不得！”

花无秋不便和他争论下去，于是又坐了下去！但却闷闷不乐，他端杯在手，叹声道：“迟早会撞上的……”

话刚出口，突觉手中酒杯“当”的一声，杯未破，但却见满杯好酒直往杯底漏！

和尚惊叫道：“杯底有洞！”

花无秋点头道：“这就是‘天外指’她在楼下，指劲透过楼板和桌面，则楼板桌面无损，竟能将杯底洞穿，她向我示威了！”

楼下忽然响起一声嘿嘿怪笑道：“小子，你的后宫心法在老祖母指下恐不如豆腐！”

花无秋朗声道：“姥姥向晚辈示威，想必并非无因！”

楼下又发出冷笑道：“小子听着，你是老祖母的对手，千万别想到打斗上面去！”

花无秋大声道：“此外呢？”

楼下道：“我老人家有三个女徒，要想招一个女婿，现在选的就是你！”

花无秋大声道：“晚辈恐难从命！”

楼下又阴笑道：“不从命就得丢命，这次是警告，二次你就得下聘礼，三次不从嘛，嘿嘿我老人家叫你穿心而死！”

楼下再无回音，贯天道长恐怕花无秋追下去，首先挡住他身前 Y 施主用饭！”

花无秋点头道：“她走了！”

和尚道：“她还未吃东西？”

花无秋道：“这种老怪物不可以常情衡量！”

古炭精道：“这真是从何说起，那有一开口硬找女婿的？”

花无秋苦笑道：“我想她是无由找是非的，不管，我们吃过办正事。”

大家心情不好，胡乱吃完，古炭精叫来酒保会过帐，同时向楼下走去。

楼下人不多，确没见到什么老太婆，只有掌柜的迎上道：“贵客，赐才那个疯姥姥留下一张字条，那位姓花！”

花无秋，，又替你在天堂岛上立了一块‘剑王岛’大石碑，同时将逍遥岛改为霹雳岛，小子，你该满意了吧？准备下聘吧！”

花无秋传给三老过目，真是啼笑皆非！

三老一见也只有摇头，同时又想到非常好笑，贯天道长道：“她立碑是不错，天下武林谁敢说个不字，可惜她的用意太霸道啦！”

花无秋忽然正色道：“这老怪妇我非斗斗她不可！”

三老那敢插言，一路向镇外赶程，知道前途非常难，人人都提心吊胆。

在路上，和尚忽然道：“恩施主，那个老妇人怎的对你这样清楚？”

贯天道长骂道：“秃驴，少施主的事情谁不清楚，你又在说废话了？”

和尚道：“就算说废话罢，她要招女婿，难道不将徒弟给人家看看，武林人又不是普通人，不看谁肯？”

古炭精想起大笑道：“大师，她肯让人家相亲就好办了！说不定她的徒弟都是猪八戒！”

僧、道闻言，再也忍不住，同声大笑不已！只笑得花无秋一身都不起劲！

大道上往行人不少，但都不知这四个同样的人物在笑什么，人人皆显出稀奇的目光。

走了十几里，突从岔道上冲出一匹快马来，马上坐的竟是三个女的！四人八双眼，骤然显出疑惑之光，贯天道长传音和尚道：“秃驴，你想到什么没有？”

和尚闻言大骇，答道：“莫非是那个老妇的徒弟？”

道士看他一眼，又传音道：“货色如何？”

和尚伸出舌头，皱眉答道：“一个像夜叉，一个像葫芦，还有一个，我的如来佛，她也许是阎老五的丈母娘，这种货色连我和尚都不敢领教，她们怎能配得上恩施主啊！”

道士几乎笑出声来，偷偷的瞟了花无秋一眼！

花无秋也许未留心，也许根本不在乎，他的目光却一直看在最前面！

道士忽见前面竟有一个老妇人，触目不由大惊，传音和尚道：“秃驴，徒弟三人共一骑，师傅在前保镖呢！”

和尚这下比他看得清楚，传音骂道：“杂毛，你是有眼无珠，当心点，那是鸠盘婆！”

道士闻言一震，问道：“秃驴，你在何处见过？”

和尚道：“在仇飞仙施主所藏之处，亲眼看到她和逍遥大帝动手。”

道士一想不错，证明和尚不是信口开河，立即传音给花无秋道：“施主留心，前面那老妇是鸠盘婆！”

花无秋道：“马上有戏看，这一骑三女追上去了！”

道士确见情势有异，暗忖道：“他的眼光确比我们的强多了！”

前途两条路，一条通山区，一条通坦途，鸠盘婆走的是左面山区，只见马上三女也跟了上去，传音和尚道：“秃驴，看出什么苗头吗？”

和尚道：“三只鸭子想去斗老鸡！”

道士笑道：“你想吃鸡还是想吃鸭？”

和尚道：“杂毛，除非你有那种好胃口。”

花无秋忽然道：“三位，向左侧急行，绕道登山！”

三人闻言，同时闪出，如飞进了树林，猛朝高处跃登。

花无秋跟在后，郑重道：“三位要选择地形，不可接近四十丈内，鸠盘婆可能必放，但三女无能要她的命，我们双方皆见不得面的。”

贯天道长回头道：“施主看出马上三女的来头了。”

花无秋道：“那是没有疑问的，必为酒楼下那老妇的徒弟。”

前面山坡上已发出数志粗鲁的喝叱声，听来又不是男子之音，和尚向道士笑道：“杂行，三个魂女竟是‘秀外慧中’？这些声音像打破锣！”

贯天道长骂道：“秃驴，当心点，被她们听到了，要吃不了兜着走！”

古炭精笑道：“大概是追上了，我们登上对面松林一定能瞧到！”

花无秋陡然轻喝一声，四老快停，松林内已有不明高手潜伏！”喝罢抢先冲出，直扑松林。

“你也来了！”突然一声沙哑的老妇人口声响起！

花无秋陡地一惊，立即停步，目光中映出一个蒙面的妇人，知无可避，而且心中有数！只好拱手道：“前辈在此督阵嘛？”

蒙面妇人毫无老态，嘿嘿一笑道：“难道我老人家不是等你？”

花无秋轻声笑道：“相信你不会现在索礼。”

“好小子，你竟是吃定老娘啦！”

花无秋道：“鸠盘婆的‘鸟阐化形’不可轻视，令徒等只怕……”他故拖下尾声试探！

蒙面妇人真个上当，立即摆手道：“小子住口，她那点鬼书符只可骗小孩！我那三个魂丫头已经收拾一个了！”

花无秋闻声一愕，听口气已知灵头神竟是完蛋了！

蒙面妇人看不出他的面色，以为他不高兴，立即嘿嘿笑道：“小子，武林中难道只准你称雄，别人不应该杀人吗？”

花无秋灵机一动，冷冷笑道：“逍遥大帝已死，灵头神又被你们杀了，现存的只有鸠盘婆和石迷花了，但鸠盘婆现又被你徒弟追去，所剩的只有一个石迷花，对不起，石迷花应该属于我上手了。”

他说完一拱手，转身回头就奔！

蒙面妇人陡然一闪，拦住去路道：“小子，逍遥是谁杀的？”

花无秋镇静的冷笑道：“是石迷花杀的。”

抬头望着她道：“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蒙面妇人嘿嘿笑道：“逍遥既然不是死在老娘的手中，灵头神仍然亦非老娘下手，这证明老娘还没开过利市，你想抢杀石迷花可不行？”

花无秋似已领略其意，哈哈笑道：“你没开过利市与我何干？你难道想阻我前去？”

蒙面妇人嘿嘿笑道：“鸠盘婆已被我徒弟追去，老娘当然不能与徒弟争功，唯一可以动两下手的现只有石迷花那妖妇一人了，咱们两人要看谁的手段快了！”

花无秋哈哈笑道：“原来你要抢作这笔买卖啊，那是注定你要失败了。”

蒙面妇人大怒道：“你小子认为老娘打不过石妖妇？”

花无秋摇头道：“这倒是不至于，石迷花那点道行又算得什么，我是说你根本就不知她在那里，而我却已有线索可循，论成功当前是属于我的。”

蒙面妇人一闪让开，冷冷道：“她又不是死东西，难道还会在原地不动？小子，看老娘的本领。”

花无秋暗暗好笑，拱手道：“从现在起，咱们分道扬镳，失陪了。”

他知道三老仍在暗中跟着，于是急急向镇上奔去。

未出半里，三老确是前面等着，一见他到，同时迎上笑道：“小诸葛，你这一招又是奇学！”

花无秋急急道：“三老当心，那老妇人必定会跟着我们背后，因为她不知道石迷花的去向，绝对会用我们作眼线，我们要装作不知，寻着石迷花时让她抢着下手。”

贯天道长轻笑道：“借刀杀人！”

花无秋笑道：“非此无法除去石迷花。”

和尚道：“她能不怕‘鸟闾’，一定也不怕‘顽石舞’邪香。”

古灰精道：“最后一关就是那齐白灵了。”

花无秋道：“齐白灵我倒是不怕，怕的是这老人到时向我要聘礼。”

四人快近镇时，花无秋突然叫道：“三老转南面，快提轻急走，那老妇真的在后面追来了。”

和尚骇异道：“石迷花在西面，我们走南面干什么？”

花无秋边催边笑道：“摆脱这老妇人，让她去斗石迷花，我们办别的事情，指引她到了这儿已够了，我可不愿多费时间再带路。”

贯天道长轻笑道：“这又是引虎吞狼的故技重施了！”

花无秋微笑点头，走出二十里后，立又改道走进，三老知道他仍旧要赶六王。

北进约有百余里，忽见路上行人竟已绝迹，贯天道长知道前途必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回头向众人道：“各位有何感觉没有？”

古炭精笑道：“行人绝迹，前途必有武林打斗。”

花无秋道：“数里内尚无动静，也许就在正面那座山背后，大道似向那山脚绕过去的，三老勿走正道，我们偏小路直奔山上去看看。”

贯天道长道：“那山上似有人影？”

和尚抢先奔出，回头道：“不到十里，猜他作甚？”

他走出不到一里，当前是座农庄，忽在农庄里冲出一人大叫道：“秃驴，你们终于寻到这里来了！”

和尚一看是透地法师，不禁诧然道：“你们追查什么人到此？”

透地法师道：“先追鸠盘婆和灵头神，秃驴，你可知道灵头神现已不吃饭了？”

和尚道：“知道，是被三个丑丫头收拾了！”

透地法师大笑道：“你们消息真灵通，那三个丑丫头可不简单，来头大得很，据大愚老施主今晨告诉我，那是天外姥姥的徒弟，功力高深，不怕‘鸟阐’和‘顽石舞’两种邪毒，叫我们千万勿与那三个丑丫头发生冲突，据说天外姥姥甚至亲自出山了，目前鸠盘婆还说脱离那三个丑丫头的追踪。”

和尚笑道：“原来那妇人名叫天外姥姥，哈哈，杂毛，我还告诉你们还详细的消息，嘿嘿，天外姥姥已与我们见面了！”

透地法师大惊道：“没有出事情？”

和尚道：“事情可大了，她现在硬要招咱们头儿作女婿！这件事情将来可瞧的，你想我们的头儿多棒，岂能要她一个丑鸭子？”

透地法师郑重道：“这真是想象不到的事情？”

和尚急急道：“头儿现在快要到了，后面还有贯天杂毛和古炭精，喂，古铁精呢？”

透地法师反手一指道：“他在那山上！我是来找吃的！”

和尚急问道：“那山背后有什么事？”

透地法师道：“六王在此现了身，目前正在山后停顿。”

和尚大喜道：“这次他们可逃不脱了，杂毛，你去接恩施主，我到山上去看看。”

透地法师道：“去要小心，对面还有一座山，古铁精刚才发现又有三个女子的背影。”

和尚道：“那是谁？你去将一切事情告诉恩施主，我先绕到对面探探。”

他揣摩又是那三个丑丫头，是以不去会古铁精，立向农庄侧面奔出。

这时他的轻功已运到极点，一口气就奔了十余里！

突然一条人影闪出大叫道：“大师，你来了。”

和尚猛地一停，注目认出是古铁精，疑问道：“施主不在侧面山上？”

古铁精道：“六王走了，但又被拦住在前面，我回来找透地法师，不料遇上大师。”

和尚道：“六王被谁拦住？”

古铁精道：“雷池步姑娘，天堂海姑娘，逍遥岛红云仙女等三个，现已三对六，打得非常激烈，不知花少侠来了没有？”

和尚豁然道：“原来是这三个女的，你看对方势力如何？恩施主还在后面。”

古铁精道：“迟到没有关系，步姑娘足可力敌桑扬和桑弘，海姑娘对桑高和阎森已占上风，阎林和阎木已不是红云仙女的对手了，现采死守之势。”

和尚摇头道：“六王是恩施主杀父之仇，他不肯叫别人代劳的，步姑娘虽是武圣之女，且亦有杀父之仇，然而那是最近之事，恩施主已怀恨数年，他不亲手杀死六王，只怕决不甘休，施主，你还是赶回去迎接恩施主。”

古铁精道：“大师说的有理，那你就去监视，提防那三位姑娘误了事情。”

和尚合十奔出，嘱咐道：“施主愈快愈好。”

十里外有处树林，这时和尚已听到剑势破空之声已强烈的由树林内发出，显得打斗已进入最紧急之际。

和尚闻声大急，全力朝林中冲去，一到看出林中是块空地，确见三女各对两王，这时都已采取只攻不守之势，且见红云仙女对面两王已成血人一般，无疑已负好几处剑伤，看势已支持不久了。

情势急迫，和尚突然站出大叫道：“红云姑娘，你千万勿将对手杀了，他们六人都是我恩施主的杀父之人，他是要亲自下手的。”

红云仙女闻言一震，触目看出是和尚到了，急急问道：“花相公来了吗？”

和尚急答道：“来了，马上就到，请姑娘绊住就是了，不能杀，也不能放。”

忽听步青云尖声叫道：“姐姐不要管，你只将阎木阎林先废了，留下活口给我下手！”

和尚一听，知道要糟，大声道：“步姑娘，今尊虽然失败，但非他们亲手杀的？你难道要与花相公为难嘛？”

上青云已优势，闻言大声道：“大师，这六人乃我雷池叛徒，处决当然要以我的意思为主。”

和尚还待争辩，忽听花无秋的声音冷笑道：“青云，你还要和我作对嘛？”

步青云一见他到，反而更怒道：“你找你的仇人，我找我的仇人，有什么作对不作对？”

花无秋大怒道：“我就是不准你动手……”

这时的海女和红云仙女已不敢下手，他们仅以剑式将敌人困住，且同声对步青云道：“妹子，你既继承雷池派掌门，你就让他算了！”

步青云看花无秋已到，不由娇叱道：“你不要过来，我可不分青红皂白

了！”

一顿又向红云仙女和海女道：“二位姐姐，你们要退只管退，我偏不让他。”

花无秋一怒抖出紫龙剑，大喝道：“你如不滚开，我就连你一道杀！”

和尚知道不好，大叫道：“恩施主，你要忍耐……”

他的喊声未尽，突然一条黑影拦在花无秋身前冷笑道：“原来你是欺侮女人的英雄！”

花无秋一见是来了“须弥神剑”齐女灵！这下可就火大了，迫近两步叱道：“你敢怎样？”

“姓花的，你懂不懂武林规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不许你欺侮女流。”

花无秋真有忍无可忍之势，扬剑叱道：“姓齐的，你是要逼我杀死你，只可惜你死得太糊涂，你为什么不在江湖我见识几年？”

齐白灵闻言大笑道：“你的霹雳挝在我面前派不上用场，你偷到的几手逍遥剑法在我须弥神剑下更不用谈，哈哈，动手罢！”

步青云居然敌友不分，她可能已认识了齐白灵，这时，竟尖声叫道：“齐兄，替我挡住他！他是世间最……”

花无秋大喝一声，打断她的尾声，一剑平胸点出！

齐白灵耳听步青云叫他一声“齐兄”，谁料竟喜得眉飞色舞，手起剑迎，哈哈大笑道：“姑娘放心下手，有我在此，叫他寸步难近。”

花无秋不听步青云开口尤可，他还只用上七成内劲，这时见她竟与齐白灵打上交道，无名火起，第二剑再不留情，紫龙剑光芒奇盛，招式尤如长江大河一般，滚滚而出。

齐白灵以为他是忿怒过甚，因感到一招比一招沉重无伦，错估敌手，反而哈哈大笑道：“姓花的，武功最忌燥进，头几招就把内劲用足，提防有脱力之危！”

花无秋冷笑道：“给你脸你不要，硬想出头来充好汉，现在只我看杀不杀你了！”

双方愈斗愈烈，不出十招，两个人的身影已被剑气包没。

和尚耳听背后到了贯天道长等人，回头急叫道：“诸位，别只管看，我们得分开守住六王四面，这次决不可让其脱逃。”

两个道士和程民兄弟同时点头，立即分开，各守一方。

六王自被三女剑式困住后，内心早已惊惶不安，及至花无秋现身，那更浑身发抖！

步青云虽然占了上风，但她在短时间内想将两个对手杀死仍非易事。

齐白灵已进攻半时多了，此际似已渐渐发慌，因为他感到对手的剑气一直有增无减，而他自己运到十二成功力啦。

花无秋也有担心的地方，他知道步青云必已碍他父亲的“银龙吐纳”，

假使 在能够抽手时，对手很可能会死在银龙吐纳飞剑手下，因之他时时留心步青云的举动，生怕施展那一手。

突然听听齐白灵发出一声长啸，左手似有某种功夫用了！

花无秋一见，陡然翻身，也以左手探入怀中，大喝道：“姓齐的，你那‘九天指’不许乱动，别将我的霹雳挝逗了出来！”

他居然看出齐白灵想施“九天指”暗袭了！

齐白灵被他止住了，左手仍旧改成剑诀，冷笑道：“姓花的，你既看出又何必喊出来，咱们对几下岂不更好？”

花无秋怒叱道：“你不怕伤及旁人，那就看我霹雳挝是否怕你九天指？”

齐白灵立将目光射到步青云身上，完全显露其私心所在。

这情形当然瞒不了在场人的目光，立即引起红云仙女娇声道：“青云妹子！你在那里认识这姓齐的？”

步青云似已大惊，急答道：“姐姐不要误会妹子！我……”她似看出花无秋的面色不对，一怔而住，再无下文。

海女似怕花无秋发生某处误会，同时又见步青云竟一危险些失手，立即向红云仙女道：“大姐，三妹和我们没有分开，等一会你问我好了。”

三女何时结为姊妹？外人谁都不知，如在平时，花无秋或许能看出一点想不到的苗头，但这时他已怒火如焚，什么也不管了。

齐白灵这次撞上他，比第一次完全不同，开始那棋逢对手的心里，此际竟一点都没有了，由平手一变，他竟攻少守多，不出百招，他已满头大汗，逐渐惊得慌了手脚，须弥剑法虽强，可惜他自觉功力差得甚远。

花无秋一如比一招快速和沉重，他似乎要废了这无仇的对手。

无人头陀已看出他已杀机在即，不禁大急，冲出大叫道：“恩施主，你要手下留情……”

他怕引出须弥老君，但又怕示于人，话未说完又停住不响，他知道花无秋一定会领略他的意思。

可惜花无秋出手太快，恰好就在这一霎发动烈火般的攻势，和尚刚出口，他的紫龙剑竟如魔鬼似的起了变化，同时大喝一声道：“饶你狗命一条，滚开去罢，叫你师傅来找我。”

齐白灵突然痛哼一声，全身踉跄后退，胸口血如泉涌，竟被紫龙剑在脸前画了一个“十”字。

他连羞 痛，那还有面目再停下去，一言不发，但在远处大叫一声道：“姓花的，咱们已成死仇，你等着罢！”

花无秋根本不理，一闪到了步青云身后，如风卷进，大喝道：“滚开！”

步青云立感身如云浮，不知不觉被他一把抛出二十丈外，紧接着就是两声惨叫，桑弘和桑扬霎时尸横在地。

海女刚听到声音，谁料眼里已映出花无秋的人影，触目一怔，也就在这一怔之时，陡觉手中一轻，同时已不见面前的对手。

定睛一看，不由大惊，她发现两个对手不知如何竟被花无秋带到林缘迫问口供去了，耳听花无私哈哈笑道：“要我饶命！”

“轰隆”一声大震！看着他在笑，谁料竟抖出霹雳挝，一下将两人，打成了肉饼！

呼吸之间，已收拾四王，这时仅剩两王尚在级云仙女手下拼命挣扎，同伴之死，早已吓得魂飞天外，似知无望，双双大喝一声，撒手掷剑！

红云仙女已为他同时施展御气之剑之法，也感紧张，但应付不及，被迫施出道遥绝式！

“锵锵”两声，二王之剑毫不费力的被她挡飞！立知判断不对，同时看到二王已逃到十丈外。

那个方向是贯天道长在监视，二王一到，他即打出两掌大喝道：“此路不通！”

如在平时，以二王之功岂惧道士，但此际大不相同，二王已成强弩之末，不唯功力大减，而且心惊胆战，居然被道士一掌迫退。

就在这一挡之功，花无秋已如电赶到，尚差数丈，陡见他扬手打出两只赤蝙，全部命中背后，竟是穿心而亡。

花无秋收回赤蝙，不看尸体，大声道：“五老走！”

他因步青云之故，这时海女和红云女也不理，话一出口，人已进了树林。

两道一僧和二程更不好意思！在这种场合里，他们都想早点离开，生握夹在中间找无趣。

三女眼睁睁的看到花无秋一气而走，都被怔在当地半晌无语……

这是在五个月后的清晨，也是江南草长鸟飞的季节，在一条道上，急急奔驰着两匹快马，前骑的是个青年，后面是个秃顶老人，看势是不分昼辰而来的。

“师傅，我们的坐骑不能用了，这样慢，赶到什么时候才能到山西坦曲？”

后面骑上突然响起一声大喝道：“混帐，为师说你功力不足不要下山，你去偷偷的溜入江湖充好汉，嘿嘿，一出手就被人家留记号，那还是人家手下留情，其实你被杀死倒还好，现在连我的威名都被你扫尽了！”

老人的火气真大，但骂后又长声叹道：“这也好，否则你不知武林还有人！”

后面的少年居然敢回嘴，同样发怒道：“老头儿，你神气什么，人家没有师傅功力比我高，这证明我拜师傅太冤枉了！”

后面老人大怒道：“混帐，混帐，那是他的天分比你高知道吗，你如听话，多练几年也就赶得上。”

少年陡然将马勒住，怒目大睁，回头嘿嘿笑道：“老头儿，你当初为什么要收我？”

老人居然答不上话，忽然又叹声道：“白灵，已往再谈如何？”

少年冷笑道：“那就下马运轻功，谁跟你一天走几百里？”

老头似感无奈，被迫跳下马来道：“白灵，你急什么，兔子不一定在窝里！咱们沿途打听那小子才行。”

少年翻身下马，领先奔出道：“还要打听什么，我已告诉你，他已回家扫墓了！”

老人提功赶上去，摇头道：“扫墓要不了半天时间，为师比你打听得更清楚！”

少年冷笑道：“你清楚？哼，那是一个月前清楚的，你只知道他去过雷池，去过天堂岛，杀了十几个婆罗门番僧，搞垮过红花派，除此你还知道什么了？”

老人长长的吁口气道：“白灵，你不要和为师争吵好不好，还有一点你应当知道了！”

少年似感一怔，问道：“还有什么？”

老人道：“他被天外姥姥追到南方索聘礼，追到江南打了一场败走了！为师说他不在山西坦曲老家保管不错。”

少年这下又被师傅堵住了，半晌都没有开口。

原来这老的不是别人，竟是要找花无秋报仇的齐白灵和师傅“须弥老君”，听他们口气，花无秋在这五个月里又干了不少大事情。

“师傅！”

老人听他徒弟口气转和，似感高兴，笑道：“白灵，有什么事？”“师傅！”齐白灵又叫一声道：“你老人家到底打不打得过姓花的？”

老人笑道：“傻小子，为师曾经和天外姥姥打了几十年不分胜负你知道吗？”

齐白灵道：“那还要问？我当然听你说过的。”

老人道：“姓花的既然被天外姥姥追得东奔西逃，你想他还能打过为师的吗？”

齐白灵想了一会道：“你老如真打得过，那就一定要将他杀了。”

老人大笑道：“你追来打听他与那三女娃子有点名份关系是不是，哈哈，只要你今后完全听为师管教，那还有问题，不唯杀了他，而且要将那三个女娃子都夺来给你。”

齐白灵忽然回头跪下道：“师傅，咱们就一言为定。”他立直突又摇头道：“我总不相信那姓花的是被天外姥姥追着不见的，同时更怀疑他是被那老婆子打败了。”

老人没有答话，似也在思索什么问题，良久才道：“我们谈过去的也罢，前面商邱到了，进城吃过饭，顺便在城里打听打听。”

齐白灵陡然想起一事问道：“师傅，天外姥姥的‘天外指’是否高明？”

老人大笑道：“一定是那老乞丐向你吹了牛吧？哈哈，‘天外指’和为师九天指根本是一本秘笈上的东西，她得上半部，因此得了‘天外指’，为

师当年抢到下半部，于是得有‘九天指’两功练法虽不同，但却威力毫无高低！”

少年闻言大骂道：“妈的，那老乞丐可真将我唬住了，下次遇上非与她干一场不可？”

老人忽然郑重道：“白灵，你不可乱来，你的功力还不能敌她！”

少年不响，这时已到了城门口，即扬长直进。

老人刚刚跟进，忽然叫住他道：“白灵，前面那女娃是谁？”

齐白灵闻言注目，突然啊声道：“是步青云！她怎么在这里？还有两个呢？”

老人道：“不要响，暗暗盯住她！”

齐白灵摇头道：“不，她对我很好，我不能对她偷偷摸摸，师傅，我们上去打招呼！”

老头儿伸手将他拉住道：“小子，你真傻，知人知面不知心，暗暗盯她几天，看她另外还与什么青年人物来往没有？”

齐白灵真怕步青云跟别人要好，闻言暗暗心跳！私底下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低头不语。

他人似看出他的心思，又骂道：“傻东西，事情不知有没有，你担什么空心急，快，她进入一家店子啦。”

“师傅，她可能是住在那店里，我们进去不得！”

老人指着对街道：“这下你有见识了！看，那家也是客栈，咱们就住在那儿罢，到了夜晚再去探她。”

师徒二人商量好，一同进了客栈，谁料刚才一番话不留神，却被他们后面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给听去了。

小孩穿着朴素，但却十分精灵，他看到对方进了客栈后，居然冷笑一声，不往前进，回头就奔，转了一条街，忽然向一个青年招手道：“白大哥，点子有落脚的地方了！”

青年笑道：“龙斐，听出什么没有？”

原来小孩竟是龙斐，而且那青年又是白俊！

龙斐招手道：“这儿人多，我们回店去说罢。”

他们行到不远处一家小客栈，进了房，把房门关上，白俊又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龙斐郑重道：“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来路，但他们也是在盯步姐姐的！今晚我们当心。”

白俊道：“红云仙女九海姑娘没有出门？”

龙斐道：“没有看到她们，可能是在店中睡早觉，你盯你丑姑娘怎样了？”

白俊道：“他们住在城外，其中还有一个老妇人。”

龙斐道：“那就是天外姥姥，哼，她们都是在找我哥哥的。”

白俊汉声道：“帮主到底在那里？我们如何能找到他就好了。”

龙斐道：“你放心，哥哥神出鬼没，说不定他还在暗中照顾我们呢。”

白俊道：“他为什么不和我们会面？”

龙斐郑重道：“他的对手太多了，我们在他身边不方便，我们走我们的反而没有危险。”

白俊点头道：“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这样如何？我们白天去探那一老一少怎样？”

龙斐道：“这是可以的，但要避开步姐姐，她们三人显然和他们有勾结。”

白俊点点头，整理一下衣服，领先走出房门。

龙斐跟在后面，轻声道：“那老少二人是师徒，我看来头非常大，去时要特别谨慎。”

白俊笑道：“有你这小孔明还怕出纰漏吗？”

龙斐叹道：“小事情我不在乎，大事我不愿使哥哥操心。”

谈着已近那客栈，白俊装着落店，叫声小二道：“伙计，有上房没有？”

跑来一个三十岁的店伙，恭敬的迎上道：“时间还早，贵客要什么样的房间都有。”

“那好，你陪我们挑选一间罢。”

伙计道：“快近中午了，二位贵客要不要准备吃的？”他一面说一面领着向后面去。

白俊笑道：“先选好房间再说罢，咱们住房子不一定要在店里吃饭。”

伙计带着走进后院，一间一间领着看，龙斐忽然指着一间问道，“那一间内部如何？”

他似听出那房里有什么动静，伙计见问，立即陪笑道：“少爷，真不巧，那间已有客人住下了！”

龙斐料定那师徒是住在这里面，又指道：“那儿一排之间，难道都租了？”

伙计道：“左右都空着，少爷要那间？”

龙斐道：“靠外面这间罢，少走两步路。”

伙计带着走进那间房子，问道：“二位意下如何？”

龙斐道：“勉强点罢，就决定住在你这儿了。”

伙计告退去后，白俊向龙斐丢个眼色，朗声道：“贤弟，你打算住几天？”

龙斐会意，故意沉吟一会，含糊道：“那老儿如果找不到，我们恐怕要多住几天。”

白俊早与他声气相通，同时也是个精灵鬼，忽然叹道：“我们虽然有了消息，但就找不出他的隐身处，看来这次又告落空了。”

没有多久，忽听隔壁干咳一声，未几就听有人在房外道：“今天天气不错，老头儿，咱们到外面走走如何，不知城外有无名胜可赏？”

龙斐向白俊抢个鬼脸！意思是说，鱼要上钓啦！又听外面有个老头哈哈笑道：“小子商邱是古城，名胜古迹多的是。”

龙斐装着听到声音而开门，伸出头去一看、目光故露疑态，回头叫道：

“白大哥咱们出去吃点什么如何？”

白俊应声而出，但不向外走，望望天，摇头道：“时间还早！他们都看到那师徒两人就在咫尺之间。”

老头儿装出和气的向他们拱手道：“二位弟台才来吗？”

龙斐装出毫无礼貌的道：“老头子，你向谁说话？”

老人哈哈笑道：“年青人，这儿只有你们呀！”

龙斐道：“老丈贵姓？”

老人笑道：“小哥儿，你可能也是武林朋友，听说有个须弥老君么？哈哈，那就是我呀？”

白俊闻言大震，好在他不露形色。

龙斐内心也感不安，但他沉着得紧，故装不知道。

“没有听说过！”

老人大笑道：“老朽年龄太老，你们年龄太小，那是无怪其然！”

龙斐故意生气道：“老头儿，咱们是初见面，出言客气点，卖老味儿找熟人去卖！”

齐白灵闻言冒火，张口就待喝叱，但被老人喝住了道：“白灵！”齐白灵忍住了，他又哈哈笑道：“小哥儿，说得好，口气硬，你贵姓？”

龙斐要理不理道：“我是海外华龙太，人称‘不低头’！”

老人竖起拇指道：“好个‘不低头’真正名实相符，老弟，我老头儿真想交你这个朋友。”

龙斐陡然装出高兴道：“你会不会水功！”

老人不明他心中高兴什么，但顺着他的意思笑道：“老朽略有两手，小哥儿，你一定是能手？”

龙斐大喜道：“懂水功的人，我都愿意和他作朋友。”

老人认为龙斐渐渐上当，又是哈哈大笑道：“这样说，咱们这朋友是作定了，喂，华哥儿，你来此地有何贵干？”

龙斐装出迟疑不决之态，望望白俊道：“此老决非对方之人，大哥……”

白俊立即接腔道：“既是同道，提提何妨？”

龙斐立向老人走近一步道：“老丈，你可知道霹雳大侠的去处？”

老人大笑道：“妙呀，老朽也在找他！但就是毫无线索，老弟，你们有消息吗？”

龙斐叹道：“原来老丈还不如我，那又白问了，我们找了他快两个月了，现以仅知他落在……”

老人急问道：“落在什么地方？”

龙斐似早有预谋，装出一副姿态，良久才轻声道：“听说落在这一带，老人家，微山湖你去过吗？”

老人猛地一怔，追问道：“他在微山湖中？”

龙斐道：“那家伙水性精极了！八成是在那儿。”

老人哈哈笑道：“小朋友，明天我们一路去微山湖如何。”

龙斐道：“一定从命，老丈，最好吃了中饭就走，此去江苏微山湖不远哩。”

白俊恐怕扯多了出坡绽，立和他向老人告别，一同向店外走出，到了街上，他轻对龙斐道：“你为什么提到微山湖？难道你想动他什么脑筋？龙斐，那就太危险啦，他是须弥老君啊，其徒弟一定是被帮主打败的齐白灵。”

“我有两个目的，第一要将老头儿和天外姥姥分开，怕他们联手对付哥哥，第二，我要到水里戏耍这师徒两人，同时也可拖一点时间。”

白俊道：“那你为什么不引到黄河里去，硬要找湖泊？”

龙斐道：“当然要，你去通知，还有点事情。”

白俊诧异道：“你还有什么事？”

龙斐道：“那老头儿还没有确定今天中午走与不走，我得回去问清楚，不然我们去了他不来岂不是大上其当。”

白俊道：“那我们吃了东西再分手。”

龙斐点头同意，相偕走进一家酒楼。

刚刚踏上楼梯，二人耳中忽然传进一个声音道：“花小子，到雅座里面来！”

声音苍老，似很熟悉，龙斐轻对白俊道：“这是乐天翁嘛？”

白俊道：“他们老辈子现在圣池整理派务，同时要遣散本帮不中用的兄弟，那有时间到这里来，你不要听错了？”

龙斐道：“不会错，也许是他一人奉惠明大师指示而来的。”

进了雅座间，只见帘内确是坐着乐天翁，龙斐一见就问道：“你老南来作什么？”

乐天翁叫他们坐下后道：“你们还没有找到他吗？”他是指花无秋而言。

龙斐摇头道：“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但在这城中所见对手却不少。”

白俊道：“你老会见了大愚老人没有？”

乐天翁道：“我是由那儿来的。”

白俊道：“你老前来有何事情？”

乐天翁叹道：“听说红花派和婆罗门派还要找你帮主报仇，雷池方面现已紧张，最近由天堂岛调去百几十个主手，一旦有事，只怕仍难防守，你帮主如不回去，惠明大师说相当危险。”

龙斐大惊道：“这如何是好，中原各派都回来了。”

乐天翁道：“我老人家就是要向各派请高手而来的，顺便打听你哥哥的下落。”

龙斐立将会见须弥老君师徒之事说出后道：“我想将他引到微山湖去，你老认为如何？”

乐天翁道：“将他与天外姥姥调开了，但你们要谨慎行事。”

白俊道：“大愚老人和函谷老人那里就请你去通知一声如何？”乐天翁

点头道：“咱们吃过东西就分手。”

三人说完，龙斐仍和白俊到外面去吃，一顿之后，二即刻回店。

谁料事有突变，当龙斐走进房里时，忽见桌上留有字条一张，拿起一看，上面写道：“老朽有急事他赶，小哥儿，微山湖不去了。”

龙斐见字大惊，急对白俊道：“他有什么急事，难道已查出我哥哥的下落了？白大哥，你赶快去通知大愚老人叫二老不必去了。”

白俊临行问道：“你怎么样，在这儿等我？”

龙斐道：“我要在此监视对面那一家客栈，看步姐姐她们有何行动。”

白俊走后，龙斐立向隔壁房中走去，只见房中确是空无一人，随即回到自己房里沉思，他猜不出须弥老君有了什么急事。

白俊去了很久还不回来，龙斐等得非常着急，独自走出店外，一看天色约已到了申初的时候，再看对面客栈，只见出出进进的客人不断，心想：“步姐姐她们不知还有店中没有？”

移动目光，忽见右街上的人群似有一个异常醒目的老者挤在里面，一见不禁喜极，喃喃道：“那是贯天道长！”

人群中的贯天道长似早已看到龙斐，但没向他打招呼，及至行近才道：“少施主，快随贫道走，白施主不来了。”

贯天道长轻声道：“他被大愚老人和函谷老人带去了，特叫贫道来接施主。”

龙斐闻言更奇道：“出了什么事了？”

贯天道长郑重道：“令兄与天外姥姥相约在王屋山决斗，赐才又见须弥老君师徒也赶，现已惊动江湖，我们要在三天之内赶到。”

龙斐紧张道：“哥哥为何要公开决斗呢？”

贯天道长道：“ he 现在是雷池派的掌门人，如不公开，将来何以取信武林？为势所迫，不得不争取名誉。”

龙斐道：“那他为什么要隐藏这么久？”

贯天道长正色道：“他几时藏过，数月来他不眠不休，那完全是为了替正派武林扫除障碍，否则他在泰山就要和天外姥姥分个胜负了。”

龙斐道：“这就奇了，江湖传言，哥哥是被天外姥姥打败而逃的。”

贯天道长微笑道：“那是天外姥姥放出的空气，她因令兄避而不见，故意谣传相激的。”

龙斐叹口气道：“你老一直没有离开我哥哥么？”

贯天道长笑着点头道：“还有透地法师，无人头陀，程氏二老，我们这几个月里，没有一天不奔走六百里，可说已将天下各地走尽了。”

龙斐一路跟着他出了城，又问道：“我哥哥已经动身了？”

贯天道长点头道：“他在前面，这时大约走了几十里了，不过我们走的是大道。”

龙斐道：“乐天翁来了，听说雷池有危险。”贯天道长郑重道：“那是

真消息，我们要在这场大斗之后赶往须弥山。”

听他的口气，龙斐暗暗忖道：“这道士已肯定我哥哥必胜嘛？”想到这儿，不禁问道：“你老认为我哥哥必胜吗？否则如何去须弥山啊？”

贯天道长大笑道：“令兄还打算同时接斗天外姥姥和须弥老君啊？”

天色进晚，二人就在路旁村旁买了点吃的带着，他们不打算落店过夜了。

沿途上依然有不少行人，而且是只有往西没有东来的，这种情形落在龙斐眼里，立即知道都是些武林人物，因此暗向道士道：“老道长，看情形，这次王屋山又要挤满了三山五岭的高手了。”

贯天道长知道：“这次跟已往不同，凡来的都是真正旁观而无他意。”

他说着一招手，又道：“可以运轻功了！”

龙斐应声跟上，笑道：“不怕旁人看出你的身份吗？”

贯天道长哈哈笑道：“卖弄一手又如何？”

二人这一起势，立即惊动不少人的注意，一路听到不断的惊叫之声。

两日两夜的奔驰，龙斐居然毫不吃力，贯天道长暗暗惊叹不已！

山西王屋山是中条山脉里第二座高峰，比中条山险，比折城山奇，是古往今来奇人异士的出没之地，贯天道长在第三天的早晨带着龙斐过了黄河，未到中午就到了山下，他指着一处黑黑的森林向龙斐道：“，少施主，那地方足足使贫道住了十年啊。”

龙斐愕然道：“你老在这山上隐居过？”

贯天道长笑道：“贫道那有闲情隐居啊，那是在二十几时得了一本秘笈，生怕别人抢夺，偷偷藏在那崖下练功啊。”

龙斐笑道：“原来你老也是无师自通啊。”

贯天道长大笑道：“说起来贫道还是武当弟子，因为年青时看不惯武当投徒那种死板板的规矩，于是一气逃走在外，也因此就变在野道士啦。”

龙斐哈哈笑道：“现在武当派只怕没有道长同辈的人物了。”

贯天道长摇头道：“还有好几个，他们都不肯出来了。”

到了半山峰上时，忽见无人头陀自一处岩石后闪出大叫道：“你们来了么？”

贯天道长骂道：“驴秃，鬼叫什么，施主呢？”

和尚怪笑道：“在峰顶，刚才几乎和须弥老君打起来了。”

龙斐上前见过礼后问道：“结果怎样？”

和尚伸手拉住他笑道：“被你哥哥大大的臭骂一顿反而没事了？”

贯天道长哈哈笑道：“那真有意思，秃驴，他们如何撞上的？”

和尚指着当地道：“二位程施主立在这里，我和尚与透地杂毛在上面那堆石上，恩施主却到峰顶去了，谁料那老儿带着齐白灵于是时冲了上来，竟一见面就朝着古炭精大喝道：“小辈，你快叫姓花的那小子滚出来！”

贯天道长笑道：“话是凶了一点，但以他的身份并未叫错，我们那一个及得他的年龄？”

和尚大骂道：“杂毛，你还不知下文哩！”

龙斐接道：“下面说什么？”

和尚哼声道：“他气呼呼的回头对徒弟道：‘白灵，看住他们，一个也不许放掉！’”

贯天道长大笑道：“他把你们看成泥人了！”

和尚嘿嘿笑道：“这时刚好撞上恩施主回来了！”

龙斐紧张道：“那一定动手了？”

和尚摇摇头，面对道士问道：“杂毛，你猜恩施主一到怎么说呀？”

贯天道长好奇的想了一想，笑道：“开口就骂？”

和尚鼓掌大笑道：“一点不错，说来真好笑，恩施主人还未到声先到，他在上面大骂道：“老混帐，你就是须弥老君么？滚上来，我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最后还要你赔宝剑，你来得好，你如不来，我就要去你须弥山捣你的乌龟窝。”

贯天道长和龙斐同里在笑道：“怎么样？那老头儿难道不敢动？”

和尚笑得只打踉跄，点头道：“对了，对了，完全猜对了，那老头儿只气得脸红脖子粗，但被其中两句话给怔住了，他傻楞楞的抬头问道：“小子，你就是姓花的嘛？说清楚点，为什么要我老人家赔宝剑？又为什么骂我的须弥洞叫乌龟洞？”

龙斐跳起笑道：“是我也要问清楚再动手。”

和尚按着肚皮笑道：“恩施主以古证今的道：‘老混帐，你知道你徒弟身上的血含有不干净的东西么，我的紫龙剑现在不能用啦，这是一，其次你想想看，你那须弥洞口经过古人题了两个什么字在门口？”

贯天道长诧异道：“施主怎会提出这种怪事出来？”

龙斐立刻有所悟，哈哈笑道：“那老头儿一定不知道！”

和尚笑道：“少施主，你知道嘛？”

龙斐大笑道：“齐白灵身上含有狗血，因此神剑被污啦！须弥洞口有两个‘王八’二字，那当然是乌龟窝了。”

和尚大笑道：“有其兄必有其弟！成啦，成啦，那老儿恐怕到现在还想不出来！”

贯天道长摇头道：“厉害！厉害！想不到咱们的主儿竟在嘻笑怒骂之中还有文章，秃驴，结果怎么样？”

和尚道：“恩施主见他回答不出，忽又冷笑道：“老儿，慢慢想，或者回去再说，如若不然，那就等我和天外姥姥比斗再和你算帐。”

贯天道长道：“那老儿真个答应了？”

和尚道：“他也没有答应，但也没有立刻动手，最后他提出也要参加比斗！临走时还对他徒弟道：‘白灵，你给为师的删点血出来验验看，难怪你内功老不进步啊。”

峰顶似已听到笑声，忽倏而奔下四条人影，龙斐一见认出第一个就是哥

哥，后面跟着程氏二老和透地法师，立即对僧、道两人道：“他们都来了。”

花无秋忽在上面叫道：“道长和龙斐刚到吗？”

贯天道长稽首道：“施主，对方到了些什么人物？”

花无秋行近道：“不管那方有多少，这次决斗只有我和天外姥姥，须弥老君，刚才已言定，三人同时动手，不分胜负自不甘休。”

和尚大惊道：“他们两人联手？”

花无秋摇头道：“天外姥姥与须弥老君有旧仇！看势不会联手。”

龙斐问道：“哥哥，时间还未到吗？”

花无秋看着日色，点头道：“快到了，你和众老先上去，我要迎接大愚老人和函谷老人，天外姥姥已与须弥老君同意二老作证人！”

就在这时，忽觉山下人影浮动，竟是一批批、一群群的向峰顶急涌而来。

贯天道长急急挥手道：“我们快上去，迟了占不到好地方。”

峰顶奇石交错，一看没有平坦之地，龙斐轻声向和尚道：“老太师，在什么地方比斗？”

和尚一指突出的奇石道：“就在石尖上，你看，东面那石上不是天外姥姥么！看，南面就是须弥老君，奇怪，他徒弟没有在身边？”

透地法师道：“怎么不在，老君背后树林立着是谁？”

他们所立之处也有奇石突起，大家各自选择高处坐定，龙斐坐在和尚与两个道士身边，都不开口再谈，静静等着开始。

没有多久，花无秋已和大愚老人出现，唯独不见函谷老人同来。

龙斐轻轻问和尚道：“证人只有一个？”

和尚道：“也许函谷老人带着我们大批人物在后面。”

天外姥姥已看到大愚老人，忽然站起高声道：“大愚，你今天的证人很难作！”

众人闻言，不知其意，惟见大愚老人长揖道：“姥姥，不偏不倚、晚生难从何来？”

他说完立即向须弥老君请安道：“师叔，大愚有礼了。”

须弥老君嘿嘿笑道：“公事公办，这儿不是家里，免了！”

花无秋没有跟去，他选择西北角一堆突石上坐下、眼看大愚老人立在他们三人之间大声道：“时间已到，三方事前有何意见，现在可以提出了。”

天外姥姥接口道：“大愚，我那件事交给你办得如何了？”

在场的不知她突然提出这句毫无头尾的意见是何原因，都将目光注视大愚老人。须弥老君不等大愚老人接上，从中插进去问道：“天外婆子，你有什么别的事不能在此提出。”

这句话立将天外姥姥激怒，突然指手骂道：“须弥老鬼，你知道我与花小子因何要比斗？”

老头儿一问两瞪眼，半个字都答不出来！

大愚老人接口道：“姥姥，这件事情叫晚生如何开口，令徒武功虽高，

但是……”

天外姥姥暴跳，大喝道：“住口，你吞吞吐吐的意思我知道，哼，嫌我的徒儿丑了吗？”

大愚老人哈哈笑道：“晚生不敢加评，你老将三位高徒叫出来，在场武林自有论。”

天外姥姥突然向后一招手，大声道：“徒儿们出来！”

她后面应声飘出三个少女，无不含羞而立！

大愚老人一见，不禁大出意料之外，同时也将花无秋震住了，有人在林中诧然道：“那是红云仙女！”

这个人可能只认识一个，又有人接口道：“这哪是她的徒弟，那不是雷池步青云姑娘吗？”

天外姥姥闻言大笑，笑得非常得问道：“那是谁在叫，哈哈，还有这个你们就不认得吗？”她指着左面一个穿紫衣的又道：“她是天堂岛主函谷之女，名叫海青莲！”

大愚老人知道其中有异，拱手问道：“姥姥，他们何时拜在你老膝下的？”

天外姥姥大笑道：“我先问你，我的徒儿丑不丑？”

大愚老人连声笑道：“晚辈知罪了！”

天外姥姥哈哈笑道：“告诉你，她们是我用大力逼迫为徒的。”花无秋如果只看到步青云，他可能马上就会答应，现在一见又是从前的老问题，于是仍旧不理。

须弥神君这时比什么人都急，陡然起立，大声道：“天外婆子，你要召女婿也得选个门当户对，怎能这样马虎从事？”

说完一招手，大声道：“白灵出来！”

这一举动，人人心中雪亮，他竟要替徒弟求婚了！

天外姥姥嘿嘿笑道：“须弥老鬼，你别作梦，我的徒弟岂能嫁给你那没有出息的东西，你看看他胸口的剑创。”

须弥老君一听，霎时气得怒叫道：“胜败乃武林常事，老乞丐，你不答应，我就要硬抢了！”

大愚老人一见情势要变，立即向花无秋身边退去，同时向他轻声道：“少侠，最好让他们先打一场。”

花无秋苦笑道：“晚辈只求早离此地！”

耳听天外姥姥大叫道：“花小子，你答不答应下聘，答应，我老人家马上放弃与你比斗，不答应就动手了。”

“锵”的一声，花无秋拔剑在手，冷笑道：“动手罢！”

天外姥姥将手一挥，立叫三女退去，大怒道：“你不答应我就要你的小命！”

她双掌一搓，猛朝花无秋扑进！

须弥老君同时发动，大叫道：“老婆子，你是牵着不行，骑着倒走，招

来了。”

花无秋一见他侧面有隙，立即闪开天外姥姥的如雷掌劲，一剑就朝须弥老君攻进。

天外姥姥眼看花无秋身法如电，立知掌出无功，扭身换式，拔身就朝须弥老君的头顶压下，避招还手，一气呵成。

须弥老君突觉背后剑气袭到，一看成了有进无退之势，被迫涌身冲出。

花无秋攻在不成，反而闯进天外姥姥的掌风之内，不禁大惊灵机一动，他原式紧迫须弥老君，硬由天外姥姥的掌力超过，旁观的人都替他提心吊胆。

这一场是武林最高人物之斗，竟连大愚老人都看得紧张至极，须臾之间，峰顶声如雷鸣，他们有时以一敌二，有时轮形追逐，全部都是攻击，没有一人采取防守。

时间不到两顿饭久，三人的剑式竟已超过两千余招！同时还没有人看出须弥老君和天外姥姥是在什么变化中拔出宝剑来动手了。

人影被剑气包住了，峰顶除了剑风震耳外，触目只看到三圈剑气在滚滚旋转，两白一红，耀目难睁。

突然自三圈剑气中发出一声长啸！大家猛见花无秋腾身冲空而起！不禁骇然一震！

紧接着，须弥老君的剑式告停，面色铁青，抬头嘿嘿笑道：“小子，我要雷池派永远不得安宁！”

话一停翻身隐去，竟使在场的观众莫明其妙！但闻花无秋悬身空中冷笑道：“晚辈随时等你报仇！”

他这句话立刻提醒众人，都知须弥老君竟已打败了！

天外姥姥这时却立在大愚身前，提起左臂，大声道：“大愚，比剑我老婆子甘心认输了，但他聘礼却要问你了！”

她的袖口竟露出一道裂口！大愚老人看了一下笑道：“姥姥，这件事慢慢谈如何？”

天外姥姥回头望了花无秋一眼，摇着苍苍皓首道：“不行，他不答应我还要拼命！”

花无秋仍旧不肯下来，但也不肯作声，大愚老人又道：“姥姥，你叫他一下子娶三个怎行？”

天外姥姥大怒道：“我管他行不行，难道叫我三个徒弟留两个作尼姑？”

大愚老人道：“姥姥，令徒中还有一个是晚生的侄女哩，辈份不同，如何处置？花无秋又是我的平辈呀。”

天外姥姥大吼道：“你虽东拉西扯，告诉你，我先到雷池去了，他若不答应，我就从雷池杀起，到那时别怪我血洗雷池。”

她说完怒气冲冲，挥袖而去。

大愚老人闻言大惊，急急招手花无秋道：“少侠，这事不好，这老婆子说得了，做得到！”

花无秋飘然道：“娶上三个成何体统，何况她已战败告诉她，我不怕任何威胁，她敢向雷池下手我就决心取她老命！”

大愚老人叹道：“少侠，她在函谷不肯来，否则你这句话可就伤透她的心了！”

花无秋忽然低下头来似知自己出言不检，一顿之后，他突然向龙斐身前站去，大叫道：“我们走！”

和尚一见急问道：“恩施主，我们回雷池？”

花无秋大叫道：“雷池我不管了，我们回坦曲！”

大愚老人闻言更惊，暗叫道：“不好！”追上大叫道：“少侠，少侠，你不可意气用事啊。”

花无秋早已提着龙斐奔下山去，却将两道一僧和程氏兄弟瞥得不好动步，贯天道长迎上大愚老人道：“老施主你千万别追他，这事越逼越糟啦！”

大愚老人道：“道长，雷池危机在即，他不回去怎行！”

和尚接口道：“当前急务，先请老施主和函谷老施主赶回雷池坐镇，同时请程老施主等同行，贫僧、贯天、透地追往坦曲！等他火气消了再从旁讲言，除此再无别法可想啦。”

大愚老人长叹一声，点头道：“也只有大师这个办法可走了。”他带着程氏二老匆匆而去。

贯天道长眼看峰顶群豪散尽，急催和尚道：“秃驴，你有什么把握没有？”

和尚领先朝山下奔去，回头道：“恩施主的个性难道你杂毛到现在还摸不清楚，似这种情绪，他岂能怕天外老婆子的威胁，说真的，他的事只有一个人可以用压力，其他谈都不用谈。”

透地法师急问道：“是谁？”

和尚道：“你想谁对他的恩义最重？”

贯天道长喃声道：“乐天翁！”

和尚道：“对了，因施主视乐天翁如师如父，只有找他。”

贯天道长急急道：“他可能会随大愚老人回雷池，你秃驴为何不早说。”

和尚道：“那老儿行踪如鬼，我料定他不会去雷池，坦曲城一定能见到他。”

两道一僧如飞般下山，一路急奔坦曲，走还不到五十里，忽见前面有三个少女拦路而立。

和尚一见惊叫道：“不好，那是红云仙女、海女、步青云等，杂毛小心，有麻烦！”

贯天道长不知有什么麻烦，抢上前稽首道：“三位姑娘有事吗？”

红云少女略带娇嗔道：“三位前辈要去坦曲吧？还请带个口信给花相公，三年后叫他到逍遥岛走一趟，雷池难能永传万世，但他的武功不会超过三年就将失败。”

贯天道长诧道：“姑娘们是否回逍遥岛吧？但三年后又有什么事情？姑

娘能否赐告？”

红云仙女点头道：“三年后将有三个尼姑要与其比剑！”

语毕，三名少女转身飘然而去！

——全书完——

